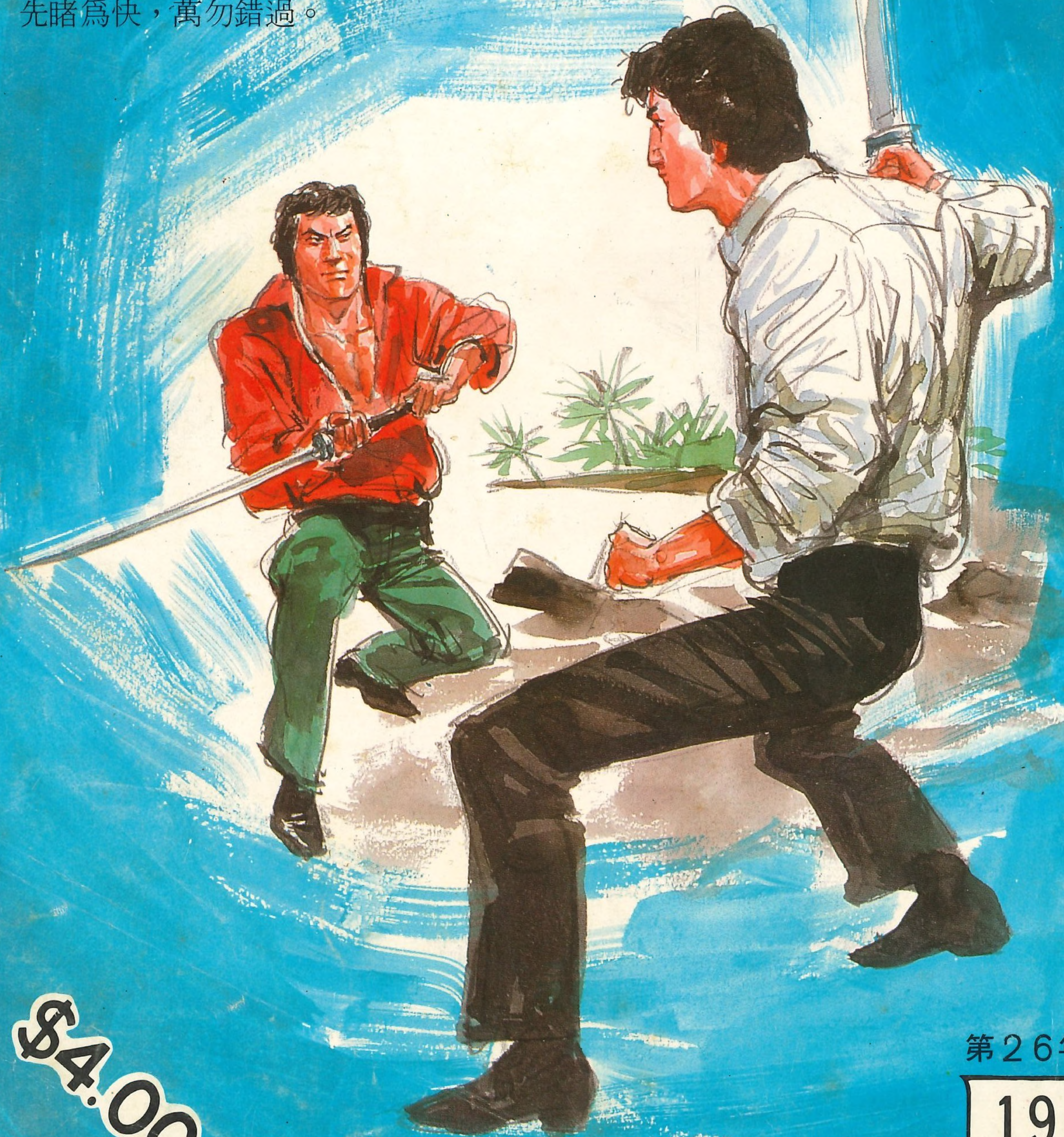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玻璃罩 (現代科幻探險故事) 龍乘風·著

兩個各在天南地北的人，居然不約而同遠赴重洋，在荒島之上展開莫名其妙的決戰，接着連篇怪事接踵而來，案情發展牽涉之廣更涉及大半個地球，誠屬駭人聽聞，匪夷所思！本故事不但離奇莫測，結構之嚴謹尤為罕見，是科幻探險小說中文皇牌鉅著，敬請先睹為快，萬勿錯過。



\$4.00

第26年

19



**編者話** 龍乘風自從結束雪刀浪子故事後，力求創新，嘗試寫作科幻探險獵奇故事，先後已有「隔代戰爭」、「智慧典」兩大巨著刊出，甚獲好評。今期又另一新作「玻璃罩」與各位見面，是篇故事內容情節不但離奇莫測，結構之嚴謹也屬罕見，講述兩個各在天南地北的人，他們竟然不約而同遠赴重洋，在一個荒島上展開莫名其妙的決戰，接着連篇怪事接踵而來，結果，案情之發展牽涉越來越廣，包括大半個地球，事情經過十分匪夷所思，並非危言聳聽，看過本文，保證令你有

完滿的答案，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一篇充滿豪情俠氣的巨型小說下期隆重刊出，是馬行空近期最得意之作，全文每一段落，情節，都是描述一個江湖俠客的事蹟，他生平借酒任性，豪放不羈，而在他重臨昔日混跡舊地時，竟然桑田滄海，人面全非，於是引出了一個魄動心驚的故事來……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馬雲先生下期開始刊出一篇社會奇情小說：「快樂島」，愛好他的作品讀者，屆時敬請購閱。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玻璃罩（現代科幻探險故事）

兩個各在天南地北的人，不約而同遠赴重洋，在一個荒島上莫名其妙的決戰起來，究其原因，駭人聽聞……

龍乘風 3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玄魔神劍（一期完武俠奇情小說）

雲地逼債 惡奴遭殃  
以身殉教 仁至義盡

海 浪 41

舞男（龍虎雙傑傳奇故事）◀上▶

橫禍飛來 涉嫌殺人

馬 騰 55

李寄斬蛇（民間軼事掌故）……于寶如 111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七色劍（俠義傳奇故事）

勝負分真偽 逸士傳武功

東方玉 63

雲飛揚外傳（俠情中篇故事）

剿除白蓮教 擒獲大奸臣

黃 鷹 71

飛花逐月（俠情中篇故事）

細說因由寧可信  
商談出擊莫遲疑

臥龍生 77

劍中劍（俠情中篇故事）

臥底瞞不着 龍王廟棲身

陳 瑜 81

虬龍倚馬錄（俠情中篇故事）

論武林恩怨 邪正難分清

龍乘風 89

女媧古琴（恐怖神奇武俠中篇）

小道士耍雷雲印  
桃木劍弄日月符

西門丁 97

無情國（奇俠司馬洛故事）◀續完▶

難解秘密 逃離險境

馮 嘉 106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鬼魅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撫署施密計 誅江湖敗類

武 陵 客 113

十君子（新派武俠長篇）

身份已大白 義弟變盟主

白 羽 121

#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19期

（總號130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新華旅行社·新系機構

聯合主辦

# 藍皮書讀者「泰國巨獎逍遙遊」



藍皮書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鑑於82年的泰國情人晚會盛況空前，聯同新華旅行社主辦泰國巨獎逍遙遊，歡迎讀者參加，在最佳最環境歡度繽紛的一週。

泰國除了芭提雅風光明媚，還有新發現的旅遊勝地七岩，與世界知名的芭提雅遙遙相對，海灘綿綿數十里，金沙綠波，景物如畫，足以怡情悅性。

五星級的麗晶港灣大酒店，面對浩瀚碧海，環繞着兩個泳池構成的建築物，匠心獨運，房間附有欣賞海景露台，燈飾設備，幽雅別緻，使人有遠隔塵世的快感。

無論在酒店的大堂、走廊、沙灘、泳池……或任何一個角落，都充滿浪漫氣息，有美相陪，更覺情趣倍增，最容易編織如詩如畫的愛情美夢……

至於“全家福”的大小親人，則家長固然可以在良宵美景裡忘掉一切煩憂，兒童亦不愁缺乏玩意，各適其式，為平淡的假日增添姿采。

藍皮書總編輯偕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及本刊掌相專欄作家朱子丹隨團出發，免費替讀者看相。

全程住宿五星級酒店，遍遊曼谷名勝佛寺、華欣海濱勝地、七岩、芭提雅、珊瑚島、東芭文化村、水上市場、鯉魚潭、皇宮……並欣賞泰國豪華夜總會的表演。

八月十八日晚上在曼谷最夠氣派的凱悅巴喇沙大酒店（HYATT CENTRAL PLAZA HOTEL），舉行盛大晚會

### 藍皮書讀者巨獎逍遙遊

報名參加表格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音響及燈光一流，足容三千嘉賓），司儀由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及泰國皇室司儀擔任。出席嘉賓有泰國旅遊局首長、一九八四年度泰國小姐等。

全晚演出由泰國著名大樂隊伴奏，港泰名歌星及影視藝員表演助慶。

精彩節目還有泰國著名模特兒介紹時裝泳裝、芭提雅人妖大會串、泰國各地土風舞、泰拳、劍擊、神秘表演、幸運大抽獎及致送紀念品給到會嘉賓，壓軸節目大放七彩烟花。

獎品豐富，包括新華旅行社送出：豐田牌STARLET三門轎車（價值港幣46950元）、日本本州六天豪華遊一名（3630元）、台灣環島七天豪華遊一名（2400元）、菲律賓七天豪華遊（1990元）。

港九著名酒家送出現金獎的，包括北園野味海鮮酒家、東海海鮮酒家、佳寧娜精品菜、香滿樓海鮮酒家、美麗宮酒樓夜總會、潮州城酒樓及錦記酒家，各送出二千銖（筆劃序）。

曼谷送出的第一批獎品有，福安堂純正龍眼蜜（參加者每位一樽）、廣東生鍋禮券一萬銖、迴來寺富貴佛（每位一尊）、清邁THAI SHOP紀念品（每位一件）、曼谷皇冠珠寶行名貴寶石戒指、十一間泰國豪華酒店雙人房三晚……等。



將贈送讀者的STARLET轎車

泰國七天巨獎逍遙遊（七岩、芭提雅、曼谷），成人收費2630元、小童收費2430元（根據七月一日航空公司調整機票售價後的公價訂定）。出發日期由八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分批啓程。

香港讀者報名處：



新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星光行1106-1110室 3-678083-5 3-690283-6

香港德輔道中22號永安人壽大廈701室 5-210177-0

九龍旺角彌敦道636號銀行中心1408-9室 3-322627-0

泰國讀者報名處：

46/1, NANA NORTH ROAD, SUKHUMVIT 3, BANGKOK, THAILAND.



龍乘風·文圖  
可飛·圖

## 玻璃罩



## 兩個走路冒失的人

一連刮了三天大風，風中有雨，雨中有霧。

濃濃的霧連大風也吹不散，彷彿連呼吸着的也不是空氣，而是籠罩着每一幢高樓大廈的霧。

霧氣和空氣有甚麼分別？

我不懂，也懶得去尋求答案，因為我已決定要休息一個星期，甚麼事情都不幹，我要用一百六十八小時來鬆弛鬆弛身上每一條神經綫。

決定是這樣決定了，但可以堅持到最後一小時的最後一分鐘嗎？這就只有天才曉得了。

翻開案頭日曆，我的眉頭忽然皺住。這一頁的日曆，紅如火，十分刺眼。

又是星期天。

星期天是個很熱鬧的日子，人人都在放假，只要往街上打一個轉，我保證自己的精神又會再度緊張起來。

唉，誰叫我一連練了七天芭蕾舞？一直陪着那個非要我陪她練舞不可的三表妹呢？

幸好，這個又可愛又可惡的三表妹已飛回洛杉磯了，直到這時候，我才後悔在八歲那年學過五天芭蕾舞。

別人跳芭蕾舞只會腳趾發疼，但我却全身都疼，就像是一連參加了七八次擂台搏擊比賽似的。

下次我發誓——

唉，還是免了，除非她永遠不再回來，否則就算她做武松而又要找我的老虎，我還是拒絕不得的。

這是人結人緣，表妹我有五個，大表妹兩次戀愛失敗，跑到意大利做修女，二表妹嫁給了億萬鉅富的兒子，正是一入侯門深似海，從此以後在報章上見她的照片好了。

至於四表妹、五表妹，前者老氣橫秋，從來沒有把我這個寫小說的表哥放在眼內，老五却太幼稚，到了唸高中那一年還天天咬着波板糖，在操場上和那些八九歲的小女孩玩跳飛機遊戲！

就只有三表妹，她頭皮是一回事，但她也有很柔細、很體貼的一面，所以，她是我喜歡的一個。

昨天黃昏，我送她到機場，臨別時她送了我八九個飛吻，害得我險些撞在一個

足有六呎半高金髮女郎的胸脯上。

三表妹走了，我沒有悲傷，因為她是表妹，而不是我的情人。

那是真正正正的「兄妹感情」，雖然，這上面還得加上一個「表」字。

這是一個故事，和三表妹是完全沒有甚麼關係的。

可是，若不是給這個可愛又可惡的表妹折騰了整個星期，那一天我早就出海釣魚去了。

而倘若那天我一早出海，就一定不會碰上謝卡這個人。

要是我沒有碰上謝卡，那麼我也不會被捲入一件怪異事情的漩渦裏。

所以，縱然寶貝的三表妹在整件事情裏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但在一開始的時候，還是因為她要我陪足一星期，然後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我特別「好運氣」，所以，這件怪異的事情，才會讓我這個跳芭蕾舞跳得頭暈轉向的人遇上了……

× × ×  
原始人不會刮鬍子，我不知道。

但我對付鬍子的方法，就算不能說是原始，最少也是相當落伍的了。

我不需要剃鬚刀片，不用鬚刨，更不使用電鬚刨，而是使用一把細小而廉價的剪刀。

用剪刀來剪鬍子，當然比不上用其他剃鬚工具那麼快捷乾淨，但我却認為這是一種樂趣。

在鏡子裏，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每一根鬍子被剪掉的情形，而且，還可以聽見極細微的「剪鬚聲音」。

我選用廉價的剪刀，是因為它不會太鋒利，因為有時候，我可能會冒冒失失地連嘴唇也修剪可也。

有人說：「鬍子是男人臉龐上的藝術品。」

也有人說：「只要有鬍子的男人就有男性魅力。」

對於前者，我還可以接受，但後面那一句，我可不敢苟同。

別的不說，就以街頭上那些可惡復可憐的流浪漢來說，他們可能好幾年也不洗一次澡，臉上的鬍子又多又亂，難道這也算是男性的魅力嗎？

以我看來，並不是每個男人都適合留鬍子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只要鬍子稍為長一點點，我就要用剪刀把它剪得乾乾淨淨，最少，整個人會變得精神煥發起來。

這一天，當我爬起床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唱機開動，讓柔和悅耳的音樂使我的腦筋早一點從沉睡中清醒。

這是一件很有效的法子，保證百試百靈。

然後，我就用剪刀修理自己的鬍子。對我來說，鬍子是多餘的，就是許多許多煩惱一樣，有它們的存在，是快樂人生裏最大的諷刺。

鬍子再多餘，我還可以「剪掉它」，但煩惱却往往是揮之不去，「剪不掉」，想忘記也忘不了的。



這一天，當我正在剪鬍子的時候，心裏忽發奇想：「倘若連煩惱也可以一併剪掉，那就好得多了。」

若然真的可以，當然最好，但這却偏偏是不可能的。

剪掉鬍子後，再查看腕表，已經是上午十一點二十三分了。

我懶洋洋地披上了外衣，漫無目的地走出了門口。

風還在吹，雨還在洒，我的脚步再也停不像是跳芭蕾舞，而是彷彿正在泥濘裏耕田。

我沒有帶雨傘，那是因為雨點已越來越細小，我肯定自己絕不會變成一個落湯雞。

我在街上逛了一會，忽然覺得有點口渴，很想喝一杯燙熱的檸檬茶。

於是，我轉過一條街道，向芳芳餐廳走了過去。

芳芳餐廳的老闆是個很胖的胖子，又是一個標準的足球迷，我選擇這裏喝茶，其實是想找他聊聊天，談談最近的幾場足球比賽。

但我還沒有走到餐廳，就已看見了一件意外的事。

這件意外的事，其實並不怎麼嚴重。我在街角轉口處，看見一輛計程車剛好停了下來，接着一個戴着雨帽的男人匆匆跳下車，然後冒冒失失地走上行人道。而這時候，一個大概四五十歲的中年婦人，也冒冒失失地在街上遊蕩着。

於是，兩個冒冒失失的人，就這樣湊巧地相撞在一起。

那中年婦人甚是瘦削，雖然那一撞之力並不怎麼猛烈，但她還是一碰即跌，仰天跌倒在地上。

那個戴着雨帽的男人吃了一驚，連忙道歉不迭。

這時候，我本來想要去喝檸檬茶的，但這一幕「人撞人」的小意外，却把我的脚步阻留下來。

那男人大概二十七歲左右，比我年輕一點點，但却蓄着「獨行俠」奇連伊士活一般的鬍子。

只不過奇連伊士活的鬍子是金黃黃的，而他的鬍子却和眼睛一般烏黑。

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宜蓄鬍子的，以我看來，就認為這人若刮掉所有的鬍子，一定會比現在英俊瀟灑得多。

也許，我對年青人蓄鬍子總是有點偏見。

但這只能算是審美的觀點與角度而已，在整體而論，我是絕不會因為別人蓄有鬍子，就對他整個人都產生偏見的。

就像這個戴着雨帽的年青人，雖然我一點也不欣賞他的鬍子，但却很欣賞他撞倒人之後的態度。

那中年婦人給撞跌，一方面固然由於湊巧，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兩人都沒有注意到行人路上的情況。

所以，那年青人縱有疏忽，這婦人也同樣是難辭其咎。

但是那婦人很兇，當她給撞跌後，就一直大吵大鬧，說那年青人是故意撞過來的。

那個年青人也沒有怎麼分辨，只是很

關注地凝視着她，同時希望她可以站立起來。

但那婦人却只是坐在地上，不斷戰指大罵道：「你這樣撞過來，是不是想謀殺啊？」

那年青人忙道：「真對不起，我是無意的……」

可是，那婦人一點也不原諒他，仍然兇巴巴的罵個不停。

我終於忍不住走上前，道：「這位先生絕不是故意的，他跟你無仇無怨，這只不過是一件小小的意外而已。」

那個婦人還是罵個不停，只是翻來覆去地說着：「他這樣撞過來！他這樣撞過來……」

我心中有氣，便道：「這位先生是個好人，否則，他撞倒妳之後，早已一走了之，又何必在這裏等妳站起來？」

這時候，四週已圍聚着不少看熱鬧的人，而那年青人却不時望着腕表，臉上的神情顯得有點着急。

我看得出，他是有事在身的，否則也不會匆匆忙忙地從計程車跳了出來。

可是，這件小小的意外却纏住了他。其實，他若一走了之，任誰也不會把他這樣的，就算是我，也只會嘆息一聲就算。

因為那婦人絕不會傷得怎麼嚴重，大不了疼一會兒就會沒事。

但那婦人實在潑辣得可以，看她這副樣子，我實在不難想像得到，她平時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見那年青人既着急，又不敢離開，

心中不禁也替他不安，便對他說：「你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事，便對他說：『那年青人點點頭，『是，但是，你走罷。』」

我呼一聲，道：「她不會『麼事的，你走罷。』」

那年青人道：「這怎麼可以？人，我撞倒的。」

我板着臉孔，盯着他說道：「你若不是蓄意撞她，就算你想走我也要把你抓回來，但這只是意外，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意外。」

那年青人吸了口氣：「我若走了，萬一她出了甚麼事，又有誰來負責？」

「我負責！」我毫不猶豫地就把這件事情扛上肩膀，「你不必再在這裏耽誤時候。」

「你呢？」

「我？」我呵呵地笑了起來，道：「我現在在空閒得幾乎想去唸佛，你是一點也不必顧慮的。」

那年青人望住了我，眼神裏露出了十分感激之色：「很謝謝你，我姓謝，叫謝卡。」

我和他握了握手，道：「在下姓龍，日後有機會，我們再見！」

謝卡用力地點點頭，道：「好！我們日後再見。」說完之後，他就急急的走開了。

那潑辣的婦人猶自在大叫：「你不要走，我要上警署，要進醫院驗傷！」

我生氣起來，說道：「妳有甚麼事，儘管來找我算帳好了，妳的事，我完全負責！」

責。」

那婦人立刻站了起來，大聲道：「你簡直是個瘋子！」

我道：「我知道妳比我正常得多，妳現在是不是一定要報案？」

那婦人狠瞪着我，不斷用手指指着我的臉，又一連串罵了幾十句令人為之啼笑皆非的說話來。

聽見這些啼笑皆非的罵人說話，我的反應十分正常，那就是啼笑皆非。

幸而經過一番擾攘之後，那婦人總算沒有堅持要前往醫院或者是警察局，那顯然是由於她根本就沒有受傷，只是跌在地上的時候疼痛了一陣子而已。

但經過這麼一頓吵鬧之後，我再也沒有心情去喝檸檬茶了。

不去喝檸檬茶，又該去做些甚麼事？我無聊地在街上躊躇着，忽然看見了一個電話亭。

於是，我胡亂地撥了一個電話。

「喂！」我說道：「魏一禾先生在不？」

「我還沒有死。」聽筒裏立刻傳來了他的聲音。

他的嗓子很沉實，就像是從木桶裏傳出來的一樣，我笑了笑，說道：「我也活着，只是全身骨頭好像快要散裂開來一樣。」

魏一禾冷笑一聲，道：「聽說你近來到處惹事生非，這次是不是得罪了一個拳王？」

我怔了怔，忙問道：「你知道我是誰嗎？」

魏一禾道：「你當然不會是羅渣摩亞，要扮演鐵金剛那種角色，龍乘風絕不會是個理想的人選。」

我苦笑了一下，道：「你甚麼時候開始認為我想做零零七占士邦了？」

魏一禾道：「聽說你曾經在一個漁村裏開得天翻地覆，還跟洛雲聯手對付過一些犯罪份子。」

我又苦笑着，只好道：「你是不是看過我寫的那篇小說？」

「甚麼小說？」

「當然是『智慧典』。」

「沒看過，」魏一禾道：「你寫的小說娛樂性太豐富，絕不適合我這種人的胃口。」

我尷尬地一笑，道：「對不起，是我自視過高，幾乎以為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小說讀者。」

魏一禾道：「你還有甚麼廢話？」

我道：「還有一句。」

魏一禾道：「快說。」

我立刻就說：「我馬上就要到府上揍你！」不等他回敬過來，我已把電話掛斷，然後在十五秒之內跳上了一輛計程車之中。

魏一禾的寓所，是在一幢二十五層高大廈的頂樓。

敗。

但有一次當我提及這一點的時候，他說：「失敗的不是我，而是那些無知的女人。」

對於他這種態度，我是相當反感的，但除了對待女人這些事情上，他却是個相當值得欣賞的人。

他是個天生的工作研究者，而且研究的興趣十分廣泛，從鯨魚心跳速度以至在錯綜曲折岩洞裏找尋奇怪狀的洞穴，都是他樂於全副精神投入去幹的事情。

去年五月，他在「塞爾澤島」逗留了五十天，與他同行的人本來還有我，但最後我臨時決定退出，理由是抗議他為了要去探訪塞爾澤島，而不惜與第三位妻子離婚。

魏一禾所娶的第三個妻子，是個很溫柔、簡直馴服有如綿羊的日本女人，也許，他認為只有日本的女性，才可以容忍他的男主人主義。

在去年初，他決定要在五月出外旅遊，來慶祝結婚三週年紀念。

他的日籍太太很高興，向他提議到美加東岸，或者是前往西歐各國。

但魏一禾最後的決定却是：舊地重遊，到塞爾澤島去！

他的日籍太太立刻強烈反對，但魏一禾置諸不理，結果終於鬧翻了，倆口子不惜離婚，作為最後的解決。

為甚麼魏一禾的日籍太太不肯去塞爾澤島？

要研究這個問題，首先得要知道塞爾澤島在甚麼地方。

塞爾澤島位於嘉福勒斯加島以西。而嘉福勒斯加島，則在冰島之南端！那是一個很遙遠、也很偏僻的地方。對於一個想旅行遊玩的女人來說，塞爾澤島的吸引力，可說是幾乎等於零的。但魏一禾却已去了十六次！而最不可原諒的，就是他每次結婚，都一定帶着新婚妻子到這個島嶼遊覽。而他的日籍太太，也已陪着他去了三次！

誰知道到了第四次，魏一禾的抉擇還是要到塞爾澤島，那就不但使他的太太無法忍受，就連我也幾乎要跟他絕交了。

塞爾澤島是個怎樣的地方？它為甚麼會對魏一禾具有這樣強烈的吸引力？

魏一禾的解釋是：「我是親眼目睹它誕生的地方！」

這解釋好像很荒謬，但若是瞭解塞爾澤島的歷史，就會明白魏一禾這句話，絕對不是無中生有，荒謬絕倫的。

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晨，魏一禾坐在「冰上蝸牛號」的船艙裏，收聽從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市廣播電台傳送過來的音樂。

那時候，他還很年輕，身體結實得像是一條野牛。

冰上蝸牛號是一艘比魏一禾還老十幾歲的漁船，船長約拿拿基曾經到過泰國，魏一禾是在曼谷一間古老寺院裏認識他，繼而成為好朋友的。

那一天，是魏一禾初次在嘉福勒斯加島海域，體驗着大西洋捕魚者的生活，當時，他認為這些經歷是十分難忘的。



經過了五天積極捕魚的工作，冰上蝸牛號回航了，漁船駛得本來不算慢，但在大西洋浩瀚海面上，它似乎真的遲鈍有如蝸牛。

幸好，海水還是海水，並沒有結成了冰。

從收音機播送出來的音樂很悠揚，使魏一禾為之陶醉不已，但到了七點二十八分，船身突然搖晃得很厲害，差點把魏一禾從椅上摔了下來。

「史提芬，你快點出來瞧瞧！」約拿基的聲音忽然在左舷那邊響起，而且叫喊得很响亮。

「史提芬，也就是魏一禾，他急忙走出船艙之外，問約拿基道：『發生了甚麼事？』」

約拿基手裏拿着望遠鏡，驚呆地瞧着船尾以南的海面，叫道：「老天，你看那是甚麼？」

這時候，魏一禾也看見了，那真是一幕令人難以置信的奇景。

他看見遠處海面湧起了一大片濃得發黑的烟火，不禁為之面色一變：「是不是發生了火警？」

約拿基搖了搖頭，把望遠鏡遞給魏一禾，同時說道：「那不是火警，是火山爆發。」

魏一禾更吃了一驚，但卻又覺得刺激有趣：「這裏有火山嗎？」

約拿基道：「我以前曾經聽過一位地質學家在電視提及，在這附近一帶的海底裏，有一層覆蓋着火山的玄武岩，一旦岩層破裂，就會釀成火山爆發事件。」

最後一張明信片更說：「敬請從速儲備萬元賀禮，老魏行將結婚是也！」

「萬元賀禮」當然難不倒我，除非他指定要用美金，那才使我頭疼。

我很快就已準備好了一萬大元日幣，等待他把澳洲新娘帶回來。

可是，他帶回來的並不是教授的女兒，而只是一枚貝殼。

我給他弄得啼笑皆非，不問而知，那是他的大男人主義在雪梨失敗了，最後婚事癱瘓，只是得到了一枚已失去生命的貝殼。

但這貝殼却很值錢，根據專家鑑定，像這樣的貝殼，在全球來說，目前所發現的數目絕不會超過三枚，倘被拿出去拍賣，數字絕不會少於美金三萬塊。

溫加樂倒算很識貨，他不要錢，只要貝殼。

魏一禾沒有拒絕，馬上就把這枚貝殼送給他，但等到溫加樂要回法國的時候，却在機場發現貝殼不見了。

溫加樂很焦急，正要報警，忽然有個面圓圓，眼睛大大的小女孩走了過來，用很純正的英語對他說：「我姐夫的朋友有信給你。」

溫加樂一怔，望住這小女孩：「你姐夫的朋友是誰？」

小女孩道：「他姓魏。」

溫加樂立刻接過信箋，只見上面用法文寫道：「溫加樂先生，閣下之嵌木藝術，鄙人至為欣賞，今日臨別，鄙人特地邀請另一大師向閣下獻藝，此乃從事扒竊藝術工作之B君，查B君已於十餘年前退出

魏一禾深深的吸了口氣，道：「現在這種事發生了，連空氣也有着火山爆發的硫磺氣味。」

約拿基道：「這是世界上最蔚為奇觀的烟花盛放，大自然的變化實在太奧妙絕倫了！」

這時候，一個船員臉青唇白地走了過來，說：「我們是不是要馬上改變航程，離開那個危險的海域？」

約拿基立刻瞪着他，怒道：「這還用說嗎？當然是要改變航程，但却不是離開，而是盡量靠近過去！」

那船員大為震驚，失聲道：「你瘋了？我反對你這種愚昧的決定！」

約拿基乾笑一下，道：「你當然可以不去的，只要馬上跳進海裏游泳上岸就行了。」

那船員又驚又怒，他叫喊起來，說：「胡說，我要和你決鬥！」

魏一禾立刻微笑着說：「好極了。」

他不但代替約拿基回答，也代替約拿基出拳。

約拿基是打西洋拳的好手，但魏一禾甚麼拳法也沒練過。

可是，他出手又快又重，只是第一拳就已把那船員打得倒地不起。

於是，冰上蝸牛號更接近海底火山爆發的地點，魏一禾放棄了望遠鏡，用配有長距離鏡頭的攝影機不斷拍攝照片。

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這次海底火山爆發，居然可以在茫茫大海之上，創造出了一個島嶼！

量灼熱的氣體衝上數百呎以至數千呎的高空，那情況是既壯麗，而又令人感到驚異的。

就在這一天晚上，新島嶼在海面上形成了，到了第二天，小島已突出水面幾十呎，此後，它的成長速度十分驚人，五天後已高達兩百呎，長達兩千呎了。

不久，這個新的島嶼就定名為塞爾澤了，據說，那是挪威神話裏一個巨人的名字。

塞爾澤島的成長，並不是三幾天之間的事，它一直是向高空和四週伸展，有如洪水驟雨般的熔岩足足持續噴發了好幾個月。

到了翌年八月，一批科學家乘坐了小船登岸，但比他們更早登上這地球最新島嶼的人，却還是約拿基和魏一禾！

所以，魏一禾經常以自傲口氣對人說：「這島嶼是在我和約拿基船長懷抱裏誕生的。」

這不是自大狂，更不是神經病，而是只有他那樣的人，才能够說出那樣的說話來。

魏一禾是個怎樣的人？

老實說，直到現在為止，連我也不敢說「瞭解」兩個字，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人精采妙絕，除了萬萬不可和他結婚之外，任何事情都不妨去找他商量商量。

但遺憾的是：我現在找他，完全沒有甚麼事情需要「商量」，只是因為自己今天出奇地無聊而已。

但更遺憾的事情卻還在後頭。

這個可惡的傢伙，竟然不在家裏！從電話亭攔斷電話開始計算，一直到我按動魏宅門鈴為止，我總共花了十二分鐘。

但前來開門的人不是魏一禾，而是老管家霍祥。

霍祥把鼻樑上的老花眼鏡上上下下地移動了半天，才說：「魏先生有事，在三分鐘之前出門去了。」

我怔住，接着怒氣就沖了上來：「我在不久之前還跟他通過電話，他是知道我要上來的。」

「龍先生，」霍祥是認識我的，而我也知道，他是一個不善於撒謊的老實人，「魏先生的確知道你馬上就要來到這裏，他的，他甚至已經預先把兩對拳套擺在廳子裏。」說着，伸手指向客廳的古玩架上。

魏一禾的古玩架，是用法國上等桃木，還特別邀請巴黎著名的「嵌木藝術大師」溫加樂親手製造裝嵌，而事成之後，溫加樂分文不取，只是向魏一禾討了一枚貝殼。

那一枚貝殼，大概和初生嬰兒的拳頭一般大小，它的上一手主人，是澳洲雪梨一間著名大學的教授。

魏一禾能够得到這一枚貝殼，並不是用錢買回來的。

那位教授是中澳混血兒，而他唯一的女兒，在十年前險些嫁給了魏一禾。

幸好，終究只是「險些嫁了」而已。

當時，魏一禾在雪梨寄了好幾張明信片給我，每次都有提及教授的獨生女兒，破座椅洩忿。

我暗嘆一聲，爲了人類的暴戾而感到悲哀。

從戲院走了出來，肚子餓了，就在一間麵館裏狂吞粉麵兩碗，另外還吃了一隻大粽子。

胡胡混混的，又黃昏了。

我漫無目的地走到海旁，那兒很接近渡海碼頭。

碼頭附近很熱鬧，有擺賣的販子，有雙雙對對把臂而行的情侶，也有兩個人正在爭吵得面紅耳熱。

我忽然呆住。

這兩個正在爭持不休的人，竟然就是洛雲與魏一禾。

只聽見魏一禾大聲地說：「他已經來了，我們一定要認真地去對付他。」

洛雲悶哼一聲，道：「我已調查過了，他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厲害的人。」

魏一禾道：「你調查得不够徹底。」

洛雲道：「是你對他存有偏見。」

魏一禾用力地搖頭：「不是偏見，我是有事實根據的。」

洛雲道：「現在是甚麼時代了！你又不是個沒有見識的人，爲甚麼還要相信這種荒誕不經的事？」

魏一禾道：「你既然知道我並不是個沒有見識的人，就該相信我的說話。」

洛雲呆了半晌，才道：「就算我真的相信，那又怎樣？」

魏一禾道：「去找——」說到這裏，倏然住口。

因爲有一個人正向他們走了過去，而

江湖，此次再展身手，實乃鄙人多次央求及多次恐嚇威逼之結果，事到如今，終於證實B君寶刀未老，妙手依然，唯所擔心者只恐大師閣下不諒，則未免煮鵝焚琴，大煞風景也。」至於下款，則爲「知名不具」，但在這幾個字旁邊，却又印着一個老大的印鑑，而且印鑑上的篆刻字體，刻的正是「魏一禾」三個字。

由於這封信是用法文書寫的，是以寫至「煮鵝焚琴」這句中國成語的時候，無論語句章法甚至其中意義，都是令溫加樂感到莫名其妙。（待他回到巴黎，再多方向人請教後，才總算明白了這句成語的典故和個中含義，不禁爲之拍案叫絕。）

若是換上了別人，也許會感到很憤怒，但溫加樂並不如此，他在機場看完這封信之後，初時微微一笑，但越想越好笑。終於笑得彎下了腰，甚至笑得滿眼都是淚水。

對他這種人來說，金錢永遠是不能在他心目中佔着重要的位置，他喜歡的是藝術，而且也懂得怎樣去尊敬其他的種種藝術。

魏一禾也是這種人。

雖然他看來並不怎麼像個藝術家，但却有着與生俱來的藝術家脾氣，所以，他瞭解溫加樂，也知道應該怎樣去應付這個人。

每次到魏宅，我都曾很仔細地欣賞那座古玩架，但從來都沒想過，它居然可以放置着兩對拳套。

古玩和拳套是完全不相稱的，甚至可說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量灼熱的氣體衝上數百呎以至數千呎的高空，那情況是既壯麗，而又令人感到驚異的。

就在這一天晚上，新島嶼在海面上形成了，到了第二天，小島已突出水面幾十呎，此後，它的成長速度十分驚人，五天後已高達兩百呎，長達兩千呎了。

不久，這個新的島嶼就定名為塞爾澤了，據說，那是挪威神話裏一個巨人的名字。

塞爾澤島的成長，並不是三幾天之間的事，它一直是向高空和四週伸展，有如洪水驟雨般的熔岩足足持續噴發了好幾個月。

到了翌年八月，一批科學家乘坐了小船登岸，但比他們更早登上這地球最新島嶼的人，却還是約拿基和魏一禾！

所以，魏一禾經常以自傲口氣對人說：「這島嶼是在我和約拿基船長懷抱裏誕生的。」

這不是自大狂，更不是神經病，而是只有他那樣的人，才能够說出那樣的說話來。

魏一禾是個怎樣的人？

老實說，直到現在為止，連我也不敢說「瞭解」兩個字，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人精采妙絕，除了萬萬不可和他結婚之外，任何事情都不妨去找他商量商量。

但遺憾的是：我現在找他，完全沒有甚麼事情需要「商量」，只是因為自己今天出奇地無聊而已。

但更遺憾的事情卻還在後頭。

這個可惡的傢伙，竟然不在家裏！從電話亭攔斷電話開始計算，一直到我按動魏宅門鈴為止，我總共花了十二分鐘。

但前來開門的人不是魏一禾，而是老管家霍祥。

霍祥把鼻樑上的老花眼鏡上上下下地移動了半天，才說：「魏先生有事，在三分鐘之前出門去了。」

我怔住，接着怒氣就沖了上來：「我在不久之前還跟他通過電話，他是知道我要上來的。」

「龍先生，」霍祥是認識我的，而我也知道，他是一個不善於撒謊的老實人，「魏先生的確知道你馬上就要來到這裏，他的，他甚至已經預先把兩對拳套擺在廳子裏。」說着，伸手指向客廳的古玩架上。

魏一禾的古玩架，是用法國上等桃木，還特別邀請巴黎著名的「嵌木藝術大師」溫加樂親手製造裝嵌，而事成之後，溫加樂分文不取，只是向魏一禾討了一枚貝殼。

那一枚貝殼，大概和初生嬰兒的拳頭一般大小，它的上一手主人，是澳洲雪梨一間著名大學的教授。

魏一禾能够得到這一枚貝殼，並不是用錢買回來的。

那位教授是中澳混血兒，而他唯一的女兒，在十年前險些嫁給了魏一禾。

幸好，終究只是「險些嫁了」而已。

當時，魏一禾在雪梨寄了好幾張明信片給我，每次都有提及教授的獨生女兒，破座椅洩忿。

我暗嘆一聲，爲了人類的暴戾而感到悲哀。

從戲院走了出來，肚子餓了，就在一間麵館裏狂吞粉麵兩碗，另外還吃了一隻大粽子。

胡胡混混的，又黃昏了。

我漫無目的地走到海旁，那兒很接近渡海碼頭。

碼頭附近很熱鬧，有擺賣的販子，有雙雙對對把臂而行的情侶，也有兩個人正在爭吵得面紅耳熱。

我忽然呆住。

這兩個正在爭持不休的人，竟然就是洛雲與魏一禾。

只聽見魏一禾大聲地說：「他已經來了，我們一定要認真地去對付他。」

洛雲悶哼一聲，道：「我已調查過了，他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厲害的人。」

魏一禾道：「你調查得不够徹底。」

洛雲道：「是你對他存有偏見。」

魏一禾用力地搖頭：「不是偏見，我是有事實根據的。」

洛雲道：「現在是甚麼時代了！你又不是個沒有見識的人，爲甚麼還要相信這種荒誕不經的事？」

魏一禾道：「你既然知道我並不是個沒有見識的人，就該相信我的說話。」

洛雲呆了半晌，才道：「就算我真的相信，那又怎樣？」

魏一禾道：「去找——」說到這裏，倏然住口。

因爲有一個人正向他們走了過去，而



這個人就是我。

天色漸漸黑沉下來，我站在魏一禾與洛雲的中間，面上掛着微笑。

魏一禾盯着我，盯了半天才冷冷一笑，道：「你的面皮真厚。」

我聳了聳肩，說道：「我沒有存心偷聽你們的講話，只是兩位的聲音太响亮而已。」

魏一禾道：「我現在並不愉快，任何玩笑都開不起。」

我攤了攤手，道：「很湊巧，我現在也是一樣。」

魏一禾兩眼一瞪，忽然粗暴和吼道：

「你是不是想打架？」

我一點也不害怕，反而向他更逼近過去，「你要打，我一定奉陪，以二對一，我們一定穩佔上風。」

魏一禾陡地怔住，忽然却又怪聲笑了起來：「姓龍的，連我也嚇不倒你，算你有種！」

我在他的胸口上打了一拳，笑道：「正因為這個人是你，所以才嚇不倒我。」

魏一禾伸手在我的臉上拍了兩下，道：「但有一點你千萬不要弄錯了，倘若我和你真的打了起來，洛雲是絕不會偏幫你的。」

洛雲點點頭，望着魏一禾道：「你說的不錯，但我也不會偏幫你。」

我道：「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一見面就老是嚷着要打架，未免太孩子氣一點了罷。」

魏一禾道：「不錯，我們還是繼續說下去。」

天是約拿基的生日，他心情很好，一早就喝了不少酒，而且在他的背囊裏，還有四五瓶威士忌。

我問道：「你呢？你有沒有陪他一起喝？」

魏一禾道：「他以爲有。」

我奇道：「怎會這樣的？」

魏一禾道：「我的背囊裏也有威士忌，他喝我也喝，但實際上，我背囊裏的威士忌是假的。」

我失笑起來，道：「那是茶了？」

魏一禾道：「不錯，那是中國的普洱，所以，他越喝越胡塗，而我却越喝越清醒，請不要罵我卑鄙，當時若連我也醉了，我們就可能在島上給冷風凍死。」

我點點頭，示意明白。

魏一禾這才接道：「那時候，塞爾澤島已高出水面幾百呎，面積超過一平方哩，但由於它是那麼嶄新的一個地方，島上必然是毫無人跡的。」

「我們在島上走動了半小時之後，約拿基已醉倒了，他躺在由熔岩冷卻後所凝成的岩石上，動也不動，我們自然再也無法逗留下去了。」

「但正當我要把他帶走的時候，忽然聽見一陣沉重的脚步声，從北方一堆岩石後傳了過來，我感到十分奇怪，便上前看個究竟。」

我皺着眉，道：「島上有人？」

魏一禾道：「當時，我以爲一定是研究地質的科學家來了，可是，我這個想法完全錯了。」

我聽得有點出神，沒有打斷他的說話

下去。」

我道：「很對不起，你們兩位之間的事，我並不準備參與。」

魏一禾却說道：「你若不是龍乘風，就算你很想知道內情，我們也會隻字不提的。」

我眉頭一皺，說道：「哦？這是甚麼意思？」

魏一禾道：「反正你已碰了上來，那又何妨讓你這知道這件事情的真相。」

洛雲却冷笑一下，道：「還說甚麼事情的真相，只怕連你自己也是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魏一禾大不服氣，道：「我知道你是驚奇俱樂部創始人兼會長，一生經歷過無數驚險刺激的事情，但請你不要忘記，我是在大西洋鬼神研究組織的永遠名譽顧問，而那個組織，目前最少已擁有五千名會員以上。」

洛雲淡淡道：「聽說連基辛格也是會員之一，但後來你們卻又說那會員只是跟基辛格博士的名字雷同而已。」

魏一禾的頸子脹紅起來：「你是在嘲笑我們嗎？」

洛雲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魏一禾的嗓子又扯直了！我連忙攔住他的肩膀，道：「我想，大家應該冷靜一點，坐下來慢慢再談如何？」

洛雲道：「這當然很好，我只怕談來談去還是談不攏而已。」

我望着眉宇住他：「你從前似乎並不是這樣橫蠻的人。」

，任由他繼續說下去。

只見魏一禾的臉上，彷彿有着一種極迷離的色彩，他沉默着，好久還不出聲。

一直過了很久很久之後，他才突然說：「我看見了一場不可思議的決鬥！」

「決鬥？」我怔住。

魏一禾點點頭，道：「不錯，就算我在做夢的時候，我也想不到，在這個如此稚齡的島嶼上，竟然會有兩個如此古老的武士在拚命。」

他呷了一口酒，繼續把當時所目睹的情況，和接着以後所發生的事情詳細地說了出來……

沉重的脚步声，是由一對已陳舊得發白的皮靴所發出來的。

穿着這一對皮靴的人，在西方人的標準來說，應該算是中等身材，他大概四十七歲左右年紀，頭髮金黃，鼻挺唇薄，看來相當威武。

他穿着的是一套軍服，但却不是屬於現代的。

他身上穿的居然是古羅馬帝國時期的軍服。

他手裏有一把劍，劍柄是古銅色，但劍刃却磨得鋒利異常。

魏一禾呆住了，心裏想：「這是甚麼人？」

他心念未已，又有另一個更古怪的人出現。

那是一個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人。

這黑人身材魁梧，粗脖子，顴骨高聳，頭髮短曲，鼻孔特別闊大。

洛雲乾笑兩下，這才閉上了嘴。

三十分鐘後，我們回到了魏一禾的住所。

魏一禾的臥室，是由兩間豪華套房組成的，他在兩間房子中央開了一個拱形洞門，只有左邊才是真正臥室，而另一邊，實際上只是臥室旁邊的一個小酒吧而已。但凡到過這裏的人，都會以爲魏一禾是個酒徒，但我和洛雲都知道那是不確切的。

喝了一點點法國紅酒之後，我已急不及待地追問：「你們到底在攪甚麼鬼？」

洛雲道：「是老魏活見鬼而已。」

魏一禾把半杯酒一口喝完，道：「不是活見鬼，而是見到了一個巫師。」

「巫師？」我一楞，道：「是個怎樣的巫師？他來自那一個地域？」

魏一禾道：「紐約。」

「紐約？是美國的紐約？」我大感意外。

「難道除了美國之外，地球上還有另外一個紐約市嗎？」魏一禾悶哼一聲，道：「紐約，本來就是光怪陸離，甚麼事情都可以發生，任何形式式人物都會存在着的城市。」

我道：「你怎會和這個巫師打上交道的？」

魏一禾沉默了片刻，才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我說道：「我今晚有的是時間，再長篇大論的事情，我也可以很有耐性地聽下去。」

在他的臉上，塗着五彩繽紛的顏色，額上又箍着一隻插滿了羽毛的金環，雖然氣候寒涼，但他身上只披着一件薄薄的皮袍，而且還赤着足，完全是個還沒有開化的非洲土著戰士模樣。

魏一禾更感詫異，暗道：「這裏不是正在開拍電影了？」

但再環顧四周，却再也沒有發現任何人，既沒有攝影師、沒有場務人員、更沒有導演，也沒有任何拍攝的器材工具放置着。

魏一禾傻住了，他揉了揉眼睛，又想：「難道我也喝醉了？」但隨即立刻失笑起來，自己喝的根本不是酒，那又怎會醉了？

只見那非洲土人手持長矛，一步一步向那個古羅馬軍人走了過去。

兩人的面上都是木無表情，只有魏一禾顯得又詫異又吃驚。

看樣子，他們似乎要決戰了，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魏一禾是完全無法想像得到的。

空氣裏忽然又好像充滿了硫磺的氣味，彷彿火山又要開始爆發了。

魏一禾突然大叫：「火山爆發啦！」

他這句說話，是用英語說的。

但那兩個人充耳不聞，甚至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就像是兩個聾子。

魏一禾眉頭一皺，再用義大利語重複那一句說話。

他希望那個穿着古羅馬帝國軍服的人能聽得懂。

但他失敗了。

魏一禾瞧了洛雲一眼，道：「就怕洛會長沒有耐性再聽一次。」

洛雲淡然道：「沒關係，反正這裏有喝之不盡的美酒，就算你說到天亮，我也不會介意的。」

魏一禾又瞪了他一眼，然後才望着我說：「你還記得我說過的那個島嶼嗎？」我呆，接着又笑道：「怎麼會不記得，有時候，我還以爲你是個塞爾澤島人哩。」

魏一禾吸一口氣，道：「我是親眼目睹它的誕生，也親眼目睹它完全成長的人，當然，除了我之外，還有約拿基和一些地質學家。」

我道：「你雖然不是一個真正的地質學家，但在這方面的知識，只怕連許多著名的專家也有所不如。」

洛雲淡淡一笑，對我說道：「老魏從不喜歡戴高帽子，你不要白費心機。」

魏一禾冷笑道：「但他說的是事實，而你也別說我是個自大狂，須知過份的謙卑，實際上就是等於虛偽！」

洛雲又笑了笑：「別太認真，要不要我向你正式道歉？」

魏一禾道：「我現在需要的並不是道歉，而是一個可以對付那個巫師的人。」

我皺了皺眉，道：「我現在想聽的不是爭吵，而是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魏一禾吸了口氣，半晌才道：「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和約拿基第三次乘坐橡皮艇登岸，踏上了塞爾澤島，那時候，塞爾澤島已誕生了差不多一年。」

他爲自己斟了半杯酒，續道：「那一

他說的當然是謊話，他只是想利用這種驚人語，來停止這一場莫名其妙的決鬥。

對他來說，這場決鬥的確是莫名其妙的，他希望自己可以調停一下。

但他正想上前的時候，非洲土人已用長矛向那羅馬人襲擊。

這土人孔武有力，攻勢十分猛烈，但那羅馬人顯然曾經受過相當程度的訓練，任憑土人的攻擊如何凌厲，他總是有辦法可以抵擋得住。

魏一禾傻住了，這個島的年歲還是那麼淺稚，又不是甚麼旅遊勝地，而且更孤懸於烟波浩翰的大西洋中，何以居然會有兩個風格完全不同，連武器也古老的極的戰士在這裏相遇，而且一見面就絕不留情地展開兇殘的決鬥？

不要說是魏一禾，就算是任何人置身在那樣的環境裏，也會有着同樣感覺。

決鬥很激烈，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但這一場決鬥的結局，却比想像中還要悲慘，當決鬥終於停頓下來的時候，兩人的身上都已鮮血淋漓，氣力散渙。

但他們仍然站着，互相牢牢地凝視着對方。

他們雖然互相凝視，但眼神却是一片呆滯的，就像是兩個白痴。

「白痴？瘋子？」魏一禾陡然叫喊起來，他再不遲疑，立刻走到那個羅馬人的身邊，大聲在呼喊：「你是不是有神經病？」

他這一聲呼喊，仍然是用義大利語說的。



那羅馬人緩緩地轉過頭來，望着魏一禾。

他雖然渾身都是鮮血，在右邊胸口更有一個極深的血洞，但他的聲音，卻還是冷靜得出奇：「這是我必須要幹的事，也是我必須要走的路。」說完這兩句話之後，他就倒了下去。

魏一禾喃喃地重複着這兩句話，忽然背後有人以極純正的英語說：「這是連勒的咒語，現在終於靈驗了。」

魏一禾大為意外，回頭一看，說話的居然是那個看來既野蠻、又原始的非洲黑人。

魏一禾呆楞楞地盯住他，半晌才道：「你……你不是從非洲來的？」

黑人道：「誰說不是？雖然我在美國出生，但我的祖先，是非洲著名的魯古勒多斯耳族族人。」

魏一禾道：「你是在美國長大的？」

黑人道：「我曾經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奧林匹克世運會，現在是一間私家偵探社的社長。」

魏一禾吞了一口口水，差點沒有連眼睛都凸了出來。

他怎樣也想不到，一個如此打扮的非洲土人，原來竟然具有這樣的身份。

雖然，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奧運會，和身為一間私家偵探社的社長，都不能算是怎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比起一個還沒開化的非洲土人，那真是不知文明了多少倍。

魏一禾凝視着他，忍不住問：「你怎會變成這副模樣的？」

那黑人道：「我不知道，大概，那是

連勒的咒語真的奏效了。」

魏一禾忙道：「連勒是甚麼人？」

那黑人道：「連勒是——」但他還沒有說完，整個人已靠在魏一禾的身子上。他再也不會說話，也不會再動。他死了。

魏一禾抱着他，喃喃地說道：「是他們瘋了，還是我自己瘋了……連勒的咒語，連勒是甚麼人？」

從那一刻開始，他就已決定要把事情的真相調查個水落石出。

首先，他要詳細瞭解這兩個人的來歷和身份，還有，他們是怎樣來到塞爾澤島的？

他在那個穿着古羅馬帝國軍服的義大利人身上，找到了一疊身份證明文件。

這人原來叫雅丁尼，是羅馬一間博物館的總館長。

他才剛滿四十歲，就擁有這個名銜，可見這人實在一點不簡單。

接着，他又在那黑人的皮袍裏找到了一個暗袋，袋口裏有幾百元美鈔，還有一張印刷精緻的卡片。

卡片上的名字是：戴狄斯。

至於名銜，則是「黑高原私家偵探社社長」。

魏一禾捧着這兩個人的遺物，不禁呆若木鷄。

他們是文明人，而且還是具有高度專業技能的知識份子。

尤其是雅丁尼，他更是羅馬一間博物館的總館長，這種人又怎會來到塞爾澤島，無緣無故地跟一個「非洲土著戰士」展

開決鬥？

這兩個人就算真的有什麼深仇大恨，一定要用決鬥來加以解決，他們也應該用手槍，而不是用古劍和長矛。

還有，他這一副打扮，簡直有如正在拍攝電影，但即使如此，一個古羅馬軍人與非洲土著戰士拚命，這種鏡頭也實在未免太胡鬧，太可笑了。

就在魏一禾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忽然有一陣濃烈的酒氣湧了過來。

只見約拿基一搖三晃地指着地上的兩個死人，道：「這裏發生了甚麼事？」

魏一禾差點已忘記了他，這時候給他這麼一問，也不禁為之一陣苦笑，道：「剛才他們在這裏決鬥。」

約拿基醉態可掬地笑道：「決鬥？好極了，我年輕時也會經和一個日本海軍大佐決鬥，他用日本軍刀，我用的却是一柄機括失靈，射不出去的魚槍……」

魏一禾道：「你應該繼續休息。」

約拿基哈哈一笑，道：「我差點早就休息，找上帝聊天去了，你瞧！」說着，把衣衫向上一拉，露出了雪白的肚子。

魏一禾看見他肚臍以上，有一條足足半呎長的疤痕。

約拿基向那條疤痕伸手一指，道：「那狗養的日本軍官，差點想把我的腸臟刻了出來，但他不夠氣力，我沒死，而他却反而給我用魚槍刺進喉管，登時去見山本五十六啦。」

魏一禾嘆了口氣，道：「你很幸運，但這兩個人，全都活不下去了。」

約拿基道：「我把那狗養的日本軍官

拋進海里，不到十五秒就引來了八條鯊魚，哈哈，真痛快！」

魏一禾望住他，突然抽了口涼氣，道：「你想把這兩個人海葬？」

約拿基道：「海葬有甚麼不好？將來我死了，你最好也把我歸還給大海。」

魏一禾道：「你是在海上長大，在海上生活的人，但他們不是。」

約拿基粗聲粗氣道：「那更便宜了他們，比起土葬，火葬，海葬是最神聖，也最偉大的，不要執拗，就這樣決定！」

他變得有點粗暴，那顯然是由於受了酒精的影響。

他忽然把戴狄斯攆起，連長矛也一併帶走。

魏一禾有點擔心，叫道：「你喝醉了，你會支持不住的。」

約拿基黑黑一笑，道：「就算再醉得厲害，當需要清醒的時候，我就會清醒過來。」

這無疑是醉話，但不管怎樣，他真的攆着那個高大的黑人向海邊走了出去。

## 神奇的玻璃罩

戴狄斯和雅丁尼終於給大海埋葬了。約拿基在艇上傾聽着魏一禾的講述，知道了事情發生的大概。

他聽完之後，不斷地搖着頭，道：「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們都是瘋子。」

魏一禾道：「就算他們都是瘋子，但你有理由可以解釋他們為甚麼會不約而同地，穿着這樣的裝束來到塞爾澤島決一死

戰嗎？」

約拿基答不上，只好反問：「你呢？你又有甚麼理由可以解釋？」

魏一禾道：「也許，這真的是連勒在作怪！」

約拿基道：「但連勒又是甚麼人？」

魏一禾怔了怔，半晌才道：「戴狄斯是知道的。」

約拿基道：「但他已經死了。」

魏一禾道：「我們可以到羅馬追查雅丁尼生前的事蹟，也可以到黑高原私家偵探社那裏着手，看看戴狄斯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

約拿基道：「戴狄斯的偵探社在甚麼地方？」

魏一禾道：「卡片上印着的地址，是在紐約市。」

約拿基道：「我不喜歡紐約，也不喜歡羅馬，更不喜歡插手理會這一件荒誕不經的事。」

魏一禾哼一聲，道：「你不想插手，大可以袖手旁觀，我自己知道應該怎樣去做。」

約拿基嘆了口氣，道：「這豈不是自找煩惱嗎？」

魏一禾道：「我不怕。」

約拿基說道：「如此，我只能祝你好運。」

半小時後，魏一禾已有了新的發現。他在塞爾澤島的一個沙灘上，發現了一艘小艇，小艇上沒有人，甚至連划槳也不見了。

不久，他又在另一處淺灘，發現了另一艘橡皮艇。

毫無疑問，這兩艘小艇，應該分別屬於戴狄斯和雅丁尼的，但單是憑這些簡單的海上交通工具，他們又怎能來到塞爾澤島？

於是，魏一禾駕駛着約拿基的漁船，環繞着塞爾澤島繼續觀察。

最後，他看見在島的西南方，有兩艘遊艇正在海面漂浮着。

這兩艘遊艇，一艘長約四十五呎，而另一艘則大一點，約莫長五十五呎左右。魏一禾叫了起來，對約拿基說：「我看見了他們的遊艇！」

約拿基咕咕着說：「你敢肯定，這兩艘遊艇一定是他們的？」

魏一禾大聲道：「我敢肯定，而且是百分之百肯定！」

約拿基說道：「那麼我們離開一點好了。」

魏一禾一怔，道：「為甚麼要走？」

約拿基道：「你若把事情揭發出去，就極可能會惹上謀殺的嫌疑！」

魏一禾冷笑：「簡直又是醉話。」

約拿基道：「在案發現場，只有你一個人，就算再加上我，結果也是對你十分不利的，反正這兩個瘋子都已葬身大海，這件事大可一了百了，就只當我們沒有遇上過這檔事。」

魏一禾吸了口氣，道：「但我想看看那兩艘遊艇，總可以罷？」

約拿基道：「你若非看不可，我當然不敢反對。」

魏一禾不再出聲，只是把漁船向西南方駛了過去。

第一艘比較小的遊艇，裏面闖無一人。

魏一禾在遊艇裏搜索了好一會，發現艙裏放着大量罐頭，乾糧食物。

他又找到了一張照片，照片上有三個人，分別是兩男一女。

當中一個，就是雅丁尼。

魏一禾把這張照片放在口袋裏，然後繼續向另一艘遊艇進發。

這艘遊艇也沒有人，但魏一禾却找到了大量色彩繽紛的羽毛。

這果然是戴狄斯的遊艇。

但除此之外，魏一禾甚麼都沒有發現了，倒是約拿基在機艙底下，發現了一枚計時炸彈！

那一枚計時炸彈，是拆卸不開的，只要有人想移動它，立刻就會發生爆炸。

「這狗養的黑鬼，還有五分鐘就要爆炸了。」約拿基大叫着說。

魏一禾鑽進機艙一看，也不禁面色灰白，呆了半晌。

約拿基怒道：「還在這裏呆甚麼，是不是想給炸個粉身碎骨？」

他這句話才說完，一陣驚人的爆炸聲已經响起！

約拿基一楞，繼而狂笑道：「好啊！我們居然就這樣不明不白地給炸碎了！」

魏一禾立刻拉住他的手，叫道：「醉傢伙，爆炸的並不是這艘遊艇。」

約拿基稍一定神，道：「不是這一艘

又是那一艘？」

魏一禾也不再回答，拉着他拼命向甲板走上。

兩人才跳上甲板，就看見雅丁尼那艘遊艇，已變成了一團灼熱光亮的火球。

魏一禾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他是給約拿基再三催促之下，才沒有繼續在遊艇上搜索過去的。

也幸虧是這樣，否則，只怕這時候兩人都已葬身於火海之中了。

約拿基急忙回到自己的漁船上，用最快速度，儘快離開戴狄斯的遊艇。

漁船才駛離了百來米，另一下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又再响起。

戴狄斯的遊艇也爆炸了，而且這次爆炸得更厲害，最少有十幾塊大大小小的碎片，有如炮彈般向漁船激射過來。

魏一禾只覺得船身顛簸得很厲害，霎時之間，也不知道這艘漁船是否可以逃過這場劫數。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才能聽見這艘漁船馬達所發出的聲音。

漁船還能夠繼續航行，那真是上天保佑。

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魏一禾的頭腦，一直都很清醒，但對於這件怪異絕倫的血案，却陷入了極迷糊的境界中。

一個在義大利從事藝術工作的博物館總館長，與一個紐約市的私家偵探，雙雙駕駛着遊艇，不遠千里來到了塞爾澤島，然後更不約而同地，各以古老、甚至是原



始野蠻民族的裝束出現，不顧一切地去找一死戰，結果釀成了無可挽救的悲劇而收場！

最令魏一禾震驚的，是他們似乎再也沒有活著離開塞爾澤島的打算。

他們早已決定放棄遊艇，甚至不惜預早放置計時炸彈，要將之徹底毀滅。

這不是瘋子行徑又是甚麼？

但他們真的是瘋子嗎？

「魏一禾絕不認為他們瘋了，這兩個人這樣做，一定有著某種神秘的原因。」

那個叫「連勒」的人，一定和這件事有極重大的關係。

但連勒是甚麼人？他的「咒語」又是甚麼意思？

魏一禾決定追查下去。

兩個星期後，他首先來到了美國的紐約。

紐約是一個國際知名的大都市，私家偵探社多得不可勝數。

魏一禾沒有自己出面去調查有關戴狄斯的一切，他把這件工作交給了另一間私家偵探社。

這間私家偵探社的社長，是個美籍華人，他叫韋智唐，在唸小學的時候就認識了魏一禾。

當時，韋智唐還沒有在美國定居，他經常和魏一禾關在房子裏做實驗研究。

對於魏一禾的駕臨，韋智唐自然感到十分高興，而當魏一禾提出要找尋戴狄斯這個人的資料之後，韋智唐立刻就答應下來。

兩天後，韋智唐已把戴狄斯的詳細資料放在魏一禾的眼前。

這份資料相當詳細，連戴狄斯唸小學時的學校名稱也列錄了出來。

但除了這份資料之外，最重要的還是韋智唐的談話。

他對魏一禾說：「戴狄斯已在三個月前神秘失蹤了。」

對於這一點，魏一禾半點也不感到意外。

倘若戴狄斯如今仍然活生生地出現在紐約，那才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韋智唐接著又說：「戴狄斯是和他那艘遊艇『彩色羽毛號』一起失蹤的，沒有人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他臨走前也沒有任何消息或者是口訊留下。」

魏一禾吸了口氣，道：「戴狄斯失蹤之後，他的私家偵探社怎樣維持下去？」

韋智唐道：「在先前兩個月，他的助手還儘量把持著大局，但到了上個月，黑高原私家偵探社已暫時停止了營業。」

魏一禾又呆了片刻，才道：「連勒是甚麼人？」

韋智唐也為之呆住：「甚麼連勒？他和戴狄斯的失蹤有關嗎？」

魏一禾聳肩道：「我不知道。」

韋智唐反問：「連勒是誰？」

魏一禾道：「這正是我想知道的。」

韋智唐莫名其妙，道：「你可以把事情詳細說一遍嗎？」

魏一禾握緊了他的手，沉聲道：「我們是老朋友了，這件事我也不想永遠瞞著你，但你一定要守秘密，可以嗎？」

韋智唐點點頭，道：「這當然不成問題。」

題，無論在公在私，我都可以答應你的要求。」

魏一禾吁了口氣，終於把塞爾澤島所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向韋智唐說了出來。

韋智唐聽得呆住了，雖然，他絕不是個沒有見識的人，但這種怪異絕倫的事，仍然使他有著難以置信的感覺。

魏一禾說完之後，又道：「再過兩天，我會到羅馬，連勒這個人，就交由你去調查了。」

韋智唐點頭不迭，道：「這不成問題，我一定盡力而為的。」

兩天後，魏一禾離開紐約，乘坐飛機直往義大利羅馬。

羅馬擁有繁華帝國的輝煌歷史，雖然這段歷史再也不會重演，但羅馬仍然是一個宏偉壯麗的大城市。

魏一禾曾經到過羅馬，那時是旅遊性質。

但這一次，他却是為了雅丁尼的事情而來。

他首先找到雅丁尼負責主持的博物館，那是一間相當古老的建築物。

在這博物館裏所收藏的古物，數量極其豐富，而且每一件收藏品都可以用「藝術瑰寶」來形容，若在平時，魏一禾必然會慢慢地仔細欣賞，每一件都不肯輕易錯過。

但這時候，他只想知道有關於雅丁尼的事。

經過一番慎密的觀察和考慮，他決定從班比那裏下手。

班比是這間博物館的保安副主任，他身高六呎五吋，個子瘦削，但却為人風趣而健談，初時，他以為魏一禾是日本人，不斷用蹩腳的日語來跟他攀談。

幸而魏一禾也懂得日語，而且班比比說得流利百倍，所以不到半天功夫，兩人就已混得很熟絡。

班比最大的嗜好，就是喝酒。

對付一個酒徒，那是比較容易的，絕多數人喝了酒，說話的時候都不會像平時那麼謹慎，而且班比本來就是個說話多的人。

魏一禾帶他到酒吧裏喝酒，兩人越談越興奮，大有相逢恨晚之慨。

談了半天，魏一禾才把說話轉入正題，向班比問及雅丁尼這個人。

班比道：「雅丁尼？嘿，他是個瘋子？誰說的？倘若他算是瘋子，那麼世界上就再也沒有任何人是正常的了。」

魏一禾故意道：「我有個朋友，他是認識雅丁尼的，這次我來到義大利，也很想拜訪拜訪他。」

班比搖了搖頭，道：「你來的不合時宜。」

魏一禾道：「怎會不合時宜？」

班比道：「失蹤了，而且連博物館的一套做古舊服裝也一起失蹤，對了，還有一把劍，也都不見。」

魏一禾回道：「布尼坦尼克斯是甚麼人？」

班比嘆息一聲，道：「他是個冤魂，直到現在，還有人不時聽到那淒厲和充滿怨憤的嘶叫聲。」

魏一禾陡然震動了一下，道：「你也聽過這種叫聲？」

班比道：「我倒沒聽過，但許多人言之鑿鑿，說布尼坦尼克斯給暴君尼祿害死之後，就一直冤魂不散。」

魏一禾點點頭，道：「尼祿的確是羅馬歷代皇帝之中，最殘暴的一個。」

班比又嘆了一口氣，道：「本來，那一代皇帝，應該是由布尼坦尼克斯繼任的，至於尼祿，他父親只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執政者，但尼祿自幼喪父，母親改嫁給克盧狄斯皇帝，初時先勸皇帝收養尼祿，後來索性立了尼祿做太子，接着，皇帝遇弒，尼祿登位，統攬執政大權。」

「但布尼坦尼克斯始終是尼祿的心腹大患，終於，尼祿用毒酒殺了他。」

「布尼坦尼克斯中毒身亡的時候，才只有十四歲，據說，當他毒發的時候，他恨極了尼祿，便抽出佩劍，向尼祿衝殺過去，但他還沒有接近尼祿，就已全身劇烈抽搐斷氣了。」

「布尼坦尼克斯死後，尼祿更加肆無忌憚，當時，他所承襲的羅馬帝國，版圖自摩洛哥到不列顛，從大西洋一直遠及裏海，而羅馬就是整個大帝國的中樞，尼祿完全執掌大權。」

「但就在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候，在那不勒斯突然出現了一個巫師，他在城牆下大聲疾呼，痛罵尼祿是個殘虐的暴君，又說布尼坦尼克斯的鬼魂永遠都不會放過他，結果，這巫師給抓進牢獄裏，每個人都以為他一定會受盡折磨而死，但誰知這巫

師神通廣大，不到半天就已逃獄跑掉了。

「從那時候開始，羅馬人就叫他做復仇者的巫師，尼祿派人到處去抓他，但每次均功敗垂成，一年之後，這巫師終於死了，但却是病死的，他臨死前最後一句話是：『尼祿做皇帝決不會超過十五年。』」

其時，尼祿已在位十一年半。

「復仇者的巫師病逝後，尼祿就開始變得更加猜疑，做事也更瘋狂了，他不斷殺人，尤其是對基督教更是兇殘，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根據接近尼祿的侍從透露，尼祿不時都聽見布尼坦尼克斯的冤魂在嘶叫，尼祿又恐懼，又生氣，做事更加充滿邪氣了。」

「不久，羅馬的國庫已給他揮霍得完全空虛，由老百姓、軍人、士紳賢達以至元老院的議員，都無法再忍受他的殘酷苛政，終於，羅馬軍隊在高盧生變，甚至遠在北非和西班牙的大軍也先後加入革命，到了這時候，尼祿已眾叛親離，再也無法穩定局勢。」

「最後，尼祿自戕革命，死時只有三十一歲，他在位十四年，正與巫師之言不謀而合，至於布尼坦尼克斯的佩劍，後來就收藏在這間博物館裏。」

「班比說到這裏，忽然握著魏一禾的手，很認真地說：『那把劍，是經過巫師許下過咒語的，無論是誰擁有它，都會大大的不吉利！』」

魏一禾感慨地說：「那是一千九百多年之前的慘劇，但類似的事情，世間上已發生了不知多少遍。」

班比道：「雅丁尼是個好好先生，他沒有野心，沒有架子，也沒有任何不良嗜好，他一定會受盡折磨而死，但誰知這巫

師神通廣大，不到半天就已逃獄跑掉了。

「從那時候開始，羅馬人就叫他做復仇者的巫師，尼祿派人到處去抓他，但每次均功敗垂成，一年之後，這巫師終於死了，但却是病死的，他臨死前最後一句話是：『尼祿做皇帝決不會超過十五年。』」

其時，尼祿已在位十一年半。

「復仇者的巫師病逝後，尼祿就開始變得更加猜疑，做事也更瘋狂了，他不斷殺人，尤其是對基督教更是兇殘，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根據接近尼祿的侍從透露，尼祿不時都聽見布尼坦尼克斯的冤魂在嘶叫，尼祿又恐懼，又生氣，做事更加充滿邪氣了。」

「不久，羅馬的國庫已給他揮霍得完全空虛，由老百姓、軍人、士紳賢達以至元老院的議員，都無法再忍受他的殘酷苛政，終於，羅馬軍隊在高盧生變，甚至遠在北非和西班牙的大軍也先後加入革命，到了這時候，尼祿已眾叛親離，再也無法穩定局勢。」

「最後，尼祿自戕革命，死時只有三十一歲，他在位十四年，正與巫師之言不謀而合，至於布尼坦尼克斯的佩劍，後來就收藏在這間博物館裏。」

「但就在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候，在那不勒斯突然出現了一個巫師，他在城牆下大聲疾呼，痛罵尼祿是個殘虐的暴君，又說布尼坦尼克斯的鬼魂永遠都不會放過他，結果，這巫師給抓進牢獄裏，每個人都以為他一定會受盡折磨而死，但誰知這巫

師神通廣大，不到半天就已逃獄跑掉了。

「從那時候開始，羅馬人就叫他做復仇者的巫師，尼祿派人到處去抓他，但每次均功敗垂成，一年之後，這巫師終於死了，但却是病死的，他臨死前最後一句話是：『尼祿做皇帝決不會超過十五年。』」

其時，尼祿已在位十一年半。

「復仇者的巫師病逝後，尼祿就開始變得更加猜疑，做事也更瘋狂了，他不斷殺人，尤其是對基督教更是兇殘，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根據接近尼祿的侍從透露，尼祿不時都聽見布尼坦尼克斯的冤魂在嘶叫，尼祿又恐懼，又生氣，做事更加充滿邪氣了。」



魏一禾道：「那並不是旅遊的熱門地方，他們怎會選擇去冰島？」

班比哈哈一笑，道：「我又不是他們，怎曉得這許多？」

魏一禾吸了口氣，事情似乎開始有點端倪了，他決定要繼續查下去。

一開始的時候，事情彷彿已經有了眉目。

可是，在接下的日子裏，他却甚麼也沒有再發現過。

事情沒有進一步的發展，總之，雅丁尼和戴狄斯都「失蹤」了，普士夫婦也「失蹤」了，至於連勒和那三個阿拉伯商人的來龍去脈，魏一禾完全無法找得出來。但最令他感到洩氣的，還是一封從美國紐約寄來的信。

當魏一禾接到這封信之後，還以為是韋智唐寄來的，但一拆開之後，才知道自己弄錯了。

這封信全文如下：

「好久不見的魏一禾先生：還記得我嗎？我叫柯少良，是老師們心目中得人驚的搗蛋王子，又是韋智唐唸初中時最可惡的情敵。」

當年，我們三人是死黨，如今各散東西，但在兩星期前，我從芝加哥來到了紐約，打算在這個航線的垃圾都市裏大展拳腳，就是這樣，我和韋智唐又混在一起啦。（但最吸引柯某的，卻還是他的秘書珍露娜小姐，看來，我們又要第二次成為情敵了。）

老實說，你骨子裏比韋智唐更能幹，

更精明，但在一般人眼中看來，你倒像個半瘋不癲的傢伙，本來嘛，做人太正經，太正常，絕對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我喜歡小韋，也喜歡你，但小韋對你不夠了解，那却是可以肯定的。

昨晚，小韋多喝了幾杯啤酒，說話就多了起來，他這麼對我說：「魏一禾曾經找過我，說了一件很荒唐的事，又叫我查一個根本未必存在的人，這小子，準是失戀太多，神經有點毛病了。」

我大感興趣，立刻追問那件荒唐的事是怎樣的，但小韋不肯說，一定要為你保守秘密，哼，他真是很遵守商業道德！

喂！我們總算是老朋友啦，小韋不肯說，我也不怪他，但你非要向我詳細道來不可，否則，山水有相逢，那時候悔之晚矣！你的偉大死黨柯少良。」

看完這封信，魏一禾真想動手揍人。他想揍的並不是柯少良，而是韋智唐那個混蛋！

韋智唐根本就不相信魏一禾的說話，只當他胡說八道，騙騙朋友來尋開心！

魏一禾立刻就回了一封信給柯少良，除了上下款之外，整封信就只有四個字：「無可奉告！」

他這樣寫，已經是最客氣的了。

在接下的二十年的歲月裏，魏一禾又有不少奇特和刺激的經歷。

但他還是對塞爾澤島所發生的事念念不忘。他經常再赴冰島，再到塞爾澤島上去瀏覽，每一次，他都預先約好了約翰基，一來聚聚舊，二來約翰基對塞爾澤島也

是百看不厭的。

但二十年來，他們再也沒有進一步的發現。

直到半個月之前，魏一禾在一個宴會裏遇上了洛雲。兩人越談越投契，在筵席散了之後還沒有分開，又在另一間酒吧裏談了好久。

本來，塞爾澤那件事情，魏一禾是不打算再向任何人提起的了，但不知如何，當晚他有一種莫名的衝動，居然又把事情源源本本的向洛雲說出。

洛雲是驚奇俱樂部創始人兼會長，具有狂野的浪子性格，當他聽完這件事之後，感到十分有興趣，便答應繼續和他追查下去。

魏一禾却只是苦笑了一下，認為事情不但古怪之極，而且所有線索都已中斷了，就算想再查下去，也是無從查起。

洛雲道：「只怕未必，我要更詳細的資料。」

魏一禾道：「我曾經把詳細的情形記錄下來，你明天到寒舍拿去看看好了。」

到了第二天，洛雲還沒有來，一封從紐約寄來的航空掛號信已寄到他的手。

他打開一看，不禁怔住。

天下間就有這麼湊巧的事，他一直沒有再向任何人提及過塞爾澤島上所發生的血案，昨晚才向洛雲說出來，這封信就剛好寄到了。

這封信，居然是韋智唐寫來的。

「老魏吾兄大鑒：老柯有種，他把珍露娜從我的辦公室裏拉走，娶了她做合法的老婆，現在他已有五子三女，再加上兩

個保姆及傭僕，已足有可組成足球隊有餘，他當然寫意得嘖嘖飯啦，就只差點沒有給這羣小祖宗氣得吐血。

喂，我知道你三次婚姻都失敗，比我還多一次，但我又訂婚啦，對象是膚色比朱古力略淺的維根尼亞州小姐，她在選美會裏榮獲亞軍，但比冠軍那個金髮女郎更性感，也更體貼入微，我遇上了她，她遇上了我，真是天生一對。

在我的資料室裏，一直都存放着戴狄斯、連勒和雅丁尼這三個人的名字，由於我很忙碌，而且事情毫無頭緒，所以這許多年來都無法向你提供更進一步的消息，那真是始料不及，但最近紐約發生了一件兇殺案，情形十分古怪，而且還牽涉及羅馬的那個雅丁尼，所以我非要向你加以報導不可。

但寫信是一件很吃力的事，倒不如你打長途電話跟我聯絡好了，就此擱筆。小韋上」

魏一禾怔住，接着喃喃道：「我是老魏了，你卻還是小韋，地球上偏偏就有這種死不認老的傢伙。」

但不管怎樣，這個長途電話是省不得的。

就在這時候，洛雲來了，魏一禾把信遞給他看。

洛雲目光大亮，笑道：「這是一個好消息，你的老朋友又要結婚了！」

魏一禾冷笑道：「他應該去娶一個比炭還黑的黑女郎。」

洛雲道：「朱古力色也和黑色差不多，而且這種女郎很野性，簡直就是一頭

母豹。」

魏一禾盯着他：「你想研究那頭母豹，還是小韋提及的兇殺案？」

洛雲淡淡一笑，道：「對於正常的人來說，當然是選擇前者。」

魏一禾的臉色倏變，但洛雲馬上又接着說道：「但我並不正常，從來都是個很不正常的傢伙。」

魏一禾這才展顏一笑，接着拿起了電話的聽筒。

× × ×

長途電話終於接通了，那邊傳來了韋智唐懶洋洋的聲音。

魏一禾大聲道：「你在那裏幹甚麼？電話最少已响了二十下。」

韋智唐哈哈一笑，接着，魏一禾就聽見了「唧唧」聲。

「喂，你在攪甚麼把戲？」

又過了半會，才聽見韋智唐喘着氣，笑道：「我正在沙發上。」

魏一禾冷笑道：「我還以為你正在床上哩！」

韋智唐又笑了一笑：「我這張沙發，又柔軟又寬敞，實際上和一張床也沒有多大分別了，你聽見嗎？剛才我未婚妻跟我接吻的聲音。」

魏一禾哼一聲，道：「雅丁尼那件事怎樣了？」

韋智唐回答道：「我沒有雅丁尼的消息。」

魏一禾道：「他早已葬身大海，你當然不可能有他的任何消息。」

韋智唐道：「但他的哥哥普士，却在

上星期出了意外。」

魏一禾急道：「是普士？你也查出了這個人的下落？」

韋智唐道：「不是查出他的下落，而是他的妻子曾經來找過我。」

魏一禾更奇：「桃絲怎會去找你？」

韋智唐道：「有一天，大概是在兩星期之前罷，這個義大利女人愁眉苦臉地來到了我辦公室，說她的丈夫快要死了。」

魏一禾呆了半晌，問道：「普士有病嗎？」

韋智唐道：「她若說自己的丈夫有病，我也許會抽點時間去看看他的，雖然，我近來忙得不可開交。」

「夠了夠了，」魏一禾反感地說道：「我知道你比紐約市中心的交通警察還更忙碌千百倍，但我現在聽的並不是這些廢話。」

韋智唐却不生氣，只是說：「你不怕我連電話線也拉斷了？」

「你敢？」魏一禾沉着臉，用力揮動着左手吼叫道：「這次你若不給我一個明確的交待，我下一個長途電話就會撥給黑手黨駐紐約的大首領，他綽號叫老虎金剛，是個連獅子看見他都會腿軟的江湖煞星，到時只要我一句說話，他立刻最少會派五十個槍手包圍着你的辦公室和住所。」

韋智唐立刻狂笑起來：「你說得真可怕，我投降便是。」

魏一禾道：「我知道你是存心浪費時間，好讓我多付些長途電話費。」

韋智唐道：「能夠在電話裏聽見你罵人的聲音，簡直比接吻還要寫意。」

魏一禾嘆了口氣，道：「現在投降的人不是你，算是我這個又老又多餘的老魏好了，求求你快說出普士出了甚麼事？」

韋智唐道：「他的妻子桃絲說，普士中了邪咒。」

魏一禾差點立刻就跳了起來，大聲道：「是誰的邪咒？」

韋智唐道：「桃絲說，施用這種邪咒的人，是一間龐大公司的董事長。」

魏一禾眉頭一皺，道：「他叫甚麼名字？」

韋智唐道：「連勒·哲庫特。」

「連勒！」魏一禾這次真的跳了起來，而且這一跳之勢十分猛烈，居然把電話座上面的一支壁燈撞跌下來。

「果然是他！這傢伙，真的不是甚麼好人。」魏一禾直嚷着說。

韋智唐道：「你冷靜一點行不行？」

魏一禾道：「我現在比南極的冰山還要冷靜。」

韋智唐道：「冰山看來似乎又冷又靜，但它却也是隨時都可能崩塌下來的。」

魏一禾又揮動着他的左手，叫道：「連勒是甚麼公司的董事長？」

韋智唐道：「他的公司，主要是製造高級的商業機器，尤其是電腦。」

「電腦！」魏一禾冷冷一笑，說道：「電腦跟巫師，你看是不是有點風牛馬不相及？」

韋智唐道：「這個自然，巫師這個行業，也許已在地球上存在了幾千年，但電腦的出現，還只不過是本世紀中葉以後的事情。」

魏一禾道：「暫時別討論這一點，桃絲見到了你，還有甚麼話說？」

韋智唐道：「後來她又說：『普士患上了血癌，最多只能多活半年，但最少也可以活到了三個月之後。』」

魏一禾一呆，道：「普士到底是患了血癌還是中了邪咒？」

韋智唐道：「你且慢着急，桃絲的意思是說，普士雖然患了血癌，但他最少應該還有三個月壽命的，可是，由於他們做了一件不應該去做的事，使他的壽命更加縮短，只怕不出十天，就會死於非命。」

魏一禾糊塗起來，道：「普士做了甚麼不應該去做的事？」

韋智唐道：「根據桃絲說：普士知道自己不會很長命了，於是就帶着一柄手槍，潛入連勒的住宅裏，想謀殺他！」

魏一禾更奇：「普士為甚麼要去殺連勒？」

韋智唐道：「那是為了報仇。」

魏一禾道：「為誰報仇？」

韋智唐道：「為了他唯一的弟弟雅丁尼！」

魏一禾道：「雅丁尼的事，普士已知道了？」

韋智唐道：「一個已失蹤凡二十年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被人認為業已死亡的。」

魏一禾道：「雅丁尼的確已經死了，而且還死得十分古怪。」

韋智唐道：「普士雖然不知道雅丁尼如何死亡，但他一早就已肯定，雅丁尼是給連勒所害的。」



魏一禾呆了好一會，才道：「普士也知道連勒對雅丁尼下了咒語？」

韋智唐道：「這一點，桃絲沒有說，但她却深信，普士也中了邪咒，是連勒的邪咒。」

魏一禾道：「普士想殺連勒，結果怎樣？」

韋智唐道：「當然是失敗了，他在連勒的面前開了六槍，却連對方一根汗毛也傷不了。」

魏一禾嘆道：「這樣說來，普士的槍法也未免是太差勁了。」

「不，」韋智唐道：「普士的槍法，比銀幕上的奇連伊士活還更準確，但在連勒的面前，却有一塊完全不反光，清澈透明得像是根本不存在的強化玻璃，不要說是子彈，就算是火箭炮也射不進去。」

魏一禾又是呆了一陣，道：「普士太魯莽了，像連勒那樣的大亨，家中防盜設施當然是十分堅固。」

韋智唐道：「普士並不是個盜賊，而是一個復仇者。」

魏一禾道：「復仇者比盜賊還更可怕，何況他的性命已將近走到盡頭，這次拚命而來，實在是抱着極大的決心。」

韋智唐道：「但連勒結果還是安然無恙，倒是普士，他中了邪咒。」

魏一禾怔，韋智唐立刻接着補充：「說他中了邪咒的人，並不是我，而是桃絲。」

魏一禾道：「桃絲又怎會知道丈夫中了連勒的邪咒？」

韋智唐道：「那當然是普士說的。」

你用最名貴的游水海鮮來餵貓。」

魏一禾道：「但你能跟貓相比？」

韋智唐又笑了兩下，才道：「桃絲是個很賢淑的婦人，普士有她這麼一個妻子，倒算是三生有幸。」

魏一禾道：「請講重要的事情說。」

韋智唐道：「普士行刺失敗後，就步行着回家，此後，他變得沉默異常，幾乎可以整天都不說話，但桃絲知道，連勒已在丈夫的身上施下了邪咒，那情況就像是當年的雅丁尼一樣。」

魏一禾道：「後來呢？」

韋智唐道：「桃絲來到我的偵探社，說出了這件事。」

魏一禾道：「這倒奇怪了，紐約市有數之不盡的私家偵探社，她為甚麼會來找你？」

韋智唐嘿一笑，道：「這就得說一聲拜你所賜了。」

魏一禾道：「胡說，我從來也沒有見過普士夫婦。」

韋智唐道：「但你曾經到過羅馬，跟一個叫班比的人談了大半天。」

魏一禾怔住！良久才說道：「那又怎樣？」

韋智唐道：「五年前，普士曾經悄悄回到羅馬，想打聽一下他弟弟雅丁尼的消息，結果却從班比那裏，知道了你這麼一個人。」

魏一禾道：「就算這樣，跟你也沒有半點相干。」

韋智唐冷冷一笑，道：「你臨走前，是不是給了班比一張卡片？」

魏一禾怔，道：「是又怎樣？」

韋智唐說道：「但那張真是你的卡片嗎？」

魏一禾道：「不是我的卡片，難道還會是你的卡片嗎？」說到這裏，忽然感到有點不對勁，但不對之處在哪裏，一時間却也想不出來。

只聽見韋智唐冷哼一聲，道：「當年，你給班比的卡片，現在已轉轉來到我的手中了，他媽的，當時你是不是喝了大量的酒？」

魏一禾呆了半晌，只好道：「班比喝得比我多。」

韋智唐道：「班比當然比你喝得多，他本來就是個無酒不歡的醉鬼，但你呢？現在我不知道，但在二十年前，我保證只要兩杯拔蘭地，就可以讓你醉得爬在地上想找狗奶喝！」

魏一禾吸了口氣，喃喃道：「當時，我的確有點醉意……難道……難道我把你的卡片送給了班比？」

韋智唐哼的一聲，道：「正是這樣，所以桃絲才會找上我的偵探社來。」

魏一禾訕訕一笑，道：「那是誤打誤撞，使你多做了了一樁生意，嘿，桃絲可有甚麼事情要委託你去幹？」

韋智唐嘿一笑，說道：「你以為她是甚麼人？是一個船王夫人？還是億萬富婆？」

魏一禾道：「這是甚麼意思？」

韋智唐道：「我是在說，普士夫婦本來就是並不怎麼有錢，近兩年來更是一窮二白，那裏有多餘的鈔票可以請得起我這

個私家偵探？」

魏一禾登時氣往上沖，罵道：「你甚麼時候變成這樣市儈的？」

韋智唐道：「你也在甚麼時候變成這樣野蠻的？我若只會見錢開眼，這樁事我早就置之不理，甚至跟桃絲談話也是大大的多餘！」

魏一禾這才怒氣稍平，沉默了片刻才道：「桃絲想怎樣？」

韋智唐道：「她想知道雅丁尼中了那邪咒之後所發生的事。」

魏一禾道：「你怎麼說？」

韋智唐道：「我甚麼也沒有說，因為我曾經答應過你絕對保守秘密的。」

魏一禾道：「算你識相，到後來又怎樣了？」

韋智唐道：「桃絲又失望，又哀傷地離開了偵探社，過不了幾天，紐約哈林區出現了一個怪人，他跑到黑人最多的一間酒吧裏大罵：黑人是豬獃，是奴隸，是蠢材。結果給七八個黑人打得遍體鱗傷，但他毫不示弱，居然還拔出了一柄手槍！」

魏一禾震駭地說道：「這人就是普士嗎？」

韋智唐道：「正是普士！」

魏一禾道：「他有沒有打傷或者打死那些黑人？」

韋智唐道：「沒有，因為他的槍根本就完全沒有子彈。」

魏一禾叫了起來：「他瘋了嗎？」

韋智唐道：「他不是瘋了，我不懂得回答，但那些黑人給他的舉動逼瘋了，却是千真萬確的。」

魏一禾道：「普士又怎知道？」

韋智唐道：「他連放六槍殺不了連勒，連勒的聲音接着在他耳畔響了起來。」

魏一禾道：「連勒說了些甚麼？」

韋智唐道：「他說了很多話，但普士連一句也聽不懂。」

「聽不懂？」魏一禾吸了一口氣，「那是甚麼意思？莫非連勒說的是蒙古語，或者是印第安人的土語，所以普士完全不懂？」

韋智唐道：「不，連勒說的只是英語，但他用的詞彙很古怪，而且聲調低沉而又充滿了神秘莫測的意味，所以普士聽了等於沒聽。」

魏一禾哼了一聲，道：「他準是給那一塊射不穿的玻璃嚇傻了。」

韋智唐道：「我也曾經這麼想過，但桃絲說，普士並不是那樣窩囊的人。」

魏一禾道：「女人當然幫着自己的丈夫講好話。」

韋智唐嘆了口氣，道：「難怪你三次婚姻統統失敗了，看來，你對女人的瞭解，實在還不如一個小學低年級的學生。」

魏一禾冷哼着，道：「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你也不見得強到甚麼地方去。」

韋智唐道：「這個我倒承認，說來說去，還是柯少良最成功，連珍露娜那樣的女人也給他弄得貼貼服服……」

魏一禾立時道：「電話費不便宜，廢話少說。」

韋智唐笑了笑，道：「不要故作吝嗇之狀了，你是個怎樣花錢的人，我很清楚，早在二十幾年前，我就曾經親眼看見

魏一禾道：「結果怎樣？」

韋智唐苦笑了一下，道：「這還用問嗎？自然是給憤怒的黑人圍毆，終於給活活打死了。」

魏一禾聽得渾身發抖，道：「是連勒的咒語，一定是連勒的咒語在作怪。」

韋智唐嘆息一聲，道：「是不是連勒的咒語在作怪，我暫時還不得而知，但普士的舉止實在怪異得令人難以置信，根據警方事後的調查，普士的身上，懷有二十四顆子彈，但槍膛裏却連一顆也沒有。」

魏一禾抽了口冷氣，道：「那證明了甚麼？」

韋智唐道：「那證明普士就算不是瘋了，當時腦筋也一定是混亂之極，有人懷疑他酗酒鬧禍，但警方後來證實，他連一滴酒也沒有沾唇。」

魏一禾咬着牙，道：「那一定是連勒的傑作，你為甚麼不向警方告發？」

韋智唐嘆了口氣，道：「但警方會相信咒語可以殺人這回事嗎？」

魏一禾呆住，答不上話來。

韋智唐又接着道：「別說是警方，就算是我，直到目前為止，也未能接受這一種無法用科學解釋的事情。」

魏一禾悶哼着，道：「不必標榜自己是個文明人了，在我面前，你還是那個輸了比賽就會大哭一場的韋小鬼！」

韋智唐嘻嘻一笑，道：「你弄錯了，我並不在你面前，我們是相隔着整個太平洋的。」

魏一禾沉聲道：「你還有甚麼重要的事向我報告？」

魏一禾道：「但你能跟貓相比？」

韋智唐又笑了兩下，才道：「桃絲是個很賢淑的婦人，普士有她這麼一個妻子，倒算是三生有幸。」

魏一禾道：「請講重要的事情說。」

韋智唐道：「普士行刺失敗後，就步行着回家，此後，他變得沉默異常，幾乎可以整天都不說話，但桃絲知道，連勒已在丈夫的身上施下了邪咒，那情況就像是當年的雅丁尼一樣。」

魏一禾道：「後來呢？」

### 連勒原來是個商業大亨

在魏一禾那間別緻的臥室裏，我喝了大半瓶上佳的紅酒。

那並不表示我貪喝，只是證明魏一禾講述這件事所用的時間十分長久而已。

洛雲喝得更多，但他酒量在我之上，再多喝一兩瓶也沒關係。

魏一禾的講述，相當詳盡，就算是最挑剔的人也難再作出苛求了。可是，我聽完之後，仍然是陷入無數疑團之中。

雅丁尼與戴狄斯斯的決鬥，似乎有點孩子氣的味道，但實際上，却比吸血殭屍的鬼故事還更可怕。

連勒的咒語，普士夫婦的遠逃，三個阿拉伯商人的出現，是令人莫測高深的。

普士在事隔二十年後，結果仍然難逃死於非命的噩運，而且還是死得那麼古怪，這就絕不尋常了。

是不是他做了一件錯事？所以非要離開羅馬不可？

那三個阿拉伯商人，又跟連勒是否有聯繫？

我想不通，所以只好問洛雲：「洛會長，你有什麼何高見？」我這一問，是誠懇的，絕無半點嘲諷或者是玩弄的成份。

洛雲呷了一口酒，才道：「連勒已到了本市。」

我一怔：「由他組成的業務考察團，目的地就是本市？」

洛雲道：「這裏是第一站，再過幾天，這個業務考察團就會前往東南亞其他的大城市。」

我道：「你有甚麼發現？」

洛雲道：「連勒一點也不像個巫師，我的意思是說，他看來並不如此兇殘。」

魏一禾道：「這算是甚麼？是不是想給這位董事長看相，然後更進一步為他批卦算命？」

洛雲道：「我認為，你對整件事情，有一個極錯誤的看法。」

魏一禾目光一閃，道：「是不是關於連勒的咒語？」

洛雲點點頭，道：「不錯，照你的看法，似乎已肯定了咒語的存在，也肯定它具有邪惡詭異的力量！」

魏一禾道：「就算我承認這一點，那又怎樣？」

洛雲道：「那麼，你應該找的人不是我，也不是龍乘風。」

魏一禾冷哼着說：「你認為我該去找誰？」

洛雲道：「你應該去找另一個法力更厲害的巫師，或者是道行更深的高僧、遊



方道士之類的人物，再不然，找個驅魔人試試也是好的。」

魏一禾陡地怒吼起來：「放屁！」

洛雲道：「我不錯是在放屁，但却是以你作為榜樣的。」

魏一禾瞪了他一眼，眼光忽然間變得有點古怪：「你對連勒這個人的多麼瞭解？」

洛雲道：「最少，在目前來說，我仍然無法相信他會是一個巫師。」

魏一禾道：「你從那一點可以肯定他不是？」

洛雲立時反擊：「你又從那一點可以肯定他必然是巫師？」

魏一禾張大了口，顯然想說：「戴狄斯和普士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但他這句話最後並沒有說出來，因為這種「證明」，實在並不怎麼確切有力。

所以，他只是張開了口，但卻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

我微微一笑，道：「兩位位的爭論，似乎沒有多大的意思，照我看，倒不如做一些更實際的行動，也許可以打破這一個啞謎。」

魏一禾望着我，道：「你有甚麼好主意？」

我道：「連勒這個業務考察團，將會展開甚麼活動？」

洛雲立時說道：「明天正午，他將出席一個商業電腦最新產品的展覽會，這個展覽會，是他轄下遠東附屬機構所舉辦的。」

我問道：「有沒有辦法可以接近連勒

呢？」

洛雲道：「這是一點也不困難的，但我們首先要有一套計劃，當接近連勒之後，我們應該要做的又是甚麼事？」

我聳聳肩，說道：「那倒要見機行事了。」

魏一禾道：「這樣也好，我也略懂占卜星相之術，且讓我看看這個大亨的相格如何，然後才作進一步的決定好了。」

洛雲哈哈一笑，道：「我也希望連勒真的是個巫師，那麼事情就更加刺激有趣了。」

我不等魏一禾發作，便已拉着洛雲道：「明天的事，讓明天才去操心罷，現在我們也該告辭了。」

洛雲笑道：「我才不擔心，大不了天塌下來當作被子蓋。」

魏一禾顯然心緒不寧，他仍然坐在一張可以旋轉的高檯上，手裏捧着一杯酒，嘴裏啣着半截香烟，彷彿已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二天中午，我們已來到一幢高級商業大廈的二十八樓。

那個展覽會，就是在這裏舉行的。這個展覽會雖然是公開的，但在頭一天最初的三個小時內，却只招待展覽會曾經發帖所邀請的嘉賓。

我們當然不是甚麼貴賓，但洛雲倒真有辦法，居然在短短半天的時間裏，就已聯絡上了一個大企業公司的總裁。

這位總裁姓費，名下產業多得不可勝數，連這一幢商業大廈，也有三分之一是

屬於他私人所擁有的。

在上層社會，人人都知道這位費總裁性情孤僻，不喜歡結交朋友，根據最能接近他的人表示，費總裁根本就不像是個商人，而是像一個脾氣怪僻的藝術家。

他喜歡古董、喜歡字畫、同時也欣賞西方的油畫、抽象畫、與各門各派稀奇古怪的藝術影響。

他又是攝影專家，作品曾經屢次獲得殊榮獎狀，可是，他却從來不喜歡在這一方面出鋒頭，所以他的攝影作品，經常都借用朋友的名字拿去發表。

他實在一點也不像個典型的大商家，可是，他却事事如意，一切都很成功。這是福氣。

一個有福氣的人，遠比有才氣的人更容易踏上成功之道。

可是，甚麼是成功？

若以金錢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費總裁當然是很成功了。

但他却對最親信的助手說：「我的錢太多，但朋友却太少，這就一點也不算是成功了。」

費總裁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朋友，例如我所認識的另一位攝影高手江輝江校長，和他就是好得可以今晚打架，明早却一齊去喝早茶的莫逆之交。（江輝此人極富傳奇色彩，在「智慧典」的故事裏已有詳細描述。）

其實，費總裁的朋友，絕不算少，但在他的心目中，真正可以當做朋友的人，却絕不會超過五個。

想不到，洛雲居然也是其中之一。

洛雲認識費總裁的地方，並不是在本市，而是在沙巴的京那峇魯山國家公園之內。

這個公園，其實只是一個還沒有開發的熱帶原始大森林。

這個原始大森林，是個弱肉強食的地方，但它對於考古學家也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因為在這裏有不少石器時代人類生活過的洞穴，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那一次，洛雲就是陪着幾個考古學家，冒着酷熱的天氣，來到京那峇魯山國家公園的。

但他對於考古這種枯燥的工作，實在怎麼說也提不起興趣來。所以，經過一番懇求之後，他終於獲得提前離隊，任由他自由活動。

當他可以脫離考古隊之際，簡直比別人絕處逢生脫離險境還要來得高興，他立刻帶着輕盈而又齊全的裝備，在這個原始的大森林裏進行自己的探險活動。

在接下去的兩小時，他險些跟幾隻黑猩猩打架，又和一條最少超過三百磅重的大蟒蛇對峙了十幾分鐘，若不是那條巨蟒早已吞掉了一頭不知名的動物，以致連蛇腹也比平時脹大了五六倍的話，他很可能已成為這條巨蟒的點心。

就算他真的葬身於蛇腹之中，那也怪不了任何人，誰叫他走路不走，偏偏揀些根本「不是路」的地方前進，但據他後來表示，如此這般才是真正的刺激和享受。

但在地球上，也不是只有他才會這樣子走路的。

最少，當他來到了一處沼澤地帶的時

候，就看見了一個同類的人。

這人捧着一具攝影機，爲了要爭取較佳的攝影角度，居然不惜俯伏下來，爲幾條醜陋的鱷魚拍照。

但他的熱情，並未使到那些鱷魚產生感激之情，牠們逐步向他移近，顯然不懷好意。

但這人彷彿已陷入渾然忘我之境，完全沒有想到危險已逼近眉睫。

直至洛雲大喝一聲，他才揚了揚眉，依依不捨地向後撤退。

他的視線，還是凝注着沼澤裏的鱷魚，就像是選美大會裏的評判員正在凝視着一羣絕色美女一樣。

就在這一天，洛雲認識了他，但却一直不知道，這個不知死活的攝影家，居然就是費氏企業集團的總裁費振邦。

洛雲只知道這個人的英文名字——查理。

直至半年後，洛雲接到一張附着信箋的請柬，才知道在京那峇魯山國家公園裏遇見的人，他的中國姓名是費振邦！

至於洛雲與費振邦認識之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奇事實在多得不可勝數，而且過程更是既曲折離奇，又饒富趣味性，但由於與本故事無關，這裏也不打算再加以描述了。

言歸正傳，就在展覽會開幕這一天的上午，洛雲撥了一個電話給費振邦，那時候，是上午九點三十五分。

費振邦有個習慣，就是每天上午九點三十分左右，必然會坐在書房練習書法三十分鐘。

而在他書房裏，有一具相當保密的電話，能夠知道這電話號碼的人，全世界不出五個。

洛雲居然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這具電話除非不响，否則費振邦一定會親自接聽的。

「喂，我就是老費。」

「在下洛雲，近日久未拜會兄台，特來請罪。」

「哈哈，老弟，又有甚麼古怪驚險的事情要拖我下水？」

「三缺一，搓麻將，如何？」

「你若真的要搓麻將，我當然樂以奉陪。」

「很抱歉，這句話是假的，我只喜歡跟大老千賭博，至於朋友，一塊錢也決不賭。」

「不必解釋，我瞭解你這個人甚至多於自己的鼻子。快說老實話，打這個電話給我，有甚麼目的？」

「今天中午，你是不是要參加一個展覽會？」

「你怎知道這件事？」

「要知道這點小事，簡直易如反掌，難道還要出動第一流的間諜才能查得出來嗎？」

「你若做間諜，肯定不會比零零七遜色。」

「你不去參觀展覽會？」

「今天中午，我約了大庭久島教授下棋，那個甚麼展覽會，我決定派伍總經理和彭主任去看看就算。」

「這個決定可以改一改嗎？」

「怎麼？你想去？」

「不錯，還有兩個朋友。」

「這個容易，叫彭主任留在公司裏，讓伍德柱帶你們去好了。」

「如此好極，祝你『棋』開得勝，把大庭久島殺個片甲不留！」

十二點十五分，從美國遠道而來的大亨連勒先生，在一羣衣飾煌然的男仕陪同下，微笑着來到展覽會場之內。

他個子相當高大，雙眼炯炯有神，但看來一點也不像個兇殘暴戾，或者是詭秘邪惡的人。

他的風度很好，配襯着修剪一流的筆挺西裝，使他顯得更加氣宇軒昂，完全是個成功大商家的典型。

我是用最客觀的角度去看連勒的，倘若他真的是個甚麼巫師，那就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但世事往往是很難預料的，真正的大壞蛋，他臉上可能會掛着世界上最慈祥的面具。

然而，內心真正慈祥的人，他的外貌却可能十分猙獰可怖，套用一句老生常談，真是「知人口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了。

至於魏一禾，自從連勒出現之後，他的臉就一直緊繃繃的，就像是遇上了殺父仇人一樣。

最輕鬆的還是洛會長，他的目光落在一個漂亮白衣女郎身上，遠遠多於留意着正在主持開幕儀式的連勒。

連洛雲也覺得漂亮的女郎，當然是萬

中無一的絕色美女。

這女郎我倒認識，她是一間船務公司的董事長，該公司轄下有三艘五萬噸級以上的大郵船，實力倒也不容小覷。

她姓蕭，芳名是明月，自從她父親蕭熾裕在前年病逝後，就一直掌管着公司的統治大權。

她現在還不過二十五歲，若不是父親病逝，她如今應該仍然在哈佛大學裏繼續攻讀。

而最令人觸目的一點，就是她仍然未婚，甚至連稍爲親密的男朋友也沒有。

這就難怪洛雲越看越出神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洛會長真的要向蕭小姐展開追求大攻勢，也絕不會因為她是船務公司的董事長。）

但有一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連勒突然伸手向蕭明月一指，道：「請這位漂亮的小姐過來。」

蕭明月顯然有點驚訝，不知道這位美國大亨當眾叫喚自己走過去的用意何在。

但她還是很有禮貌地微笑着，落落大方地迎了上前。

而也就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有一種奇特的感覺，覺得連勒好像忽然有點變了。但一時之間，我也說不出他有甚麼地方變了。

人，是會變的。

隨着時間的消逝，每一個人都會逐漸地改變，那是很自然的事。

但在我當時的感覺上，却覺得連勒是在短短時間裏，整個人產生了一種很怪異的變化。



這種變化很特別，從外貌上是看不見的，但不知如何，我却隱隱覺得，連勒一定有點不妥。就在這時，連勒突然緊緊地擁抱着蕭明月的纖腰，又用力在她的臉龐上吻了一下！

這是一個佈置豪華，開幕儀式相當隆重的高級商業器材展覽會，而這位來自美國的電腦業天皇鉅子連勒先生，更是展覽會中的焦點重心人物。

會場之中，全是工商界的知名人物（我們三人自然例外），在那樣的場合裏，每個人都儘量保持着最佳的禮貌和風度，決不會做出任何失儀的事情來。但連勒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擁吻蕭明月！

在那一瞬間，每個人都為之愕然不已，只有洛雲，他立刻作出了反應，以最快速的度躍前，同時喝喝：「你瘋了？快放開她！」

一時之間，在場的人都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連勒瘋了？還是這個疾衝而來，同時大呼大叫的年青人瘋了？若按照正常的情况，洛雲這種舉動是應該獲得旁人支持的，但那人就是連勒，情況就絕不一樣了。

縱使連勒的行為如何乖悖常理，但要別人在短短幾十秒之內把他當作是一個瘋子，或者是個色狼，仍然是絕不可能的。所以，當洛雲向連勒疾衝過去之際，最少已有三個保安人員同時攔截住他，其中一個還說：「休得無禮！」

洛雲怒道：「是誰無禮，難道你是個瞎子，居然直到現在還看不出來嗎？」

那保安人員還是固執地說：「連勒先生只不過是跟這位小姐開玩笑——」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下顎已給洛雲重重擊中，登時踉蹌向後跌倒。

這時候，我和魏一禾已雙雙搶前，其餘的保安人員都是大為緊張，會場瞬間陷入紛亂的狀態。

蕭明月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突然給一個高大的美國人擁吻，那種吃驚的程度，自然是難以言喻的。

初時她用力推開連勒，但連勒立刻又撲了過來，居然用熊抱的姿勢兜攬着她。最令人吃驚的，是連勒忽然說了一句：「我現在就要抱妳到洗手間造愛。」

這句話一出口，最少有幾個高貴女士發出了可怕的尖叫聲，其中有一個還好像真的昏了過去。

像連勒那樣的大富豪，身邊當然有保鏢，但等到他公然說出這句話說話之際，這些保鏢也不禁驚得呆住了。

其中一個棕色頭髮，看來比較老練一點的保鏢立刻在連勒耳邊低語幾句，顯然是在勸誡他，不要繼續再鬧下去。

但縱使連勒馬上收斂下來，甚至當眾向蕭明月道歉，事情也很可怕，簡直是一發不可收拾了。

他現時的舉動，就像是在莊嚴肅穆的婚禮上裸跑，再加上那句粗鄙下流的說話，更使人無法可以容忍及加以原諒。

在那保鏢眼中看來，事情已經糟得不能再糟了，可是，接着所發生的變故，更是令人瞠目結舌，萬萬意想不到。

只見連勒突然從口袋掏出一疊厚厚的鈔票，然後用力一揮，大聲道：「我有逾億美鈔，又有誰能阻擋我的去路？」

他這種瘋狂的舉動，已充份表現出他的神智已陷入極不正常的狀態中。

那保鏢更吃驚了，但他並不是個沒有決斷能力的人，到了此際，他已明白自己應該採取怎樣的措施。

在利那間，他腦海裏升起的念頭是：「連勒先生已喪失了理性，必須先把他制服，帶他離開這裏！」

這保鏢叫舒密南度，是巴西移民到美國定居的。他一直以為自己很瞭解連勒。他跟隨着連勒已十五年，最少有五次把連勒從死亡邊緣救過來的紀錄。

在紐約，暗殺事件幾乎無日無之，像連勒那樣的人，曾經屢遇殺手狙擊，那也不是甚麼稀奇的事。

舒密南度對連勒是忠心耿耿的，有一次，他甚至不惜飛身擋住一柄本來飛向連勒的利斧。

那一次，舒密南度胸中利斧，但結果居然還能活着，實在是一項奇蹟。

但那一斧他沒有白挨，當他傷癒出院之日，連勒親手遞給他一張支票，銀碼的數目是美金三百萬。

三百萬美金，已足以使舒密南度一輩子過着極優裕的生活，而且連勒還准許他退休，以後再也不必担任這種危險的工作。

但舒密南度沒有退休，仍然誓死追隨在連勒左右，就像是一頭忠心的獵犬，永遠不會離開他的主人。

可是，舒密南度最後所得到的報酬，只夠他買一輛二手車，和付一筆房租。

馬警司搖搖頭，道：「不，現在怎能說沒事？這個美國大亨是不是吞掉了八十顆迷幻藥？」

洛雲道：「他剛才還是槍法如神，又怎會和迷幻藥扯上關係？」

這時候，已有十幾個警員拔出了警槍包圍着連勒，但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因為連勒的手槍，仍然緊貼在蕭明月的太陽穴上。

馬警司也已拔槍在手，同時用擴音器籲請連勒放下武器投降。

但連勒充耳不聞，臉上的神情更加顯得怪異之極。

他一時想笑，一時又好像想哭，結果既不笑也沒哭，但却又不像是啼笑皆非的樣子。

在這一瞬間，我心裏突然升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

我居然覺得連勒有點可憐。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直覺，我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任何人都只會覺得他十分可怖，這「可怖」二字，是萬萬用不到他身上的。

而事實上，看來最可憐的人，就只有那個保鏢，其次還有蕭大小姐。

馬警司的口才，絕對不差，這時候，他不斷鼓其如簧之舌，想游說連勒投降。

但最後，連勒還是開了槍，而且一槍就已轟中了太陽穴。

蕭明月立刻就兩眼一翻，然後身子緩緩地倒了下去。

所有人在這一瞬間呆住了，連我和魏一禾也不例外。

竟然是一顆使他眉心爆裂的子彈！

槍聲並不响亮，只是「伏」的一聲，接着舒密南度就瞪大了眼睛，眉心中央部份同時湧出了一股血漿。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槍，它絕不像當年那一柄飛斧，還有機會可以讓舒密南度進入醫院接受搶救的手術。

這一下變故極其駭人，會場立刻由小混亂變成了大混亂。

誰也想不到連勒竟然會掏出一柄配有滅聲裝置的手槍，而且不由分說地就向自己的保鏢作出近距離射擊！

舒密南度一倒下，那些女士的尖叫聲更是驚人，胆子較小的男士，也紛紛奪門而出，霎時之間，秩序混亂得難以形容，彷彿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

只有我們這三個本來不應該出現在展覽會的人，最接近連勒。

因為連勒那些保鏢和保安人員，都已不由自主地向後倒退開去。

倘若只是一個連勒，就算他手裏握着的是一柄手提輕機槍，也一定攔阻不住洛雲，但這時候，蕭明月仍然在他手中，而且在槍殺了舒密南度之後，槍管也緊貼蕭明月的太陽穴上。

一個瘋子，本來已經很可怕了，再加上一柄性能優良的手槍，那就更是危險之極。更何況在槍管之下，還有一個無辜而又漂亮動人的女郎？

我一看見這情形，立刻就警告洛雲：「投鼠忌器，不要輕舉妄動。」

只聽見連勒大聲說道：「你們都是瘋子，沒有一個是好人！」

我不禁為之啼笑皆非，但却也不敢在這時候跟他頂撞，只好順着他的口氣說：「不錯，我們都是瘋子，而且瘋得很嚴重，非要你來拯救不可。」

連勒嘿嘿冷笑：「你們這些低等生物，智力和螞蟻又有甚麼分別？就算拯救成功，你們最後還是要自相殘殺，直至一個不剩為止的。」

我微微一笑，用很溫和的聲音說：「人類自相殘殺幾千萬年，但如今面臨着的威脅，却是人口大量膨脹，甚至達到了爆炸性的程度。」我說的雖然是事實，但就連我自己也覺得有着「怪論」的味兒。

但無論我說的是事實也好，是怪論也好，我的目的只是，儘量拖延時間！一來等候警方人員的來臨，二來希望可以藉着談話，來穩定連勒激動的情緒，（但不知如何，我又覺得連勒的情緒，並非真的很激動，反而覺得他全身透着一股深沉而又詭秘的氣息。）

只聽見連勒「咕咕」地怪叫了一聲，道：「人類越殺越多，只因爲真正毀滅的一戰還沒有發生，但等到這一戰爆發之後，就算全球人口增長到一千億，結果也會變成一個零字！」

我苦笑了一下，道：「担心核戰爆發的人，全球最少有二十億。」

連勒哼了一聲，道：「核戰算得了甚麼？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怔了一怔，但隨即淡淡道：「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強大得多。」



我故作吃驚之狀：「你……你不是吃醋罷？」

魏一禾氣得要跳起來，差點沒有向我臉上揮拳：「放屁，你把我當作甚麼人，居然會吃男人的醋？」

我哈哈一笑：「你輕鬆一點好不好？做人別太認真了。」

魏一禾又哼了一聲，道：「我以為自己可算是一個隨便得可憎的人，但比起你們兩個，却還是強勝千百倍以上。」

我道：「不要再談哲學，連勒已上了天堂，我們又該怎麼辦？」

突然洛雲的聲音在我們中間响起：「巫師還是有的，但却不是連勒！」

魏一禾陡地呆住。

他瞪着洛雲的臉，道：「你的蕭董事長怎麼不見了？」

洛雲嘆道：「警方要她協助調查，將來還要她做證人，協助法庭研究這一樁血案。」

魏一禾盯着他道：「你現在有甚麼打算？」

洛雲道：「我要去吸食海洛英。」

魏一禾一呆：「那是甚麼意思？」

洛雲苦着脸，道：「我毒癮發作了，再不去補充補充，等一會兒就會涕淚齊飛，好像羊癲瘋發作一樣。」

他說得真的一般，但看來看去，也不像個真正的癮君子。

魏一禾哼一聲，道：「神經兮兮的，不知所云。」

洛雲也不再理睬他，轉眼間已走得不知去向。

我聳聳肩微笑，對魏一禾道：「你不必擔心！」

魏一禾瞪着我，半晌才道：「你認為我擔心甚麼？」

我道：「我的意思是說，就算海洛英的價錢再貴，洛雲也一定應付得來。」

魏一禾給我氣得牙癢癢的，但接着却又立刻嘆了口氣，道：「連勒有這樣的下場，真是始料不及。」

我道：「他這個下場雖然悲慘一點，但却也死得十分爽快。」

魏一禾問道：「他是不是真的神經發作？」

我說道：「在一般人眼中看來，這是唯一的解釋，但是你認為這樣解釋合理的嗎？」

魏一禾道：「却也沒有甚麼不合理之處。」

我搖搖頭，道：「不，事情很蹊蹺，難道你沒注意到，連勒本來一直都是很正常的嗎？」

魏一禾道：「不錯，但他忽然就幹出了這件驚人事情來。」

我道：「可是，他在進入展覽會場之後，根本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刺激，這種突如其來的瘋癲行為，未免是太突兀，太不可信了。」

魏一禾蹙着眉，道：「假設他不是神經病，他這樣做又是爲了甚麼？」

我道：「這可能有兩個原因。」

魏一禾又問道：「第一個可能是怎樣的？」

我道：「第一個可能，是蕭小姐太動了自我毀滅的行動，這一點已經是一條線索。」

魏一禾道：「但這條線索好像是隱形的，我們應該怎樣去抓住它？」

我拍了拍額角，嘆道：「真是我的媽！頭疼！頭疼！」我本來早已決定要休息一百六十八小時，來鬆弛一下身上所有神經的，但現在，嘿……

魏一禾一怔，道：「你不想在這件事上再花腦筋了！」

我搖搖頭，道：「現在想退出已經太遲了，希望這個謎不要悶足龍乘風二十年才好！」

魏一禾哈哈一笑，拍拍我的肩膀道：「這才像話嘛，爲了要答謝閣下的幫忙，今天我請你吃鐵板燒另外加壽司，你反對不反對？」

人了，使他情不自禁地擁吻她。」

魏一禾冷冷道：「在這種場合當衆擁吻？何況他還沒有得到女方的同意。」

我道：「所以，這個可能根本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像他那種地位，那種年紀的美國名流，又有甚麼美女沒見過？」

魏一禾又問道：「第二個可能又是怎樣呢？」

我道：「他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所以最後還是一槍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魏一禾怔了怔，接着點頭不迭：「不錯，他做了這許多不必要的動作，又開槍殺了自己的保鏢，但最大的目的，仍然是在尋死。」

我嘆了口氣，道：「但他爲甚麼要自殺？」

魏一禾呆了呆，才道：「豪富也有豪富的煩惱，這世上絕不是只有窮人才會自萌短見的。」

我道：「就算他要死，何以在臨死前還要給人留下這種鄙劣的印象？」

魏一禾呆立着，過了半晌才道：「你有甚麼見解？」

我深深地吸一口氣，道：「你還記得戴狄斯和雅丁尼在塞爾澤島的情況嗎？」

魏一禾面上現出了一副沉思的樣子，良久才道：「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兩個人，那一天，他倆在島上拚命不顧一切地要殺死對方！」

我默然片刻，道：「但據我估計，他們拚命，其實只是要毀滅自己。」

魏一禾用手撫着臉，道：「我也曾經這麼想過，這兩人簡直是存心跑到塞爾澤島去送命的。」

島去送命的。」

我道：「塞爾澤島是個偏僻之極的小島，尤其是在那個時候，島上根本就完全沒有人跡，但他們却早已在遊艇上暗藏炸藥，顯然再也沒有活着離開的打算。」

魏一禾捂着鼻子，道：「他們爲甚麼要做這種傻事？唉！這問題已在我腦海中縈繞了二十年，但到現在還是完全沒有結果。」

我說道：「若照最簡單的推想，就是他們都有神經病，都是腦筋一場糊塗的瘋子。」

魏一禾說道：「但這兩個瘋子的相遇，却是一點也不偶然，他們都是經過一段極遙遠的海上航程，然後才能到達塞爾澤島的。」

我說道：「所以，你就認爲他們早已約好了時間和地點來進行這一場可怕的決戰？」

魏一禾苦笑了一下，道：「除了這樣，又還能有甚麼解釋？」

我道：「但這種解釋，仍然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我不懂得應該如何形容，也想不到任何可以推翻這種解釋的理論，但我幾乎敢肯定，事情是另有蹊蹺的。」

魏一禾望住我，一字一字地說：「例如咒語？」

我道：「咒語這種字眼雖然一點也不科學，但在我的直覺上，它彷彿也不見得是完全無稽的。」

魏一禾苦笑道：「你這種說法，未免太模稜兩可了。」

我道：「這並不是我滑頭，而是事情我在好幾個鐘頭之前，已經跟魏一禾分手了，他請我吃了一頓很豐富的鐵板燒，但我沒有多謝他，臨走前還搶白了他幾句。」

當時魏一禾又在生氣了，但我素知他的爲人，知道不必五分鐘，他的怒氣就會消失得乾乾淨淨。

不知道爲甚麼，我有許多朋友都是這樣子的，例如江輝，洛雲是這般德性。

也許，由於我也是這種脾氣的人，所以物以類聚，連結識的朋友也是差不多性格的人物。

當魏一禾離開去之後，我忽然想喝點酒，於是就來到這間「小醉吧」。

我知道，在那樣的環境下，我是一定不會喝醉的。

我有這份自信，是因爲我的情緒並不好。在電視、電影以及許多小說的情節中，劇中人往往會因爲失意而酗酒。

例如某某失戀了，酗酒可也。又例如某某的生意失敗了，也酗酒一番。

再例如某某人身負血海深仇，但却本領低微，報仇無望，也照例大杯大碗，甚至是一罐又一罐的酒灌進肚子裏，彷彿任何人只要心情欠佳，就一定要借酒澆愁似的。

但事實真的這樣嗎？

只怕未必，未必之又未必。

最少，洛雲不是這樣，魏一禾不是這樣，我更加不會獨個兒喝悶酒，弄得自己苦上加苦，愁上加愁。



洛雲飛奔上前喝道：「你瘋了嗎？快放開她！」



這時候，我來到小醉吧，只是想靜靜地休息一會，再把這件古怪的事情好好整理一下。

但坐了很久，我還是一無所獲，看來，我的腦筋並不如想像中那麼聰明。

在小醉吧裏，我只喝了一點點酒，但花生却吃了最少半磅。

當我離開了小醉吧的時候，外面又在下雨了。

雨點不大不小，一個戴着雨帽，披著雨衣的男人，從我身邊左搖右擺地走了過去。

我同時嗅到一陣濃烈的酒氣。

這酒氣，並不是我身上發出來的，剛才我只喝了很少，而且還不是烈酒。

但這陣酒氣卻很濃，而且從剛才那人搖擺不定的腳步看來，我肯定是他喝得太多了。

我暗暗嘆了口氣，心想：「這附近酒廊林立，每晚不知泡醉了多少酒鬼。」

但忽然間，我腦海想起了一個人。

那人很面熟，我是曾經見過的，但他是誰，我一時間却又想不起來。

我忍不住回頭望過去，但那人已漸漸走遠，而且他一直背對着我，我實在無法單憑背影而記得他到底是誰。

我聳了聳肩，雖然腦海中不斷思索，但還是無法再浮起有關於這個人的印象。

「唉，算了罷，反正我也不想跟任何人打招呼。」我這樣想，而且已決定不再理會他。

但就在我打算不再想及那人到底是誰的時候，那人忽然沒頭沒腦地撞在一個洋

人的胸膛上。

洋人很兇，立刻用粗話罵那人，又堅持要那人向他道歉。

那人似乎沒有理睬他，又一搖三擺地向前走了出去。

洋人大是憤怒，居然一掌就向那人的臉上打過去。

那人登時挨了一掌，直到此刻，我才又再看見他的臉。

也就在這剎那間，我想起這人是誰來了。

這人叫謝卡，我第一次遇見他的地方，也在街道上，而且當時老天也在下雨。

還有一點也相同的，就是我兩次遇上他，他都碰了人。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上次碰跌了一個潑辣婦人，而這一次碰着的却是一個身材比他魁梧幾達兩倍的西洋漢。

我知道，上次是意外，今次也同樣是意外。

但這一次意外，謝卡要負的責任比較大，因為他顯然是喝醉了酒。

可是，令我大為反感的，却是那個洋人，謝卡只不過碰了他一下，他就聲勢汹汹的用粗話罵人，而且還在謝卡臉上打了一拳！

這還算是甚麼世界？

我生氣了，一股無名火直冲三千丈，立刻用盡氣力，向那洋人狂衝了過去。

那洋人見我直衝過來，立時大吼一聲，喝道：「你是幹甚麼的？」

我怪叫一聲，怒道：「我是來幹你媽的！」

那洋人還沒弄清楚我這句話的意思，臉上也已同樣給我一拳打中。

我這一拳的力道，倒也非同小可，那洋人雖然人高體壯，還是禁受不起。

我向他做了一個挑釁的手勢，冷笑道：「蠢牛，你見過中國功夫沒有？」

那洋人咆哮一聲，向我撲了過來，他這一撲聲勢驚人，若是給他擊中，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但我一看他這下撲擊之勢，便已心中有數，知道他下盤虛浮，絕不穩健。

我既看出了他的弱點，也就不再客氣，立時屈下身子，用力一脚蹬在他左膝之上。

這一蹬去勢甚快，但其實却只是虛晃一招，那洋人怎看得透，居然還可笑地想伸手去抄我的腿。

他氣力很大，那是無可置疑的，但他出手不快，在我眼中看來，他的動作簡直就像是電影裏的慢鏡頭一樣。

結果，他當然抄不着我的腿，因為我的腿早已縮回，而右拳却發揮出了中國短打功夫的威力，在一霎間已連續在他小腹上打了八九拳。

據我記憶所及，我已很久沒有用過這麼重的拳力來對付任何人了，但這時候，一來心中氣忿，二來這洋人神高神大，不加點拳勁只怕很難可以讓他知道中國功夫的厲害。

我絕不是說，我的拳腳功夫十分了得，須知中國武術源流久遠，而牽涉及的範疇更是遍及東西異域，大江南北，若在真正高手眼中看來，我的本領根本就不值方

若在平時，我很可能會把這種醉得連家都不知在甚麼地方的醉漢，送上警察局，讓警方來加以處理。

但這一次，我却大破怪囊，把他送到附近一間高級的酒店裏去。

但高級酒店的房間，並不一定會是自己所欣賞的。

當我把謝卡送進房內的時候，我就對這房子的印象十分惡劣，它無疑佈置得十分華麗，但却一點也不清雅，只令人感染到一種說不出的俗氣。

這房子的設計，看來是屬於「暴發戶型」的，就算它花了再多的裝飾費用，也絕不會使人欣賞。

不，正確一點說，應該是不會使我這種人欣賞才對。

我是那一種人？

哈哈，天曉得！

× × ×

本來，我是想陪著謝卡，等到他清醒過來之後，才再詳細把事情問個明白的。

但當我扶著謝卡進入房子的時候，却发现侍者用一種神秘而又曖昧的目光望著我。

我給了他一些賞錢，希望他早點離開，不要再這樣盯著我。

果然，這侍者接過賞錢之後，馬上就連聲多謝，然後退了出去。

但他臨走之前，還是再看了我一眼。

他這一看的目光，不但神秘曖昧，簡直就是淫邪之極。

在那一霎間，我終於明白了。

當我明白了那是甚麼緣故的時候，那

家一晒。

那以目前來說，我的養氣功夫就已一點也不到家，最少，我並不是在冷靜之中出手，而是帶著衝動的無名怒火揍人。

當然，我那樣說來是太高深莫測了，像我這種人，若真要把養氣的功夫修煉得到家，只怕最少還得再等五十年。

但等到五十年之後，我還能打敗一個最少有二百磅重的洋人嗎？

想到這裏，不禁又是一陣失笑，又是一陣嘆息。

× × ×

洋人已蜷曲著身子，躺在濕滑的街道上，經過這一次教訓之後，我相信他再也不敢輕視中國人的拳頭。

但我一直認為，中國人的腦袋，比拳頭還更優秀得多。

並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對付這種野蠻洋人的。

也幸好並不是每一個洋人都這麼野蠻，今天，只能算是謝卡特別倒霉而已。

我把謝卡拉上一輛計程車，謝卡叫司機把車子駛往另一條街道。

謝卡真的醉了，他剛才所挨的一拳，並未能使他清醒過來。

當計程車停下來時候，雨點下得更急猛。

謝卡才鑽出車廂，就已彎下了腰，嘔吐得不亦樂乎。

我付了車資，等他不再嘔吐之後，才說：「你住在那一幢樓宇？」

謝卡道：「我住在實驗室裏。」

我一怔，忙又道：「這附近有實驗室嗎？」

侍者已退出房門之外，又把房門關閉著。

我忍不住發出了一下如同呻吟的聲音，心想：「這次真是乖乖的貓貓，那混蛋顯然把我當作是同性戀的傢伙了！」

一想到這裏，不禁為之頭皮發炸，再也不敢逗留下去。

我匆匆留下一張字條，並且寫下我住所的電話號碼，然後就急忙離開了酒店。

× × ×

洛雲也許是個很風流的人，而且看來對任何事情都並不怎麼認真。

但這種人却偏偏也是世間上最有幹勁的。

當他離開了展覽會後，我還跟魏一禾七長八短地談論不休。

在這時候，洛雲去幹了些甚麼事情？

× × ×

下午兩點五十八分，費振邦與大庭久島的第一盤圍棋已到中局。

大庭久島是東京大學的醫學教授，但已在半年前退休。

費振邦認識他的地方，既不在東京，也不在本市，而是在金沙薩一間旅店的餐廳內。

金沙薩是扎伊爾首都，位於剛果河下游，那是黑人的天下。

但就在十年前的一個夏天，費振邦在這裏遇見了大庭久島。

那時候，大庭久島已在餐廳裏擺開了棋盤，自己一個人下著黑白子。

費振邦也經常自己跟自己下棋，但總覺得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

其實，寂寞並不可笑，而是可悲。

的。」

我道：「我雖然並不是個私家偵探，但却有不少能幹的朋友。」

謝卡道：「再能幹的人，在他眼中看來，也只不過是走肉行屍而已。」

嗎？」

謝卡道：「這附近沒有。」

我皺了皺眉：「你住的實驗室在甚麼地方？我要送你回去。」

謝卡搖搖頭，臉上忽然現出了既驚惶又哀痛的神情：「不！我不要再回去，那樣太不公平，因為……因為……」

我吸了口氣，道：「因為甚麼？」

謝卡沒有作用地揮著手，過了半會才道：「因為我還年輕，我現在只不過二十六歲！」

我不禁凝視著他，如果他說的不是醉話，那麼他的實際年齡，倒比想像中還要年輕了一點點。

我嘆了口氣，道：「我看得出，你還很年輕，但我也看得出，你現在已經很疲累了。」

謝卡哈哈一笑：「疲累了又怎樣？」

我道：「當然是應該早點休息。」

謝卡搖頭道：「不休息，不休息，若不把他找出來，我永遠也不休息！」

我苦笑了一下，心想：「是夜也，龍乘風在大雨中接著一個燙手山芋了。」

但我心裏卻並不是真的後悔，不知如何，我對謝卡的印象，實在是好得出奇。

所以，我順著他的說話，問道：「你想找誰？看看我是否可以幫你這個忙？」

謝卡又搖搖頭，道：「你是找不着他的。」

我道：「我雖然並不是個私家偵探，但却有不少能幹的朋友。」

謝卡道：「再能幹的人，在他眼中看來，也只不過是走肉行屍而已。」



上帝創造亞當之後，又再創造夏娃，就是不想亞當活得太寂寞。

費振邦看了一會，忽然拈起了一枚白子，放在棋盤之上。

大庭久島的眉頭立刻皺住了，這一次，他想了足足十分鐘之久，才爲黑子下了一着。

但費振邦立刻又下了另一着白子。

這一着，更是有如天馬行空，神來妙筆，簡直令大庭久島無法再爲黑子挽回頹勢。

就只是兩下妙着，大庭久島立刻對費振邦另眼相看，但費振邦却說：「我若選擇黑子，那就一定贏不了你。」

× × × × ×

十年來，費振邦不時隻身前往東京，探訪大庭久島，但大庭久島到費家作客，這却還是第一次。

他倆下棋的時候，照例是謝絕任何人探訪的。

但就在下午兩點五十八分的時候，居然有一個臉腫鼻青，衣衫凌亂的人闖了進來。

大庭久島居然好像完全沒有看見這個人，一對半開半闔的眼睛只是注視着棋盤上。

費振邦却不免還是吃了一驚，他瞪視了那個人一眼，才失聲道：「我的天，怎麼會是你？發生了甚麼事？」

那人氣呼呼的說：「你是不是有一個姓洛的朋友？」

費振邦點點頭，道：「不錯，他叫洛雲，莫不是你認識他？」

那人怒氣沖沖的說：「像他這種混蛋，我怎會認識？」

費振邦眉頭一皺，道：「是他把你傷成這副模樣的？」

那人喘息了一會，才道：「你說對了，就是你這個好朋友幹的！」

費振邦嘆了口氣，道：「看來，你們之間一定有了誤會。」

那人「呸」一聲，怒道：「誤會個屁，他簡直是個瘋子！是個狂人！」

「狂人！」費振邦淡淡一笑，點點頭：「你說的不錯，洛雲是驚奇俱樂部的前人兼會長，他有七八個綽號，其中一個的確就叫『狂人』。」

「這狂人比瘋狗還更混帳，早就應該拿去人道毀滅！」

費振邦道：「但我却看不出，你全身上下無數億細胞之中，有那一顆是具有半點人性的。」

那人咬着牙，怒氣沖沖的說：「不要再多廢話，我要見金槍手！」

費振邦臉色陡地一變，道：「你要幹甚麼？」

那人道：「我知道，我是打不過那混蛋狂人的，但我有錢，我可以僱用十個像金槍手那樣的職業殺手去幹掉他。」

費振邦修地怒喝起來：「振凡，你瘋了？洛雲並不是不講道理的人，他爲甚麼要這樣對付你，你現在需要說得清清楚楚！」

那人沒有回答，他只是用力地踩了踩腳，然後掉頭就走了。

直到這時候，大庭久島才長長的嘆了

口氣，道：「真是不幸，你弟弟果然惹上了麻煩。」

費振邦默然半晌，忽然喃喃道：「今晚你所說的，都是真話？」

大庭久島臉色一沉，費振邦立時道歉，說：「很對不起，我絕不是懷疑教授信口雌黃，無中生有，只是……唉，天下間怎麼竟然會有這一種事？這真是太不可思議，太可怕了……」

大庭久島面色沉重，說道：「令弟是個很出色的腦科醫生，但他本身正是個邪者。」

「邪者？那是甚麼意思？」

「令弟心術不正，而且野心勃勃，他實在不像醫生，却像個軍事家，甚至是個玩弄政權的人。」

「令弟有甚麼野心？」

「組織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惡勢力。」

「你是說黑社會？」

「那也差不多了。」

費振邦沉默下來，接着在棋盤上放下了一枚棋子。

× × × × ×

下午三點四十五分，費振凡帶着一隻長型的皮袋，來到了近郊一座花園房子門外。

他按响了門鈴，五分鐘後就進入了這幢房子之內。

客廳坐着一個人，這人一直坐在柔軟的沙發上，手裏抱着一隻黑色的波斯貓。

這人大概四十左右年紀，雖然身材瘦削，但却一臉精悍之色。

費振凡打量着他，他也同樣打量着費

振凡。

過了半分鐘，坐在沙發上的人終於首先開口：「錢帶來了沒有？」

費振凡把皮袋晃了晃，道：「都在這裏，一塊錢也不短少。」

那人立刻把懷裏的波斯貓趕走，從費振凡的手裏接過皮袋。

皮袋很沉重，裏面應該放着十萬元美鈔，而且還應該一塊錢也不短少。

金槍手殺人，是有一「公價」的。

不論你要他殺的是甚麼人，只要他答應了，價錢就一定是美金十萬，不論刺殺的對象是國家元首，黑幫鉅頭，或者只是街邊的一個乞丐，代價統統都是一樣，絕無稍貴或者是稍爲便宜的例子。

在這一方面來說，金槍手對人類性命的價值，倒是處理得十分公平的。

現在，又有一個人的性命，將會在十萬美鈔面前消失了。

金槍手面上露出了充滿自信的微笑，同時緩緩地把皮袋打開。

他的臉色忽然變了，在剎那間變得比紙還白。

而他這一輩子所見最後的一件物事，也就正是皮袋裏的東西。

那並不是十萬美元，而是一枚威力強大的炸彈！

× × × × ×

金槍手的反應，已不算慢。

不但不算慢，簡直就是快得令人吃驚了。

但更吃驚的却還是他自己，當他看見皮袋裏裝着一枚炸彈之後，整個人立刻跳

起，同時用力把皮袋向後拋。

但皮袋剛脫手，還沒有遠遠給拋出去，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已響了起來。

結果很簡單，金槍手死了，費振凡也死了，而且兩人都同樣死得莫名其妙！

在那一段時間，我正在跟魏一禾談論着連勒的事，根本沒想到，另一件駭人的爆炸血案又已發生了。

但即使我們當時知道這一件事，也決計不會想像得到，這樁血案居然跟連勒之死大有關連。至於事情真相怎樣，下文接着自有詳細交待。

× × × × ×

當我知道費振凡在一宗神秘爆炸案中身亡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早上八點零五分的事情。

那時候，我剛洗過臉，正在漱口刷牙，忽然聽見電視廣播新聞報導員，正在講述這一件離奇的爆炸命案。

當時，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命案，應該是連勒之死，其後，接着一則新聞，就是有關連勒神經病突發，結果釀成了兩人喪命的報導。

但根據電視的報導，警方似乎並沒有更新的發現。

我有點失望地把電視機關上，就在這時候，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我抓起聽筒，叫了一聲：「喂！」

但過了一會，我還是聽不見任何的聲音。

我有點不耐煩，又再叫了一聲：「喂，你找誰？」

我又等了好一會，才聽見一個人囁囁

着說：「你是……是龍先生嗎？」

我怔了一怔，突然嗓子啞亮了最少一倍：「你是謝卡？」

聽筒的聲音道：「我就是謝卡，你現在有沒有空？」

我忙道：「有空！有空！有空之至！你在哪裏？」

謝卡又沉默了足足半分鐘之久，才用一種乾澀的聲音說：「我在一條很僻靜的街道上，我……我……我……」

「你想說甚麼？」我有點沉不住氣，「你到底怎麼了？」

謝卡道：「我沒有頭髮了。」

我不禁呆住了。

「我沒有頭髮了。」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我還沒有開口，他的聲音又已接着說：「連勒死了，小費也死了，我的頭髮也不見了。」說到這裏，他的聲音難過得似乎想要哭了起來。

我雖然沒有看見他的臉，但却也可以想像得到，他的情緒實在很不穩定。

他提起了「小費」，我忍不住立刻就問：「你說的小費，是不是費振邦的弟弟費振凡？」

謝卡的聲音更瀟瑟，他說：「不錯，就是他，在這裏，我只信任兩個人，那是小費和一個日本老教授……可是……可是小費終於還是死了……」

我吸了一口氣，道：「費振凡之死，難道跟連勒也有關連嗎？」

謝卡沙啞着聲音說：「你現在不要再問了，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

我現在很想見一見你，可以嗎？」

我連忙說道：「當然可以，你現在哪裏？」

謝卡說：「我現在還在街道上，但我馬上就要回實驗室去了。」

我眉頭一皺，道：「你的實驗室在甚麼地方？我馬上趕來。」

謝卡立刻說出了一個地址，我一聽之下，又不禁怔住。

那是住在遠郊一座山谷下的別墅。那座別墅有多大，模樣是怎樣的，我不知道。

但我却知道，在這別墅四週，幾乎全是墳墓。

謝卡所說的那個地方，居然是在墳場附近的。

但不管那是個甚麼所在，我已決定前往看個究竟。

在掛斷電話之後，我用最快的速度，穿上了最輕快的服裝和一雙簇新的跑步鞋，不到五分鐘，我已駕駛着車子在公路上疾馳如飛。

但很不幸，遇上了都市十大毛病之一——塞車。（至於其餘九大毛病，各位可以自行想像。）

等到我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已經超過九點了。

在途中，我不斷思索着下列的幾個問題。

第一：謝卡是甚麼人？

第二：他是不是真的早已知道連勒會「發神經」？

第三：謝卡似乎和費振凡很熟絡，他

們之間又有甚麼關係？

第四：謝卡最信任的人，除了費振凡，還有一個甚麼「日本老教授」，他又是何方神聖？

第五：謝卡爲甚麼會喝得酩酊大醉？是「偶一不慎」？還是「心情欠佳」，所以就像電影裏的劇中人一般，醉得一塌糊塗？

第六：謝卡的家在甚麼地方？難道他真的沒有家，只是住在一間「實驗室」裏嗎？

第七：他爲甚麼昨晚說不想回「實驗室」，但今天一早却又嚷着要回去？

第八：他說：「我的頭髮也不見了。」那是甚麼意思？是不是他忽然看破紅塵，索性準備出家做和尚？

我越想越亂，險些把車子駛進公路旁邊的稻田上。

我立刻提高了警惕，再也不去胡思亂想，只是全神貫注地駕駛着車子。

九點十二分，我終於來到了目的地。我按照着門牌地址，來到了一幢看來已很古老的大洋房門外。

只見大洋房四週到處野草叢生，似乎十分荒涼。

正當我準備按動門鈴的時候，大門的鐵柵已打了開來。

打開鐵柵的是個年逾六旬，頭髮灰白而散亂不堪的老人。

我還沒有開口，這老人已然說道：「閣下就是龍先生嗎？」

我點點頭，老人又已揮了揮手，道：「你甚麼話都不必跟我說，我在年輕的時



候是個很出色的演講者，但却已在二十年前聲掉了。」

我呆了一呆，接着嘆了一口氣，向他表示惋惜。

老人淡淡道：「做聲人唯一的好處，就是樂得耳根清靜，可是……」忽然嘆息一聲，道：「但我實在很想再聽聽貝多芬的交響樂曲，唉，那是多麼偉大的音樂，可惜貝多芬死了，我也死了。」

我微微一笑，心想：「這位老人家雖然聽不見聲音，但說話却真還不少。」

幸而我是學過國際手語的，於是便向他做了幾個手勢，意思大概是：「這裏除了你之外，還有別的人嗎？」

老人笑了笑，說道：「當然有，不然，我又怎知道有一位姓龍的先生將會到訪呢？」

接着，他把我帶引入內。

我們穿過了天階，來到了古老大洋房的客廳。

這客廳雖然古樸一些，傢俬也顯得相當殘舊，但却總算打掃得頗為乾淨。

在這座古老宅院裏，我實在無法把它和「實驗室」這個名辭聯想在一起。

但老人接着却說：「實驗室就在後面，請！」

我只好跟着他走。

老人把我帶到一座野草蔓延的園子裏，然後指着園子後面的一座小山丘，道：

「謝先生就在裏面，你自己進去好了。」

我搔了搔頭皮，再向前一直走，終於在「一排竹林背後，找到了一道鐵門。」

若不是那個聾耳老人的指引，我怎麼

說也想不到，在這竹林後面，居然還會另有天地。

那道鐵門是虛掩着的，我只是輕輕一推，就把它推開了。

打開鐵門之後，就看見了一道石級，一直向地下通去，我沿着石級，一級一級地走去。

不一會，又是另一道鐵門，但這道鐵門却是緊緊閉着的。

我心中的疑惑越來越甚，只覺得整件事情，彷彿是由無數疑團串合而成的。

現在，我只好敲門再說。

由於這道鐵門十分沉實，若用手背去敲，只怕很難弄出响亮的聲音來，所以，我早已拿着一塊錢硬幣，利用硬幣的邊緣來大力敲門。

過了一會，鐵門終於打開了，我以為鐵門一打開之後，立刻就可以看見謝卡，誰知道開門的人却不是他，而是一個戴着金絲眼鏡的長者。

這老者面上的神情相當沉肅，他打量了我一眼之後，才用生硬的京片子對我說：

「閣下就是龍乘風先生？」

我呆了半晌，終於點點頭，道：「在下正是龍某，閣下是——」

「大庭久島，」老者緩緩地說：「歡迎你來到這裏，請進。」

「閣下是一位教授？」我立刻直接問他。

大庭久島道：「本來是的，但現在已經退休了。」

我說道：「退了休也是教授，還請多加指教。」我後面那句說話，多半是看得

日本電視片集太多，所以才懂得搬出來使用。

這時候，我已看見，自己正置身於一間約莫一千平方呎大小的地下室裏。

這地下室裝有通風設備，燈光既不太明亮，也不會令人有光綫不足的感覺。

在地下室的中央，擺放着兩張長方型的木桌，這兩張木桌雖然很寬大，但上面還是擺滿了許多許多物事。

這些物事，石級已到盡頭。盡頭之處，包括幾堆厚薄不同的書籍，幾百件大小，以至形狀都不一樣的工具和儀器，更有一排一排長短短的試管。

這就是謝卡的實驗室。

但謝卡呢？他怎麼不在這裏？

「大庭教授，我是來見謝卡先生的。」

我忍不住提醒這個日本老人。

大庭久島嘆了口氣，說道：「他現在的精神很痛苦，幾乎沒有繼續活下去的勇氣。」

我道：「我也知道他受着某種困擾，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的。」

大庭久島道：「例如費振凡仍然活着的時候，他也有這種困擾。」

我陡地心神一震，道：「他是怎樣死的？」

大庭久島道：「他帶着烈性炸藥，去見一個叫金槍手的職業殺手，最後，炸藥爆發，於是兩個人都活不下去了。」

我眉頭一皺，道：「他為甚麼要這樣做？」

大庭久島望住我，慢慢的說：「對了，他為甚麼要這樣做？」

我沉思片刻，道：「是因為他想殺金槍手？」

大庭久島搖頭，道：「小費的確想殺一個人，但他想殺的並不是金槍手，更從來沒有想和金槍手同歸於盡的打算。」

我嘆了口氣，道：「但事情已經發生了，這又怎麼解釋？」

大庭久島道：「我真不知道怎樣才能令你完全明白這件事，而且，唉，你實在不該捲入這個漩渦裏的。」

我道：「既來之，則安之，我絕對不會後悔。」

大庭久島冷冷一笑，目注着我說：「年青人，你若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只怕就不會這樣說話了。」

我淡淡一笑，把話題岔開，再問及費振凡的事：「小費本來想殺誰？」

大庭久島道：「那是一個比你更狂野得多的年青人。」

我故作輕鬆之狀，道：「這人莫不是流行曲樂譜上的精英份子？」

大庭久島冷哼一聲，道：「任何歌手再狂野，也萬萬及不上這人。」

我有些不耐煩：「這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大庭久島道：「他叫洛雲，據說是一間俱樂部的前會長。」

我嚇了老一大跳，吃驚地說：「小費為甚麼要殺洛雲？」

大庭久島盯着我的臉，道：「洛雲昨天曾經毆打過他，小費大怒，所以就買兇暗殺洛雲。」

我不禁大奇：「既然這樣，何以却會

發生這件爆炸的事件？」

大庭久島道：「那是因為小費的思想忽然改變了。」

「思想忽然改變了？」我大惑不解，「閣下這句話，我實在並不怎麼明白。」

大庭久島緩緩的道：「若要讓你完全明白這一件事，我認為應該要從頭開始說起。」

「從頭開始？」我不禁聽得有點出神：「一開始的時候是怎樣的？」

大庭久島嘆了口氣，說道：「那得要回溯到十年前的一個夏天了，那時候，我在扎伊爾的首都金沙薩，找尋一個人的下落。」

我道：「教授要找的是甚麼人？」

大庭久島說道：「我有一個外甥，他又我的學生，他叫井上橫志，這孩子自幼就十分聰明，在大學的成績也是極其優異，我相信，他將來一定會有極偉大的成就。」

「但有一天，他忽然在機場打了一個電話給我，當時，他的聲音聽來相當興奮，而在平時，他卻是個很沉默，絕少會樂極忘形的人。」

「他在電話裏對我說：『我要暫時離開東京，飛到北非洲去見一個很重要的人。』我聽得沒頭沒腦，便冷笑了一下，道：『這人的學業還更重要的嗎？』」橫志說：『當然更重要，她是一個從阿拉伯沙漠世界逃出來的公主。』

「我更是一呆，忍不住刺了他一下：『你不是要跟這位公主長途私奔罷？』我這句話，當然只是故意嘲笑他的，誰知道

橫志道：『你說對了，我要和她私奔，和她在一起共同生活！』我聽見這句話，既是莫名其妙，又是十分憤怒，立時便喝喝道：『你在發甚麼神經？快點回來大家商量商量然後再說！』橫志却道：『對不起，時間已來不及了，但我會儘快跟你聯絡的。』說完，他就掛斷了電話。

「我放下電話之後，很是擔心，立刻趕到機場，但却再也找不着橫志，經過一番調查之後，才知道他乘搭飛機到埃及去了。」

「兩天後，我接到一封電報，那是橫志從開羅拍發出來的：『舅父教授：事情比想像中更複雜、更玄妙，我現時在吉爾古茲伯爵家中暫住，稍後會南下中非，繼續我的神奇旅程。』我看見這封電報之後，仍然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到底正在那裏幹些甚麼。」

「在接着的兩天時間裏，我拜會過了十幾位人仕，他們包括了一些老學者、國會議員、考古學家甚至外國的特務頭子，希望可以查出吉爾古茲伯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物。」

「直至第三天早上，一個曾經在埃及居住過五年的探險隊長，在電話裏對我說：『吉爾古茲伯爵是英國人，妻子却是混血兒，她身上有着埃及人和扎伊爾人的血液，而這段婚姻，也使到吉爾古茲伯爵受到極重大的壓力，結果，他離開了倫敦，在埃及居住下來。』

「這探險隊長又說：『吉爾古茲伯爵雖然很有錢，但却是個天生的冒險家，當我認識他的時候，他也是一支探險隊的

首領，說來慚愧得很，我們這支探險隊若跟他的探險隊一比，簡直就是小貓與老虎，相去得太遠太遠了。但很可惜，這位偉大的貴族探險家，有一天在家裏沐浴的時候不慎摔倒，竟然就此摔斷了右腿，從此再也無法參加探險活動。」

「後來，這探險隊長又把吉爾古茲伯爵的電話和地址寫了給我，我立刻就打個長途電話到埃及去。」

「可是，我找不着橫志，甚至連吉爾古茲伯爵也不在開羅。最後，吉爾古茲伯爵的混血兒夫人對我說：『伯爵陪着井上橫志到金沙薩去了。』我不禁為之呆住，金沙薩是扎伊爾的首府，橫志發甚麼神經，那已是另一回事了，吉爾古茲伯爵是個只剩下一條腿的人，為甚麼也要陪着橫志南下扎伊爾？」

「我越想越是不妙，但扎伊爾可不是富士山，就算我有着滿腹疑團和一肚子的擔憂，也唯有暫時忍耐着，希望橫志早一點有訊息傳來。」

「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我等足足一個月，橫志還是音訊全無，我也曾屢次打長途電話到開羅，那個混血兒夫人每次的答覆都是一樣，她說：『井上先生沒有音訊，我丈夫也沒有音訊。』看來，她和我一樣，都是擔憂得很。」

「最後，我忍不住了，我決定向大學請了假，然後親自到扎伊爾找尋橫志和吉爾古茲伯爵的下落。」

「當我抵達金沙薩之後，立刻就找到了一個很出色的嚮導，我向他說明此行目的，他馬上大言不慚地說：『只要真的有一絲特異的光芒。」

一個日本人和一個跛腿的英國人到過金沙薩，我保證可以把他們的行踪探出來。」

「兩天後，這嚮導就喜孜孜地跑來對我說：『我查到了，在十五日之前的，確有一個日本人和一個英國人，在扎伊爾河下游出現過。』我立刻問：『確切的地點在哪裏？』那嚮導說：『他們出現過的地方，是扎伊爾河下游的一個古老村落，村長是個法力無邊的巫師。』

「我馬上就決定要前往那個古老的村落，那嚮導初時不肯前往，但在鈔票的誘惑下，他終於還是答應下來。一說到這裏，大庭久島輕輕嘆了一口氣，似乎是慨嘆金錢的力量實在厲害，若套一句中國俗諺來說，那便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但我沒有作聲，到了這時候，與其插上一嘴，倒不如側耳傾聽更為有益。

大庭久島沉默了半晌，才緩緩地接着說道：「從地圖上看，由金沙薩前往扎伊爾下游，只是一段很短距離的旅程，但我們却足足花了五天艱苦的旅程，才來到那個叫『蒙主底泰給』的古老村落。」

「這村落人口並不多，據那嚮導說，它人口最多的一年，還不到一千，但後來却又只剩下半左右，大概只有五百人而已。我聽了甚感奇怪，便問他是何緣故，那嚮導悄悄地在耳邊說：『在去年，這村落跟另一個部落的戰士發生了激戰，結果雙方都傷亡慘重。』當時我也不以為意，只是感到人類的天性實在未免太好戰而已。」

大庭久島說到這時，眼中似是閃過了一絲特異的光芒。



我吸一口氣，終於說道：「人類的天性，似乎並不劃一，大概來說，有人好戰，也有人熱愛和平，但却也有不少，介乎在這兩者之間，甚至往往顯得相當的矛盾。」

大庭久島點點頭，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講法。

過了片刻，他又接着說：「經過那嚮導一番幹旋後，我終於能夠獲准與村長會面，那村長的年紀已很老了，而且精神和健康都並不怎麼好，我向村長說明來意之後，那村長便說：『阿拉伯的公主走了，日本人和英國人也走了，還有那箱子也不在我這裏了。』他的說話，我實在不能完全明白，便通過嚮導問那村長：『你說的箱子，它是怎樣的？』當村長明白我所問的問題後，面上忽然露出了恐怖的神情，過了很久才回答說：『箱子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旨意，它來自遙遠的沙漠，只有神的使者才能帶箱子來，也只有神的使者才能帶箱子走。』」

「我當時心中暗暗失笑，但却也不敢直接流露出來，便問村長：『神的使者是怎樣的？』村長說：『神的使者，一定有神的鑰匙，也一定有神的說話。』我道：『神的鑰匙是怎樣的？』村長回答：『它有寶石一般的色彩，但比任何寶石都更光亮。』我又問：『神的說話又是怎樣的？』村長這次却大搖其頭，道：『神的說話，只有法師才能知道，也只有法師才可以聽，我祖父是法師，我父親是法師，現在，我的兒子以至孫兒，都是本村落的法師了。』

「跟費振邦爭權？」

「不！雖然不少人都這樣想，而且，這種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小費絕不希望費氏集團的權力。」

「那麼，他想要的權力是屬於那一種？」我奇怪地說。

大庭久島望了我片刻，才用一種冰冷語氣說：「他最羨慕、也最欣賞的一個人，並不是他的哥哥費振邦，而是卡邦！」

「卡邦？你是說在三十年代橫行無忌的美國黑社會大頭子卡邦？」我不禁大為驚訝地說。

大庭久島點點頭，道：「除了這個卡邦之外，小費最欣賞的人就是自己，他早已立下決心，要創立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王國。」

「黑社會王國？」

「對了，就是這樣。」大庭久島慢慢地說：「小費絕不是爲了錢，他本身也有不少產業，即使在銀行裏的現金存款也經常都超過三千萬美元以上。」

我不禁又是一呆。

費氏兄弟家財豐厚，那是衆所周知的，但單是費振凡一個人，就已經富有到這種地步，倒是令我意想不到。

大庭久島接着又說：「不少財迷心竅的人，爲了想發財而加入黑幫，但小費却是爲了要擁有權力，而涉足在這個黑暗的圈子裏。」

我抽了口涼氣，道：「看來，他在選擇偶像的時候，已犯了大錯。」

大庭久島道：「選擇偶像，並沒有錯與對之分，問題是他太有錢，而且也太任

「我後來又問：『公主是不是神的使者？』村長道：『當然是。』我道：『她有神的鑰匙嗎？』村長道：『她已帶來。』我道：『她會說神的說話嗎？』村長道：『她已說了。』我奇道：『你怎知道她的說話，就是神的說話？』村長道：『神的說話只有兩句，她既然說得出來，那就一定不會有錯。』

「我聽了甚感奇怪，後來靜心一想，才弄明白他的意思，所謂『神的說話』，應該說成是『神的暗語』才對！那個從阿拉伯逃出來的公主，一定是知道了這兩句暗語，而且又擁有『神的鑰匙』，所以才能在這村長的手裏，把『神的箱子』拿走了。」

「但那箱子有甚麼用？裏面裝着的是甚麼東西？這一點，當時我是完全不清楚的，後來，我發覺再也不能在村長的口裏，把事情知道得更加詳細，於是就向他告辭了。」

「幾天之後，我回到了金沙薩，在一間旅店遇上了一個中國人，他就是費振凡的哥哥費振邦。」大庭久島嘆了口氣，才接道：「我是有目的而來，那可沒話說，但這位費先生，他真是一個怪人，居然有這種興趣跑到金沙薩拍照片，看看非洲的女人。」

「但人就是這麼奇怪，機緣也是這麼巧合，我們在金沙薩逗留了幾天，居然不知不覺間就成爲了好朋友。」

「後來，我又回到開羅，前往吉爾古茲伯爵的府宅，出乎意料地，我終於看見了橫志，也看見了跛了一條腿的吉爾古茲

伯爵，我立刻追問真相，但橫志却含糊其詞，並以『弄錯了』爲藉口，不肯把事情真相向我這個舅父披露，我不服氣，直截向吉爾古茲伯爵追問，並且問及阿拉伯公主的下落，但伯爵的反應也是一樣，根本就不肯老老實實給我回答。

「我憋着一肚子悶氣，一怒之下自己先回東京去了，而橫志却又足足過了一個月，才施施然回來，但更令人洩氣的，是他的學業成績驟然急降，跟從前簡直判若兩人。」

「我看得出，他心裏一定隱藏着極重大的秘密，而且一定和非洲之行有關，但無論我用甚麼方法，他對這件事總是三緘其口，再也不肯透露半點風聲。」

「後來，橫志的成績越來越不像話了，他不但成績不像話，連私生活也越來越不檢點，有一次，他竟然帶着兩個妓女回到校舍胡天胡帝，雖然他後來承認喝多了酒，才會如此胆大妄爲，但無論怎樣，這都是絕對不能加以原諒的，於是，他被大學取消了學位的資格，變成了一個沒有前途的人。」

「我說他沒有前途，那只是站在我的立場和角度去看他，若以貧富來衡量，他大可以每天花用一百萬日元而毋須眉頭稍皺，唉，這世界就是如此不公平，只要家裏有錢，唸不唸大學又有甚麼要緊了？」

「橫志變成了一個花花公子，無疑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但後來，我看得出，他並不是真的在尋歡作樂，而是似乎在躲避着某種壓力，甚至是儘量麻醉自己。」

「這種心態，當然是十分危險的，但

來就是一對的，但……」說到這裏，他忽然望住我，然後笑了笑，道：「對不起，我要去聽一個電話。」

我正聽得出神，想不到他忽然說出了一句這樣的話，不禁爲之一楞。

我立時道：「這裏可沒有電話鈴聲響過。」

大庭久島乾咳兩聲，木然地說：「電話已響起了，我必須去聽一聽……」說完，急急拉開鐵門，離開了這個實驗室。

我忽然有一種不祥的感兆，眼前彷彿又重現着連勒槍殺保鏢的情景，而也就在此際，實驗室裏忽然响起了一個人驚駭的呼叫聲！

這一聲呼叫不但突如其來，而且又是叫得那麼尖銳可怕，自然足以把我嚇得爲之跳了起來。

我給這聲音嚇得跳起，絕不表示我是個胆小如鼠的人，因爲那只能證明，我的神經並不麻木，一切都很正常。

我的反應也是很正常的，我立刻轉過身，向背後望過去。

我這一望之下，不禁整個人爲之僵住了。

我看見了謝卡。

謝卡是從實驗室內一道暗門裏走出來的，他的鬚子依然在，但頭頂却已連一根頭髮也沒有。

但他看來既不像電影「國王與我」裏面的尤伯連納，也不像是一個削髮爲僧的出家人。

他到底像甚麼？也許是我的想像力還不夠豐富，以致

我無能爲力，只好看見他一直痛苦下去，直至兩年前，他忽然離開了東京，帶着一個脫衣舞娘到瑞士渡假云云。

「但我很快就查出，橫志並不是真的去了瑞士，那脫衣舞娘只不過在機場兜了一個轉就溜出來了，我再查下去，知道橫志來到了你們這個美麗的東方大都市。」

「於是，我拜託費振邦，叫他儘量爲我留意一下橫志這個小伙子，但在他這方面，我得不到任何的訊息。」

「倒是橫志的父親，他派了幾個手下，來到本市千方百計地追查，終於知道他和甚麼人混在一起。」

「和他來往得最頻密的總共有兩個人，這兩人都很年輕，他們一個叫費振凡，而另一個就是謝卡！」

聽到這裏，我的心中陡地一亮！我忽然感覺到，許多本來零零碎碎，看來全然沒有任何關連的事情，彷彿已可以連串在一起。

但這些概念還是模糊不清的，因爲直到目前爲止，我所知道的一切還不夠深入，絕未達到進入整件事情核心的境界。

所以，我一言不發，只是繼續聆聽下去。

大庭久島沉默了好一會，又接着說：「費振凡是個野性難馴，並且十分好勝的富家子弟，但他却和一般花花公子不同，他絕少在歡場裏徵歌逐色，也不會在賭桌上癡迷。」

我吸一口氣，忍不住問：「那麼，小費真正喜歡的是甚麼？」

「權力！」

在一時之間實在無法可以說得上來……

來自外太空的「腦」？

我早就已經說過，謝卡可算是一個相當英俊瀟灑的年青人。

從我的審美眼光看來，他若刮掉了鬚子，應該會更加容光煥發，精神爽朗。

但世事偏偏就是這麼可笑，當我再度和他見面的時候，他刮掉的並不是鬚子，而是頭髮。

然而，在他頭頂之上，却也不是空空如也的。

他戴着一頂帽子！

既然戴着帽子，我又怎看得出他頭上完全沒有頭髮了？

答案很古怪，謝卡戴着的帽子，是用玻璃造成的。

其實，與其稱之爲帽子，倒不如稱之爲玻璃罩子更爲貼切得多。

他忽然刮掉所有頭髮，已經是一件奇事，何況頭上又罩着這個古怪的玻璃罩子，那就更令人有着莫測高深之感。

但這時候，我也無暇去研究這些問題了，首先，我要知道的，就是謝卡何以忽然會發出那一下恐怖的叫聲來。

「謝卡，你怎麼了？」我直視着他，很留意他臉上表情的變化。

謝卡臉上的表情似乎很焦急，他用力揮動着右手，向鐵門外一指，道：「大庭教授不是去聽電話，一定不是！」

本來，大庭久島是否真的去聽電話，那是一點也不重要的，可是，他若不是去

我抽了口涼氣，道：「看來，他在選擇偶像的時候，已犯了大錯。」

大庭久島道：「選擇偶像，並沒有錯與對之分，問題是他太有錢，而且也太任



聽電話，又會去幹些什麼事情呢？

我又再想起了連勒，甚至聯想到二十年前，在塞爾澤島所發生的詭異決戰！

再想下去，我又想到了普士，也想到了死去還不夠一天的費振凡！

我的心忽然沉了下去，我直望着謝卡，駭然道：「我明白你說甚麼了！」

說完這一句話之後，我再不猶豫，立刻用最快速度衝了出去！

我衝出實驗室，絕不是要躲避，而是無論如何也要把大庭久島找回來。

我奔走得極快速，簡直就像是正在參加一百米短跑，在不到一分鐘時間之內，我已跑回到那座客廳之中。

我終於看見了大庭久島。

大庭久島果然並不是去聽甚麼電話，他不知從甚麼地方弄來了一把長達呎半的尖刀。

當我看見他的時候，他正盤膝坐在地上，又用兩手緊握着刀柄，刀尖卻直指着自己的胸膛。

而在他的身旁，已然倒臥着一個人，正是那個聾而不啞的老門房。

只見刀光一閃，大庭久島已用力把刀子插向自己的腹部！

大庭久島這一刀，絕對不是用來嚇人的。

本來，他這一刀是絕對致命的，但我却及時阻止了他這次切腹的行動。

其實，當我看見這種情形時候，我和大庭久島的距離最少還有八九呎。

八九呎並不是太長的距離，但在那千鈞一髮之際，就算只是相差一兩吋，也足以影響到整件事的發展。

雖然我奔走得極快，但怎樣也快不過大庭久島這一刀，所以，我若繼續衝過去，最終的結果，仍然將會慢了一步。

但很惋惜地，我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抓起了一隻放在桌子上的花瓶。

這花瓶不大不小，我順手拈來，連想也不想就向大庭久島的身上擲過去。

我這一擲是急急忙忙發力的，是否可能擲得準確，那是連我自己都不敢保證的事情。

但上天保佑，這一擲我成功了，花瓶不偏不倚，剛好擊中了大庭久島的頭側，由於這一擲之力非同小可，他立刻就昏倒過去。

而那花瓶，自然也跌在地上，被摔得稀爛。

這時候那個聾耳老人已緩緩甦醒，看來，他是給大庭久島擊得昏倒過去的，但由於情況並不嚴重，所以很快已經沒事。

當他醒過來之後，看見花瓶被摔破，差點就沒哭出來。

他直扯喉嚨，叫道：「我的媽啊，這是康熙年代的老古董！」

我心中有氣，忍不住大聲道：「就算是唐明皇時代的古董，也萬萬比不上一條人命那麼珍貴！」當我罵完之後，却又不禁為之啞然失笑，想不到一遇上變亂，我就連這老人是個聾子也忘記了。

但聾耳老人並不傻，雖然他完全聽不見我在說些甚麼，但看見我這副兇巴巴的樣子，也知道我正在罵人，他只好嘆了口氣，再也不敢出口出怨言。

我沉着臉，把昏倒過去的大庭久島揹起，然後又再折回實驗室去。

謝卡仍然站在實驗室裏，我記得，我衝出去的時候，他已經是這副樣子，直到我揹着大庭久島回來的時候，他站立的姿態以至上面的表情，還是沒有半點改變過來。

我把大庭久島放在地上，然後轉過身來，望着謝卡。

謝卡也望着我，忽然間，我們兩人同時長長地吁了口氣。

我說：「總算及時把教授制服，沒有釀成可怕的悲劇。」

謝卡苦笑一下，他笑得真是極其澀苦：「現在是制服了他，但將來呢？」

我道：「將來？你的意思，是說他以後仍然會照做一次？」

謝卡道：「不是他會這樣做，而是有一種可怕的力量，逼使他非再毀滅自己不可。」

我吸一口氣，道：「是不是那兩個箱子在作祟？」

謝卡點頭，道：「不錯，就是那兩個箱子。」

我大感奇怪：「在這兩個箱子裏裝着的是甚麼東西？」

謝卡道：「這兩個箱子裏裝着的，都是法力無邊的腦。」

「腦？是人腦豬腦猴子腦的那個腦字？」我不禁呆住了。

謝卡又緩緩地點點頭，道：「不錯，

都是腦！但不是人腦，更不是豬腦或者是猴子腦。」

我莫名其妙，道：「那到底又是甚麼腦？」

謝卡道：「一種很特別的腦，它彷彿是機械，又彷彿是具有生命力的！」

我聽得為之皺眉，道：「你現在見過這兩個腦沒有？」

謝卡搖頭，道：「我沒見過，但橫志見過，古爾古茲伯爵見過。」

我道：「那你阿拉伯的公主呢？」

謝卡道：「她當然也見過了，若不是她，橫志和古爾古茲伯爵根本就見不着那一個腦。」

我道：「你的意思，是說他們見過的只是一個腦，而不是兩個？」

謝卡道：「若照大庭久島剛才所說，他們所看見的，應該是箱子A的腦。」

我道：「這種腦到底是怎樣的？」

謝卡道：「它有思想，有高度的智慧，但這卻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接收到人類的腦電波！」

我又怔住了：「那是甚麼意思？」

謝卡道：「譬如說，只要它高興，它隨時都可以在空氣裏把我們腦中所想的一切接收過去。」

我聽得有點不寒而慄，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很難接受這種解釋。

「我們腦海中所想像的事情，它怎可能會知道？」我說。

謝卡說：「在理論上，每個人的腦部都是不停在活動着的，而只要有活動，就一定可以產生能量。」

但到了此際，謝卡所說出來的事情，居然與我意念中的大概不謀而合！

在實驗室裏，我們沉默下來。

過了足足三分鐘之後，謝卡忽然在實驗桌底下，找到了一根長長的繩索，我怔了一怔，道：「你不是想上吊罷？」

謝卡道：「我還不想離開這個世界。一他一面說，一面用繩索把大庭久島緊緊縛了起來。

我明白他的用意，因為現在，大庭久島已變成了一個危險人物了。

但謝卡又怎樣了？還有我呢？

那個神秘的太空腦，會不會對我們的腦部進行可怕的干擾？

我忽然望住謝卡頭上戴着的玻璃罩子，我看了半天，終於忍不住問：「這罩子有甚麼用？」

謝卡苦笑了一下，但却笑而不答。

我突然怒火上升，道：「你這算是甚麼態度？不要忘記，是你要我來的，現在我已來了，為甚麼還要在面前故作神秘？」

謝卡又再苦笑着，過了片刻才道：「不是我故作神秘，而是事情實在就是那麼神秘。」

我哼一聲，道：「現在，再怪異的事情也已發生了，就算你說這個罩子也是從外太空而來的，我也不會感到奇怪。」

謝卡道：「你說對了，這罩子的確是從外太空來到地球上的。」

我陡然一呆，又再注視着那玻璃罩子，道：「你從甚麼地方得到它？」

我瞪着他，本來是想加以駁斥，但是細心一想，却又覺得他的說話根本就沒有錯。

只聽見謝卡接着又說：「這種能量，在整體而言，都是十分微弱的，但在這微弱的能量中，却仍然也有高低強弱的分別。

這種能量，跟廣播電台所發射的無線電波，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

我搖搖頭，道：「就算你說的都是事實，但無線電波一定會比人類的腦電波強烈千千萬萬倍！」

謝卡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我道：「人類的腦電波既然這樣微弱，那個『怪腦』又怎可以接收得到？」

謝卡道：「我們平時聽不見的聲音也有很多，例如如蟬蟬在欄欄裏產卵出的腳步聲，又例如如蟬蟬在欄欄裏產卵的聲音，我們豈不是同樣聽不見嗎？但這種聲音，實際上仍然是存在的，只不過憑人類的耳朵，還沒有法子可以聽得見而已。」

若在平時，我一定會抱着輕鬆有趣的心情側耳傾聽，但在這時候，我却越聽越是為之心寒。

只聽見謝卡又道：「直至目前為止，憑人類的科技，仍然未能製造出一副可以接收腦電波的儀器，就算有些儀器可以記錄着一個人腦部活動的情況，但那份腦電圖也只不过是繪畫着腦電波的強弱和形態而已，至於那人腦裏想的是甚麼事情，這些儀器還是完全無法知道的。」

我道：「但那兩個箱子裏面的腦，却又何以能夠突破這一重困難？」

謝卡道：「腦電波其實也可算是一種語言，只不過我們根本未能直接將之完全收錄下來，所以，才會覺得難以理解和陌生。」

「但那兩個腦，却具有極超級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對目前全人類來說，都是極嚴重的威脅。」

我驚呆半晌，才道：「這到底是甚麼腦，它來自甚麼地方？」

謝卡道：「這兩個腦，據說是跟隨着一個大彗星而來的。」

我道：「甚麼大彗星？」

謝卡道：「很久很久以前，在阿拉伯大沙漠上空，突然出現了一顆的彗星，它的尾巴很長，光芒更是極之燦爛奪目。」

我道：「就在這時候，箱子A和箱子B從天而降？」

謝卡道：「首先從天而降的，是一個龐然巨物，據說，那是一個金黃色的大光球。但那一天，沙漠上刮起了大風沙，等到風沙平靜下來之後，那個大光球已不知所踪。」

「大光球雖然不見了，但却有人在附近發現兩個箱子，初時，大家都以為那是寶物，立刻展開了兇險的生死決戰，這兩個箱子落在甚麼人手中，已沒有多少人知道。」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八九九年的一個夏天，此後，人們已漸漸將之淡忘了。但是到了二十年前，其中一個箱子又再出現。」

我吸一口氣，問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當時，是誰擁有它？」

謝卡苦笑了一下，道：「你這種說法，並不很對。」

我皺了皺眉，道：「那一點不對？」

謝卡道：「你應該問：當時，那個箱子擁有着誰？」

我一楞，覺得這句話似乎相當滑稽，謝卡又已接着說：「因為這箱子裏裝着的，是一個來自外太空的腦！」

「外太空的腦！」我苦澀地笑了一下，道：「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謝卡望住我：「你不相信有這種事情麼？」

我搖搖頭，道：「我只是說不可思議，並不表示不相信。」

但我接着却又補充：「可是，要我完全相信，還得要有事實來證明。」

謝卡道：「連勒，費振凡都在不可理解的情況下自尋死路，還有大庭教授，剛才若不是你趕去阻攔，只怕又已發生了可怕的命案！」

我吸一口氣，道：「你認為，這是太空腦的傑作？」

謝卡回答道：「當然如此，太空腦不但能夠接收人類腦電波所發生出來的訊息，而且還可以對人腦的活動情況加以改變的。」

我的身子陡地一陣震動，而且還震動得相當劇烈。

其實，這種概念，早已在我心中存在着，但這概念不但模糊，而且根本是不可置信的。

所以，每次當我想到這一方面的時候，我立刻就否決了這種想法。



謝卡道：「這句話，你應該去問井上橫志。」

我道：「甚麼事？」

謝卡道：「去找找橫志，看看他那裏有沒有新的進展。」

謝卡道：「不錯，他曾經到過這實驗室，臨走前放下了這個玻璃罩子。」

我皺着眉，又再問道：「這罩子有甚麼用？」

謝卡道：「橫志說，它可以對抗太空腦的干擾！」

我一楞，道：「橫志怎會知道這玻璃罩子有此奇效？」

謝卡道：「那一天，他對我這樣說：『太空腦的同類已找到了我，他不像機械，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對於太空的一切，他曾經向我誠懇地道歉，這個罩子，是他送給我的，只要戴着它，太空腦就會無所施其技，但若效果不好，必須刮掉所有頭髮，否則就會影響罩子的功能。』我立刻問：『你爲甚麼自己不用？』橫志說：『若要我整天戴着它，我寧願切腹！』說完，他就走了。」

我道：「他現在還在本市嗎？」

謝卡道：「我已很久沒聽過他的消息，他這個人古怪怪，和小費一般不可捉摸。」

我又望住他頭上戴着的玻璃罩子，喃喃道：「但願它真的有效才好。」

謝卡苦着臉，道：「但刮光了腦袋整天戴着它的滋味，實在並不好受！」

我道：「這總比『神經病突然發作』好上千千萬萬倍！」

謝卡不由自主地喘着氣，道：「你可以幫我的忙嗎？」

洛雲嘆了口氣，道：「我也要說一聲對不起，一直以來，我都以爲你是個很聰明的人。」

我感到有點難以忍受，但忽然間，我已明白了洛雲的意思。

——費振凡之死，最主要的原因，的確不在洛雲換他一頓，而完全是太空腦的傑作！

換句話說，太空腦早已決定要小費死亡，那麼，無論他怎樣死法，實際上都和任何人無關！

當我想通了這一點之後，忽然有着懷喪的感覺。

像小費那樣的人，簡直可以在社會上呼風喚雨了，但人類的性命，却偏偏又是那麼脆弱。

也許，最脆弱的還是腦！

人腦是腦，豬腦也是腦，兩者相比下來，自然是人腦聰明了不知若干倍。

但是現在，却忽然出現了一種叫「太空腦」的東西，它簡直是人腦最可怕的剋星。

但太空腦到底是甚麼東西？它來自浩瀚宇宙的那一個角落？

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陡然怔怔地望着洛雲，道：「好像伙，你知道的事情，似乎比我還多。」

洛雲並不否認，傲然地點點頭：「最少，我現在連你身在何處，腦海裏想的是甚麼事情，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吃了一驚，說道：「你在開甚麼玩笑？」

洛雲道：「我只喜歡跟漂亮的女孩子

我道：「甚麼事？」

謝卡道：「去找找橫志，看看他那裏有沒有新的進展。」

我道：「大庭教授又怎辦？」

謝卡道：「讓他留在這裏，我會照顧着他的！」

我沉思了好一會，道：「大庭教授也是你叫他來的？」

謝卡道：「不錯，我以爲他會知道橫志的下落，可是，他也一樣不知道。」

我道：「既然這樣，我到那裏去找井上橫志？」

謝卡道：「有一個人，他可能有橫志的消息。」

我忙道：「這人是誰？」

謝卡道：「高倉一健。」

「高倉一健？」我把這個日本人的名字唸了一遍，道：「他又是誰？」

謝卡道：「是橫志父親的秘書，自從橫志來到本市之後，高倉一健就一直跟到這裏，責任是要保護橫志的安全，不要小覷這個秘書，他有很大的本領，是個十分精明的人。」

我道：「他又住在甚麼地方？」

謝卡道：「我也不知道，但我有他的電話號碼，是橫志以前留下來的。」他從身上掏出了一張卡紙，上面寫着一個電話號碼。

我把卡紙收藏好，然後就離開了實驗室。

事情似乎已逐漸明朗了，但實際上，我腦海裏却仍然是混亂得很。

雖然，我早就知道事情一定十分怪異

，但怪異到這個地步，實在還是大大難以想像得到的。

事情的核心，初時以爲是連勒在從中作祟。（尤其是魏一禾，這個觀念早已在他腦海中根深蒂固。）

但展覽會的血案，使事情產生了令人震驚的變化。

直至如今，我知道了真正作祟的，其實是兩個箱子。

不，正確一點說，應該是兩個來自外太空的腦。

這才是真正的怪異頂透了！

兩個腦，它們可以在箱子裏獨立生存了一百年，而且「性能超卓」，甚至是「法力無邊」，竟然可以知道別人在想些甚麼，還可以更進一步，用一種難以言喻的能量，使一個人突然「神經失常」，甚至是毀滅了自己。

兩個腦。

那到底是怎樣的腦？

我真想見識見識。

我越想越莫測高深，彷彿墮進了迷離夢境，不久，我已來到了那個廳子。

聾耳老人已把破花瓶掃走，這時候，他正坐在一張快要震得塌下來的椅子上發呆。

我不理他，拿起電話聽筒，準備首先找尋高倉一健這個人。

可是，電話筒响了很久，還是沒有人接聽。

我把電話掛斷，然後又再撥一次，結果還是完全一樣。

就在這時，有人在我背後笑道：「你

要找誰？」

我怔了一怔，回頭望着那人，接着就忍不住失聲叫道：「洛雲，你怎會跑到這裏來？」

洛雲也是一個令我感到莫測高深的奇人。

你若想捉摸他的行踪，我奉勸閣下不如到英國去找尋尼斯湖水怪。

我就算有八個腦袋，也決想不到他居然能夠找到這個地方來。

我只得放下了電話聽筒，牢牢地望住他：「你可知道小費的事？」

洛雲道：「我曾經接了他一頓。」

我瞪着眼：「還有呢？」

洛雲道：「我知道，他給我接了一頓之後，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

我大聲道：「你知道就好。」

洛雲聳了聳肩，微笑着道：「我當然知道，但小費並不是給拳頭打死的。」

我哼一聲：「但小費之死，你仍然要負上一部份的責任！」

洛雲道：「我不懂這是甚麼緣故。」

我道：「若不是你動手揍他，他就絕不會去找那一個職業兇手。」

洛雲道：「但就算他不去找金槍手，結果也是一樣的。」

我陡然一呆，忙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洛雲道：「這道理簡單極了，你應該可以猜得出來的。」

我有點負氣地說：「對不起，我並不是福爾摩斯大偵探。」

洛雲笑了好一會，才道：「我的腦仍然是以前那一個，沒有整個給換掉！」

「沒有整個給換掉？」我陡然一呆，道：「莫不是換了一部份？」

洛雲道：「你以爲它是收音機裏的乾電池嗎？」

我道：「那麼你的說話又是甚麼意思呢？」

洛雲道：「在不久之前，我跟扎伊爾之星合作，要對抗紐約之星！」

我更加聽得傻住了：「甚麼叫扎伊爾之星？紐約之星又是甚麼東西？」

洛雲道：「都是太空腦！」

「太空腦！」我拍了拍額角，發出了一下呻吟似的叫聲：「果然是太空腦，又是活鬼鬼的太空腦！」

洛雲道：「你要罵太空腦，本來我是無權干涉的，但請你最好能夠理智一些，不要好腦也罵，壞腦也罵。」

我兩眼一瞪，奇道：「難道太空腦也有好壞之分？」

洛雲道：「怎會沒有？就像是地球上的人類，我是好人，你是壞人，那是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分辨出來的。」

我爲之啼笑皆非，却也不去跟他計較，只是繼續追問：「這麼說，那一個是好腦，那一個是壞腦？」

洛雲道：「在扎伊爾古老村落裏，差不多已經一百年的太空腦，就是好腦！」

我吸了一口氣，道：「這個好腦的名字，就叫扎伊爾之星？」

洛雲點點頭，道：「不錯，而紐約之星，就是壞腦。」

我怔了一怔，回頭望着那人，接着就忍不住失聲叫道：「洛雲，你怎會跑到這裏來？」

洛雲也是一個令我感到莫測高深的奇人。

你若想捉摸他的行踪，我奉勸閣下不如到英國去找尋尼斯湖水怪。

我就算有八個腦袋，也決想不到他居然能夠找到這個地方來。

我只得放下了電話聽筒，牢牢地望住他：「你可知道小費的事？」

洛雲道：「我曾經接了他一頓。」

我瞪着眼：「還有呢？」

洛雲道：「我知道，他給我接了一頓之後，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

我大聲道：「你知道就好。」

洛雲聳了聳肩，微笑着道：「我當然知道，但小費並不是給拳頭打死的。」

我哼一聲：「但小費之死，你仍然要負上一部份的責任！」

洛雲道：「我不懂這是甚麼緣故。」

我道：「若不是你動手揍他，他就絕不會去找那一個職業兇手。」

洛雲道：「但就算他不去找金槍手，結果也是一樣的。」

我陡然一呆，忙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洛雲道：「這道理簡單極了，你應該可以猜得出來的。」

我有點負氣地說：「對不起，我並不是福爾摩斯大偵探。」

「好腦！壞腦！扎伊爾之星！紐約之星！」我嘿嘿一笑，道：「若只聽名字，倒會使人以爲那是兩顆稀世之寶的巨型鑽石！」

洛雲道：「鑽石又怎麼能跟太空腦相比？」

我道：「當然不能比，根本就是比無可比！就算你擁有全世界最大最完美的鑽石，那也不用高興，只要太空腦與之所至，把閣下的腦袋翻一翻，亂一亂，那麼你就可能會把這顆鑽石拋入火山口之內！」

洛雲道：「扎伊爾之星決不會這樣害人，它是善良的。」

我道：「善良到怎樣的程度？」

洛雲道：「它救了我，也救了井上橫志。」

我呆了一呆，道：「你曾經和井上橫志在一起？」

洛雲淡淡道：「你可以跟謝卡聯絡上，我爲甚麼不能跟橫志在一起？」

我怔怔地望着他，良久才道：「你已知道了全部事情的真相？」

洛雲點點頭道：「就算不是全部，也最少有百分之九十八點五以上了。」

我望住他，道：「你的腦到底出了甚麼事？」

洛雲道：「當然是好事，最少，我現在可以知道你心裏想着些甚麼。」

我心中暗罵了一句：「真是不折不扣，百分之一百的混蛋！」

誰知道洛雲立刻就道：「你才是不折不扣，百分之一百的混蛋！」

在那一剎間，我真的完全呆住了！

洛雲道：「我只喜歡跟漂亮的女孩子



我的老天！他竟然真的具有這種能力，可以知道我心裏罵人的說話！

這真是不折不扣的天方奇譚！但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真的已經發生了！

不必太空腦，就以洛雲現在的能力來說，他已可以列為一個奇特之又奇特的奇人！

到了這個階段，我不得不甘拜下風。

「洛會長，我總算佩服了你啦！」我心裏這樣說。

洛雲顯然也「聽見」了，他淡淡一笑，道：「識英雄者重英雄，我也是佩服閣下為人的。」

我苦笑了一下，洛雲又說道：「外面有一輛裝甲車，你有沒有興趣進入裏面玩玩？」

我聽得一楞：「你說甚麼？一輛裝甲車？」

洛雲道：「你沒見過裝甲車嗎？」

我道：「裝甲車我當然見過的，但外面怎麼會有一輛這樣的车子？」

洛雲道：「我有個朋友，對這種車輛很感興趣，說它的形狀，和他故鄉的廁所十分相似。」

我聽得為之啼笑皆非：「這人倒夠奇怪。」

洛雲道：「你不想見他？」

我聳了聳肩，道：「也好，反正我也想坐坐裝甲車。」

接着，我首先回到實驗室，這時候，大庭久島已醒過來。

我把他身上的繩索鬆脫下來，謝卡極

力反對。

我道：「現在形勢有了很大的轉變，大庭教授再也不會成為危險人物。」

謝卡一怔，道：「這是甚麼道理？」

我道：「我的道理。」

謝卡瞪着我：「你敢保證不會再出岔子？」

我道：「我可以保證！」

謝卡倒抽了一口涼氣，大庭久島却望着我們，忽然道：「這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謝卡正要出聲，我已搶先一步，道：

「這裏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大庭久島臉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是不是我曾經做了傻事？」

我道：「沒有，你沒有受傷，也沒有

人因你而受到傷害。」

大庭久島喃喃道：「不！我記起了，我曾經襲擊過人，而且……而且好像還曾經企圖切腹！」

我嚥了一口口水，緩緩地道：「但那已經成為過去，而且這種事再也不會發生了。」

大庭久島用力搖頭：「不！我是躲不過的！」

我一拍桌子，道：「不要這樣悲觀，事情已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

大庭久島道：「我不相信。」

我又道：「但是這一次你非要相信不可！」

大庭久島道：「相信甚麼？相信你這片面之辭？」

我道：「這不是我說的。」

大庭久島道：「不是你說，又是誰說的？」

我道：「是洛雲，驚奇俱樂部的洛會長。」

大庭久島楞住了，他不再說話，但臉上的神情卻變得極其怪異。

在古老大洋房外面，果然有一輛大

型的軍用裝甲車。

我難以置信地望着洛雲：「你是怎樣把它弄來的？」

洛雲道：「當然是借。」

我道：「向誰借？」

洛雲道：「軍部的史達上校。」

我道：「你向他提出了甚麼理由？」

洛雲回答道：「借來兜兜風，散散悶氣。」

我倒抽一口涼氣，道：「史達上校一定說你瘋了。」

洛雲搖搖頭，道：「他甚麼也沒有說，只是立刻批准了我的請求。」

我陡地一呆：「難道是史達上校已瘋了？」

洛雲道：「若在平時，他這樣做必然是神經出了問題，但這一次，却不能怪責史達上校。」

我「噢」的叫了一聲，恍然大悟道：

「這又是太空腦玩弄的把戲！」

洛雲淡淡道：「這只不過是開玩笑笑而已，可不必緊張成這副樣子。」

我道：「是扎伊爾之星幹的？」

洛雲道：「當然是扎伊爾之星，他和紐約之星一樣，都具有可以改變人類思想

的力量，但扎伊爾之星是善良的，它絕不會叫別人去做任何壞事。」

我道：「但最少，它現在已令史達上校變成了一個糊塗蟲。」

洛雲笑道：「這點小事，是無傷大雅的，你又何苦如此執着？」

我不再和他執拗，甚至連心裏也不敢罵他，一時之間，我覺得自己也變得古古怪怪起來。

裝甲車裏已有三個人，其中一個是唇上蓄着鬍子，看來很威武的軍官。

這軍官坐在駕駛位置上，一言不發，臉上木無表情。

我望了洛雲一眼，本想開口詢問，但後來心念一動，索性不開口，只是在心裏暗暗說道：「這軍官又是誰？」

本來，我在心裏說話，是想再次考驗一下洛雲那種超然能力的，誰知道這一次洛雲沒有開口回答，自己却又已暗暗道：

「他就是史達上校。」

也就在此際，我呆住了。

我怎會忽然知道這軍官就是史達上校呢？接着，我又暗道：「這就是腦電波傳送出來的效果。」

我更驚呆了！

因為這一次，我已發覺，這答案根本就不我自己用腦想出來的。既不是自己所應該知道的事情，何以居然會想到了？而且，我還知道得那樣清楚！

「是扎伊爾之星！一定是扎伊爾之星！」這一次，倒是我親自用腦想出來的。接着，另一個意念又在腦海中盤旋起

來：「這是不必驚詫的，你只不過是比他地球人更早一點懂得用這種方法來談話而已。」這顯然又不是我本身所能發出的意念。

這是不必驚詫的！

嘿，說得真是輕鬆之至！試想一想，倘若在幾十萬年前的原始人，忽然遇見了一個性能優異，兼且力大無窮的機械人，你還可以要求原始人鎮定如常，一笑置之嗎？

現在，我就像個原始人，忽然遇見了機械人一樣，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只不過，我此刻難以相信的並不是眼睛，而是自己的腦！

我就算不是個腦筋永遠清醒如兔子的人，也絕不是個渾人。

但如今，我腦子裏，所想像的一切，却簡直混淆得有如雜架攤上亂七八糟的爛銅破鐵！

幸而，我總算最少明白了一件事：「這都是扎伊爾之星在作祟！」

也幸而，在我腦子裏作祟的是扎伊爾之星，而不是凶殘惡毒的紐約之星！

但無論如何，這種現象的確是很古怪的，古怪得足以令人畢生難忘。

但更令我畢生難忘的事情，還在繼續接踵而來。

因為在這輛堅固無比的裝甲車裏，還有兩個人。

第一個人，年紀和洛雲不相上下，我才看清楚他的臉，便已知道他就是井上橫志。（當然，這也是扎伊爾之星告訴我的。而漸漸地，我也開始習慣了這種奇異絕

倫的談話方式。）

但另外一個人，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這人實在是神秘極了，我甚至不知道應該用甚麼字句來形容他的形貌。

這人身披白袍，袍很長，袖更長，我根本看不見他的手，甚至連腳也看不見。

至於他的臉，我也看不見，因為他這件白袍的式樣很特別，有着高高的衣領。

高高的衣領豎起來，把這人大半截面龐都遮掩着了，而且他的頭上，還戴着一頂老大的墨西哥草帽。

可以說，除了衣服和帽子之外，我是甚麼也看不見的。

從身形看來，這人似乎十分矮小，但在另一方面，他戴的帽子雖然闊大之極，但一點也沒有頭小帽大的感覺。

看來，這人的頭真的很大，和他矮小的身材半點也不合襯。

我望住他，但却無法看見他的臉。

終於，我整不住了，便單刀直入地問：「你是誰！」

那人乾笑一聲，用低沉的聲調說：「我是個遊客。」

「遊客？」

「不錯，你不必問我的名字，只要稱呼我一聲遊客就可以了。」

我思索着，半晌之後才道：「遊客來自何方？」

「遠方。」

「可算是無窮遠嗎？」

「遊客」沉默了一會，才慢慢地說：

「對你們地球人來說，真可以說是無窮遠了，就算再遲十萬年，你們也無法到達我的家鄉……」

我長長的吸了口氣，整個人好像在雲眼之間就萎縮下來。

裝甲車開動了，它本來是戰場上的工具，但現在「遊客」却把它當作玩具了。

還有史達上校，他在軍部必然是個威嚴十足的將領，但如今却貶為駕駛裝甲車的司機。

若要形容得貼切一些，史達上校簡直已變成了一具木偶。

我不知道這輛裝甲車會駛到甚麼地方，但我也去問，甚至連想也懶得去想。

我並不驚惶，也不是胆怯，而是感到可笑，感到悲哀。可笑的人不單只有我，悲哀的事也並不局限於某一樁、某一件。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解釋，也不想用灰黯悲觀的筆法來加以描敘，總之，我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洛雲的神情，倒是最輕鬆的一個。

反觀井上橫志，他似乎表現得很沉着，但實際上，他是消極的，我甚至看得出，在他的眼神裏正充滿着說不出的無奈。

裝甲車是十分堅固的，但越堅固的車，也往往會令人坐得更舒適。

遊客却感到很有趣，他忽然說：「這種落後的交通工具，真的還可以用來打仗嗎？」

我嘆了口氣，道：「在你們的星球！

，當然不可以。」

遊客道：「但却可做我們的廁所。」

我道：「這並不好笑。」

遊客道：「我也沒有要你發笑。」

我道：「閣下此行，有甚麼目的？」

遊客道：「把早些時失落在地球的兩個箱子帶回家鄉去。」

我道：「就是那兩個太空腦？」

遊客道：「是的。」

我道：「你找到了沒有？」

遊客回答道：「已找到了好的一個，而壞的一個，也已朝着我們這個方向趕來了。」

我呆了一呆，道：「這兩個太空腦怎會出現在地球之上？」

遊客道：「若以你們地球的時間計算，大約在一百年前，我們有一艘『火燄飛船』，在阿拉伯一個大沙漠上撞毀。」

我道：「就是這樣，你們留下了兩個箱子在地球上？」

遊客道：「不錯，那是兩個裝着太空腦的金屬箱子。」

我道：「火燄飛船上的人呢？」

遊客道：「全都埋葬在沙漠裏。」

我道：「連你們的人都活不下去了，兩個獨立的腦子又怎能繼續生存？」

遊客道：「因為這兩個腦子有堅固的金屬箱子保護着。」

我道：「我還是不懂。」

遊客道：「你想知道太空腦是怎樣的嗎？」

我點點頭，道：「不錯。」

遊客道：「太空腦，是用兩種截然不

我的老天！他竟然真的具有這種能力，可以知道我心裏罵人的說話！

這真是不折不扣的天方奇譚！但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真的已經發生了！

不必太空腦，就以洛雲現在的能力來說，他已可以列為一個奇特之又奇特的奇人！

到了這個階段，我不得不甘拜下風。

「洛會長，我總算佩服了你啦！」我心裏這樣說。

洛雲顯然也「聽見」了，他淡淡一笑，道：「識英雄者重英雄，我也是佩服閣下為人的。」

我苦笑了一下，洛雲又說道：「外面有一輛裝甲車，你有沒有興趣進入裏面玩玩？」

我聽得一楞：「你說甚麼？一輛裝甲車？」

洛雲道：「你沒見過裝甲車嗎？」

我道：「裝甲車我當然見過的，但外面怎麼會有一輛這樣的车子？」

洛雲道：「我有個朋友，對這種車輛很感興趣，說它的形狀，和他故鄉的廁所十分相似。」

我聽得為之啼笑皆非：「這人倒夠奇怪。」

洛雲道：「你不想見他？」

我聳了聳肩，道：「也好，反正我也想坐坐裝甲車。」

接着，我首先回到實驗室，這時候，大庭久島已醒過來。

我把他身上的繩索鬆脫下來，謝卡極



同的材料做成的。」  
我皺了皺眉，忙問道：「是那兩種材料？」

遊客道：「第一種材料，是我們地球上兩個偉大科學家的腦。」

「真的人腦？」我吃了一驚。

「不錯，是真的人腦，」遊客緩緩地說：「當然，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和你們地球上的人類，是有極大分別的。」

我道：「但終究還是人！」

遊客道：「可是，我們的藝術和科技，却比你們最少先進了十萬年！」

我立刻表示不同意：「我們人類的科技發展，是以幾何級數飛躍邁進的，在一百年前，我們還是使用馬車、牛車、騾車，但現在——」

「現在還是差得太遠太遠！」遊客截然道：「就以營養補給的方法來說吧，你們地球上的人類可以在一百歲之內不吃任何食物嗎？」

我陡地叫道：「那當然是絕不可能的事。」

洛雲笑了笑，道：「在地球上，根本就沒有多少人可以活上一百歲。」

我道：「而且，無論是一兩歲的小孩，或者是一百歲的老人，都是必須每天進食幾次來維持生命的。」

遊客道：「這就是落後！」

我呆住，半晌才道：「難道你們可以長時間不飲不食，而一直生存下去？」

遊客道：「不錯，在我們的地球上，早已用不着糧食這種東西。」

我更加難以置信：「完全用不着糧食

嗎？」

遊客道：「我們每個人只要在出世的時候吸收一點點能量，便已足夠十年使用，而我們地球上十年的時間，大概已等於你們地球年的十倍！」

我吐一口氣，道：「那麼，若以地球的時間來計算，你們可以一百年不吃任何食物了？」

遊客道：「事實確是如此。」

我道：「那麼，你們的腸胃還要來何用？」

遊客道：「你說得很對，所以，我們的腸胃早已逐漸退化了，不像你們地球上，單是腸胃就已佔據着身體內部極廣闊的位置。」

我道：「既然連吃食物都可以省却了，還要廁所來做甚麼？」

遊客道：「招待附近星球的朋友。」

我一怔：「在廁所招待朋友？」

遊客道：「這又有甚麼不對的？反正他們也和地球上的人類一樣，既要進食，又要排泄，那又何妨就在廁所裏招待他們？」

我苦笑一下，道：「聽來似乎真的很有道理。」

遊客道：「我知道，你們是很難理解得清楚的，因為我們根本就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道：「即使你們可以一百年不進食，但兩個單獨的腦子，又怎能繼續生存下去？」

遊客道：「若以你們地球上的人類和科技，想做到這一點，自然是十分困難的

了！」

「根本就絕無可能！」我直嚷出來。

遊客道：「一個人的腦子能夠和身體分開，對你們來說自然是無法可以想像的事情，但我們的科學家，却早已成功做到了這一點。」

他略為停頓片刻，又緩緩地接道：「橫志，讓這位先生看看扎伊爾之星罷。」

井上橫志點點頭，從身邊取出了一隻箱子。

他用一枚會發光的鑰匙，把箱子打開來。

我吸一口氣，道：「神的鑰匙！」

橫志沒有說甚麼，只是把箱子小心翼翼地捧在手裏。

這箱子並不很大，也並不很深，裏面果然放着一副腦，我看得出，它仍然是活的！

但是這副腦並不是孤單地放在箱子裏，在它四周，都裝設着許多極小巧，看來也極精緻的儀器，那情形就像是有另一副細小的電腦，緊緊倚靠着那副「人腦」一樣。

這就是扎伊爾之星！

遊客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起：「這一個腦，曾經用千年不變的保存劑塗抹過，這種保存劑，也就是營養劑，據我們的專家估計，它可以使扎伊爾之星生存五百年以上。」

我簡直驚呆得不知道應該怎麼說了。

遊客又道：「這類腦，在我們的地球上當然並不叫扎伊爾之星，但名字是不重要的，至於生存五百年，我現在也是以你

們地球年的時間來計算，這樣，總可以使你們更容易瞭解一些。」

我茫然地點點頭，但實際上却是一點也不瞭解。

也許，我的腦袋已弄得太混亂了，過了片刻，才道：「這麼說，扎伊爾之星是用生命和科技結合而成的。」

遊客道：「這種說法相當貼切，當然，我們的科技，比你們地球上所知的一切，要高出很多很多的。」

我深深地吸了口氣，忽然道：「那個阿拉伯公主呢？」

這一次，遊客默不作聲，回答我的是

橫志：「她已到了西方國家。」

我望住橫志：「你怎會捲入這件事情裏？開始的時候是怎樣的？」

橫志苦笑了一下，面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事情很曲折，我若將之全部講述出來，大概可以寫成一篇緊張刺激的小說了。」

洛雲笑道：「如此最合龍先生的心意，他本來就是個小說作家。」

橫志詫異地望了我一眼，道：「是真的？」

我聳肩一笑，道：「邯鄲學步，拾人牙慧之流，根本不值方家一哂。」

洛雲哈哈大笑，道：「真坦白！夠老實！但我却懷疑這些說話，是否故作謙虛，矯情做作！」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哼聲道：「不要太過份了，我是絕對有權可以讓你消失掉的。」

洛雲道：「這是甚麼意思？我將會在

甚麼地方消失？」

我道：「在我寫的小說裏！」

× × ×

裝甲車駛到一個很僻靜的地方，才停了下來。

遊客走了，他是帶着扎伊爾之星一起離去的。

扎伊爾之星的意念，忽然又在我腦海中出現。

若以扎伊爾之星作為第一人稱，那意念應該是這樣的：「我要回到自己的星球了，這個『遊客』，他年紀比我細小得多，但相當精明能幹，而且樂於助人，就像我的性格一模一樣，遺憾的是，紐約之星太可惡了，他不斷運用腦電波干擾法去害人，連我隱居的古老村落，也受到他的襲擊，使村落裏大量年青戰士介入決鬥，造成極嚴重的傷亡，哼，他是故意要氣一氣我，因為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們曾經是情敵，而且是我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現在，我要走了，紐約之星也已答應回家，在你們眼中看來，我們都是異形怪物，但不要緊，因為我和紐約之星，也只是太空旅遊路線上的遊客而已，你們也不必擔心有別的星球人來侵犯地球，因為照我看，地球實在一點也不好，而且污染的程度越來越甚，若要我來評分，我們的星球可值九十五分，而地球就只值兩三分而已……」

× × ×

黃昏，夕陽給魏一禾的背脊擋住。他站在露台前，手裏捧着一杯剛榨出來的鮮橙汁。

洛雲在，我也在。

許多莫名其妙的悲劇，都是紐約之星弄出來的。

「一個太空腦！」魏一禾哼着道：「這算是甚麼玩意？」

「你不相信？」洛雲道。

「怎敢不相信？」魏一禾冷冷道：「你好大的本領，私下裏查得清清楚楚，反而我却甚麼也不知道。」

洛雲嘆了口氣，說道：「我不是故意的。」

魏一禾道：「誰知道你心裏打着的是甚麼鬼主意？」

洛雲道：「據我想，戴狄斯和雅丁尼都是給紐約之星所愚弄的。」

魏一禾道：「這兩個人怎會惹上了紐約之星？」

我道：「戴狄斯是個私家偵探，極可能有人想知道紐約之星的秘密，所以惹上了麻煩。」

魏一禾道：「但雅丁尼又怎樣？」

我說道：「那却要追溯到普士身上去了。」

魏一禾想了想，道：「不錯，曾經有三個阿拉伯人去找雅丁尼交涉，可能就是為了普士。」

我道：「普士夫婦逃亡到美國，多半是爲了躲避這三個阿拉伯人。」

魏一禾道：「和阿拉伯公主的事有關嗎？」

我道：「阿拉伯那位公主，當年還只不過是小孩子而已。」

魏一禾道：「那就可能跟她的長輩有

關了，尤其是那枚神的鑰匙。」

我嘆了口氣，道：「其中原因，只怕一輩子也查不出來了。」

洛雲道：「我知道真正原因，因為普士曾經想盜取神的鑰匙，他以為那是寶物，但結果事敗，還觸怒了阿拉伯人！」

魏一禾瞪視着他：「你知道？怎會知道？」

洛雲說道：「這是扎伊爾之星告訴我的。」

魏一禾道：「他怎麼說？」

洛雲道：「在許久以前，扎伊爾之星運用超然能力，驅使一個阿拉伯土王，把箱子帶到扎伊爾河下游的一個古老村落，他又爲自己定下了『神的說話』，又叫阿拉伯土王帶走『神的鑰匙』，然後，扎伊爾之星就在那裏靜靜地休息下來。」

我道：「這豈不是偷懶嗎？」

洛雲道：「人有勤力與懶惰之分，太空腦也是一樣，扎伊爾之星很貪睡的。」

我又問道：「直到最近，他才靜極思動嗎？」

洛雲道：「你說得不錯，但當阿拉伯公主帶着鑰匙趕到非洲的時候，却遭遇了意外。」

我道：「她出了甚麼事？」

洛雲道：「她患上了霍亂，而且好像快要死了，於是，她派人去找吉爾古茲伯爵，希望他可以代替自己到扎伊爾，但吉爾古茲行動不方便，必須找尋另一個人合作，最後，他選擇了井上橫志。」

魏一禾道：「吉爾古茲早已認識橫志嗎？」

洛雲道：「這兩人是筆友，互相通訊已七八年。」

魏一禾道：「這真是妙人妙事。」

洛雲道：「至於紐約之星，他長期以來，都在紐約市轉來轉去，他最後選擇的僕人，就是連勒！」

我嘆了口氣，道：「連勒擁有一個這樣的箱子，但却只不過是箱子的僕人，甚至可說是奴隸！」

洛雲道：「一個家財億萬，舉世知名的鉅富，居然給一個箱子玩弄於股掌之上，真是奇怪也！」

魏一禾道：「但你爲甚麼揀了小費一頓？」

洛雲道：「那純粹是誤會，而他的脾氣，也未免是差了一點，但我承認，我早就知道許多事，甚至老早已和橫志有所聯絡。」

我忽然想起了謝卡：「他戴着那個玻璃罩子，是不是真的可以抗拒紐約之星的腦電波侵襲？」

洛雲道：「那是橫志跟他在開玩笑而已。」

我一怔：「他還有這個心情來開這種玩笑？」

洛雲道：「你以爲橫志是個木頭？永遠也不會做惡作劇？」

我不由失笑起來。魏一禾盯着洛雲，忽然說道：「你真的是有一個很有辦法的人，無論甚麼棘手的情事，只要到了你的手裏，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淡淡一笑，道：「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主角……」

（全文完）



# 雪地逼債

## 惡奴遭殃

時值隆冬，所謂數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時候，鄉農是個閑在的日子。本來該是釀得家醇笑指天，瑞雪六出兆豐年的，但是，這幾年風雨失調，更要命的是朝政不修，縱容一批土豪劣紳，重利盤剝，刻腹小民，可憐，笑是笑不出來，豐年也不是他們的了。酒更是欠奉，能得吃飽不捱餓，已是上上大吉，那裏還敢指望其他。

自己不釀酒，勢必照顧村口的孟氏酒家。故此，孟大爺是笑呵呵的招待着班鄉親。

孟大爺是一個好好先生，生就一張胖圓臉，一部絡腮鬍子，而身材就似隻酒罈那樣，生意一好，他就堆在人堆中滾來走去——

鄉親們是在嘆氣，是在訴苦，借了些酒意是發發心中的冤屈、牢騷……不料，外面却有人在叫：

「趙三，趙三，出來——」

其中有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農，本在與鄉隣談說着自己的不幸，突然，他面色變了，變得萬分可憐的，在應聲，在走動，一掀門簾，他走了出去，外邊還在下雪啊！可是，那個趙三上身祇穿了件破棉襖，下身是條破棉褲，如果沒有這幾杯酒下肚，他真抵不住這雪地寒冷……

一出門，可就不對啦，叫的叫，罵的罵，打的打，求的求。可憐的趙三是說不出整句話來，因為他的話全讓人給塞住了，打斷了。

「欠了租不還，可以，咱家的少爺祇要你女兒去抵債啊，你女兒呢？」

鬧了半天，爲的就是趙三的女兒，村中鄉親可心中明白啊！趙三有四個兒子，就祇一個閨女，現年十六歲，生得挺俊。再說，一直在陽光、雨水下長大，比那些城市的姑娘多幾分剛健之氣。何況，窮人兒女，沒人來服侍你，相反的，由於四個弟弟不太懂事，而病歪歪的母親，更該有人遞湯傳藥的，因此，她是早懂事，也早就支撐起這個窮門小戶。

就因爲這樣，農家女子藏不住在家中，她得上田下園的幹活，她的美麗就讓人看清了。也因此，引起了有錢人的注意。再說，就算那些大人家的老爺、少爺不會親自來看，就有那些些忘八旦、狗腿子，催租、逼親的上門來，上門來還能不看見？

照他們那些狗腿子的說法是：年紀不適合，竟他一二。現在，他們算是認爲時間已到，好像養的肥豬，肥羊那樣，可以開刀了。不想，趙三的女兒，青子不見了，分明是躲起來啦，嘿，可惜她跑得了和尚，還跑得了廟？向他家人要啊，趙三就苦了。

其實趙三根本不知道女兒跑了啊！他今晨出門時，女兒還在料理幾個弟弟呢：「一轉眼……不，自己才喝了幾杯酒……時間不多——不，時間是不少了，酒徒是不會計算而已——她又會到那裏去了？」

他本……他願意負責找回來……給個期吧……好，明天，這個時候……如果明天不見青子，那就不客氣……

趙三又回到了酒店中，有不少人圍了上來……可是，那個老闆却叫住了趙三：「我說趙三啊……你還喝過酒？不是我賣，你得找青子去啊……」

「不，不用找，我知道她看我死，要看我死……所以，我今天第一個來……喝早酒……」孟大爺，說實在，我……幾時那麼早來過？我心中煩……我怕和家中人……說話……所以……」

「你溜出來了……」孟大爺有些冷冷的，語調透出不滿來。

「是……我……」趙三有些惘然之感了，他依稀看到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在看他，用冷冰冰的眼光看他，而是有幾百個人在看，用卑視的眼光注視他。意思是，你——這個可惡的老頭，你能這麼忍心，看住女兒往火坑中跳——

「不，我，可是，各位——我不甘心，但是，鄉親們，我是沒辦法——我是——」他突然蹲了身子，雙手捧面，他哭了，老人在衆目睽睽之下，當衆哭了，那有多難扭啊！

人羣中，有幾個是比較了解趙三之家的，他們心中明白，趙三說的沒辦法，是實在的沒辦法，一家七口，一個又是長年病癱在床的沒用人。其他，除了趙三，就祇剩個青子，可以算個整力。兒子們，十來歲到五六歲，吃是挺能吃的，幫是幫不了多少。幾年的虧空，又加上重利盤剝的黑心鬼。可憐，他是走投無路了。呂大爺看了他女兒，他又有什麼辦法。誰也該可憐他啊！他是想盡了辦法，他打過山獸，他佈過陷阱，他更不惜氣力的苦幹……還

武林恩怨

錄

文圖  
浪飛  
海可

# 玄魔神劍



是，試問：那又有什麼辦法？

賣女兒抵債，當然不該——請教，他除了雙手奉上之外，他還能有什麼好辦法，避免如此慘事發生？

現在，他希望喝酒，是啊！喝了個稀里糊塗，然後倒頭一睡，百事不知，也不必理。他是希望用酒來麻醉了自己，然後，讓女兒出了門——但是，他依然是個人，他依然有知覺，他那會不痛心？他真能女兒一出門就不再掛念了……他……讓人們阻住了喝酒，也就是說：他祇能清醒冷靜的，讓苦痛事，透心過……

可是，哭也不是個辦法啊？走吧……對啊，去找女兒吧，趙三是跌跌踉踉的出了門。

然後，酒店依然恢復熱鬧、飲酒，不過，始終有那麼一點愁意籠罩在四週，明明在講鄉耕之事，可不知怎麼一來，會說到了趙三，講其他雜事的，也會不知什麼一轉，轉到了趙三。趙三反而變成了話題，而一提起趙三，人們就有一種愁然之感，唉——人們是誰也沒能力能管這件事，誰也明白，呂大爺——這個獨霸一方的大人物，和他對峙，能討得好？

突然，有人衝進了門，叫衆人去幫幫忙！說青子吊死在村中社公廟前的老槐樹上。

人們陸續走了，一邊走，一邊在談論着趙青子。一致認爲，青子太烈性，而呂大爺……逼人太甚！

趙三是眼淚鼻涕糊住了個面、鬍子……他優住了眼，看着女兒的身子……有人在叫，快抬回去，別冷僵了——人們七

手八腳的抬了青子走……不久，人走完了，祇有一個孩子，冷冷的站在廟門前，看着村衆的背影，他是咬牙切齒的說道：「我——一定代你報仇，姐姐……」眼淚慢慢的，流下了他削瘦的臉上。

「孩子，你不怕冷？」

孩子這突然而來的聲音嚇了一跳，回頭一看，祇見一個滿面笑容的老人，站在他身後。孩子一見這笑容，真想跳上去狠狠的打他一巴！但是，他秉性冷靜，強制了自己……對老人搖了搖頭。

「嗯，真強項——」老人還在笑：「孩子，肚餓了吧？」

孩子依然冷冷的搖了搖頭。

「跟我走吧……」老人邊說已一手抓住了孩子，這可就叫孩子火了！他不想走，你來抓他，他奮力一揮，他希望揮脫了手就走……對不住，孩子可依稀感到了自己的手腕，宛如上了副鐵鐐，並且一股大力，拖了他就走。孩子急了，他冷然的說道：「老大爺，你這是用強！」

「是啊，老夫是用些強了！」

「我可心不服啊！」

「能不服嗎？孩子，人，總得向強力低頭的啊！」

「我肯嗎？我會嗎？」

「你想代你姐姐報仇吧？嗯！不留住小命？試問：你能報嗎？啊？」

孩子可幾乎跳起來了……自己想報仇，這是心中事，決不能讓人看出來，也不能風聲稍有外洩……老人……如果，他是呂大爺方面的人，那……孩子頭上有了汗——這冷的天，孩子可是冷汗淋漓。



「你怕了——」

「對！我……怕了……」

「那就得乖乖的聽我話……」

「不……不……沈師說過，士可殺不可辱……」

「啊……看不出啊，你還曉得幾錢書呢！」

「老……大爺……」孩子話未出口，突然，他發現，他已到了門口，而父親正在與呂大爺的爪牙說着話！

「各位，青子能救活……真……我……我能忍心讓她死……於非命……各位……高抬貴手……」

「不理他，你得跟我們走……爲什麼？別裝傻啦，大爺要你還錢，總之一句話，還錢給人，你揀一條……」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在叫：「醒了，醒了……」好，這幾個狗腿子立即不說了，他們狗頭屁股的，走了過來……果然，青子已吐出了口中濁痰，一個中年婦人在推她的背部，青子開始飲泣了。

「好……算你運氣不壞，哈，我們留二個人在此地，帮你看守青子，咱們幾個去通知大爺……哈哈……」笑聲中，真的留下二個惡奴，名義上是照顧，其實是監視。

孩子可如瘋了般掙脫了老人，飛也似的撲上去——一邊哭叫姐姐——可惜，此時的青子是剛從鬼門關上回來啊！她的哭是第二本！第一本是上吊前的序曲！現在，可算是繼續下去——她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清楚，弟弟的哭叫，她也是覺得在極遠極遠的地方傳來。

能懂得這些，真，說了他們也不懂啊！

那麼朱狗子懂不懂？除非他是真人不露相，否則，他也是不能懂……因爲，有件事是鄉隣清楚的，朱狗子是本村人，可以說生於斯，長於斯從老於斯，極可能最後是死於斯。說他是個勤儉的鄉農，沒人會反對，說他是個隱居於此的湖海大俠，對不起，沒半個人能相信。

朱狗子是一面惘然之色，誰也看得出他是真的。還有人記起三年前，爲了家計，也進過山打獵。可憐的是，他摔斷了腿，如果不是趙老三進山看見，狗子可能就此完蛋。就算如此，他還得接骨駁筋的，養了半年的傷，家中開得更拉下了虧欠：養了幾隻雞，是他夫婦的性命。爲了雞捱了打！幾乎給打死了——而今，一反而變得如此模樣，他能不承認？

「誰說的？」有人問了，對啊，該問問這兩位狗腿大爺，誰說朱狗子有這種功夫的？

「是個老先生。」

那來什麼老先生！真！你尋找我，村中幾時有過老先生，但是，人羣中有個人他心中一動！二秀！他突然想起了那張令人討厭的面孔，難道是他……

「不是我……」

二秀幾乎跳了起來！我祇是心中在想，什麼，他已看出來了？他抬頭望一望，祇見老人在人羣一角，露出了那張令人討厭的笑容，這——孩子是個玲瓏的人，雖然冷傲，可不笨，突然他有所發覺，老人不是個沒來由的人。分明，他的說話沒有其他人聽到……他相信，決不是衆人耳

「孩子，別哭——別哭——」中年婦人推拿了一陣，又說了幾句話走了。誰也沒看清了此人是誰，老實說，當時亂紛紛亂開關的，誰又會注意了……

但是，那個男孩可留了心，因爲，他是冷靜的孩子，又何況，他得記住，誰救了自己的好姐姐——雖然，他不認識她，更可斷定的是，她不是本村的人。

但是，他依稀記起來了，在沈師的家，見過她一面。不過，他可能記錯……唉……現在得先看顧姐姐——他想起了姐姐的好處，多好的姐姐啊，寧可自己少吃一口，也省下來給娘，或者幾個兄弟吃。天不亮起身，有月光時，她可以徹夜的代自己兄弟幾個縫這補那的……娘生得和姐姐一樣好看，但是，娘老了，姐姐一直說：是咱們幾個累了娘……可是，姐姐，你可知道你的好看，會變成了你的不幸……他哭了，抱住了姐姐哭了——大聲哭。

「別哭了，小鬼，起身，讓青姑娘好，好料理料理——喂，朱狗子，家中有雞，拿幾隻來……」小鬼在下命令，可憐的朱叔叔是低頭無語，孩子明白啊，朱叔是靠幾隻雞旦的母雞找些外用，或者，留作小雞買錢……可不能殺！但是，那幾個呂大爺的手下，比陰兵鬼卒更可憎可厭。他們的說話，就是命令，不聽不從，他們有的是拳，腳。朱叔吃了苦，讓兩個惡奴拳打腳踢的，打了個乾嘔苦叫。

打了幾下，叫了幾下，好，兩人走了，自己動手，乾脆明瞭——朱叔是抱住了兩人的一隻大腿，求啊！告啊……當然是不行，朱叔讓兩人踢了個面青鼻腫！幾乎

孕不靈，也不是人們的疏忽，而是老人的說話，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方法，令他的說話，祇有自己一個人聽到。

「你別不信！嗯，想不到，這兒果然是臥虎藏龍之地啊！哈！小子，別再看我，反正有好戲可看——」

二秀是有些明白，有大半不明白。什麼臥虎藏龍，又說什麼有好戲可看……不過，有一點可以明白，姐姐的事，已引起了俠義人士之不忿，他們會出手，他們會救姐姐出火坑。

二秀是突然乘勢跪地，雙手合什，口中喃喃祝告：「但願俠義人士救姐姐，那麼，自己就算是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願的。」

青子可不明白兄弟在做什麼？可是，她也看見了兩個狗腿的一切，她當然不能明白，也不會相信朱叔是個俠隱，不過，事出有因，不是無風起浪，否則，兩個狗腿子決不會如此猖獗！

誰呢？誰能做這種事？不是朱叔，總該有個人啊。

朱叔是簡直是啼笑皆非了。他已指天咒咒，你對你的，他兩可無論如何的要朱叔饒命……

「兩位何必強人所難啊！」

二秀心中又是一凜。是沈師！不是要回家去看看的，怎麼又回來了？但是，人羣是分開了，走出一個文士，此人人生得不算清秀，但是一個青衫，別有一股雅緻風度，鄉人當然認得，他是前年暑天來到本村的。然後，設一村塾，教村童唸唸書。有時候，他還帶了幾個村童進山中打獵，

昏死了過去。可到底是阻止不了兩人——看兩人搖搖擺擺的走了。

孩子咬緊了牙，捏緊了拳頭，耳邊傳來老人的語聲：「又想報仇？唉！小孩子，自顧不暇啊，你能嗎？」孩子是尚未辨清語聲的高低，抬頭一望，祇見一張笑臉向他，如此的討厭，如此的可怕，老人大概也看出了孩子的心意，走了。

青子是醒了，她看清了週圍，她更看見了自己的弟弟二秀，她十分心痛……她明白自己死不成，她又是悲傷，又是難過，她抱住了二秀的頭，痛哭失聲……

不少鄉隣在勸青子。還不是那幾句話：「好死不如惡活。」「螻蟻尚且偷生。」

「什麼什麼的，青子那會不懂；可惜的是，她活著無味，還有，將自己拿去餵那隻惡老虎？她是寧死，也好過讓那個惡人糟蹋啊！」

現在，死不了，她看到了二秀，她又是一陣刺心的痛！說實在，叫她拋棄了幾個苦命的弟弟，她也實在捨不得。當時是一時之氣，現在，眼見親人……她是難受，誰說……我是不想死啊！但是，好弟弟，我又該怎麼活下去啊？這話，她祇能放在心裏。

唉，兩個狗腿子回來了。奇怪，爲什麼走路時……脚步踉蹌啊，明白了，喝醉了酒。不對，朱狗子家中不能有酒，早已說過，幾年的歉收，家家戶戶有他們的難處，誰也不能再耗費米糧來釀酒。那麼，兩位是幹什麼來啦？

再看一看面色，更不對，面如死灰……唉——我們是苦於吃不飽，我們也苦於

人挺和氣，也挺斯文，更可貴處是他個性慷慨，極喜助人，本來，朱叔，趙三還有幾家人家早已支持不下去了，全仗他的幫助。當然，他不是個大財東，祇不過他本身有些朋友，時時寄些錢來。至於他的朋友，很抱歉，沒人見過。祇是在最近，有個中年婦人出現。不過，有不少人根本不知道……

青子是想過他，如果這件事，他在的時候，可能他不會想不開。至少，他是會代自己劃策個辦法。三個月前他走了，因爲，他要還鄉去看看，說明過了年再回來，想不到，他回來得那麼快！

兩人一見沈老師——村中人都這樣叫他。除了知道他姓沈外，也真不知他的台甫，他的外號的。至於兩個狗腿子，由於一直在村中出現，所以也認得他。可是，他來說什麼強人所難……唉！沈老師：你是不知啊，我倆的命在他手中繫着啊。如果不求朱狗子點頭，兩人的小命可真能應了那個老人所說：一過時限，他倆就得死，死得萬分可怖，甚至於死前還得受盡苦痛折磨……

因此，他倆不能因他一言而罷休，性命要緊啊！

「真的該有所弄清啊：兩位那會知道朱君有如此之功夫……至少，你得說個明白啊。」

「是位老先生——但是，我倆……現在已開始胸口作痛——如果……痛部延開，那……」狗腿子哭了。

「對啊，該拖住他……」一個老人在說話。

應付租、賦，你們是得天獨厚啊，你們——還有，剛才還是意氣如虹，更且，打人踢人挺有力的，那會一下子變成只恨灶貓的？雞呢？對啊！他倆是去捉雞的啊！爲什麼手中無雞？兩個大男人，並且，時時來鄉下，漁肉鄉民的，他倆捉雞拿鴨，可算是手到拿來，那會捉不着……

再看看清，兩人在抖。天是冷，他倆穿得好，也不算少。咱們冷死，也輪不到他倆叫冷。這又是個奇怪，什麼件事？沒人明白，但是，兩人來到了朱狗子面前，四膝跪地，拚命叩頭——又是個怪事，叩什麼頭啊？

「求求你……老朱大哥，饒了我倆，饒了我倆，我們做豬做狗，也記得您老的好處！」

朱狗子是大驚失色，在場人又有那一個不弄了個稀里糊塗？這兩人難道捉雞捉不着，碰上了六畜神了？

「你倆是幹什麼啊！我的大爺——」

「不，我是狗，我是忘八，我是——是——畜生。您老饒了我倆……我倆祇是奉命行事啊……」邊說邊叩頭……真應了那句老話，叩頭似搗蒜。

朱狗子是實在弄不明白啊，他面有難色，他想扶起兩人，不料兩人可又怕朱狗子的手，「別再折騰我倆！我明白了，老人家，你有反彈之力，損人氣穴……你……饒了我們吧。」

什麼？反彈之力？損人氣穴？朱狗子是真人不露相，剛才他是用了一種怪手法，可以捱打不還手，其實，他已用自己的真氣反擊對手？不過，鄉村佃戶，他們那

「是你……」沈師是面色微變，看清了老人之容貌。

「怎樣，此地了結，還是找幾個帮手，打個熱鬧的？」

「谷先生？唉……想不到，你依然找來了……」

「是的，我早就說過，我是陰魂不散的啊！」

「很好！三日後，在平頂山，黑峯頂會面。」

「好啊，」老人微微一笑，可是，他的不得人心的笑，令二秀更爲討厭。不過，他心中萬分激動，因爲，他已有所明白了，原來，沈師不是個沒來歷的人。

沈師看來是無法掩飾自己了，他伸手在兩個狗腿子背後，各人重重擊了一掌，然後，冷冷的說道：「走罷，別再來惹人厭，歸告爾家主人，靜等報應。至於你倆性命是保住了，不過，也該形如廢人……哼，別再嚕噓了，我可不喜歡與人討價還價……」

兩人走了，沈師是對青子看了一眼，道：「我來遲了一步，唉，你是命不該絕，好好保養自己。至於，那些惡人，我會代你們打發。」沈師說完想走了。青子伸手一攔：「沈師——你說過……你還得修養一年！才能復原的啊？」

沈師看了青子一眼道：「何必代我勞心——」說畢，他是走了。並且，一見眼，不見了他的踪影。看他是走得挺逍遙的啊！嘿，不知什麼一來，人，不見了。村人有明白，有的憤憤。不過，誰也看出，他不是個平常村塾教書的，青子是怔住



了。誰也沒有她清楚沈師，因為，是她將他引進了本村，記得是個夏日黃昏，她爲了母親之病，進山採些野菌，熱些湯讓娘開胃，在野菌叢生地，他發現了沈師，誰也知道，野菌生在寒濕陰僻之地。不是熟悉此地山路，不會來到這兒來。何況，這個文士是俯伏在地，姑娘是個好心人。她得叫他醒，和他說明，當其拍拍文士的後肩時，她發現文士不是睡，實在是昏迷——她慌了手脚，仗着力大，她將文士扳過身來。不想，她一反轉文士之身時，看見文士身下壓住了一條蛇，一條山中極不易發現的七星烏梢！那麼，文士是爲蛇所傷，聽父輩人說：爲此蛇咬中，那是無藥可醫，如此說來，文士是死了？

由於看清了蛇是死了，再看見文士胸口有蛇牙，她是勉爲其難的，代他去蛇牙——這是她學過的，因為，她父親是個山裏通。青子爲了希望減輕老父之辛勞，所以她也學過了！她去蛇牙時，才發現文士心頭尚熱，並且，有微細氣息，姑娘可不讓文士死了……一眼又看見文士手中各執一支草藥，姑娘心中一動，她看清了——正是剋制七星烏梢的斜山蓮：她連忙撬開了文士的咀，很好，可能文士是有心人，很自然的開了口，姑娘餵了文士，用口咬碎了斜山蓮，以口對口的餵下去的。

姑娘祇顧救人，根本沒有想到男女有別——

文士是心中明白……他幾乎想哭，但是，尚幸，姑娘是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自己知道，如果不是姑娘熟悉一切，自己是無論如何的——該死去荒野。

因爲斜山蓮的藥性對症——他睡着了。不過，睡夢中，他又看到了另外一張臉——一張美麗又俏俊的面，他那裏想得到，如此美麗的臉，却已藏了一顆如此狠毒的心。

她會突然發難，無論如何想不到，自鳴爲名門正派，又頗具俠名的谷氏龍鳳的一鳳，向他暗算。爲什麼？爲了殲滅自己這個邪魔。他身中的又是什麼暗器？黎山七煞教中的七煞毒砂！他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她那來的這種暗器。

中了如此陰毒的暗器，唯恐自己不死的，谷門中的有名人物全露了面……如果不是屢勸自己，而自己豬油蒙了心，不理不睬的那位老師姊出手阻了一阻，自己根本無法再活下去。

自己是個傲、狠、冷、毒的人。不錯，人，還是我行我素的好。一直來，自己是根本不顧別人的說話。不聽勸，不聽阻，與谷鳳娃的交往，師姊勸之又勸，希望自己有有所醒悟。可是，自己是拒絕了——自以爲自己是不會錯。又何況，谷鳳娃對自己的情意，除非是個土人木偶，否則那會不明白。師姊說：言甘而重，其中有詐！怕什麼？自己可是個受人欺弄的。

谷鳳娃招來了不少事故，自己是一直偏袒她，最後，更憑仗自己的功力，代谷鳳娃毀了七個門戶之名宿長老。待得自己看出，谷鳳娃是用自己代她火中取栗時，她出了手，他中了她的毒砂，邪門中極可怕的毒。

自己是師父關山門的弟子。因此，他有不少功夫是師兄姊們沒學過的，也更因

此，他懂得如何來醫療黎山七煞砂的毒性。他憑仗自己功力，乘隙而走，他更憑自己機智與易容，趕到了平頂山——他知道，祇有平頂山的半斜蓮可以剋制七星烏梢，而七星烏梢毒蛇恰恰可以吸出七煞砂的毒。

可憐，他來到平頂山，已是筋疲力盡。還有，他根本無法可以引七星烏梢蛇來，他滿山亂走：他最後在山陰處與烏梢蛇兒見了面：可惜他已無法能制止這條毒蛇了。

尚幸他的功底厚，就算是毒砂已發生作用，他已無法可以再仗功力來制止毒性發作，現在，更是毒蛇已來——七星烏梢發覺剋制自己的天然剋星在對頭手中時，他是飛竄上身，張牙就咬。自己無法再作好的打算，祇有一個合攏，將毒蛇硬生生壓住，憑最後一口氣，他希望咬嚼斜山蓮時，烏梢蛇毒已入血中，他再也不能行動……祇有一個念頭，不可丟失斜山蓮。

幸好，或者是命不該絕，來了個農家女孩，並且，她是極具眼光，將他從閻王爺手中搶了下來。

當他醒來時，四肢不能隨意運用，他明白，蛇毒未清。還有，幾日來未進飲食啊——唉，即使如此，自己至少得修煉二年，才能真正的恢復本來的面目。二年，二年中得隱姓埋名……唉，想那麼遠幹什麼啊，自己不久就會餓死在這個陰濕的山谷中。

他哭了。英雄一生，傲橫一生，哼，他會流淚。他苦笑了，但是，他恨的是自己——腦中又浮起了師姊的面容。焦急

的神色，師兄們一個個與自己翻了臉，祇有她，始終是照顧着自己，可惜，自己又如何？眼淚是爲她流，不，他不想死，他希望報仇。

可是，自己將餓死在這裏了。鼻端聞得一陣香味傳來，自己又爲人扶起了，一個農家女孩，將自己又扶又拖的，將自己扶在一棵大樹邊。看清了，四週有着不少竹草交織的短籬，圍住了自己。還有捉野獸夾子，一個小型的陷阱，分明是姑娘化了不努力氣作成的。

現在，姑娘開始自己吃飯，可憐的飯！雜麵的糰子，不過，湯挺清鮮。哦，是野菌熬的湯。

吃了一頓從未吃過的美妙早餐——時辰是天色微明，該算早餐了，他來了精神，是了，他可以行動。至少，他已可以對付那些野獸、毒蛇等。

不過，姑娘在笑。對他說：得休息好幾天——她會送飯來——可惜，她家窮啊，不能找來好東西——呢……他真想笑出來……傲橫一生，他——竟然要憑仗一個小女孩來救自己。要報仇，對……大丈夫能屈能伸……

「谷鳳娃！我會來找你……」突然，他想起來了，我會找她，焉知他們不來找自己？現在，不，在二年中，他是無法與他們見面。他受了傷，他也細細的盤算過，谷門不會輕易放過自己，他們必然會乘自己力弱之時找上門，殺了自己，以絕後患。

一直來，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獨行怪傑，今天却是在提心吊胆的情形下，莫

來八鄉村深查。

谷乾用是忘了詳細考查自己門下，當他由洛陽北部出發時，他的心腹大患玄魔門中唯一長老，人魔飛天的山玉珮已得門中人之千里魔火傳訊，先走一步的，找到了沈景山！

沈景山見到了師姊，他免不了萬分的內疚，但是，山玉珮是善言開導，他希望師門中唯一的傳人能不涉及此禍。她是十分清楚師弟的個性爲人，他強傲，冷狠，因此，她要師弟記住，忍一時之辱，而求能真正的報仇。

他現在是不敢對師姊再有什爭執，事實俱在，師姊是比他精明得多，他是向村童講了講他有事回家鄉，他走了，誰又想得到，他剛到洛陽附近的七里莊時，他聽到了一個他從未想到的事！玄魔門中三位長老，十七名二代弟子被自鳴爲滅魔門的谷乾用，聯合了所謂名門十三派，將玄魔門挑了，二十名玄魔門中精英是死是活，不清楚！爲可能是爲谷乾用扣押住了。

他知道谷乾用的用心，何況，此老是個陰狠，沉鷙的人。他爲求成功，無所不用其極，如果二十位同門爲其所扣，那麼，玄魔門中的秘技，至少有七種，又得爲其逼出而據爲己有。

又有個訊息傳來，谷乾用率領四大金剛遠去康藏之間的塔布屯，沈景山是不禁大驚，因爲，玄魔門下的唯一傳經長老，貢喀爾在那裏坐修，所謂傳經，那就是說，玄魔門中的秘籍經圖，全由其執掌，如果貢長老有什不測，那麼，秘魔門算是真正毀了，當然，他是相信這個傳訊。因爲

「客官，我不是不怕，一來，我是走慣走熟，二來，我跟爹學過設阱啊，捉蛇啊！啊！對了，我還在那片陰濕地設了個圓形阱呢——你走去看看——你倆跟我一塊兒去看看——啊！那個地方啊，有很多山菌，可肥大，又鮮味的，你倆去不去？嗯……至於人，真不能在這個地方住——尤其是夜深，我爹說了，有山風，有毒霧，能把好人鬧病了——到了，你看，我說的不錯吧，呃，或者，你倆去看看，真能有你們要找的人，也不一定，怎樣，不找了，走了？哦，我當然不會說，再說，我也不認識什麼人……此地也不會有陌生人……除了你！」

「不許你說——」有一聲女人呼斥聲，此君不由自主的一凍。

「我早已說過，我不會說。」

「大姊——噤噤——怎樣？」語聲極惡。

「良弟，咱們可是名門正派，那能如

此……走吧——」

「兩位走啦——呢——不帶你們走出去啦——」小女孩還挺真誠熱情的在說話呢！

他是心中明白，這個小姑娘是幫了自己個極大的忙，全仗她——否則，自己是極難走脫了這一對姊弟的誦捕。如果——突然，他由心底泛出個感激來，小姑娘是爲了救自己，她幾乎爲兩個所謂江湖名門正派人士所殺，而且，在這個地方，小姑娘被殺，除了家人因不見她回去，而入山找尋外，她極可能死得不明不白，即使家人找到了她又如何？一具屍身，又怎能查訪出，爲何人下手？就算你知道，也是無可奈何，鄉間民女，又能拿這一對姊弟怎樣了？死了，還不是白死？

她爲什麼幫助自己——即使她不知自己來歷，即使她不是江湖人士，她也該爲保護自己而出賣他——一個她根本不認識的受傷者啊——她這是爲什麼？

「因爲，我是窮人——」

等了好久，才見到了小姑娘——青子。她是十分誠摯地說着，回答着自己的問題。

「因爲我是窮人——」六個字宛如六枚重鎚，打得他頭腦發沉，傷者不禁有所悟，窮人才值得人欽敬，可是，早就說過，此君是個不世出之奇才，因此，他心中感激姑娘。不過，却又另外有了份留心，他不能再一見如故，也不肯將人當作朋友，他吃過虧，他不再希望再吃虧，即使實在是個民間女子，決不是有什麼江湖人物，他依然留了分小心。

他對青子說出了自己的姓名——當然是假名——沈景山，然後，他也不再數說其他，祇說他可能會在八鄉村中定居下來，至於自己該仗何爲生，教蒙館，青子是十分懂事的點點頭。

他永遠不明白，這樣個聰慧而不懂事的女孩子，她的智慧從那裏來的，天賦，他可永遠不相信，突然，他更留下了份心，別是有爲而來，更可能的是，敵人的深謀遠慮的伏着，不過，如果是敵人的伏着，他是那會活下來。對啊，他早該死了，可是，他又嘆了口氣，自己的對頭不少了？有名門正派，也有邪魔外道，自己——簡直是天下皆敵啊——他祇有一個想法，不論是敷衍，也不論是受騙，反正已來了，等吧，等他們發動，自己祇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他們發動得慢一些，最好，讓自己功力全復，那麼，唉！他苦笑了笑道：「到那個時候！朋友，你們不來找我，我也不肯放過你們！」

事實讓沈老師看出來了。孩子因家貧，還有，她是個個性極強的孩子，家貧，令她早已自負起家中的担子，家貧，令她對人對事有個深刻的認識。他更看出了青子十分愛護自己的兄弟，爲了內疚，爲了懺悔自己的看法不對，因此，他將二秀引入了門，他已有了個打算，青子是爲家務，病母所拖，不能好好的習武，那麼，試試她的兄弟們，結果，他看中了二秀。

當師姊在無意中找到了景山時，她已打聽出來，谷家，那個自鳴爲滅魔長老的谷乾用，已開了山門，並且，詳細的詢問着四方追索者的報告，然後，他是決定再



谷乾用是掌握了廿名門下同參，極可能有人會吐出口風——他不能再等，他是立即再返八鄉村，不想，他是中了計，現在，他是親眼看到了谷乾用。

沈景山不是個笨人啊，當下已明白，可能有人出賣了他們，至少，谷乾用與他照面，是對他一說明，突然，他更明白了，賈喀爾長老根本無事，並且，玄魔門的傳經長老，所居地宮，豈是一般人可以找到？即使誤打誤撞的找到門戶，也不是輕易能進了門，別說賈喀爾長老之功力不淺，其人性如烈火，逼得他急了，老人是會甘心一死殉教，他死了！這些經典圖籍全算廢紙。

但是，他又那會輕易上當，他心有所悟，自己實在已墮入谷乾用的圈套中，並且，自己的弱點已為谷乾用瞭如指掌，谷乾用果然是個智慧過人的長才，當然也是自己的照命剋星啊！

他怕了，不是怕死，而是怕不死啊，他希望見到了師姊有所說明，至少，他得救出師姊，她是無論如何不能再陷入了這個惡人手中。

山玉珮是不見了，他是找來找去找不到，她出賣了自己，難道她也背叛了師門，不會，沈景山是十分明白自己的師姊——但是，在自己如此的窘迫情況下，她是不該躲起來，或者，他不禁心中動了動，極有可能，她已為谷乾用暗中扣住，她已無法擺脫了老妖的糾纏，如果真的如此，那麼，玄魔門看來就得毀於一旦，罪人是誰，是自己！他頭上已流下汗來！

三天後，在平頂山必與老妖相會！

也可以說自己必然會為谷老妖扣殺，總該想個脫身辦法，現在，先將呂大爺除了。

當沈景山趕赴土豪呂龍石家中時，他不禁廢然一聲長嘆，因為，他已看到了所謂名門正派的人傑作，人！一個個，不分男女老幼，全被點了死穴，在等死。

他相信，谷乾用又是走先一步，原可能將自己僅餘的一個據點也毀了！谷老妖是善於花言巧語，騙得趙家一門相信他是個行俠仗義的好人，自己，當然是個十惡不赦的魔頭，就算不是如此，自己又敢不敢與他們見面，自己那會不疑心他們與老妖聯手對付自己，欺弄自己。

沈景山倏然一抬頭，長嘯一聲，想不到自己縱橫江湖，而因一時不慎，毀在谷鳳娃這個「俠女」手中，而今，他是孑然一身，遍地是敵而無人是個伴，自己——江湖人稱無形神魔的我，竟然會走投無路——老實說，以自己尚未恢復十成功力的人，根本無法可以脫出老妖之監視。

「沈師！」青子在叫，沈景山心中更驚，回頭一看，祇見青子是手中執着一根長才尺長的碧沉沉的竹管。「是那位大娘命我轉交給你的。」

「天魔錐……」沈景山幾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意天魔錐是師姊保管唯一玄魔門中的利器，不到萬分一之時，她是不會顯露。上次為救自己，她也祇是憑仗自己的功力掙脫重圍，她也不肯顯示這件暗器，現在，分明她比自己更為清楚目前的處境，她怕自己功力不濟，希望自己用天魔錐對付谷老妖，他——一頓腳，立即想到了師姊的用意，分明，她是會先去

對付谷乾用了。

滅魔主者谷乾用其實是個江湖知名人物，在江湖正派人士眼中看來，他是個謙謙君子，更是個忠厚長者，但是誰也不想，他是不惜利用自己女兒的俠名——谷鳳娃是江湖有名的萬里神鸞，美貌，借故挑翻了晉南巨豪，桑家無敵堡堡主桑其應。引使生形神魔對鳳娃另眼相看，兩人聯手，毀了桑家七雄。

她的美貌，她的機智，她的溫情柔意，將沈景山陷入了個無形惡障中，他將自己的一切抖了底，並且，為討其歡心，竟然將自己的梵文玄魔訣，細細的解說！一個大翻臉，沈景山是讓谷乾用剽竊了玄魔門中的神訣，反過來倒打一撈的，景山是仗山玉珮的拚命搶救，掙脫重圍，然而，玄魔門下，在中原傳道的，却為谷乾用殺了個傷亡殆盡，沈景山是成了玄魔門中的罪魁禍首。

如果不是巧遇青子，那麼，他在年前已死於窮山之陰。但是，今天又如何？她害了師姊——而自己——平頂山之役，看來，還得仗師門遺物，來殺出重圍。

師姊為什麼要保護自己這個貽禍師門的不肖弟子？為了師父遺命，對啊！師姊對恩師是敬若天神，師姊對師父之一言一行，全都銘記在心，可是，自己又怎樣，他謝了青子姑娘：「我該走了，但願你以後會如期！」

「大娘說過，你會明白過來的……大娘又說：你會代師門爭氣，你會更好的立起個門戶來——」

沈景山一凜，師姊非但叫姑娘送來利器，她更要自己不可灰心，更說出了，你既然不小心毀了玄魔門，你就有大願力，再與玄魔門，做錯事不怕，能認清錯誤，不再犯錯誤，那才更重要——師姊還將玄魔門的重担放在自己肩頭，又何況，他看見了青子姑娘手中那面三角形的石牌，這是師姊的入門標誌啊，難道她將青子當了傳人？

「大娘說，你會照顧我的——」她還說你不曾棄下我而抖手一去的，龍師叔！」沈景山凜然了。看來，師姊將我的真姓名也告訴了他，並且，師叔一叫，更清楚了，師姊已將青子收歸門下，但是，她是不會傳授武功與她了，青子的以後是自己的事了。

他明白了，師姊是留下了個人情担子，交給自己挑。為自己的恩情，為師姊之托孤，他不可以輕言一個「死」字，平頂山是必需去，不去，老妖不會輕易放過他，也就是說，不打一架，不光明正大的，是無法離開此地，更無法代其照顧青子。她是抱一死之心，希望放脫自己，但是，他——不禁淚盈於眶的看了青子一眼！

「師叔，不怕，大娘，我該叫師父了！她是說過，咱們從沒做過害天傷理之事，更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胡弄世人，照天理人情，咱們沒有被毀滅的道理，你是一定不會有事的，祇不過，她要你小心以後，請你遠走藏邊——」

「我怕我是做錯了一件……永難改過的錯事了啊！」

「不至於一無冠制之道啊，師叔，師

父再三關照我！」

沈景山，龍行仰是凄然的點了點頭，然後，他是一長身，人已飛出老遠，青子在他背後，而青子的背後，是他用作村塾的那幾間房子，他希望在此會合師姊的，但是，師姊是代他先去拖累老妖，然後，他是可以憑仗天魔錐擊斃老妖，然後脫出重圍。

然後，遠走藏邊——然後，覓地靜修——啊，藏邊，找貢長老——

## 以身殉教 仁至義盡

平頂山一片黑暗，他已看到了那個黃袍老人。是這樣的雍容，是這樣的祥和——面上含着慈祥的笑。一見龍行仰來到，他是微微一笑說道：「龍老弟，到得好早啊！」

「你來得更早！」

「是啊，恭候台駕啊，哈哈——鳳兒，出來吧！」

龍行仰幾乎暈過去——一張俏麗清秀的臉，出現在他的眼前。不過，龍行仰是個細心的人，他依稀看得出，她有些愁容！現在，龍行仰是再不會上女人的當了。

以前，谷鳳娃那怕有絲毫的不樂意，他也不會千方百計的，令她消愁解悶。無論如何不希望她有一毫的不滿。人，會變，想不到會變得如此快，如此厲害。谷鳳娃在他眼中看來，祇不過是在賣弄風情，要自己再上當，他不由自主的冷笑了幾聲，冷冷的對谷乾用道：「對我，你還有什麼可資利用的？」

「不，老夫一生以誠信對人，那會利用他人，以利自己的啊，可是，龍老弟啊，老夫是有事相商！」

「唉，我上你的當還少了？相商？你還會有什麼好事對我……」突然，他怔住了。

山玉珮突然出現在他眼前，還有……

看見師姊，她是渾身血跡斑斑，氣息不繼的為人扶了出來。分明，她是受了極重的傷，因此，脚步浮浮！

「仰弟——走！」

「是，我會走。」

「哈哈，龍老弟，我知道你不肯走的，除非你能帶走了她！不過，咱們不妨來做個交易！其實，我也祇不過是一念之仁而已，哼，你該清楚了老夫的為人！」

「且慢……我希望咱們能爽爽快快的，別東拉西扯的。」龍行仰忿忿的插了一句。

「好，該一矢中的，不可離題萬丈。龍老弟，我是不想你死，就算令師姊，老夫也可以網開一面。祇不過，為求雙方互信，老夫立即放了令姊姊，而你，成為老夫之嘉賓，如果你能脫離玄魔門，老夫立即將小女許配……」

「有這樣的好事，不，谷……先生，我可以留下，你可以任意處置我，如果你真的放了我師姊。」

山玉珮可發了狂似的在叫：「龍弟！我，我還能有什麼作用？如果你心目中尚有師門，尚記得我這個師姊，你出手，讓他們毀了我！我以身殉教，甘心——」

押住山玉珮的幾個伏魔門下，那能任

令她隨意說下去的。一個個對她有所行動，龍行仰看眼裏，他心痛如絞。但是，谷老妖是看準了自己缺點而安排，自己不能狠心一走，看來，師姊弟兩個，勢必會毀在一起，師姊是甘心殉教，自己又是為什麼？師姊是有深意，更看得出，她之所以受傷，看來也令對方受損不少。自己走！還是不走？走，忍心看師姊死！不走，成為教中罪人……

「龍弟，一錯不能再錯，」這幾句話是山玉珮垂死之慘呼！龍行仰是剛有所震醒時，一聲極淒厲的哭聲傳來！龍行仰眼前紅光一現，又有幾聲慘叫傳來。龍行仰立有所覺。師姊……她不惜以身殉教而施展了玄魔門中的解體大法。她是故意示弱，其實，內斂一口最後之真氣，她是在最後時刻，她借對手在用陰勁行毒刑時，以勁運力，就此一個硬生生的反筋倒血，將自己身子迸裂，而血箭激射中，又再毀了幾個惡徒。谷乾用是相隔不遠，更是聞聲而動，血箭才算沒照顧上了他，可是，谷乾用的一行一動，龍行仰是看得十分清楚，老賊有真氣失散之象。

師姊已死，他是再也不能作兒女之態，當機立斷，他該走。一聲怒嘯，「玄魔三變」，人已欺身而進，向谷乾用撲到。雖說龍之功力尚未全復，現在，他之六七成功夫已可令谷乾用够受的了。

谷乾用是長身一揚掌，「神龍現」，五指如鉤，向龍之劈面抓來。龍行仰雙掌一迸一開，「陰陽門」，一絞一迸谷之手掌，突然，龍之心頭大震，一聲苦笑，自己實是罪不容誅，老妖分明是已習成了玄

魔訣中的運動方法。老妖本身武功不乏，容易融合貫通其他門之功夫。仗其本身之修為，再為其將玄魔秘訣習成，勢必是如虎添翼，而玄魔訣却是自己昏了頭，瞎了心的傳授給谷鳳娃，一部梵文經咒，由自己一字一句的解釋給她聽——總以為鳳娃之秉賦不夠，如無自己之相助，旁人決難修練。那裏想到，自己是中了計，而鳳娃名義上自己不練，却全部偷偷的傳給了這老妖。一個翻臉中，再將自己之玄魔大訣奪去——現在，是養癰為患，惹火燒身了。

老妖是個人才，而自己是個蠢才。

「老夫決不要你死。因為，玄魔門向有八種秘本在我手中，全得仗你代點迷津。」老妖在笑，龍行仰陡的一驚，轟的一震。什麼？其他八種秘本？玄魔九參……其他的秘本是，龍行仰絕不是個一無是處的玄魔門徒，他幾個轉動，手中出招發招，心中却是連轉念頭，想到自己的師兄弟，唉，連師姊也已為其扣住，那麼，八種秘本為其攫去，也就不必多想了。

龍行仰到底是從小就練玄魔大訣，所以，他的功力純而不駁。可是，由於谷乾用本身功力不淺，再精通了玄魔大訣，龍行仰的幾番騰挪擲變，却難取進展。有幾招如「書讀獻杆」，「文殊獅吼」等身形繁複的出手招式，就會讓老妖用深明其中奧秘而從中打斷。

如果不是老妖看來有傷，並且，山玉珮又憑仗最後一口氣，傷了老妖之手下時，龍行仰是早就為老妖所毀。奇怪的是，老妖怎會受傷？一個念頭轉過，龍行仰是



再也忍不住，兩行清淚奪眶而出……淚光中，依稀看見山玉珮在向他們笑，笑得如此蒼涼落寞。

師姊她是不懼險危，不知怎樣的，傷了老妖。

是的，谷乾用是為山玉珮陰謀所中，幾乎毀了功門。山玉珮以奉獻玄魔九參中的第三本神咒：「龍女參」為名，與老妖見了面，她是祇要求老妖能放過龍行仰。

老妖哈哈大笑中，萬分得意的接見了她，四週是他的得力手下，他答應了山玉珮的要求，不過，要她依伏魔門。這根本是強人之難，也可以說，他已視山玉珮為自投羅網，他敢故示大方，其實，他是借個藉口翻面而已。山玉珮好似面現驚惶之色，不肯再獻出「龍女參」。當時手下合圍，山玉珮是苦笑了笑道：「谷老妖，你希望將它送給外人！」

老妖萬分的得意……他要將「龍女參」呈上——山玉珮是看來是滿懷不忿的交上，他一邊翻閱，老妖是個精細人，但是，其他幾本在他手中，為其巧取掠奪到手，他認得那裝璜，那紙張，那勾彎曲拗的梵文書法。他不由心曠神怡的，沉浸在得意中。不料，女兒在大聲示警，他倏的有所震驚，又看見了山玉珮的雙眼——那似可以噴火的雙眼，狠狠的注視着他。他突然身形一動，還是慢了一步，一股又勁又厲的陰勁已直透中宮而入。向幸他玄魔派已煉得不錯，以蒸卸勁，雖說卸脫了山玉珮之龍女玄煞。可惜，將他的本身功力，却打消了大半，如果不是玄魔派的幫助，他真可能為山玉珮偷襲得手了。

面部，龍行仰不能不緩一口氣，一吸氣，彈指七點，好功力，將谷鳳娃之長劍幾乎彈脫了手。鳳娃是苦笑一聲，全身已衝入重圍，龍行仰却看見了那樣清麗脫俗，却又滿臉幽怨的俏面龐，而且苦笑。不過，另有一種甘心情願的意思——死也甘心的意思，撞入了龍之禁圍中。

龍行仰是再不考慮，一揚手，一把將鳳娃抓住，就勢一提，喝聲走，其時，老妖早已在谷鳳娃出劍時，掙脫了龍之束縛。翻身一看，女兒被擒，他一聲冷笑，道聲：「那裏去！」老妖可是陰魂不散的，緊追不捨，尾隨而下。

龍行仰身法極快，老妖大呼小叫：「出手，快出手！」但是有人在叫：「大小姐在他手中……」大姊在惡魔手中。」等等聲音此起彼落，不想老妖是一聲怒嘯道：「殺！一起殺！」眼前，祇見火光四起！暗器似潮的，向龍行仰打到……

「你可以明白了，將我當盾牌吧，你走……吧……」是谷鳳娃哀淒的聲音。龍行仰却無法思索鳳娃的話氣，他得走，突然，他是一回頭，「砰」的一响，一道金虹射出，又聽得老妖的怒叫聲，又聽得眾人驚呼聲：「老龍頭受傷了，老龍頭受傷了！」龍行仰就仗此一陣混亂中，他腳不點地，直向山下奔去，一瞬時，已沒入了黑暗中。

朝曦初上，在八鄉村的蒙館小屋中，龍行仰是癱了一般坐在地下。而另外，却有個美貌女子混身是血的倒臥一邊。現在，龍行仰面色雪白，白得幾乎透明般的，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變得渾黃無神。

老妖一聲怒喝中，四週的伏兵齊出，山玉珮是懷必死之心而臨，她早已不顧一切，仗以成名的神魔束出手，打了個燦爛繽紛。

谷鳳娃本已仗劍出了手，但是，山玉珮之出手發招，運動使氣與龍行仰相差不遠。她……一個忍不住，掩面還劍，閃開了一個缺口。山玉珮抱必死之心而來，她希望用死來擊醒小師弟。所以，她是以殺傷對手，代師弟折去老妖之羽翼為目的。幾個翻折騰跳，玄魔門下，各人有各人的技藝，各人有各人的造詣，山玉珮如果不是早年不慎，與四師弟有了男女之情，失却元陰，那麼，她早已可陞為座主，得參玄魔門中秘籍……而今為了師門，她以身殉教，她的出手是有去無來，她祇顧傷敵，根本不計自身。初時，她的形如瘋虎的打法，可以取得一些效果，時間一長，她被谷乾用的羣妖降魔大陣困住了。

乾谷用是大聲呼斥，他要活的，是的，他還有私心。他陰謀算計，他取得了不少門派的秘笈筆經，他截長補短的，建立起自己的伏魔門。至於這個名為羣妖降魔陣法，是雙劍、雙刀、雙槍、雙斧合併而成。其實是衡山之劍招，乾靈刀的刀法，華拳門中的花槍，遼東長白派的斧招湊合而成。可是，老妖也算是個不世出的奇才，他用伏魔門中的招式，貫合在內，以資串連，不是真的有心人，根本無法看出老妖之陰險厲害。

本來，雙劍中有谷鳳娃，就因為谷鳳娃之退出，陣法已有破綻，山玉珮可以奪圍而出。山玉珮不走，時機稍一延遲，立

門被推開了，進來的是青子。她十分驚惶的關了門，加上了門，然後，扶起了龍行仰：「師叔，你覺得怎樣？你……呃，我記起來了……」青子是十分靈活的，從懷中掏出一個黑黝黝的瓷瓶——龍行仰一看就知：此是師姊的遺物：「玄晶瓶」。

中藏玄魔門中的三絕丹。於此可見，師姊是一切全有了個安排了。他不禁苦笑，自己終以為是師父最愛的一個——因為自己在師父心目中，是個最具天份，又且機智絕倫的人物，現在，事實證明了，自己一無是處，自己祇是個自以為是，而毫無用處的莽小子而已。師姊——

「一誤不可再誤——」是師姊的語聲，依稀在自己的腦中盤旋不去。他突有所悟，也突有所震的——現在，不是自暴自棄的時候，更不是自我憐悔的時候，得振起精神，前途方長，還有，唉，他看了臥在血泊中的谷鳳娃。

三絕丹是可以令龍行仰有所補益元氣，可是，功力是又打了個折扣。何況，自己又因使用「飛星大法」，將本身之真力透支了。如果沒有三絕丹，唉，可能已脫之力……現在，至少得三七天一天的修煉。但是，谷鳳娃又該如何？殺了她？對，應該殺了她……可是，龍行仰是眼中有淚，依稀他又聽得她哀淒的語聲，幽怨的面色……

小心，她是個妖女，又不知在計算什麼？不過，龍行仰看了看地下，祇見青子冷靜的看住了自己！

「唉——」他長嘆了一聲，然後幽幽地說道：「也……喂她……一枚三絕丹……」

即消失，谷乾用之出現，而使他中了陰勁，劍招功力尚在，這一合圍，山玉珮是失陷重圍了。

在老妖的急叫下，山玉珮是被這幾樣兵刃，闖了個遍體鱗傷。老妖是陰狠的，他不用重招，祇是令山玉珮不斷流血，最後，將山玉珮拖得筋疲力盡。然後，將其生擒活捉。為了報復，老妖暗使手法，將山玉珮之琵琶骨震裂，冷冷的笑道：「代我好好的解釋『龍女參』。老夫可令你安渡晚年——」老妖是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可資利用，而對其有利的機會的。

可是，現在，他是恨極了山玉珮，如果不是自己一念之仁——他還以為自己挺有道德的——也不會門得傷亡殆盡，而無法阻止這個魔頭。

「鳳娃，難道，你想養虎遺患？」老妖在怒吼了。

現在，祇有鳳娃出手，憑兩人之力，可以剋制龍行仰。或者，逼其退下——退入自己沿路所安排的陷阱中。是的，除了山頂的佈置，沿途還有不少他的徒黨啊！這些徒黨不奉命，他們是不會上來的！

谷鳳娃是勉強的出了手！現在，龍行仰是明白了。他看透了老妖根本是利用自己的好勝，激憤，而為其所陷。師姊是為了自己，她是用血，用自己的命來提醒自己。別太傻，優待死了還以為是英雄，是義士。其實，老妖就是要自己這樣！

不能死，龍行仰他是突然的有所決定，他必需走，到藏邊求見鐵門長老！傳經師貢喀爾。然後，再開玄魔門，然後，報仇！

還有……化……在清水中，敷治她的……血傷……

青子的奉命唯謹的照辦了……不一會，有了呻吟聲，一頓飯光景……谷鳳娃是甦醒了：「我……在那……裏？姑娘……你……是誰？」

「我，是個農家女孩！」

「呃……我……在那裏……」

「在我師叔家中！」

「你師叔……」突然，她看見了面色蒼白的龍行仰——她立即驚叫了一聲：「你……」

「我祇能……恨我……我是個沒用的人，也可能……我……唉，你們名門正派做得出的絕滅手段，我……我……做不來。你，快些走，老實說，我……對不起我死去的師姊……」

「啊……」青子驚叫了一聲：「師叔，我師父……」

「死了——」龍行仰冷冷的說着：「青子，可我不准你哭，以後，我們即使是死，也得死個剛強。哭，是沒用的人做的事！而我們……得報仇！」

青子咬緊了嘴唇，她奉命唯謹，但是她始終記得師父，師父如何救她！師父如何對她說：「要聽師叔的話，要記住……一失足成千古恨——要剛強——」是的，青子雖然是個鄉下女孩，但是，她早當家，早懂事，更知道如何要強。師叔叫她不要哭，好，她就不哭。但是，心痛似被千虫噬心……萬虫鑽骨……多好的師父，多慈祥的師父，為什麼，要她死，天……也太沒眼睛了啊……

谷鳳娃的露面，令他更是求生心盛了。我何必為個女人自毀自棄的……他是長笑一聲，他寧可運用全力，甚至於用玄魔門中的，最耗真力的飛星大法來，六七成的功力，突然，暴增了一倍，但見他面色條條的紅光升起，並且，越來越紅，漸漸的，老妖與鳳娃全是由心中感到一陣緊張。

因為，龍行仰是越來越紅，而紅色是越來越怪，看來紅得可以滴出血來。老妖可不能明白——當然，他尚未真的悟通玄魔九參的真諦，當然無法明白龍行仰目下之面色血紅的原因。不過，有一點可以知道的是：龍之出手發招，隱隱另有一股陰勁，附出他本身的玄魔派中，越來越厲害，也越來越厲害的，令兩人難以格架。

老妖本來不是龍之對手。實在，為其深謀遠慮的安排下，又用美人計，再加人多欺人少，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下，才令龍行仰身受重傷，可惜，山玉珮之一搗亂，依然讓他脫了身。

當時，如果山玉珮不拚死來救，龍行仰在心灰意懶之下，他真能會一死了之，所以，當時他是不肯運用這耗體力的「飛星大法」，現在，他必須自己殺出重圍，他又看出老妖不會如此便宜自己，所以，他是唯一利器天魔錘是不肯輕易出手，首先，他得先衝破第一關。

「飛星大法」令谷氏父女有所震動。突然，龍行仰又是一聲長笑，一個「天魔三變」，好快身法，一條青影翻飛中，谷老妖首先感到全身一緊，宛如有一股無形動力將他全身束住。谷鳳娃一聲慘叫，長劍似虹，劍光洒出七點星光，罩住了龍之

「你可以走了……鳳娃！以後，別再讓我見到你……」

「為什麼不殺我？甚至於不理我？讓我自生自滅，而反救了我……」鳳娃言中有着苦澀之味。

「我……祇能恨我自己……我……沒用……師姊……我……」龍行仰說不下去了……可是，他眼中有淚，他睜大了眼，不讓它滾出來……

「我不謝你了……事實上，我也謝不盡那么多……我……挺喜歡你，為你而死，我心甘情願，嘿！」她突然苦笑了一聲：「又有誰會相信我？我也做了太多太多的壞事了啊！仰……不……龍先生，我走了……」

谷鳳娃是一無表情的走出了門……遠處風聲中，傳來了驚叫聲：「大小姐，你在那裏，那好了，那個魔頭怎樣了？什麼？死了！好，咱們去瞧瞧，大小姐，你沒事吧？當時，我們——兄弟也真是奉命行事啊……」突然，一聲慘號中，龍行仰是心中一凜，憑他的耳音聽得出踏雪聲，漸漸的，越走越遠……他惘然的抬了頭，望着天邊——他心中有個疑團，這個疑團是越來越大，可也越來越使他苦惱。

「我們必需走。」龍行仰對青子說着，因為，他發覺了老妖可能並不如自己料那樣，為自己的如意天魔錘所傷。因此，他還是能發號使令，命令他手下來追殺自己。方才分明是他的一個手下，却讓鳳娃毀了！

自己應該乘此時機走，可是，青子又該怎樣？



為什麼青子是如此的泰然，說走就走？……應該通知她家人一聲啊。至少，得編個藉口，一個令人信服的藉口。否則，即使沒人會在鄉村中，理會一個女孩子的出走，家人總得有個對人解釋的應付之詞啊！

一出門，雪是停了，但是，遍地白茫茫，並且，時間又不太好，正是辰末巳初時分。說早飯，已過時，說午餐還在準備中……人，閑在的多啊！試問一個大姑娘，扶了個大男子，成何體統。總該有幾個三姨姨，六姑姑的多問多話……奇怪，青子是隨口應付，她說得那麼自然，再說，有着前後幾日的奇事，一些也不令人有所奇怪的，看着青子扶着龍行仰出了村口！突然，龍行仰却發覺有人在打掃着自己的腳跡，他回頭一看，是二秀。他是十分堅毅的在掃……分明，他是代自己毀滅腳跡……龍行仰，眼中不禁又看見了山玉珮的冷淒的笑容。是她——代她安排了一切……他心中一定。是的，事到如今，他是不該再有什麼顧忌、思慮，他該設法，脫出老妖的糾纏！

報仇，是的，他必需報仇。否則，他更對不住師姊之死。可是，想起了鳳娃，他又是一聲淒然的笑！自己，還是個傻子，依然是不可救藥的傻子而已。

嘆！青子，幹什麼？又到了平頂山陰，那個自己起來捉蛇療毒的所在……為什麼？又一想？可能師姊的另一個安排，唉……一切全讓個心細如髮的師姊安排好了……唉……

「師叔，這裏是個極幽濕的所在，而

是，那兩個孩子何罪？」

「住口！我問你，你是否想落一個忤逆叛上的惡名？你是否想為江湖人士所不齒？是否想成為萬人斥罵的罪人？你？你說——說——說——」

「哈哈——」谷鳳娃在狂笑：「是你們逼我，是你們要我背上這些罪名。好，我就成全你們——」

「且慢！」半空响起了一個霹靂般的二個字，令谷鳳娃手足無措。本來，她左手執劍，已向頸項抹去……而一怔一呆之間，手腕一麻，而一柄長劍已為人劈手奪去。一張冷漠的臉，向她苦笑了笑——是龍行仰。

「快走，快走。」

「他能走得了？」老婦的陰惻惻語聲在空間搖曳着。是如此的無情，如此的得意。

「原來是你！」

「是我！龍世兄！」老婦人冷冷的回答。

「你以為我是無路可走了？」

「我已說過，我不要你死！」

「你們是要養我一個殘廢，代你們譯出經文——」

「還有，引我們到鐵門嶺——魔宮去嗎！」

「哈哈……」龍行仰突然一聲長笑中，劍如飛虹的，向老婦圍到，谷老妖的妻子，一直不在江湖露面的白靜吟——原來玄魔門中的侍者。無論如何想不到龍行仰在這個時候，會使出魔宮中從來不使的劍法！而且，這一劍是如此震人心胆，如此

且，你，看來，呃……我說不上來……你是……太倦了……該找個地方修養幾天。此地，我以為，他們不會再來，也相信他們不以為你會再在老地方療治修養……師叔，我陪你……我以為，至少，有十來天，讓他們猜不到……」

青子的說話，令龍行仰大為震動。不錯，人是不會蠢到自陷死地。何況，谷乾用的想法，是不會重犯覆轍之誤。但是，以險犯險，讓自已自陷絕境，其實是個極佳的妙法。他想問是否山玉珮的遺着，不過，他漸漸的看出來，不是師姊的遺意了。因為，青子匆匆的搜過一個紙卷後，她是走了。她說：必須代自己去擋煞避災。

看來，孩子想為自已拖時間……手中的紙卷……他看了一眼，不禁陡然的一震……他幾乎脫了手……

也不知道過了幾天，青子是打來了野兔，山鼠……分明她是千方百計的搜羅着山中的可供食用的肉類……而自已，你看……她的兩隻俏麗有神的大眼睛，全讓紅筋佈滿了。龍行仰想哭……青子笑着說：「師叔說過，不許哭——」對，是不能哭，該笑，但是，他笑得比哭還難聽。

一天，二天——噢，奇怪，青子那會一連二天不來，難道出了事？龍行仰現在是一步也不能走錯，即使他餓得不堪，但是，他不能不挺過去……

隱隱的，他聽到了有步聲……聽得出這步聲是走三步退二步的，分明是在故佈疑陣。分明，來人已發覺有人追蹤——他是萬分緊張的諦聽着。

不多時，祇見青子竄了進來，她面色

的令人眼花撩亂……白靜吟一聲怪叫，好個白靜吟，一個旋風轉，人已溜溜溜的一個大旋轉，竟然硬生生的躲過這雷霆萬鈞的一劍！

不想龍行仰是借劍出招，是一招得手，二三四招如長江大河般，綿綿不絕，滾滾翻翻的捲來……四外又是一片怒嘯，十二個長身力士，各執斧、戟、鎚、鎚、牌、鞭、鐮、棍等……十二種重型兵刃，向龍行仰壓到，十二種重傢伙也真得有力士般的身型，才能舞動。並且，看得出十二個人個個有非凡的功力，令人難以捉摸的身法，一步步，一步步的，將龍行仰擠在中心！

「龍君快走！」谷鳳娃不知從那來的刺激，一長身，而憑仗一雙肉掌，直向十二力士圍中投到。

谷鳳娃不是個泛泛之輩，否則，她也不會引起龍行仰的注意，而上了個大當，可是，今天，她突然的反戈一擊，當然，她是明白這些人的功力、技藝。她敢仗一對肉掌出手，說明了她有自已的把握，因此，谷鳳娃的突入陣中，一瞬間，的確令十二力士有了個措手不及，陣腳隱隱有所不穩，不過，二三個回合一過，十二力士有了個疑問，大小姐那會這樣個打法，這是拚命的打法啊……

龍行仰何嘗看不清楚？可是，心中大具戒心，唉，實在，他是怕了這位大小姐，怕她打鬥之間，突然又來個反戈，背後再來一刀——他想活下去，他不能再受這種打擊，他得小心，決不可糊裏糊塗，莫

蒼白，氣喘吁吁的……「師叔，快，搬個地方……」

這全在龍行仰的意料之中，可惜，他的担心青子是依然中了計，看來，自己已被監視了。

「我不肯說，我爹更不能說，別說殺了我二個弟弟……」青子眼中有淚，龍行仰不禁大吃一驚，什麼？殺了人？是的，那些狗爪牙是殺了人，而且，殺了二個小孩子。為了威逼利誘，為了套取龍之行踪，前天，青子被扣住了。二秀是被押進了山中，二秀被慘打，被酷虐，但是，窮人的孩子，別的沒有，骨頭可是硬的——他說什麼也不肯說，他寧可死。

青子是忍不住了。她露了面，然後她解救了二秀，可是，二秀在怪姊姊的不懂事，青子是承認了。不過，她不能忍心自己弟弟受苦受難！她甘心情願的代兄弟受罪，不想那個老婆婆是如此祥和，慈悲……她溫言細語，她斥責那些大漢，說他們太暴……太可恥……青子雖然有戒心，何況聽二秀說，家中已死了兩個弟弟……她雖不懂得「口蜜腹劍」的成語，不過，她可懂戴了佛珠的老虎是不會不吃人。她也怕有人會跟踪，她是東走西竄，在山中打圈——在她以為沒人跟踪時，她來了龍行仰之藏身之所——她是別有打算，即使是錯了，她是尚有一拼之力。

「我們走得了嗎？青兒……」龍行仰是苦笑了笑。

洞外又傳來了淒厲的叫聲：「二秀！青子面色大變的叫着。

「不錯，乖孩子……」

明其妙的倒下來。

「畜生，你在做什麼？」白靜吟在喝問！

「我在做叛逆忤上之事！」鳳娃是冷冷的說着。

「你不怕為江湖人所不齒？」

「娘，這或者是我最後的一聲——叫你了。」邊說邊打，「你們已殺了我一次，全仗龍君的救助，你們是名門正派，他是邪魔外道，可惜，我做名門正派已經做厭了，他救了我一命，我還他一命，天公地道。」

突然，二聲慘呼，兩條長大人影摔出，鳳娃是不禁一凍，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這一個稍停，而讓十二力士注意力稍鬆之間，龍行仰不知什麼一來，也不見他如何出手，二個大力神，一個又一個的手腕中劍！

「神魔四七式！」白靜吟宛如見了鬼魅一般，她語聲未畢，而又聞一聲長笑，噹，一片繁响，一聲聲慘呼！又是三個力士中了「神魔四七」劍式。

白靜吟是看得目眩神搖，果然，果然有這種輕靈狠絕的劍招，一直以爲玄魔門是西藏密宗的旁支，總以爲是粗、劣、狠、煞的武功，決不會有劍式劍招流傳，雖然聽是聽說過，玄魔門中有一部劍訣，可是，三十年來，從未有人使用過，自己用盡心機，出盡辦法，仗着敵明我暗，更且出動了不少人力、物力，才算將魔宮十八大弟子，引入了掌握，祇有一個山玉珮，現在是看得清楚，如果有什失閃，那麼，壞事是壞在山玉珮手中，分明，山玉珮掌

是那個老婆婆的語聲——又是一陣挺柔和的笑聲傳來：「龍先生，你該出來了吧！」

「媽……你……不能……太不……講情理……」

龍行仰是渾身發震！什麼？是她，又是她谷鳳娃，我，不該不殺她——我——不是對不起師姊，我簡直是將自己條命開玩笑，常言道：「悔之已晚」。其實，根本是不可悔，也不允你後悔。因為，事情已到了尊駕你的面前了。

「情？禮？哈哈，對付邪魔外道，還能講情，講禮？孩子，難怪你父親說你變得陷溺日深了。就算女生外向，你自己也說過，你根本不喜歡這個魔頭。何況，你父親現在是險死還生，你竟然毫不動容，你還幫着他……你殺了衛三，你以為瞞過了你兄弟，也可以瞞得過我……哼，鳳娃，我是欲擒故縱而已。他在此地，你如果要講什麼情，談什麼禮！好，去勸他讓我們走——我們可以殺他，爲了報他傷父之仇，你一劍毀了他的手筋！我們留他一條命！」

「不！不！」谷鳳娃是萬分艱苦的吐出這兩個字，突然，她的語氣轉爲激昂：「是的，本來，我是聽了你們的教訓，本來，我自命爲名門正派的俠士，我更以你們爲榜樣，因此，我奉命唯謹，我勾引他，我結識他，但是，我們是不是名門正派？不！我們比他還不如。你們是一心看中了他的玄魔秘笈，你們是不顧一切，卑劣險狠，爲求達到目的，你們不惜濫殺無辜，本來，我是不應該指說你們的不是，可

握了神魔九參中的幾件秘訣。

第一件是重傷了自己丈夫谷乾用，而第二件是四七神劍式，並且，全是在自己認爲是穩操勝券時，突然出現，突然發難的——

「白先輩，我還有一樣東西——孝敬你！」

「什麼？」白靜吟開始有點心驚了！所謂孝敬，分明，又是件厲害傢伙！

突然，不知龍行仰對谷鳳娃說了些什麼，谷鳳娃是攔腰一把，將龍行仰抱起，又是一個沉勁用力！龍行仰已爲谷之雙手托起，一聲嬌喝，龍行仰爲其一彈之力，人像一道青虹，向白靜吟投落，又聞得龍行仰哈哈一笑，白靜吟發覺不妥，一個旋風轉——剛想轉出龍行仰以上罩下之勁力圍時，「砰」的一聲响，白靜吟發覺，自己勁風竟然是將對方暗器引進，大吃一驚，邊抖袍袖，邊往後退，再一看清暗器，知道上當，「如意天魔錐」是暗具生剋黏貼之力，自己的功力越高，這魔錐越不易擺脫，它是借力力，消你力，直到碰着實物，爆炸消滅。

谷乾用就是吃了這東西的虧，而今，嘿，自己看來也不免，一個不得其法，可能吃的虧更大——今日，是不能討得了好，還是走的好，走，還得走一個有技巧，至少，她得打發如意天魔錐！

身形一動，長嘯聲中，白靜吟是帶了七枚魔錐彈出老遠，尙剩下的門下，力士，全已看出不妙，一個個腳底抹油，逃之夭夭，遠處傳來了爆炸聲。

「快——追——上去——」龍行仰在



「殺」突然，他跌翻在地了，看了看谷鳳娃一眼，不禁廢然一聲長嘆：「我原是要你太高——了——」

「我不怪你——」  
「我——」龍行仰是說不下去了！  
「她，總是我生身之母——」  
「呃——唉——」龍行仰祇有嘆氣的份。現在，你可——殺我，或者，捉住我，廢我武功——」  
「我會嗎？」  
「至少，你可洗脫了自己的罪名，你依然是名門正派的肖子賢孫——」  
「我——」做夠了名門正派，我也做厭了肖子賢孫，龍——大哥——唉——我陪你去——」

「不必！」是青子的說話。  
「是呵——不必——反正——我多謝你——」  
「何不恨我？」  
「我恨過你！非常非常的恨你，可惜，我——唉，我是個沒用的人，我對不起師姊——」

「我何嘗對得起我父母了？」一陣狂笑聲中，谷鳳娃已飛奔出山去了。  
二秀是倏倏沒事，龍行仰是近乎脫了力，青子是聽說了家中出事。可是，她沒時間顧全這些，要馬上將龍行仰調離出山，雖然，師父第一個錦囊有了用，第二個，又該如何？師父知道自己不識字，她是早有安排，快走，並且，她是斷定了對頭，他們是不會輕易放過師叔——！必需拚死——必需依照師父妙計，才可脫出了重圍。

他的人了。  
黃雀在後啊，可是，他也不該出頭露面……  
龍行仰是十分的斯文，鎮靜，他是冷冷的看着。那個獨霸四川的殺人狂徒宗師紹，這樣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竟然會讓龍行仰看得背心發毛，頭皮發麻，剛才，他一舉手之間，殺了五個強人，而今，嘿，見了鬼了，看見龍行仰，讓他驀然間，有了陣心寒之感。

「不必怕……我不會殺你，因為，我見你還不算個無恥可惡之徒，至少，你代我殺了這關中瓦虎，雖然你是別有所奉，另有所圖，不過，你並未對我師侄有所不規之意，無禮之言，好，我放你走，歸告谷、白兩人，他們創立了伏魔門，我是一定會翻了他的名門正派——三年後，我會重現江湖，叫他們小心，三年後，龍某如不殺他一個乾乾淨淨，我算對不起我師姊，我更對不起我本門神魔！」  
宗師紹當然是明白了龍之說話用意，他是以本門神魔來起誓，而誓言到期，他如未有所行動，那麼，他是會本身應誓。這是一個「血誓」。這是一個永不可解的死結，要麼他死盡死絕，要麼他殺對頭一個乾乾淨淨！

依目前的情形來說，龍行仰他是會完成他的誓願的，殺人無厭是不必再講其他廢話，他雙手作揖，揚長而去了，可是，他心中是有所擔心，擔心三年後，武林中有一場大風波，有一場驚天動地的血光大禍——  
宗師紹是看準了，他的估計一點不錯

她沉着的對師叔說着師父的最後遺言。龍行仰是不肯，無論如何不能讓人代跳火坑，青子是十分有力的噙着一句話：「玄魔門不可斷送！」  
龍行仰簡直有如被重棒擊中，他怔怔的，喃喃的道：「太難了，太強人所難了啊……」

第二天早晨，一輛大車，一個重傷者，由青子護持着，上了車，然後，車夫是抖動了韁繩，馬是慢吞吞的，走出了，鄉村口，慢慢的，走，走，走，一直到不見了。  
一路上，青子是十分的豪放，錢是用得極爽氣，無論是衣食住……她是必需用最好的，車夫可是個老江湖，他可發了毛，再三的對青子說，小心，路途不太平，別讓強人們看上了——青子却笑了，淡淡的說道：「我怕他們不來呢？來了就好了——」

小姐，你在說什麼啊，你是在求強人來光顧啊，可我又該如何？不成，我可沒道理來陪你犯險啊，不想青子是再三苦求，並且，更說明了，祇要找到第二輛車，她就讓他回去，鄉下人全是股肱直氣，果然，在判官鎮個大車馬行，代她找了輛新車，專走長路，可以送她們到四川去。  
青子是先付了一半車資，說明，到了地頭，再付另一半——就這樣開始了長途跋涉，一連走了七天，奇怪，沒有一個人來阻路，青子可忍不住了啊，沒人來，那該怎麼辦？難道，對頭比自己師父估計的更厲害，或者，惡人受傷太重，而不能前來阻攔——！

三年後，龍行仰果然再在中原江湖上出現，白靜吟這個魔宮侍者，為了一念不忿，希望倒翻魔宮不遂，結果，她與丈夫谷乾用雙雙受到了極酷烈的報應，更可憐的是，殃及無辜，十三門派中，有不少谷家好手，受到波及。  
故佈疑陣的青子，果然在山玉珮的遺命安排下，將谷、白兩人的爪牙，全部吸在車轎上，雖然，他們明知其中有詐，不過，他們却想不到龍行仰死中求活，從未離山。待得龍行仰大功恢復，再憑仗師姐不顧性命盜來的另外二件魔宮重寶：「如意天魔錐」，「神魔四七式」，龍行仰是反客為主……暗中反盯住了監視着青子姊弟的伏魔門下。

青子又興奮，又激動，可又有幾分傷感的看着那位師叔，但是，龍行仰看到青子時，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他的師姊！如果沒有師姊，他，早已為谷乾用所毀，一次又一次，最後，她更以身殉。  
「我，一定會代你師父報仇……」  
「我相信師叔你會！」  
「好，我們走吧！」  
「到那裏去？」車夫得問個清楚明白了。  
「崑崙山——」  
啊……崑崙山——到西藏邊，充軍啊，但是，車夫一看見那位大爺的面孔，那對眼睛，他乖乖的，抖動韁繩，喝動馬兒去了。  
在後面，有個女子在望，深情的望，她明白，她此生是再也見不到他了——她就是谷鳳娃了。  
(全文完)

當夜在南鄭落了店，再走二天，就可進入四川，再折入青海，開始進入西藏，照道理……不該無人來麻煩自己啊，難道，以假作真的，就這樣走到了目的地，不，目的地自己也不知道啊，不成讓他們看出來了！難道……她開始怕了，她不得不對二秀——那個假的傷者說了話：「怎辦？」二秀雖說是個聰慧早熟的孩子，可惜，對這種詭秘莫測的江湖事，他又懂得得些什麼？

第二天啓程之時，總算看見了有幾個豎眉立目的大漢看了他們，他們個個騎了馬，個個有個青布包袱，是兵刃傢伙之類，走入了山中，那個車夫可留了心。不，他有些行動不靈了，說話也是抖抖戰戰的：「小姐，有強人……您——得小心！真，我——不怕，強人有個明文規定，不殺咱們這樣的人，而您……」

「放心，沒人敢動他們一根毫毛——」空中傳來一聲朗朗的語聲，青子心安了，哼！看來，果然有人盯住自己呢！好吧，咱們走吧，說實在，祇要有人跟來，就算成功，師叔就不能有事。  
有馬蹄之聲傳來，十分急驟，青子想，他們來了！噢……很快，車子給人阻住了。

「下來吧！哈哈，咱們早就盯上了，一個雞兒，挺美的，一個病得快死的傢伙，銀子嘛，至少有那麼三五千。哈哈，你們可真大胆——」  
「我說是你們大胆——」半空有人接了。  
「呃，原來有暗探保着——好，想省了。」

「放心，沒人敢動他們一根毫毛——」空中傳來一聲朗朗的語聲，青子心安了，哼！看來，果然有人盯住自己呢！好吧，咱們走吧，說實在，祇要有人跟來，就算成功，師叔就不能有事。  
有馬蹄之聲傳來，十分急驟，青子想，他們來了！噢……很快，車子給人阻住了。

「你們是誰？敢和我殺人無厭宗師紹開玩笑——」  
「我——」  
「你——是誰？你——呃，青袍，面色蒼白，是了！你是魔龍！」  
「對——」是龍行仰的說話！  
青子不禁又驚又喜，驚的是師叔那會在此地露面。他不該露面的啊！喜的是，聽他的語聲，分明，他已按照了先師遺命，他果然養好了傷——看來，他已脫出了重圍，並且，聽語氣，他是反盯住了跟蹤了。

「呃——可不能怪我啊，是你們一定要向閻老五報到！那好！」好字才說完，二聲慘叫已傳來……誰？什麼，殺人無厭的宗師紹，有幾個開始下馬叩頭，求饒，唉，不成了，啪！啪！嗚嗚聲中！幾聲慘號，然後，靜了，比死還可怕的靜，車夫是嚇得抖不成韁繩了！  
一陣令人心震的怪笑聲中：「走吧，哈哈，沒事！不過，到了地頭，可就難保有沒有事，嗯，小姑娘，你可挺有種啊，把我們全當成了個大傻瓜，可是，我們不忙，反正，我們是找不到鐵門嶺魔宮，你們也不會找，可是，我們祇要死死扣住你，哈哈——他總得出現，他總得要上鐵門嶺，對不對？唉，滅虎老師是不會半途而廢的！」

「可是，我倒是害怕你的命，保不成了！」  
「呃——是誰？敢和我殺人無厭宗師紹開玩笑——」  
「我——」  
「你——是誰？你——呃，青袍，面色蒼白，是了！你是魔龍！」  
「對——」是龍行仰的說話！  
青子不禁又驚又喜，驚的是師叔那會在此地露面。他不該露面的啊！喜的是，聽他的語聲，分明，他已按照了先師遺命，他果然養好了傷——看來，他已脫出了重圍，並且，聽語氣，他是反盯住了跟蹤了。

「你們是誰？敢和我殺人無厭宗師紹開玩笑——」  
「我——」  
「你——是誰？你——呃，青袍，面色蒼白，是了！你是魔龍！」  
「對——」是龍行仰的說話！  
青子不禁又驚又喜，驚的是師叔那會在此地露面。他不該露面的啊！喜的是，聽他的語聲，分明，他已按照了先師遺命，他果然養好了傷——看來，他已脫出了重圍，並且，聽語氣，他是反盯住了跟蹤了。

「你們是誰？敢和我殺人無厭宗師紹開玩笑——」  
「我——」  
「你——是誰？你——呃，青袍，面色蒼白，是了！你是魔龍！」  
「對——」是龍行仰的說話！  
青子不禁又驚又喜，驚的是師叔那會在此地露面。他不該露面的啊！喜的是，聽他的語聲，分明，他已按照了先師遺命，他果然養好了傷——看來，他已脫出了重圍，並且，聽語氣，他是反盯住了跟蹤了。

「你們是誰？敢和我殺人無厭宗師紹開玩笑——」  
「我——」  
「你——是誰？你——呃，青袍，面色蒼白，是了！你是魔龍！」  
「對——」是龍行仰的說話！  
青子不禁又驚又喜，驚的是師叔那會在此地露面。他不該露面的啊！喜的是，聽他的語聲，分明，他已按照了先師遺命，他果然養好了傷——看來，他已脫出了重圍，並且，聽語氣，他是反盯住了跟蹤了。

98-04-43-04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地址姓名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13165	
		名戶款收	
		兩辰書報社	
主管：		經辦員：	
郵局中心		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元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  
開撕勿請但寫填必不聯此款存人本戶帳、二

98-04-43-04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地址姓名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13165	
		名戶款收	
		雨辰書報社	
主管：		經辦員：	
郵局中心		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元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滅光)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 橫禍飛來

## 涉嫌殺人

「鈴……鈴……」鈴聲一陣接着一陣，在夜深人靜時分響起來，份外响亮吵耳，卡凡是這被這一陣驟發的鈴聲，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的。

驚醒的刹那，在下意識中，他還以為是鬧鐘響了，該是起床的時候了，聽清楚一下，却又不像，而鈴聲一陣接一陣，响個不停，用用腦袋，他終於完全清醒過來，也終於弄清楚了，响着的原來是電話鈴聲。

眨眨眼，望一下窗外，黑沉沉的，離天亮只怕還有一段時間，他不禁有點氣惱地罵了一聲，霍地跳下床，赤着腳，跑出客廳。

鈴聲依然像催魂鈴一樣响着，真討厭

卡凡沒好氣地一把將話筒拿起來，粗聲粗氣地：「喂！」了一聲。

聽筒中立刻傳來一聲急迫的語聲：「卡凡，對不起，你連我也聽不出麼，泰迪啊！」

卡凡接口沒好氣地道：「你是誰？這個時候打電話來，擾人好夢！」

「卡凡，對不起，你連我也聽不出麼，泰迪啊！」

卡凡怒氣全消，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泰迪，原來是你，我被鈴聲吵醒了，一時間弄不清楚是你，你三更半夜打電話來，到底有什麼事啊？」

話筒中傳來泰迪焦急的聲音道：「卡凡，你聽着，我惹上了麻煩，你快來幫幫我！」

卡凡心頭跳動了一下，不由亦緊張起來，急聲問：「泰迪，你這傢伙到底又闖了什麼禍？」

「卡凡，這是飛來橫禍！」泰迪在電話中急急道：「我如今在東區帝國酒店左面的一條橫街的一間各叫大水桶的酒吧中，你快來吧，一切見面再說！」

「卡」一响，泰迪已收了錢，卡凡本來還有話想說的，却只好放下話筒，站着呆了一下，馬上衝入房中，快手快腳地穿上衣服，像一陣風般，衝出客廳，撲到大門前，將大門鐵閘打開，匆忙間將大門鐵閘關好，心急地速速擦着電梯按鈕，只覺電梯出奇地慢。

其實，是他心急才對。

這也難怪他的，泰迪是他的好友死黨，兩人一向比親兄弟還要親，也一同經歷過不少兇險，泰迪在電話中那種焦急緊張的語氣，他還是第一次聽過，若非是遇上了什麼重大的事故，以泰迪的為人，是不會那樣緊張的。

卡凡與泰迪乃是自幼玩到大的朋友，彼此自然十分了解，他知道泰迪不是那種大驚小怪的人，否則，他也不會幹上那種危險的職業——特技演員了。

在他的感覺中，那部電梯慢得就像蝸牛爬行般，終於「爬」了上來，門才開，他已一閃身衝了進去。

急步走出大廈，街上水靜河飛，與日間那種車水馬龍的繁盛情形，簡直有天壤之別，不但見不到一個行人，甚至連一輛出租汽車也見不到。

他急得在街上左右不停地張望走動着

，口中發出一陣咒罵聲。

也難怪他罵出來的，這時候雖然已是三更半夜，但在往常，仍有疏落的出租汽車經過的，偏是今晚就像遇上鬼般，足足十分鐘，一輛車也不見駛過。

後來，他猛地停下來，自己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自己罵了自己一聲：「真是急昏了頭，居然省不起，前面路口那一段要修路，所有的車輛皆要繞路而行，只怕等到天亮，也截不到一輛車！」

喃喃聲中，他已轉身急急向側面一條橫街走去，穿到大廈後面那條大街。才穿出大街，便看到一輛出租汽車駛來，他忙招手將之截停。

對司機說了地址後，汽車便載着卡凡向東區駛去。

東區一帶，不但是遊客區，亦是紅燈區，所有的消遣娛樂場所，皆是通宵營業的。

載着卡凡的那輛出租汽車才在大水桶酒吧門前的路邊停下來，卡凡便已一手塞給司機一張十元鈔票，一手推開了車門，跳了出去，也不理會那司機的一聲「多謝」，快步走向酒吧。

酒吧內開哄哄的，塞滿了人，有人在引吭高歌，有人在吐着口沫亂說二十四，有人則伏在枱上，也不知是醉了還是睡了，卡凡一步才走進去，便被一股熱氣與酒氣薰得他幾乎窒息。

目光在酒吧內掃視着，但一時之間，却找不到泰迪。

他一邊往裏擠，一邊搜尋着，終於看

龍虎雙傑

文圖  
騰飛  
馬可

## 舞男

(上)



到泰迪坐在裏面的一個角落的卡座內，正向他舉手招呼着。

他皺了一下眉頭，不明白泰迪怎會揀上這種廉價酒吧與他見面，擠着往裏面走去。

那卡座很窄小，只可以容兩人對座，泰迪看着卡凡坐下來，那雙眉始終緊蹙着，拿着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大口啤酒，語聲有點沉重地問道：「你喝什麼？」

卡凡一看泰迪那樣子，便知道他「惹」上的麻煩一定很嚴重，不然，憑泰迪那種樂天的性格，很少有這種心事重重的樣子的。

他不由心急地脫口問道：「泰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泰迪却低低地道：「快叫一杯什麼喝吧，出去再告訴你！」

卡凡這才省覺到，在這種龍蛇混集的地方，說話是不大方便的，於是點點頭，招手叫侍者送一杯啤酒來。

泰迪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默然一口一口喝着啤酒，令到卡凡心中怪不舒服。

他也無心慢慢喝那杯啤酒，大口大口地喝完，才放下杯子，泰迪已摸出兩張鈔票，放在枱上，拉着卡凡就走，

卡凡雖然心中納悶好奇不已，但却只好忍着，跟着泰迪走出酒吧。

走在五光十色的行人道上，卡凡再也忍不住了，邊行邊低聲道：「泰迪……」

泰迪却截斷了他的語聲：「我帶你去到一處地方才告訴你。」

說着，脚步急急向着一條比較僻靜的街道走去。

卡凡只好不再出聲，悶着頭跟着泰迪向前走去。

轉入了那條僻靜的街道，在幽暗的街燈下，除了他們兩人之外，整條街道沒有別的行人，走在這樣的一條街道上，若是胆小一點的人，不疑神疑鬼才怪！

卡凡與泰迪兩人却不是胆小的人，所以，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好驚的。

寂靜的街道上除了响着兩人急速的脚步聲外，便只有兩人時而拉長，時而縮短的投影，給人一種怪異的感覺。

泰迪一直不响地走着，接轉入一條堆滿了雜物的橫巷中。

卡凡只好亦悶聲不响地跟着走：雖則，他有幾次想開口問問泰迪，但還是忍住了。

這條橫巷的那條街道更幽暗，因為巷內完全沒有街燈，只能夠靠外面的燈光投射入去，巷口那一截還比較「光亮」，越往裏走，越走越黑暗。

巷內的兩邊堆放了不少垃圾的傢俬雜物及木頭車之類的物件，地上也滿是垃圾，發散出一種怪異的氣味，卡凡走着，再也忍不住了，開聲道：「泰迪，半夜三更的，來這種地方……」

泰迪即時「噓」了一聲，阻止卡凡說下去，依然往前走去，忽然間停下了下來，定定地站在一堆物體面前。

卡凡急忙止步，忍受着那股難聞的氣味，雙眼大瞪着，努力想看清附近的情形。

「卡凡，我可能殺死了一個人！」泰迪忽然吐出這句令卡凡感到震悚的話來，



而他的語聲却是平板的。

卡凡確是心裏震撼了一下，吃驚地瞪着泰迪，還以為自己聽錯了。「泰迪，你說什麼？你殺了一個人？」

泰迪的目光在黑暗中一閃，「噓」了一聲：「卡凡，你不是想將全市的人皆驚醒吧？」

卡凡這才驚覺到，自己剛才在震驚之下，失了控制。語聲很响，忙壓低了聲音，說道：「泰迪，我不是故意的，你真的殺了一個人？」

泰迪木然地點點頭，伸手指一下蜷伏在牆腳邊的那堆物體，語聲有點顫抖地道：「卡凡，你看清楚一下牆腳邊那人！」

卡凡倒抽了口涼氣，目光一閃，定睛向牆腳邊那堆物體望過去，這一看之下，他的心神猛震了一下，全身發冷，忍不住發出一聲強自壓抑不了的低呼聲。

巷內雖然黑暗，但不至於什麼也看不到，乃是一具人體！而且，從其形狀看來，絕無疑問，那是一具屍體。

卡凡忍不住又打了個寒噤。

這太可怕了，泰迪會殺了一個人，但眼前看到的，却又不是假的，所謂殺人者死，雖然現在已無死刑，也不管泰迪是什麼情形殺了那人的，總之，這可是極嚴重的刑事罪行，就算是誤殺，也要墮入地獄，嚐試一下那種鐵窗風味，這實在是太意外，也太無法接受的事實。

卡凡一時呆住了。

他是替泰迪感到難受！

說起來，他們以前曾經歷過不少兇險

，也面對過死亡，但却從來沒有殺過人，如今泰迪却殺了人怎不叫他震驚得呆了。

泰迪一個人就像木頭人一樣，呆木地站着，不用說，他此刻的感受，一定是非常之複雜的了。

無論如何，殺了一個人，在這種講究法治的社會裏，那是法律所不容許的，難怪他的心情如此沉重及難過了。

死一般的沉寂持續了足有五六分鐘之久，卡凡才從震驚混亂中回復過來，語聲澀澀地道：「泰迪，你怎會殺死這人的？你怎會走入這條骯髒的橫巷內？死者是否向你搶劫？」

卡凡之所以這樣問，乃是抱着一線希望，若泰迪是在死者向他搶劫的情形下，他為了自衛，錯手殺死了死者，那在法律上來說是情有可有的，甚至不用負上法律上的責任，因為在法律上，自衛殺人，是可以免負法律責任的。

泰迪木然地搖搖頭：「卡凡，事情是這樣的，我在凌晨二時五十分從一家地下賭場中走出來，想到金殿酒吧喝兩杯才回家睡覺，為了貪方便，我便從那邊穿過這條橫巷，那起碼近一半路有多，想不到為了貪方便却無端惹上這種滔天大禍！」

卡凡靜靜地聽着，一顆心却緊張得「卜卜」直跳，泰迪口中的地下賭場，乃是一些有勢力的人物暗中開設的非法賭檔，因為在本市，賭博乃是非法的，除了「御准」的例外，以前，卡凡與泰迪也曾經過這種地下賭場消遣過，而他們都是喜歡刺激的人，與之所至，到那種場所消遣一下，無疑是十分刺激的！

因為賭博本身就是一種刺激，而偷偷摸摸地進入那種見不得光的場所，亦是一種刺激，賭博時還要時刻提防警方之掃蕩——「打檔」，那亦是一種刺激，三重刺激之下，那確是一種十分強烈的刺激！

這就是為什麼有那樣多的人，明知那賭場所是不合法的，但依然趨之若鶩，那自然是為了刺激，亦是為了賭一賭自己的運氣。

卡凡在泰迪停下來重重喘口氣時，沒有開聲說什麼，只是靜靜地望着泰迪，他知道泰迪一定會說下去的。

果然，泰迪喘過一口氣後，接說下去：「這條橫巷我以前走過兩次，雖然膽一點，卻沒有什麼危險（泰迪口中所說的危險，是說橫巷內沒有匿藏着不法之徒，截劫行人），所以我才會摸黑進這條巷子，那知道我走到這裏，驟然間身後响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我心頭一跳，第一個閃過的念頭是——莫非有人欲向我打劫？於是本能地一閃身扭頭向後望去，一眼瞥見一條人影朝我奔撲過來，很自然地，我便立刻一矮身，掃出一腳！」

泰迪說到這裏，連喘了幾口氣，卡凡看出泰迪此刻的心中，非常之緊張不安及沉重，心中不由一陣難過。

在直覺上，我以為那人撲上來向我下手搶劫，我那一刻的反應，是最自然不過的事，除非是胆小怕事，又不會技擊的人，才會撒腿便跑。」泰迪目光閃閃地望着卡凡，見卡凡點頭同意他的見解，才繼續說下去。「那傢伙可能料不到我反應如此敏捷，被我那一掃，掃得斜跌向那牆邊，

重重地撞在牆腳上，撲跌在地上，只是「呼」了一下，便什麼動靜也沒有了，就像一條死狗一樣，我當時一脚掃跌他之後，還以為他必定會起身反撲，於是一步搶上前去，一脚踏落他的身上，那知道這人却一點反應也沒有。初時，我還以為他詐死裝暈，腳下用力一踩，軟軟的一點反應也沒有，我便以為他跌暈了，俯下身伸手一探他的鼻息，却一絲氣息也沒有，我吃了一驚，還不相信他死了，及至我伸手摸了他的心胸，完全感覺不到心跳，我全身不由一陣發冷，再摸一下他的額頭手脚，冰冷的，我整個人也彷彿一下子掉進了冰窟般，利時間僵呆住了。」

粗重地喘了兩口氣，泰迪忽然間顯得異常激動，扯着自己的頭髮，嘶聲道：「我從來沒有殺過人，也沒有想過要殺人，想不到却殺了一個人……」

卡凡忙上前伸手輕拍泰迪的肩頭，安慰他道：「泰迪，安靜點，不要激動，冷靜點，你那一腳只是絆了他一下，無論怎樣說，也不可能會殺死他的，你沒有再向他下手吧？」

泰迪用力地搖搖頭：「我只是掃了他一脚，他便倒地不動了，我又怎會再向他下手！」

這一點，卡凡是相信泰迪所說的，他對泰迪的為人了解頗深，泰迪是絕不會再向一個不會動的人下手的，正如他自己一樣。

「當時巷內沒有其他別的人？」卡凡仍然輕拍着泰迪的肩頭。

「沒有！」泰迪肯定地道：「在我知

近便而走這樣黑的巷子？」

泰迪不由搖了搖頭。

「嗯，那麼，此人有大街不走，而走巷子，其中就耐人尋味了？」卡凡用手輕輕地捏摸着下頷。

泰迪心中一動，脫口道：「卡凡，你的意思是……」

「泰迪，你試想一下，此人既不可能是在劫匪，而他當時正向你奔撲過來，那只有二個解釋較為合理，一是他當時正被人追，情急慌張之下，見路便走，所以走入這條巷子內，也就引起你的誤會；二是他可能暗疾發作，急於求醫，為了貪近便或是慌不擇路，才走這條巷子，他意外地發現了你，大喜過望之下，便向你奔撲過來求救，可惜……」

泰迪一掌拍在自己的後腦上。「我真是慌亂得昏了頭，卡凡，你說得極之有理，也只有這兩個可能最合理了，如今想來，這人不可能是我殺死的，他的死亡，可能另有原因！」

說完，如釋重負般，長長吐了口氣。卡凡肯定地道：「無論如何，你掃出的那一腳，肯定殺不死此人，除非他是紙紮的，時候已經不早了，不管如何，還是去報警吧！」

泰迪頭皮一抓，一顆心立時又亂了起來，好一會，才咬咬牙道：「好吧，咱們現在就去！」

卡凡却搖搖頭道：「不，你去報警，我留在這裏看着，以免有甚麼閃失。」泰迪遲疑了一下，才點點頭，轉身向巷外走去。

泰迪聽得精神一振，一把抓住了卡凡的手臂，急切地道：「咱們何不現在查看

人兇手……」

「泰迪，別說得那樣難聽；那人雖然死了，但却有可能是死於意外的，諸如心臟病猝發，又或是甚麼其他未可知的症狀也說不定，就算那人是被你那一腳掃踢致死的，在那種情形之下，也是情有可有的，相信不會負上多大的法律責任的，不過，無論如何，都要報警，也只有經過法醫的剖驗，才能夠確定此人致死的真正原因！」卡凡瞥了一眼那具屍體，充滿信心地道：「泰迪，我相信你那一腳不會是此人致死的原因，可能另有別情！」

泰迪聽得精神一振，一把抓住了卡凡的手臂，急切地道：「咱們何不現在查看

道人死後，驚慌震駭之下，我雖然呆了一下，但馬上就下意識地朝巷子的兩頭張望，連鬼影也看不到一個！」

「你沒有報警？」卡凡一顆心直向下沉。

「沒有，當時我實在是驚呆了，心裏亂糟糟的，空空虛虛的，沒有想到要報警，大概是太驚駭的關係吧，我第一個想到的念頭是——打電話給你，於是，我便撤下這具屍體，急急走出巷子，在大水桶酒吧打電話給你！」

「那時候是甚麼時間？」卡凡長長吐口氣。

「我打電話時，無意中望到牆上掛着的鐘，長短針指着的時間是三時二十三分！」泰迪這時已慢慢冷靜下來，求助地望着卡凡。「卡凡，我現在怎樣做？」

卡凡嘆口氣道：「自然是報警了！」

泰迪雙眼一睜。「那我豈不是成了殺人兇手……」

「泰迪，別說得那樣難聽；那人雖然死了，但却有可能是死於意外的，諸如心臟病猝發，又或是甚麼其他未可知的症狀也說不定，就算那人是被你那一腳掃踢致死的，在那種情形之下，也是情有可有的，相信不會負上多大的法律責任的，不過，無論如何，都要報警，也只有經過法醫的剖驗，才能夠確定此人致死的真正原因！」卡凡瞥了一眼那具屍體，充滿信心地道：「泰迪，我相信你那一腳不會是此人致死的原因，可能另有別情！」

泰迪聽得精神一振，一把抓住了卡凡的手臂，急切地道：「咱們何不現在查看

一下死者，看看可有甚麼特別的發現？」

卡凡遲疑地沉吟着看到泰迪那種熱切的目光，雖則知道私自查看死者的情形，於法不合，有可能會妨礙了警方人員對這宗命案的偵查，但他的好奇心亦確實很大，他極想知道，死者致死的原因是甚麼，因為他知道，泰迪掃出的那一腳無論力道怎樣強勁，也不可能將死者一脚掃死的，至多只會將死者的腳骨掃斷，趁這時候看

一下是好的。

於是，他點頭同意。

也幸好直到這時巷子的兩頭皆沒有人走過。否則，兩人就不可能不被人懷疑，他們也就逗留不下去了。

泰迪從身上摸出打火機，打着了，藉着那一點火光，蹲下來，動手察看那死者的情形。

卡凡亦蹲下來，並用身體擋着那點火光，不讓外洩，以免被路邊的人察覺到而有所思疑，好奇地走進來看一下，那就水洗也不清了。

在那點火光的映照下，卡凡泰迪兩人看清了那死者的模樣。

死者衣着趨時，留着時下最流行的新潮髮型，年紀大約二十五六歲左右，皮膚白皙，相貌頗俊，身材適中，臉上沒有絲毫痛苦之色，而他的頭臉上也沒有任何傷痕，那即是說，死者致死的原因，不是因為頭腦碰撞在牆上，受到強烈的震盪或是損傷而死的。

卡凡抬頭望一眼泰迪，問道：「你有沒有看到，他像你掃時，是否頭部跌撞向牆腳？」

泰迪這時翻起了死者的雙袖，眼前金光一閃，死者的左手腕上，赫然戴着一隻名牌金錶！

而左手的中指上，亦戴着一隻價值不菲的白金鑽戒，頸上戴了一條粗粗的金鍊，穿在裏面的那件絲質恤衫，一看就知道是名牌貨，以這人身上的穿戴，怎麼說，也不可能是一名歹徒，而他的身上，也沒有利器，泰迪不由抽了口氣，苦笑道：「卡凡，這人肯定不會是劫匪之流的歹徒，只會是分鐘怕被人打劫的富有人士！」

「嗯，他身上的穿戴，少說點，也值萬元以上，確實不像劫匪，但他為何半夜三更在這種被一般人視為危險地帶的橫巷穿戴的人，也不應該是行走這種橫街窄巷的，這與他的穿戴不配！」卡凡懷疑地說道。

「說不定此人亦像我一樣，是從賭場出來，貪近便，才走這條橫巷也說不定！」泰迪繼續在死者的身上翻看着。

「這可能不大。」卡凡蹙着眉頭道：「你試想一下，若換轉你是那人，手上戴着鑽戒名牌金錶，穿着名牌衣服，會不會貪近便，冒着被可能打劫的危險，為了貪

近便而走這樣黑的巷子？」

泰迪不由搖了搖頭。

「嗯，那麼，此人有大街不走，而走巷子，其中就耐人尋味了？」卡凡用手輕輕地捏摸着下頷。

泰迪心中一動，脫口道：「卡凡，你的意思是……」

「泰迪，你試想一下，此人既不可能是在劫匪，而他當時正向你奔撲過來，那只有二個解釋較為合理，一是他當時正被人追，情急慌張之下，見路便走，所以走入這條巷子內，也就引起你的誤會；二是他可能暗疾發作，急於求醫，為了貪近便或是慌不擇路，才走這條巷子，他意外地發現了你，大喜過望之下，便向你奔撲過來求救，可惜……」

泰迪一掌拍在自己的後腦上。「我真是慌亂得昏了頭，卡凡，你說得極之有理，也只有這兩個可能最合理了，如今想來，這人不可能是我殺死的，他的死亡，可能另有原因！」

說完，如釋重負般，長長吐了口氣。卡凡肯定地道：「無論如何，你掃出的那一腳，肯定殺不死此人，除非他是紙紮的，時候已經不早了，不管如何，還是去報警吧！」

泰迪頭皮一抓，一顆心立時又亂了起來，好一會，才咬咬牙道：「好吧，咱們現在就去！」

卡凡却搖搖頭道：「不，你去報警，我留在這裏看着，以免有甚麼閃失。」泰迪遲疑了一下，才點點頭，轉身向巷外走去。



在警局中，探長陳坤的辦公室內，卡凡心急地進道：「陳探長，幾時才有驗屍報告？」

陳坤與卡凡泰迪兩人可謂素識，那是因為卡凡泰迪兩人曾協助過警方偵破不少罪案，並受到警方的嘉獎，而與他們打交道的，一直是這位重案組的探長陳坤，自然而然的，便成了朋友，對於這兩位年輕人的為人，他是頗為欣賞的。

「最快也要在後天早上才能夠知道。」

陳坤蹙着眉道：「但願驗屍報告對泰迪有利，否則，他就麻煩了！」

「陳探長，你本人的意見如何？」卡凡問。

「卡凡，請原諒，我暫時不便說甚麼，不過，我是很了解泰迪與你的為人的。」

「陳探長有點抱歉地說。」

「那麼，你們是否要扣留泰迪？」卡凡有點緊張地問。

「站在我的立場，我是極之不願扣留泰迪的，但這是一宗殺人案，屬於嚴重案，為了方便調查，暫時是會將他扣留協助調查的，法例如此，請你原諒。」陳探長抱歉地望着卡凡，伸手拍拍他的肩頭。不過，請你放心，我會關照我的手下照顧他的。」

「真的不可以保釋？」卡凡抱着一絲希望問。

「不是不可以，但起碼要等驗屍報告做出，若是驗出死者另有死因，他立刻就可以保釋，甚至撤消他的控罪，就算驗屍報告對他不不利，憑着他自動報警這一點，

也可以向法官請求，保釋外出候審的，法官鑑於他的表現，多數准許他保釋的。」陳探長安慰卡凡。「卡凡，你放心，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幫忙泰迪的。」

「那我先多謝你。」卡凡放心不少。

陳探長點頭道：「不知他錄完口供未，待我去看一下，你在這裏等一下。」

陳探長說着便走出了辦公室。

由於泰迪是命案的當事人，所以，警方人員自然向他詳盡地錄取事發經過的口供，至於卡凡，他當然亦要接受警方的盤問，但由於他不是當事人，只是就他所知的，向警方人員說出來便成，所以時間不太長，有空與探長陳坤談論一下。

一會，探長陳坤推門進來，朝卡凡招手道：「卡凡，請跟我來。」

在一間房子中，卡凡見到了泰迪。

泰迪的神情有點疲倦憔悴，這是難怪他的，被警方人員盤問了差不多兩個小時，而且又要被扣留調查，相信任何人的心情也不會輕鬆舒服的，尤其是泰迪從來未遭遇過這樣難堪尷尬的境地，畢竟，被警方扣留，那不是光彩的事情！

所以，泰迪在看到卡凡與陳探長走進來時，不禁露出一絲苦笑來。

卡凡看到泰迪那樣子，心中一陣難過，上前緊緊握住泰迪的雙手，一時間不知說甚麼才好。

泰迪却迴聲道：「卡凡，別這樣，大不了坐他幾年監牢，大概我命中注定會惹上官非，時候已經不早了，你明天還要上班，快回去吧！」

卡凡緊緊地執住泰迪的雙手，激動地道：「泰迪，不要沮喪，我敢相信，那人致死的原因，不是由於你那一腳的，你一定會沒有事的！」

探長陳坤心中感嘆不已，走上前拍拍泰迪的肩頭。「泰迪，憑我多年辦案的經驗，及在現場檢查死者情形所得，我亦同意卡凡的看法，你放心吧，我會盡力去辦的！」

泰迪苦笑道：「唉，現在唯有希望驗屍報告做出來之後，對我有利吧，否則，我也只好認命了。」

「泰迪，別這樣灰心喪氣的，就算萬一……那也只是誤殺罪，法官鑑於你過往曾協助警方偵破不少罪案，一定會輕判的。」陳探長說話時，以示意卡凡該離開了。

卡凡再緊緊地握了握泰迪的手，才心沉沉地走了出去。

陳探長再拍了一下泰迪的肩頭，亦走了出去，接着，便有一個探員走了進來，客氣地將泰迪送到拘留室。

這一天，卡凡在工作時，一直心神恍惚，如坐針氈，加上昨晚只睡了三四小時，精神困倦，一直提不起勁工作，只盼望快些下班，好到警局探聽一下情形，看下一下泰迪，這對泰迪來說，無異是一種安慰。

下班後，他連晚飯也顧不了吃，便直趕警局，可惜，陳探長却因事外出，所以，探聽不到甚麼消息，自然，亦見不到泰迪。

翌日，卡凡由於急於要知道驗屍報告，向報館請了半天假，匆匆吃罷午飯，便乘車趕往警局。

趕到警局後，陳探長却外出吃飯未返，他只好眼巴巴地在警局內等着。

這一段時間對他來說，真長，但實際上他只是等了三十分鐘左右，陳探長終於回來了。

卡凡立刻趕上前去，急不及待地道：

「陳探長，驗屍報告做出來了麼？」

陳探長伸手拍拍卡凡的肩頭，笑笑道：

「卡凡，你來得正好，我正想打電話到報館找你！」

卡凡心頭「卜」地跳動了一下，急急問道：

「陳探長，是否……」

陳探長却神秘地眨了一下眼，拉着他就走，道：「別急，先到我辦公室坐下再說吧。」

卡凡雖然這時急得什麼也似的，但也只好懷着忐忑的心情，走向陳探長的辦公室。

陳探長拉着卡凡進入辦公室後，好整以暇地先將門關好，然後坐下來，摸出一包烟來，抽出一支，刁在唇上，再摸出打火機，「擦」地打着了，湊到烟頭上，點燃起來。

卡凡已忍不住了，焦急地說道：「陳探長，不論是真是壞，請你快些說出來吧！」

陳探長輕鬆地聳聳肩，吐出一口長長的烟圈來，翻眼望了一眼卡凡，悠然道：「卡凡，你不是急昏了頭吧？我如今這樣的神情，你難道這也看不出來？」

直視着卡凡。「我只可以說一句，這宗命案內情重大，你們若是貿然插手，說不定有生命危險！」

卡凡看着陳探長那嚴肅凝重的臉色，知道陳探長不是藉詞阻止他們插手偵查，只好道：「陳探長，真的這樣嚴重？」

陳探長點點頭，正想說什麼，外面却有人敲門，於是扭頭道：「進來！」

門一推開，當先走進來的是一名探員，卡凡認出那是陳探長的一名得力助手——探目王超，後面跟着的，是泰迪！

卡凡大叫一聲：「泰迪！」衝前去一把抱住了泰迪。

泰迪亦激動地抱住了卡凡，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

陳探長與探目王超含笑望着這兩名狂喜的年青人。

泰迪的神態顯得有點憔悴，可見他被扣留警方的羈留室內時，是如何的難熬，才只不過一日一夜，臉頰頰下長滿了鬍渣子，頭髮也亂糟糟的，相信他一定是度日如年的了。

「泰迪，你無事了！」卡凡高興地說，同時放開了泰迪。

泰迪吐口氣，笑道：「這要多謝陳探長……」

陳探長却急急搖手道：「泰迪，你千萬不要多謝我，我沒有為你做什麼，我做的都是一個警務人員應該做的事情，驗屍報告上說死者是死於服食毒品過量而死，亦即是說，他不是你殺死的，那就不用負上法律上的責任，所以，你是無罪的，那自然要放你！」

「爲什麼？」卡凡脫口問。

「這一點，恕我不能透露。」陳探長

唉，總算還我清白！」泰迪高興得手舞足蹈。「卡凡，你知道麼，被關在羈留室內的滋味真難受，我發誓這一輩子也不要再嚐試那種滋味！」

「泰迪，先坐下來舒服一下吧。」陳探長扭頭朝探員王超道：「你去弄杯咖啡來，給他提提神。」

王超應了一聲，走了出去。

泰迪果然舒舒服服地坐下來，笑對陳探長道：「最好再借個鬚刨用一下，我這個樣子怎樣見人？」

陳探長拉開抽屜，笑說道：「確是要刮一下，否則，走在街上，不被人誤作那些流浪漢才怪。」

說着拿出一個鬚刨，放在桌子上。一會才到洗手間將鬚刮掉吧。」

泰迪點點頭，忽然道：「陳探長，那死者到底是什麼人，姓什麼？我想知道一下。」

陳探長猶豫着，望着兩人，卡凡即時道：「探長，你放心，相信泰迪沒有別的意思，你就是不說，我是幹什麼的，只要我一查，便查到。」

陳探長眨眨眼，道：「好吧，我告訴你們，希望你們千萬不要私自偵查，明白麼？」

卡凡與泰迪笑着點了一下頭。

陳探長於是道：「死者姓于，名仲生，英文名叫亞拔，年齡二十六歲，是一名應召男郎，用現今新潮術語應該稱為舞男，而據驗屍報告指出，死者生前沒有吸食毒品的嗜好……」

說到這裏，陳探長忽然不說下去了。

泰迪與卡凡也識趣地沒有問下去。

泰迪忽然省起要刮鬚，便拿了探長那個鬚刨，到浴室去將臉上的鬍子刮去。

而王超恰好將咖啡捧進來。

泰迪雖然很疲倦，但回到家後，却一點睡意也沒有。

卡凡是陪他回家的，見到泰迪一點睡意也沒有，不由皺起了眉頭。「泰迪，你又在胡思亂想什麼？」

泰迪將自己拋在沙發上，舒舒服服地斜躺着，眨眨眼笑道：「卡凡，你就像我肚內的蛔蟲一樣，我想什麼，你總是知道的！」

卡凡亦倚在沙發上，將雙腳擱在矮几上，道：「別忘記，咱們是死黨啊！」

泰迪吐了口氣，抓抓頭。「卡凡，我以為我這一輩子完了的，那死鬼舞男害得我幾乎背上殺人罪，想想，真倒霉！」

「泰迪，別顧左右而言他了！」卡凡定定地望着泰迪：「你到底想怎樣？查個水落石出？」

泰迪正經地點點頭。「卡凡，難道你對那舞男的死因不感興趣麼？」

卡凡道：「不是不感興趣，而是我沒有忘記陳探長的勸告，陳探長要咱們別私自偵查這宗命案，一定有他的理由的。」

泰迪却不以為然地道：「卡凡，你幾時變得這樣『循規蹈矩』了？爲了這件事，我被扣留了一日一夜，在那個悶熱的羈留室內，捱了一天一夜，說什麼我也是心有不甘的了，除非將事情查清楚，否則，我會耿耿於心的。」

「爲什麼？」卡凡脫口問。

「這一點，恕我不能透露。」陳探長

「爲什麼？」卡凡脫口問。

「這一點，恕我不能透露。」陳探長



卡凡噓口氣，有點無奈地嘆道：「泰迪，若是讓陳探長知道了，咱們怎麼好意思？」

「卡凡，你是怎麼了？變得婆婆媽媽的？」泰迪就像是第一次才認識卡凡般，目光不停地上下打量着卡凡。

卡凡被泰迪的目光，弄得渾身不舒服的，嘆口氣，說道：「唉，真是拿你沒有辦法！」

泰迪高興地道：「噫，這樣才像以前的卡凡！」

「我想，接道：『我若不將那死者的致死內情查出來，等於洗脫不了我的殺人罪嫌！』」

「好了，好了！」卡凡坐直了身子，「算我服了你，你快去洗個澡吧，我似乎嗅到了一點異味！」

泰迪用力地嗅了兩下，皺皺眉頭道：「卡凡，你的鼻子幾時變得比狗還靈的了。」

卡凡笑道：「難道你自己嗅不到的麼？你已經差不多兩天兩夜未洗過澡了，別忘了，現在是大熱天時，真難為你能夠忍受得了！」

泰迪被卡凡說得一下子從沙發上彈了起來，像一陣風般，衝向浴室。

卡凡搖搖頭，將頭仰枕在沙發背上，將雙眼閉了起來。

但他却不是因為困倦，想假寐一下，而是在想着那宗命案的死者于仲生的死因，及他的特別身份。

說真的，他其實亦對那宗命案感到莫大的興趣，尤其是死者的身份及死因，那緊張的神經，以免由於心裏太過緊張而令到反應及手脚不夠靈活，因而出事。」

「好了，好了，我現在的神經已鬆弛下來，腦筋也很靈活，到底你不想再探討下去了。」

「當然繼續探討下去。」泰迪急忙道：「現在才五時許，離吃晚飯還有一段時間，今晚要好好吃它一頓！」

卡凡揮揮手道：「泰迪，我懷疑這可能與毒品有關。」

「你怎會這樣想的？」泰迪問。

「你想一下，幹舞男這種人，由於職業的關係，他們也像那些歡場女子一樣，就算沒有染上毒癮，但多少也會沾上關係，說不定此人就是一名毒品的拆家，由於某種關係，被人殺之滅口的。」卡凡認真地推考着。

「但我認為他是由於男女之間的關係，而惹上殺身之禍的成分多些。」泰迪說出他的推想。

「幹他們那一行的，就幹像妓女接客一樣，所不同的是，他們的顧客大多數是女性，當然，亦有好唱後庭曲的男人光顧他們，而找上他們的女性，不是因為性苦悶，就是怨婦或是心理不大正常的，說不定他無意中窺探到別人的一些隱秘，挾之以勒索，因而惹來殺身之禍，這是最常見的。」

卡凡點點頭道：「你說的未嘗沒有道理，而且可能性很高，但這只是咱們的臆測，一切有待查證，好了，到此為止，咱們去吃晚飯吧。」

「噢，原來已經七點鐘了，你等一等，我去穿件衣服。」泰迪說着急步走入房

是基於一個記者的職業本能，若是能夠得到有關的第一手資料，那可是頗有價值的報道新聞。

「噫，卡凡，你不是睡覺了吧？」泰迪的語聲令到卡凡從迷睡意中驚醒過來，他這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覺間，陷入了睡態之中。

張開眼來，泰迪就站在自己面前，赤着上身，只穿一條短短的球褲，頭髮濕濕的，看來是從頭洗到落腳，將身上的一身毒氣洗掉，眨眨眼，他不由好笑起來：「泰迪，你幾時變得像那些三姑六婆一樣迷信的？」

泰迪正用手巾在擦抹着頭髮，聞言怔了一下，隨之失笑道：「這不是迷信，唉，在那種地方呆過，若不從頭洗到腳，很難洗得乾淨，不信，有機會你在那種地方待上一晚半日試試。」

卡凡忙道：「那種地方，那種滋味，不傾教也罷！」

「接望一眼泰迪：『我真佩服你，看你的樣子，似乎比我還要精神。』」

「這全是拜拍戲所賜。」泰迪坐下來，「有時要趕戲，連拍兩三個日夜，根本不算奇事，我的精神，就是那樣捱出來的。」

一頓又接笑道：「看來，你也要去洗個澡了。」

卡凡甩甩腦袋，起身道：「洗澡則不必，用冷水洗個臉才是真的。」

說着走向浴室。

喝着冰凍的啤酒，精神爽利了很多，

中。卡凡望着他背影，不由搖頭一笑。

泰迪今天很帥，這是他經過一翻刻意的打扮的。

他本人本生得高大英挺，再配上一身全夏天最流行的充滿陽光活力的服裝，不少女孩子皆情不自禁地多看兩眼。

無疑的，他那瀟灑英挺的形貌，確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他來到了一幢大約三十多層高的新型商業樓宇前，抬頭略為打量了一下，便走進了大廈中。

就連大廈中的那位「看更」，也不禁多看兩眼。

這時候是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他乘電梯直上十六樓，在一個單位的門前停下來，看下一大門上的號數，便伸手按門鐘。

那知道他按了足有兩三分鐘，卻沒有人來應門。

他不由苦笑了一下，自語般道：「莫非我仍然來早了？」

雖然他知道住在這單位的人，乃是一位日夜顛倒的歡場女子，他也揀上靠近晌午時分才來拜訪的了，原以為總應該醒了的，現在看來，他要找的人，仍然高臥未起來。

他只好耐心地繼續按門鐘。

幸好這時差不多是午飯時間，其他單位的住客大約忙弄午飯，沒有什麼人出入，否則，一定會招來奇怪的眼光。

按了大約總有十分鐘了，令到泰迪不耐煩起來，以為要找的人出外了，正準備

泰迪望着卡凡道：「卡凡，難道你對那宗命案的內情，一點興趣也沒有？」

卡凡呷了口啤酒，才道：「怎會無興趣，你忘了我是幹那一行的麼？只是碍着陳探長……」

泰迪揮揮手，截斷了卡凡的話。『卡凡，你幾時變得這樣胆小的了？咱們只要不讓他知道，不就成了麼？』

「泰迪，看來你是不查一下，不會甘心的了，我真拿你沒辦法，好吧，我幫你一齊去查就是。」

「哈，這才是我的死黨！」泰迪高興得將剩下的啤酒，一口氣「吞」下肚中。

放下啤酒瓶，他興緻勃勃地道：「卡凡，依你看，那舞男生前既沒有吸食毒品的嗜好，但他的死因却是因為吸食過量的毒品，而引致死亡的，那會不會有人強迫他吸食，抑是他自願服食的？」

卡凡蹙着眉想了一下，道：「依我看，他自己服食的可能性不大，九成九是被強迫他服食的！」

一頓接道：「你想一下，此人既然沒有吸食毒品的嗜好，那就是說，他不是一名癮君子，那麼，他又怎會吸食過量的毒品呢？那只有癮君子才會發生，不過，若是自殺的話，那就有可能了！」

「那依你看，他自殺的成份大不大？」泰迪邊說邊開了一罐啤酒。

「這很難說。」卡凡邊思考邊道：「若照你所說的當晚的情形看來，似乎自殺的成份少些，當時他有可能是被人追趕，才會慌不擇路地奔入那條巷子，還有，他當時好可能在驟然發現你時，想向你求救

離開的利那，屋內却有了响動——那是一陣「拖沓拖沓」的走動聲。

他立刻將半轉的身形停下來，雙眼定定地望着那扇大門。

一陣開鎖聲後，大門打開來，隔着一道鐵閘，現出了一顆頭髮蓬鬆，臉上睡意惺忪，雙眼似開似閉的臉面來，漫不經意地道：「誰啊——」

泰迪的臉上立時露出一抹充滿男性魅力的笑容來，趕緊道：「我叫泰迪，你就是麗麗小姐麼？」

那女子半開半閉的雙眼倏地睜大，詫異地打量着泰迪，訝然道：「泰迪？」

泰迪從那女子的神情，已猜到她就是他要找的人——麗麗，臉上的笑容更盛，急急道：「麗麗小姐，我是亞拔的朋友，亞拔沒有在你的面前提過我麼？」

屋內的女子確是麗麗，聞言之下，雙眼睜得更大，疑惑地望著泰迪，搖搖頭道：「沒有，亞拔從來沒有提起過你，你真的是亞拔的朋友？」

泰迪認真地道：「我當然是亞拔的朋友，這裏的地址及你的姓名，都是亞拔告訴我的，不然我怎會知道。」

朱麗麗眨了眨眼，閃過一抹神采，大概是泰迪英挺的外貌吸引了。望了泰迪一眼，臉上終於展露出一抹笑容來，有點輕佻地道：「你知道亞拔死了麼？」

說時，那神態就像說一個與她毫不相干的人一樣，而泰迪却知道，那位差點害他背上殺人罪名的死鬼舞男于仲生——亞拔，生前與這位朱麗麗的關係是很親密的，而他之所以找上這位朱麗麗，是他花費了

，但你在當時的情形下，自然會誤會他向你打劫，在那種情形之下，換轉是任何人，也會那樣以為的，從當晚的情形推斷，似乎被殺的成份大些。」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泰迪道。

「若他是自殺的話，他若不想死，大可以打電話報警求救，如今我想真一下，當晚那死者確是顯得有點慌急惶惶，也才會令我以為他是向我打劫，但有一點我想不明白的是，那舞男既是被迫人追趕，為何却見不到追趕他的人？」

「這一點很簡單。」卡凡道：「一是追他的人追得太緊貼，追到巷口時，見你將他掃倒，便閃到牆邊隱藏起來，窺看着，那就表示追他的人不想被別人看到他的樣子，後來見你呆了一會，然後忽忽離去，而那舞男却倒地不起，那人自然估到是怎麼一回事，待你走出巷子後，便走前去察看一下死者，見他死了，他竊喜之下，便匆匆溜走了。而另一個可能是，追他的人追掉了他，那自然不會被你看到的了。」

泰迪邊聽邊點頭，臉上露出佩服之色。

「卡凡，你的頭腦越來越精細了，我建議你改行去做私家偵探，否則，真是糟蹋了！」

卡凡笑罵道：「你幾時學得這樣油嘴滑舌的？總是說着正經事情的時候，就打岔。」

泰迪嘻嘻笑道：「輕鬆一下，可以令到神經鬆弛一下，這樣不好麼？我們在拍戲的時候，若是拍到那些緊張驚險的場面時，總是說些輕鬆惹笑的說話，藉以鬆弛

不少時間，也使了點錢，從一名歡場女子的口中，探聽到的。

為了多了解亞拔的背景，他今日專門找上門來的。

泰迪點點頭，有點傷感地道：「我知道，所以我才會來找你。」

朱麗麗道：「泰迪，你以為是我殺了亞拔？」

泰迪搖搖頭：「妳別誤會，我怎會認為亞拔是你殺的呢，我來是想找你談一下的。」

聳聳肩，接說道：「麗麗，可否讓我進來坐一會？我這樣站着和你談話，隣居看到了，不大好看。」

朱麗麗那雙媚眼一轉，風情地瞟了泰迪一眼，笑道：「好吧，看你不像個壞人，進來吧。」

說着將鐵閘打開。

泰迪眼前不由一亮，全身發熱。

站在門前的朱麗麗，只穿一件長及大腿，背心式的薄紗睡衣，裸露出白膩的雙臂及一雙大腿來，最要命的是，那件近乎透明的睡衣內，那雙挺聳的豪乳尖上，突現的兩點暗紅，與及小腹下隱現的黑色賁起的地帶。

朱麗麗在睡衣的內面，竟然什麼也沒有穿，這是極具誘惑的！

饒是泰迪不是未見過世面的青頭小子，在乍然之下，也感到一陣心跳，臉紅耳赤。

朱麗麗却毫不感到羞赧不安，反而曖昧地笑着泰迪：「噫，你是怎麼哪？還不進來！」

（下期續完）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練霞從花廟觀音殿前救了雲飛白，來到小茅屋中，春雨、秋霜迎入去，管練霞先為他口對口度氣，用玄門正宗內功將「百步聞香」之毒逼出，然後再為自己將毒逼出，之後再分兩撥人馬離開，雲飛白、秋霜在路上先遇上九毒觀音，在觀音殿裝神騙人的就是她，又想將雲飛白嚇騙，幸管練霞趕至，直斥其非，將她點了臂穴，她雖然遁去，却指使被迷去神志的七色劍士、藍如玉、甘明珠、佟元璋攻來，管練霞、雲飛白連忙閃入林中躲避，暫時不敢招惹他們，管練霞叫雲飛白去找瓊天逸士增援，雲飛白來到白石山發現兩個瓊天逸士……

## 勝負分真假

## 逸士傳武功

使人難以區別的，也就是這兩個瓊天逸士。

因為管練霞臨別之時，只說隱居白石山的瓊天逸士，是文人裝束，黑鬚垂胸，手持白紙摺扇，口吟道：「靜中有真趣，

身外即浮雲」，可沒說瓊天逸士的貌相如何？

本來這事很簡單，只要找到白石山，又符合這幾點特徵的，自然就可確定他是瓊天逸士了，但如今符合這幾點特徵的，

居然會有兩個人，這就使人有真偽莫辨之感。

雲飛白在這一瞬間，自然楞住了。走在前面穿月白長衫的和迎面而來穿藍衫的人，兩人這一對面，也同樣是楞住了。

「哈哈」穿月白長衫的不覺打了個哈哈，朝藍衫人拱拱手道：「兄弟喜歡這兩個句詩，所以時常臨溪流而吟詩，不想兄台也喜歡這兩句詩，倒是難得得很。」

藍衫人也抱拳，發出清朗的笑聲，說道：「兄台隱迹白石山，經常吟詩明志，一幌數十年，沒想到今日巧遇同好，真是好極了。」

只要聽兩人的口氣，好像他們都以瓊天逸士自居！

雲飛白站在一旁，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穿月白長衫的輕搖摺扇，含笑道：「兄台雅人，兄弟本待和兄台一敘，但這位小友特地趕來找兄弟有事，兄弟只好失陪了，兄台有暇，可去盤根古松之下稍事盤桓，俾作良晤，告辭了。」說完，回頭朝雲飛白一笑道：「小友請隨老夫來吧！」雲飛白心頭暗暗感到為難，這兩人到底誰是瓊天逸士呢？

如果穿月白長衫的是真，自己不跟他去，豈非失之交臂？但如果穿藍衫的是真，那麼自己跟着月白長衫的走了，豈不也當面錯過了。

他正在猶豫不決之際，只聽穿藍衣的口中叫道：「兄台且慢！」

穿月白長衫的腳下一停，含笑問道：「兄台還有什麼見教？」

是假冒之人。雲飛白真是越聽越奇了，爭名若於朝，爭利者於市，這兩人互爭瓊天逸士，又是為什麼呢？

「哈哈！」穿藍衫的仰天長笑一聲，道：「在白石山經常盤桓盤根古松之下的，只有一個人，照兄台的說法，倒似有兩個人了。」

「不！」穿月白長衫的道：「兄台說得沒錯，確實只有二個，絕不會有第二個人。」

穿藍衫的道：「對了，那在古松下盤桓的，就是兄弟了。」

穿月白長衫的道：「這就不對，在古松下盤桓的應該是兄弟才是。」

穿藍衫的眼孔中射出兩道凌厲精光，朗笑道：「兄台不必爭論，因為卜隱白石山，自號瓊天逸士的，只有一個。」

穿月白長衫的同樣目閃異芒，冷然道：「難道說瓊天逸士會是兄台麼？」

穿藍衫的大笑道：「不是兄弟，難道還會是閣下不成？」

現在他們兩人已隱指對方是假，變得挑明了說了。

雲飛白也已退後一步變成了局外人，至少也要靜看他們二人爭出一個結果來。真者自真，假者自假，怕的是他們二人含糊過去，真假難分，只要有了爭執，真假自可立辨。

穿月白長衫的看了穿藍衫的一眼，點點頭道：「這就難怪，閣下行來之時，口中也吟着兄弟常吟的詩句，也搖着兄弟常搖的白紙扇，原來閣下是想混充隱逸，假冒兄弟之名，兄弟只是山野之人，終日與

穿藍衫的淡淡一笑道：「有一件事，兄弟倒想請教兄台。」

穿月白長衫的說道：「不敢，兄台請說。」

穿藍衫的道：「兄台方才好像要兄弟去盤根古松之下？稍事盤桓，俾作良晤，不知可有此言？」

「不錯，」穿月白長衫的連連點了點頭，笑道：「這話正是兄弟說的，兄弟經常在盤根古松之下，流連忘返，兄台如果有暇，不妨到那裏等候，兄弟和這位小友說幾句話，就可趕去，不知兄台有此雅興否？」

雲飛白心中暗道：「看來這穿月白長衫的，真是瓊天逸士了！」

「兄台這句話可就奇了。」

穿藍衫的有意無意的看了雲飛白一眼，才道：「兄弟卜居此山，已有數十年之久，只要天色晴朗，或是月白風清，幾乎可說經常在盤根古松之下，吟詩飲酒，汲泉烹茗，却從未見過兄台，不知兄台邀約兄弟，前去盤根古松之下見面之言，是真還是假？」

他不說穿月白長衫的是假冒瓊天逸士之名，但這話已極明顯的指穿月白長衫的是假的了！

雲飛白聽得暗暗一怔，心中忖道：「這麼說來，難道穿月白長衫的竟是假冒之人了？」

穿月白長衫的口中「咄」了一聲，大笑道：「兄弟經常盤桓古松之下，也從未見過兄台呀！」

他雖未明言，但也隱約的指出藍衫人

開雲野鶴為伍，不求聞達，閣下這麼做，究是所為何來？有什麼企圖呢？」

「可笑呀可笑，可歎呀可歎，人心不古，一至於此……」

穿藍衫的微微搖頭，感慨的道：「兄台這番話，應該是兄弟說的才對，如今倒讓兄台說出來了，兄台既能說出這番話來，自然早有預謀，這也是兄弟不解之處，兄台假冒兄弟，究竟為了什麼？欺人乎？欺天乎？」

雲飛白眼看二人爭論不休，心中不僅迷糊，也大感焦急，這就大聲道：「二位不用再爭論了，因為再爭論下去，依然各執一詞，互指對方是假，自己是真，這真假難辨，除了二位自己心中明白，愈爭愈難辨別真偽，在下覺得二位不妨想想看，有那一點足以證明自己是真，對方是假，對方若是提不出證明來，真假豈不可以立判了麼？」

穿月白長衫的一下摸着垂胸黑鬚，頷首道：「小友此言甚善。」

穿藍衫的也頻頻點頭道：「小友說的正合老夫之意！」

兩人全同意了。

穿月白長衫的輕輕搖着紙扇，略為沉吟，才道：「老夫山野之人，隱迹深山，一無所長，只是昔年浪迹江湖，略解技擊，閣下既然假冒兄弟之名，那就只好在這方面一較長短了。」

「兄台說得極是！」

穿藍衫的微微一笑道：「兄弟也正有此意。」

他一舉手中白紙摺扇，又道：「兄弟

## 新派俠情 中篇故事

文圖  
玉飛  
東方  
可

## 七色劍





數十年來，手中只有這把白紙摺扇，常相追隨，咱們就在扇上展示一下功夫，兄台意下如何？」

穿月白長衫的大笑，說道：「如此甚好。」

他朝雲飛白一指，說道：「這位小友，是咱們兩人中的第三者，這件事，請小友作個公證人，閣下認為如何？」

穿藍衫的立即表示同意，點頭道：「這個當然有此必要，咱們各展所長，勝負誰屬，自然要有第三者裁定，真假也就立判了。」

雲飛白道：「二位要如何較量呢？」

穿藍衫的道：「孔老夫子說過：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今日之事，有人假冒瓊天逸士，夫瓊天逸士，乃隱逸之流，淡泊名利，悠遊林泉，要爭，自然是君子之爭了，必也扇乎，咱們就以這柄紙扇，各展功夫，至若用扇當作兵刃近身相搏，各展招式，攻拒廝殺，那是江湖俗子好勇鬥狠之舉，老夫所不為也。」

穿月白長衫的連連點頭道：「兄弟提出較技，也正是這個意思。」

雲飛白遲疑的道：「那麼二位要如何比試呢？」

穿藍衫的摺扇一指穿月白長衫的道：「比試摺扇，是老夫提出來的，要如何比法，就該讓他說了。」

穿月白長衫的哼了一聲，朝雲飛白招手道：「小友，你去找兩塊一樣大小，像拳頭大的石塊來。」

雲飛白答應一聲，俯身尋去，這條溪

流邊上，多的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塊，要找兩塊同樣有拳頭大的石塊，並不十分困難，一回工夫就撿到了兩塊圓形的石塊，他用手掂了掂，連重量也差不多，這就回身走了過去。

穿月白長衫的問道：「小友，這兩塊石頭，大小輕重都一樣的麼？」

雲飛白點頭道：「是的。」

「那好。」穿月白長衫道：「你隨手拿一塊給老夫，另一塊暫時由你拿着。」

雲飛白答應一聲，隨手拿起一塊，遞了過去。

穿月白長衫的沒有用手來接，他右手「豁」的一聲，打開白紙摺扇，扇面平攤，送到雲飛白面前，說道：「小友把它放在扇面之上。」

雲飛白依言把拳頭大的石塊，輕輕放到他打開白紙扇面之上。

要知白石山的石塊，都呈白色，故有白石山之名，這種白色的卵石，質地極為堅硬，份量也極重，一塊比拳頭略大的卵石，若是放在打開的白紙扇面上，扇面是絕對承受不住的；但這是一般常情，練武的人，內功火候到了相當精深之時，就可以把真氣貫注到扇面上，那自然又當作別論了。

雲飛白把手中的卵石，放在扇面之上，穿月白長衫的右手平伸，一動不動，好像就在表演他能真氣貫注在扇面上，可使拳頭大的卵石，四平八穩的放在白紙扇上很久時間。

這一點功夫，如果在今天來當眾表演，因為武術界有於門戶之見，各種功夫，

都日趨式微，能在一張白紙扇面上，平穩的放上一塊卵石，已可贏得大家鼓掌了，但在那時候，這點微末之技，也就不足一晒了。

這點功夫，雲飛白已可辦得到，因此他對穿月白長衫的表演這一手，頗感失望，心中不禁真有「技止此乎」的問號。

穿月白長衫的，依然右手平伸，扇面平攤，上面放了一塊卵石，一動不動，但他身上一襲月白長衫卻無風自動，飄拂起來。

雲飛白心中暗道：「這有什麼好表演的？」

目光一瞥，忽然發現白紙扇面上拳頭大的一塊卵石，似乎比方才小了甚多。

這下心頭感到奇怪，再一定睛瞧去，只覺那一拳卵石，似在不停的消蝕，好像雪球照到了太陽，慢慢的在溶化！

只是，一，卵石消蝕得十分平均，是以石頭的外形並無改變。二，消蝕得十分緩慢，是以你不凝足目力看它，是不容易看出來的。三，石塊雖在消蝕，但却沒有一絲粉末從扇面上飛散下來，是以更不引人注意。

雲飛白這下看得暗暗吃驚，心中忖道：「這是什麼功夫？」

堅硬的白色卵石，在穿月白長衫的扇面上，不停的無形的消蝕，你說它消蝕得緩慢，其實也並不太慢，一塊比拳頭略大的卵石，從雲飛白把它放在穿月白長衫的白紙扇面之上，前後不過盞茶工夫，卵石由大而小，由小而再小，最後完全在白紙摺扇上消失了。

穿月白長衫的摺扇輕輕搖了兩搖，呵一笑道：「兄弟已經練過了，現在該由閣下來練了吧。」

穿藍衫的微微一晒，舉步跨上，朝雲飛白道：「小友把石塊放到這大石上。」

雲飛白依言把手中一塊卵石，放到身右大石之上。

穿藍衫的又道：「還要勞動小友，再去抓幾把細沙，舖在卵石四週。」

雲飛白心中暗道：「不知他用細沙舖在卵石四週，是要如何施展功夫。」

心中想着，就依言在溪邊撿了幾把細沙，在卵石四週舖好，然後，就退下了兩步。

穿藍衫的深沉一笑，搖着摺扇，走到大石前面，相距還有三尺來遠，就站停下來，緩緩吸了口氣，舉起了白紙摺扇，朝那卵石擲去。

他摺扇先前擲得極為緩慢，但愈擲愈快，身上一件藍衫，也隨着他愈擲愈快，漸漸的鼓了起來，就像燈籠一般，鼓得幾乎快要脹破了。

雲飛白的目光，只是注視在那塊卵石之上，但覺他白紙摺扇每一扇擲下之時，那卵石就在無形之中，暗暗消蝕了一層，他愈擲愈快，卵石消蝕得也很快，這情形和方才卵石停在白紙扇上，無形中消蝕，差相彷彿！

現在雲飛白明白了，他要自己在卵石四週，舖上一層細沙，那是證明他摺扇擲動，卵石四週的細沙，却紋風不動，並沒有把細沙擲起一粒來。

這兩人使的功夫，都是以本身內家功

力，煉化卵石，光憑這份驚世駭俗的功夫，在武林中已可說是難得一見的了。

如今居然在白石山上，同時遇上了兩個，而這兩個，又同以瓊天逸士自居，指責對方是假冒之人。

以這一場比試而言，雖然顯示了兩人舉世無雙的功力，但仍然無法可以確定誰是真的瓊天逸士。

卵石和剛才穿月白長衫的表演一樣，由大而小，小而再小，終於完全消失，只剩下卵石四週舖着的一層細沙，依然絲毫不損。

穿藍衫的手中白紙摺扇已然停住，身上一襲藍衫也很快恢復原狀，他得意的朗笑一聲，回頭朝雲飛白道：「小友，你是咱們的公證人，你倒說說看，咱們這場比試，應該勝負誰屬？」

穿月白長衫的站在邊上，咀角微噙冷笑，點頭道：「小友，你是第三者，你說句公平話，這場比試如何？」

雲飛白望望兩人，為難的道：「二位老丈神功蓋世，在下後生晚輩，以蠡測海，實在難以評章……」

穿藍衫的道：「不要緊，你只管把你心裏想到的說出聽聽！」

「不錯！」穿月白長衫的道：「依你所見，只管直說，就是說得不對，咱們也不會怪你的。」

雲飛白道：「二位老丈既然這麼說了，在下只好就管見所及，說出來了，不知對是不對？」

穿藍衫的說道：「不要緊，你但說無妨。」

雲飛白一指穿月白長衫的道：「這位老丈把卵石放在扇面之上，只是催動本身真氣，煉化卵石，這是靜態的，至於這位老丈（指穿藍衫的）用扇擲動乃是動態的，如此動靜二字來說，應該靜態較勝，但這位老丈（指穿月白長衫的）把卵石放在扇面上，是直接可以貫注內力，這位老丈（指穿藍衫的）雖是動態，但扇和卵石相距足有三尺之遙，並沒有直接接觸到卵石，是則直接的較易，間接的較難，所以以在下看來，這一場應該是各擅勝場，勝負各半，秋色平分，很難說誰勝誰負了。」

穿月白長衫的領首道：「小友說得很有道理，事實也確是如此。」

穿藍衫的道：「但咱們之間，今日總得分出個高低來，才能確定誰真誰假。」

「說得也是。」

穿月白長衫嘿然乾笑道：「今日若是不分勝負，何以辨別真偽？」

雲飛白心中却有些不以爲然，因為瓊天逸士之事，也不一定要以武功高低來分別，但想想除了以武功高低來分別真偽之外，實在也想不出第二個辦法來了？

穿藍衫的道：「勝負當然要分，但不知閣下要如何一個分法？」

穿月白長衫的道：「勝負之分，就是考驗咱們兩人的內力究竟誰強誰弱？那只有一个辦法。」

穿藍衫的道：「如何一個辦法？」

穿月白長衫的森然一笑道：「咱們二人都以瓊天逸士自居，手中又各有一把白紙摺扇，這考驗內力之法，自然仍以這柄白紙摺扇爲主了。」

「很好。」

穿藍衫的淡淡一笑，說道：「閣下說吧！」

穿月白長衫的道：「咱們這場比試，不分出勝負，就絕不中止，現在咱們相距正好有五尺光景，就以這五尺距離爲限，你用扇朝兄弟擲來，兄弟也用扇朝你擲去，看看誰的內力悠長，優勝劣敗，自可分曉了。」

穿藍衫的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穿月白長衫的回過頭朝雲飛白道：「小友，咱們這場比試，仍由你作公證人，但你必須退出去一丈之外，在咱們未分勝負之前，不可走近過來。」

雲飛白點頭道：「在下省得。」

說着，依言退出一丈之外。

這一瞬間，穿月白長衫的和穿藍衫的已經開始了，你一扇擲來，我一扇擲去，別看他們手中只是一柄白紙摺扇，但這一互相擲來擲去，雲飛白站在一丈開外的人，已可感覺到從兩人中間湧出來的一股無形潛力，雖無怒號狂捲的風聲，也使人有被推動得幾乎站立不住，一時心頭大感凜駭！

就在此時，但聽身後有人緩緩吟道：「靜中有真趣，身外即浮雲……」

一個頗長的人影，沿溪緩步行來！

這人髮辮古木簪，身穿淡青長衫，手持白紙摺扇，生得長眉入鬢，朗目如星，膚色白潤，胸垂五絡黑鬚，豐神清朗，看去年在四旬以外，飄然行來，真如閑雲出

岫，不帶絲毫塵俗，使人有沖淡君子、恂恂儒雅之感！

雲飛白看得不禁一怔，兩個瓊天逸士，已經鬧得真假難分，勝負未判，如今又多出一個瓊天逸士來了！

不知這白石山到底有幾個瓊天逸士？就在他望着來人，怔怔出神之際，這青衫文士已經臉含微笑，緩步朝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二人中間走去，口中說道：「二位請住手。」

要知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二人，此時正在各展功夫，全力相拚，兩柄白紙摺扇，你擲來，我擲去，互擲不停，而且也愈擲愈快，愈擲愈猛！

這兩柄扇上，幾乎已凝聚了他們數十年修爲，每一擲都有沉重如山的內力，像怒潮洶湧，朝對方捲攏過去。

一來一往兩股力道，不時在兩人中間互撞擊，形成了一陣又一陣人爲的龍捲風，從中間激盪飛旋而出！

這是兩人擲出的力道集中排出之處，推力之強，就算你武功最高的人，也休想跨得進去。

青衫文士却若無其事的走入他們一丈之內，這等於是進入了暴風圈，壓力之大，無與倫比；但他依然從容舉步，幾乎連他身上衣衫都沒震動一下！

在外人看來，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兩人，雖然只是你擲來，我擲去，各自擲着白紙扇，實則此時雙方都在白紙摺扇上貫注了全部精神，誰也不敢先停下來。

因爲雙方藉着紙扇，已經比拚上真力，只要有一方稍作退讓，或是內力不繼，



對方立即會挾着排山倒海般的威力，乘勢反擊。

以他們兩人的功力，這全力一襲，力能擲石成粉，何況是血肉之軀？是以誰也不肯退讓，青衫文士那一聲要雙方住手，自然沒人理會他了。

這種內功真力的拚搏，外表看去平淡無奇，但却是練武的人的大忌，因為這種拚搏，全憑真功實力，和內家修為，分毫取巧不得，只要直等雙方耗到筋疲力盡，一方後力不繼，受了重傷，或當場殞命，才能停得下手來。

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互相擲扇，相持了已有一刻工夫之久，彼此頭上均已見了汗水，頂門上也在直冒熱氣，他們從他們扇上擲出來風愈大，他們却似愈擲愈熱，愈不肯停下。

青衫文士緩步走入，現在已停身在兩人中間，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兩人，手不停揮，本來每一扇都擲向對方，現在中間站了一個人，他們兩人擲出的勁氣，自然也都變成擲到青衫文士的身上。

青衫文士依然面露微笑，徐徐的道：

「二位現在可以住手了吧？」

兩人中間既然多了一個人，兩人的比拚內力，自然也受到了阻碍，不得不停下手來。

穿月白長衫的長吁了口氣，目注青衫文士，驚怒的道：「閣下何人，何故阻撓咱們比試？」

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因為這裏是白石山。」

穿藍衫的道：「這裏是白石山又如何

呢？」

青衫文士朝二人笑了笑，緩緩說道：「自從在下居白石山，二十年來，就有一個規定，不准武林中人在此動武。」

穿月白長衫的隨即問道：「你是什麼人？」

青衫文士含笑笑道：「在下有四句詩，吟出來二位就知道了。」

穿藍衫的道：「你且吟出來聽聽？」

青衫文士口中朗吟道：「我住瓊貞洞，溪聲松下聞，靜中有真趣，身外即浮雲。」

穿月白長衫的大笑道：「這麼說，你是瓊天逸士了？」

穿藍衫的道：「你是瓊天逸士，那麼我是誰呢？」

雲飛白暗暗攢了一下眉，心中暗道：

「這下可好，方才只有兩個人爭瓊天逸士，現在却變成三個人爭了！」

青衫文士淡淡一笑道：「二位若在旁的地方，和在下爭瓊天逸士，那是沒有人證，只得由二位去說了，但在白石山上，二位就不如在下有利了。」

穿月白長衫的道：「你有人證？」

「哈哈！」青衫文士朗笑一聲道：

「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他伸手指，說道：「二位請看，那來的是什麼人？」

兩人轉臉看去，果見沿溪小徑上，正有一個身穿青色衣裙的美婦人，一手扶着一個十四五歲丫鬟的肩，碎步行來！

這青衣美婦，蛾眉淡掃，看去不過三十來歲，體態輕盈，風韻勝仙，看去直是

圖畫中人！

穿藍衫的問道：「這位少夫人又是什麼人？」

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她就是拙荆，閣下二十年前，不是在九宮山見過的麼，怎麼會健忘乃爾？」

穿藍衫的聽到這裏，不由得臉色大變，急忙一個轉身，雙足猛頓，人化長虹往山外急射而去。

穿月白長衫的眼看藍衫的忽然遁走，心知不妙，大笑道：「原來你是真的瓊天逸士了！」

突然反身一扇，朝青衫文士擲去，同樣雙足一頓，急如離弦之矢，浮空掠去。

青衫文士劍眉微微一攢，笑喝道：「鼠輩怎地暗算起我來了？」

手中白紙摺扇輕輕擡起。

這一扇雲飛白還沒有看出什麼異樣來，但耳中却聽到數丈外一陣「嗤」「嗤」輕响，急忙迴目看去，但見左首五丈外一片石上，忽然冒起一蓬淡綠輕烟，差不多有一丈方圓，山石全似被火燒焦了一般，心中大為驚駭，付道：「這是什麼功夫？竟有這般厲害？」

這時那青衣美婦業已行近，目光一抬，問道：「這兩個人怎麼會找到白石山來了？」

青衫文士含笑笑道：「他們大概是跟踪這位小友來的了。」

雲飛白心中一動，想起在北峽山看到兩頭飛鶴，莫非就是給這兩人傳書報訊的了。

青衣美婦盈盈目光看了雲飛白一眼，

才含笑說：「那穿藍衫的是第五嗎？所以一看到你逃走了，後面那一個呢？他使的是無形之毒，是不是九毒老魔？」

雲飛白聽得暗暗一驚，他聽管練霞說過，南山十侯，如今已僅剩三侯，那是天狐令狐楚，地龍第五（第五是姓），和獺蝦蟆莫元奇。方才那穿藍衫的原來竟是南山十侯中的老二地龍第五。穿月白長衫的竟會是九毒老魔！

只聽青衫文士笑道：「若是九毒老魔親自來了，豈會輕易被我驚走，此人（指穿月白長衫的）大概是他不成材的師弟九毒書生所喬扮的。」

青衣美婦口中輕「嗯」一聲，抬眼道：「這位小兄弟怎麼會惹上這兩個魔頭的呢？」

雲飛白因一時之間，被方才兩人一走，給驚楞住了，此時經青衣美婦一說，不由暗暗叫了聲：「糊塗！」眼前這位青衫文士明明是真的瓊天逸士了，自己差點當面錯過了！

一念及此，趕忙走上前去，神色恭敬，朝青衫文士作了個長揖，說道：「前輩一定是瓊天逸士了，晚輩雲飛白，是專程叩謝前輩的。」

青衫文士朝他微笑問道：「小友怎知我是瓊天逸士呢？」

青衣美婦輕「嗯」一聲，在旁插口道：「人家專程上白石山找你，自然有人指點他來的了，你怎不問問指點他來的是什麼人呢？」

雲飛白忙道：「指點晚輩來的，是晚輩義妹管練霞……」

去。

「哦，他要自己參詳，又說：能有多少造化，全看自己的，好像他這柄扇上，隱藏着什麼了？」

想到這裏，不覺在地上坐了下來，隨手打開摺扇，這是一柄竹骨白紙摺扇，因為瓊天逸士天天拿在手裏，竹骨已經經汗氣侵蝕，變得紅中透紫，扇面白紙也已發黃。

但白紙摺扇就是白紙糊的，上面沒有名人書畫，再用幾十年，就算白紙發了黑，還是白紙摺扇。

雲飛白仔細察看，這柄白紙摺扇，和平常的白紙摺扇，並無異處。

「他說能有多少造化，全看自己的，這樣一柄白紙摺扇，又有什麼造化好參詳的？」

「哦，要他把這柄扇子給自己，還是那青衣美婦說的，好像要他成全自己什麼呢？」

他想起青衣美婦，總覺她有些面善，好像那裏見過？只是一時總是想不起來。這時想到青衣美婦說話的神態，和她笑的時候那種嬌柔的神情，心中不覺驀然想起一個人來！

這人就是三妹管練霞！

不錯！就是她！

那青衣美婦的一顰一笑，看去和管練霞十分相似，難怪自己總覺得她好像和自己甚是熟悉了。

聽瓊天逸士的口氣，好像要自己在這裏就三天，一點事也沒有，自己為什麼要在這裏就三天呢？

「你現在準備如何呢？」

青衫文士大笑道：「妳同意了？」

雲飛白恭敬的一揖：「有。」

他從身上解下玉佩，雙手呈給了青衫文士。

這是管練霞交代的，雙手呈上玉佩，不用多說。

青衣美婦看了玉佩一眼，又看看雲飛白，臉上忽然有了喜容，回頭朝青衫文士微微一笑。

青衫文士一手接過玉佩，只看了一眼，點頭道：「好，好，這玉佩還是由小友帶着，莫要失落了。」

雲飛白應了一聲「是」，雙手接過玉佩，依然佩到身上。

青衣美婦深情款款的望着丈夫，問道：「你現在準備如何呢？」

青衫文士大笑道：「妳同意了？」

青衣美婦柔聲道：「我看這孩子不錯，你就成全他了吧？」

「好，好！」青衫文士點點頭道：「只要妳同意就好，但能有多少造化，那就要看他的了。」

青衣美婦道：「你把扇子給他咯！」

青衫文士笑道：「此子資質還不錯，只是拘謹了些！」

青衣美婦淺笑道：「拘謹就是敦厚，總比油腔滑調的好。」

青衫文士大笑道：「看妳看中意了，就一直幫着他說話了。」

青衣美婦淺笑道：「難道你還不中意麼？」

青衫文士笑着轉過身，朝雲飛白道：

「小友隨我來。」

雲飛白不知他們在說些什麼？但隱約可以聽得出一些口風來，好像瓊天逸士夫婦都已同意了。

他本來不知管練霞要自己來找瓊天逸士有什麼事？管練霞只說：他問一句，自己答一句，他不問，自己就不用多說，好像瓊天逸士看了玉佩，就會知道來意，因此瓊天逸士究竟同意了什麼，他根本一無所知？如今瓊天逸士要自己跟他去，他自然只有跟着他走了。

雲飛白口中應了一聲「是」，轉身朝青衣美婦抱拳行了一禮，口中說道：「多謝夫人成全，晚輩告辭。」

青衣美婦看着他甜甜一笑道：「你快去吧，他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這話管練霞也說過，雲飛白又恭敬的應了一聲「是」。

青衫文士已轉身朝山中走去，雲飛白緊記着管練霞的話，跟在他身後三尺距離，亦步亦趨，他沒有問自己的話，就不敢開口說話。

青衫文士走得不徐不疾，正好讓雲飛白跟得上，兩人一前一後，走了約莫十幾里路，盤過幾重山脚，山勢逐漸險陡！

青衫文士引着他一路往上，走的盡是崖壁間陡狹的危磴，這樣，差不多走了半個時辰，才登上一處崖壁間突出的岩石之上。

這塊崖石，巨大無比，却在石縫中間，生了一棵覆蓋如傘的古松，排空擎雲，狀若老龍，因為崖石上沒有泥土，許多如



心念轉動，接着又暗自付道：「自己不如去找瓊天逸士，好把這摺扇還給他，一面也好跟他說明自己來意，在這裏枯坐，多沒意思。」

這一想，不覺站了起來，把白紙摺扇往腰間束腰帶上一插，正待離去！

這時已快到午時，就在他站起身來之際，只見青影一閃，從崖下跳上一個身穿青衣的小女孩來！

這小女孩雲飛白自然認識，她就是青衣美女身邊的丫鬟，此時手中挽着一個竹籃，笑嘻嘻的道：「雲相公，你肚子餓不餓，我給你送吃的東西來了。」

雲飛白道：「小姑娘，謝謝妳了。」

青衣小女孩道：「我不叫小姑娘，我叫雲雀，雲相公以後就叫我雲雀好了。」

雲飛白問道：「我想請問妳，瓊天逸士在不在家裏？」

雲雀眨動了烏溜溜的眼睛，問道：「雲相公問我家主人作甚？」

雲飛白道：「我要去看他，當面把扇子還給他，我要走了。」

「你要走了？」

雲雀小臉上流露出驚異之色，問道：「這為什麼呢？雲相公要把扇子還給我主人？有許多人只想看上一眼，還看不到呢，你已經到了這裏，千萬不可走。」

雲飛白道：「為什麼？」

雲雀說道：「主人把扇子借給你，這是小……啊，這面子可不小……呢，對了，我是奉夫人之命，給雲相公送吃的東西來的……」

她小手伸入懷中，取出一顆核桃大的

紙，依然一無所獲！

現在晨曦，已經漸漸大白，他仍然手捧摺扇，端坐如故。

這盤根古松，正好面對正東，現在從遠山低處，漸漸升起一輪旭日，霞光滿天！

突然，雲飛白只覺扇面上隱隱顯示了人像！

這下，使他精神為之一振，急忙凝足目力瞧去，扇面上的人像，隨着旭日升起，逐漸明顯，那是用硃筆畫的，人像一共有三個，在人像上，寫着「一」，「二」，「三」，三個正楷。

第一個和第二個是坐像，不過一個是正面，一個是背面，第三個人像的左腳在前，右腳在後的站立姿勢，右手執一柄摺扇，作朝前點出之狀。

雲飛白心頭大喜過望，心知這扇上三個人像，必是一種高深的武學無雙，難怪瓊天逸士說過要成全自己，又說：有多少造化，全看自己之言！

他有了這一發現，自然要全心全意仔細凝視。

前面第一、第二兩個坐像，全身用硃筆畫着許多條紅綫，正似人身脈絡一般。

雲飛白自幼拜在峨嵋靈芝大師門下，內功原有相當火候，這一仔細觀看，靜心參詳之下，頓時領悟這一正一反兩個坐像身上的紅綫，乃是運氣行功的路綫圖解。

他雖然不知這兩個坐像，是那一個的內功，但可以想得到絕非一般內功。因此他從紅綫由丹田升起，如何運行，都默默緊記在心。

蠟丸，然後又從竹籃中取出一個瓷瓶，交給雲飛白，說道：「夫人說，這顆是『坎離丹』，這瓶是『百花露』，要在空着肚子的時候，一起服下，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這三天當中，你雲相公不能吃熟食，所以我只給你摘了四顆水蜜桃來，肚子餓了，就用水蜜桃當飯吃，我明天早晨，會再送水果來的。」

放下竹籃，臉色鄭重的說道：「夫人要我告訴你，我家主人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千萬要忍耐，哦，對了，還有，夫人要我轉告你兩句話：『專心一志，目透紙背……』」

「專心一志，目透紙背？」

雲飛白接道：「夫人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

雲雀道：「是什麼意思，我就不知道了，啊，雲相公，我要走啦！」

話聲一落，身子輕輕一縱，往崖下躍落，身手靈活已極！

雲飛白想起管練霞也叮囑過自己，瓊天逸士要自己做什麼，自己就要做什麼，如今青衣美女也要雲雀這樣叮囑自己，看來自己急着要走，委實太急躁了。

當下就把「坎離丹」蠟丸捏碎，裏面是一顆葡萄大珠衣藥丹，納入口中，輕輕嚼動，已然隨津化開，再打開瓷瓶，把一瓶「百花露」當作開水，和藥吞下，但覺滿口異香，一股清涼，直下丹田。

雲飛白自幼從師，有許多事情，總聽師父說過，青衣美女賜自己的這顆「坎離丹」，顧名思義，就是調濟水火，增強內功的靈丹，何況方才雲雀傳言要自己「專

因為練功行氣之時，須心意全在行氣之上，不能做到一半，再去看扇上的人像，是以非把運氣行功的路綫，全盤記住不可。

任何內功，在運氣行功上，差不多都大同小異，這一點小異，就分出各門各派的內功來了。雲飛白自幼練功，自可很快就記憶在心，但他還是很仔細的反覆看了幾遍。

這一陣工夫，他一心全貫注在兩個人像的紅綫之上，不知不覺間，已經日上三竿，扇面上三個人像，却漸漸淡了下去，終於消失不見！

現在雲飛白明白了，瓊天逸士扇面內畫的人像，只有在旭日初昇時，才看得清楚，而且還須玄關已通的人，才能目透紙背。所幸自己已經記下了第一、第二兩個人像的行功路綫，從現在起，就可依照路綫練功。

瓊天逸士昨天交給自己扇子的時候，曾說三日之後收回，自己還有兩個早晨，可以參閱。

想到這裏，就收起摺扇，緩緩舒了口氣，就一手提過竹籃，裏面放着四個比拳頭略大的水蜜桃，當下剝着皮，吃了兩個，覺得已經很飽。這就盤膝坐好，寧神調息，提吸真氣，從丹田升起，依照方才默記的行功路綫，緩緩導氣行去。

他經瓊天逸士打通玄關，又服了青衣美女的「坎離丹」，氣機凝固，對練習任何內功，都能事半功倍，是以一經行氣運功，雖是初學作練，就像從前練過的一般，水到渠成，毫不費力；但雲飛白還是十

心一志，目透紙背，這不是暗示自己靜坐運功麼？心念一轉，立即就盤膝坐下，緩緩運起功來。

那知不運還好，這一運功，但覺從丹田升起一寒一熱兩股氣流，到處流竄，自己竟然無法控制得住！身上一會熾熱如火炙，一會寒冷如同冰窖！

正當寒熱交織之際，突覺身後微風一颯，有人舉手一掌，當頭劈落，頂門腦骨如裂，人也隨着昏了過去。

雲飛白的人雖昏迷過去，但在迷迷糊糊之中，似覺自己一個身子陡然往下沉，宛如從千仞高峯，跌落萬丈深淵，口中要想呼叫，又暗不成聲！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似覺置身在洪爐之中，全身被火炙一般難受，除了張口喘息，已是氣若游絲！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又感覺全身經脈，逐漸的粗脹起來，幾乎快要炸裂，連五臟六腑都在翻滾，人像天旋地轉，再也沒有感覺了！

又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感到一股陽和之氣，在體內流轉，有如水流渠成，通行無阻，頓時有着無比的舒泰，人也隨着清醒過來！

就在此時，只聽身後有人說道：「老夫助你打通玄關，小友任督二脈已通，至於能領悟到如何一個境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小友好自為之！」

這是瓊天逸士的聲音！

雲飛白急忙睜開眼來，只見滿天繁星，明月在天，差不多已是子夜，原來自己依然好好的盤膝坐在盤根古松之下！

分謹慎，按着路綫，緩慢的做了一遍。

等到氣機緩緩降丹田，只覺週身活力充沛，有着說不出的舒適之感，心頭也自暗暗高興，自己雖未學會，但總算做對了，當下就繼續練了下去。

這一天，他絲毫不敢鬆懈，只是一遍又一遍的練着，直到傍晚時候，雲雀又挽着一個竹籃，躍上崖來。

她看到雲飛白，就咕的笑道：「雲相公，恭喜你啦！你總算不負主人期望，已經入門了！」

雲飛白站起身含笑道：「姑娘如何知道的？」

雲雀盈盈的說道：「小婢自然是聽到主人說的了，主人還一直誇獎你悟性高呢！」

雲飛白驚奇的道：「瓊天前輩怎麼會知道的呢？」

雲雀嬌笑道：「雲相公已經領悟主人扇上的行功圖，主人怎麼會不知道呢？」

雲飛白道：「這是夫人指點之功，不然，在下也不能很快就能看到了。」

雲雀笑道：「雲相公會說話，難怪我家小……」

她忽然住口，一張小臉脹得紅紅的，生似說錯了話，尷尬的笑了笑，就沒再說下去。

雲飛白沒有聽得出來，問道：「姑娘說什麼？」

「沒有什麼。」

雲雀咬着下嘴唇，狡黠的笑道：「小婢是說，夫人說的：雲相公在這裏只有三天時間，務必好好用功。」

方才竟似做了一個夢一般，急忙回頭看去，那有什麼人影？但方才明明是瓊天逸士的話聲，要自己「好自為之」！

這一轉身，發覺自己全身衣衫盡濕，好似淋了一場大雨。

同時他這一回顧，又發現了一件奇事，因為此刻雖已黑夜，但自己目光輪轉之際，四週景物，竟然看得比白天還要更清楚！

先前還有些不信，再舉目看去，十丈之內，果然可以明察秋毫，心頭這一喜就幾乎要跳了起來！

瓊天逸士說的，替自己打開玄關，那果然不是夢境了！

他想起瓊天逸士交給自己摺扇之時，說過要自己好好參詳，後來青衣美女又叫丫鬟雲雀傳言，要自己「專心一志，目透紙背」，莫非這柄紙扇上，果真有什麼奧妙不成？

一念及此，急忙從身邊取出摺扇，隨手打開，寧神靜志，凝足目力，全神注視在扇面之上！

白紙扇略！任你再盯着它看，還是白紙糊的，一片白紙！

但這回雲飛白下了決心，青衣美女要他「目透紙背」，他只是全神貫注在紙上，尋求如何才能「目透紙背」？

如今瓊天逸士化了好大的功夫，才替自己打通玄關，目力已非昔比，他相信只要鑲而不捨，注視着扇面，目力一定能透過紙背的。

時間如白駒過隙，他從子夜看到黎明，再全神貫注，白紙摺扇上依然是一層白

雲飛白道：「夫人垂愛，在下萬分感激，姑娘回去給在下向夫人多多致謝。」

雲雀咕的嬌笑了一聲，抿抿咀道：「你當夫人是誰？」

雲飛白聽了怔了一怔，問道：「夫人是誰？」

夫人自然是我家主人的夫人了。」

雲雀兩顆靈活的眸子一轉，望着雲飛白問道：「雲相公，小婢問你，那……那……管姑娘，真的和你是結義兄妹嗎？」

雲飛白說道：「結義兄妹難道還有假的？」

「小婢不是這個意思。」

雲雀臉上一紅，說道：「小婢是說雲相公怎麼會和她結為兄妹的呢？」

雲飛白道：「她是我三妹，還有二妹和四妹，我們是一起認作兄妹的。」

雲雀好奇的啊了一聲，問道：「這麼說，雲相公是她們大哥了，那你二妹，四妹，又是什麼人呢？」

雲飛白道：「二妹是藍如玉，四妹是甘明珠，現在都落在九毒觀音的手中，所以三妹要我到這裏來找瓊天前輩的。」

（未完·八）



##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安樂侯府被劉瑾抄家，殷天虎和常勝正在搜索，陸丹對陸丹追逐不捨，却不防朱青照迎面截門，二人只好罷手，回去便有話題向劉瑾交代，向寧王府寧王和徐廷封要回欽犯，更可以藉口要脅，上報皇上，正在洋洋得意，却不防又殺出一個蕭三公子將他們二人收拾，殺掉滅口，劉瑾另方面派天地雙尊去刺殺江彬，因為他不肯將兵權交出，天地雙尊以為十拿九穩將他殺害，却又遇上南宮世家插手保護，鍾大先生、徐廷封也及時趕至，雙方互相拚鬥，未分勝負……

## 剪除白蓮教 擒獲大奸臣

鍾大先生左手捏劍訣，喝一聲：「天龍第一式——」徐廷封應聲仗劍靠到鍾大先生身旁，身形齊動，雙劍齊展，劍訣迎向來掌，長劍迎向另一掌，劍掌還未接觸，身形又變，棄地尊，斜刺裏只攻天尊，鍾大先生劍截天尊掌勢，徐廷封一劍隨即乘隙攻向天尊的中府穴。

天尊面色一變，身形一縮，雙掌暴翻，截向徐廷封的劍，應變之迅速，連鍾大先生的劍也追截不及，鍾大先生也沒有追截，身形一動，沿徐廷封身旁繞過，長劍再展，亦是刺向天尊的中府穴。

天尊的動作絕不慢，可是鍾大先生這一繞，實在他意料之外。

天尊也一樣意料之外，這一次却没有再縮，也不理會鍾大先生，雙掌連消帶打，撲擊徐廷封，鍾大先生立時醒覺天尊已然將死門從中府穴移開，劍勢立變，轉刺向天尊的左太陽穴，他是考慮天尊已然將死門移到太陽穴，只是不能夠肯定左右。

「噢——」天尊身形不由一頓，雙掌棄徐廷封，轉護向左右太陽穴。

鍾大先生劍勢不絕，一劍接一劍，左右交替，刺向天尊左右太陽穴。

天尊悶哼一聲，雙掌連接十二劍，又由守轉為攻，急攻向鍾大先生。

徐廷封那邊已經被地尊截下，他的劍勢展開，守中也帶攻，一有空隙，劍立即攻向



地尊的中府穴，靈台穴，左右太陽穴，他能夠找到的空隙雖然不多，但劍勢一展開，一掄入空門，立即能夠給予地尊相當的威脅。

地尊顯然不習慣，顯得有些手忙腳亂，天尊的情形一樣，他們絕無疑問已然將白骨魔功練成功，也知道死門所在，却是未考慮到對方也知道。

鍾大先生雖然年紀一大把，但內力之深厚却是少有人能及，「天龍八式」在他施展開來，那一份矯捷迅速，絕不在徐廷封之下。

天龍八式的變化也是任何方向都兼顧到，他身形凌空，居高臨下，長劍便能夠接連攻擊天尊的「靈台穴」，天尊在下應付，也顯然很不習慣，能夠身形凌空，連連居高臨下攻擊的也到底不多。

鍾大先生一口真氣尚未用盡，天尊已然將死門從靈台穴移開，鍾大先生也沒有繼續飛舞半空，身形倒翻，已凌空落在天尊身後，正好與徐廷封背靠在一起，雙劍隨即合璧，天尊地尊却被他們隔開。

雙尊結合，白骨魔功才能夠發揮最大的威力，也等如天龍八式，雙劍合璧，威力更大，現在非獨雙劍合璧，而且將雙尊分開，雙劍非獨能夠此消彼長，相互配合，而且專攻向死門的所在，天地雙尊應付得來也當然吃力得多。

他們一再要靠攏在一起，但始終不能夠衝破鍾大先生與徐廷封的雙劍阻截，開始也只是懷疑，到這個地步，已完全肯定徐廷封鍾大先生是知道白骨魔功的秘密。

天尊忍不住脫口一聲：「是那一個告訴你們白骨魔功的——」

鍾大先生冷截：「天下間還沒有一種武功是毫無破綻，合在你們一身本領練來不易，今夜到此為止。」

地尊搖頭。「那有這麼容易。」

「再不走，我們師徒只好下殺手。」鍾大先生一口真氣運行，衣衫獵獵作响，手中長劍也彷彿更明亮。

徐廷封一身衣衫亦同時無風自動，配合鍾大先生，同時擺開天龍第五式的開手式。

說話間天地雙尊亦隨着鍾大先生徐廷封的劍勢緩下，聽鍾大先生說得認真，一顆心中不由十五個吊桶也似的，七上八落。

南宮世家南倫小子等人看見鍾大先生徐廷封佔盡上風，亦蠢蠢欲動，天尊看在眼內，不由一聲：「老二，好漢不吃眼前虧。」

地尊一聽亦發覺形勢不妙，點點頭。

鍾大先生即時又是一聲：「還不快走——」

地尊悶哼，天尊冷笑。「好，我們兄弟走，只希望兩位一路平安，讓我們兄弟好好的算清楚今夜這個賬。」

語聲一落，二人身形齊動，斜刺裏拔起來，倒掠上瓦面，正好會合在一起，身形再



展，眨眼間便消失在這夜色中。

江彬看到這裏，再也忍不住，急奔上前。「侯爺，何不就此將他們解決，免留後患？」

「進去說話。」徐廷封轉身舉步。

× × ×

在內堂坐下，江彬劈頭便說道：「天地雙尊今夜的行動不待言一定是劉瑾的主意。」

「毫無疑問。」徐廷封一頓一歎。

「所以我不能不擔心——」

「侯爺擔心的是……」

「皇上——」徐廷封又一歎。

江彬搖搖頭，正要說什麼，老太君已奇怪地問：「方才看侯爺與大先生雙劍合璧，天地雙尊白骨魔功無所施其技，何不乘此機會一舉將他們殺掉？落得乾淨？」

徐廷封目光在鍾大先生面上一轉，微喟。「實不相瞞，我們並無把握將他們殺掉。」

「哦？」老太君有些懷疑。

徐廷封解釋：「破解白骨魔功的秘訣我們乃是碧玉令中得來，事實無疑有效，但時間倉猝，無暇練習，方才雖然能夠將他們分開，却未能夠乘機將他們擊倒。」

「是這樣——」老太君點點頭。「老太婆還以為你們真的是一點惻隱之心。」

鍾大先生笑了，道：「雙尊所為，天理不容，難得有機會將他們殺掉，替天行道。」

南偷插口道：「幸好你門當時沒有將碧玉令的秘密說出來，否則雙尊又那會走得這麼容易？」

鍾大先生沉吟道：「一再失敗，劉瑾面前，倒要看他們怎樣交待。」

南偷打了一個「哈哈」。「以我看，他們是絕不會回去劉瑾那兒的了。」

徐廷封截道：「不管怎樣，我們與劉瑾這一戰是難免的了。」

「皇上——」江彬有些猶疑。

「這個地步只有將劉瑾殺掉才能夠救皇上，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點起兵馬，一天亮出發，殺劉瑾一個措手不及。」

「侯爺明見。」江彬完全沒有異議。

「兵馬是劉瑾方面強大。」「富貴劍——高陞忍不住插口。」

「顧慮不了這許多的了。」徐廷封雙拳緊握，視死如歸的。

然後他突然想到了蘭蘭，他不知道劉瑾的勢力到底強大到那一個地步，是否又所有人對劉瑾都是一片忠心，也當然不知道生還的機會有幾分，戰場上的廝殺並不同武林道上的搏鬥。

只有上過戰場的人，才知道戰場的凶險。

× × ×

憶蘭在傳香君陸丹保護下亦進入五軍大都督府，到底是小孩子，又怎會看出大都督府裏的緊張，只是日前的遭遇尤有餘悸，難免做惡夢，睡得並不好。

一驚而醒，她不由脫口大叫：「爹，爹——」

徐廷封才部署好一切到來，一聽連忙衝進房間去，憶蘭一看見，撲進他懷中。

「爹，那兩個老怪物又來了。」憶蘭淚流披面。

徐廷封知道是怎麼回事，安慰道：「有爹在這裏，不用害怕。」

憶蘭看着周圍，隨又道：「我要回家去。」

徐廷封一怔。「今天太晚了，就留在這裏——」

徐廷封知道是怎麼回事，安慰道：「有爹在這裏，不用害怕。」

憶蘭看着周圍，隨又道：「我要回家去。」

徐廷封一怔。「今天太晚了，就留在這裏——」

「我現在就要回家去，我不喜歡這個地方。」

「不留也得留，我們暫時還不能夠回去。」徐廷封歎了一口氣。「爹爹也必須留在這裏處理一些事情，事情完了，立即就與你回去。」

「我一定要現在。」憶蘭跺足大嚷。

徐廷封心煩意亂，脫口大喝一聲：「住口——」

憶蘭一呆，隨即放聲大哭起來，徐廷封一顆心立時又軟下來，低聲道：「蘭蘭，你聽爹爹說——」

憶蘭偏過臉去，不理會徐廷封，繼續哭，徐廷封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傳香君已走進來，她是經過聽到憶蘭的哭聲，以為發生了什麼事。

「蘭蘭——」她停在房間門外。

憶蘭應聲抬頭，破涕為笑。「姐姐，我要回家去。」

傳香君立即知道是什麼回事，看看徐廷封。

「傳姑娘——」徐廷封無可奈何的歎了一口氣。

「蘭蘭，姐姐在這裏陪伴妳。」傳香君走前去將憶蘭抱起來，一面替她抹乾眼淚。

徐廷封看在眼內，搖搖頭。「傳姑娘——」

「去也無妨，不去也無妨。」鍾大先生有些感慨的。「當然還是去的好。」

對南宮世家鍾大先生是另有一種感受，既感慨女兒木蘭的遭遇，也感慨南宮世家的不幸。

× × ×

小子這時候果然與南宮明珠在一起，在南宮明珠面前，小子連說話也變得有些遲鈍，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明珠卻沒有覺得怎樣。

說到最後，話題還是落在明天的一戰之中。

「明天你也一定要去的？」明珠隨即問。

「怎能夠不去？」小子的胸膛挺起來。

「劉瑾禍國殃民，難得有這個機會跟他拚一個明白。」

明珠垂下頭。「我却是不能去，老太君說我經驗不足！起不了作用。」

小子反而開心起來。「這樣我就放心了。」

「甚麼？」明珠冷睨着小子。「你也不要我去，我的武功是真的那麼糟？」

小子立即搖頭，心意不住轉動，總算轉出一個理由來。「南宮世家總該有一個人留下來打點的。」

明珠道：「我可是沒有處理那種事的經驗。」

小子連忙道：「戰場上更需要經驗，沒有經驗，就是有十分本領也使不出三分來。」

明珠說道：「那最低限度，我也有三分……」

傳香君一怔，徐廷封連忙分辨：「我這樣稱呼你，只是不希望你再侯爺前，侯爺後的稱呼我。」

「這——」傳香君沉吟起來。

徐廷封截道：「彼此江湖中人，又何須這樣拘束？」

傳香君笑了。「侯爺什麼時候又回到江湖上了。」

「我以為你會明白我的心情。」徐廷封苦笑了一下。

傳香君一正面色，點頭道：「我明白了。」

徐廷封立時又高興起來，情不自禁的突然抓住傳香君的手，道：「香君，你答應我。」

「答應你什麼？」傳香君想不透，目光一轉，看似要將手抽回，但到底沒有。

徐廷封話到了口邊又嚥回。「明天一戰，你最好還是不要去。」

傳香君很奇怪，徐廷封隨即解釋。「陣上交鋒不同比武，實在太危險了。」

傳香君搖搖頭。「我還以為你很了解我，其實不是。」

「哦——」徐廷封又是一怔，脫口一聲：「不會。」

「這不是已經解決了？」

徐廷封苦笑。「若是我能夠像師父那樣了無牽掛便好了。」

「你身為朝廷中重臣，食君之祿，焉能放棄責任，不担君之憂？」

徐廷封仰首向天。「這件事之後我實在想帶着蘭蘭離開京城，傲笑江湖，不再過問朝廷中事。」一頓霍地望傳香君。

「你可否願意跟我們一起？」

話說到這樣實在很明白的了，傳香君要裝作不明白也不能，搖頭一聲歎息。

一切還是留待明天事了之後再說。」

「明天事了——」徐廷封苦笑。「若是我有什麼不測，蘭蘭便會成爲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

「孤兒——」傳香君有些感觸，自言自語。「我認識一個孤兒，最後不也是成爲一個大俠，名揚天下？」

「你說什麼？」

「沒有。」傳香君目光一轉。「我還是在房間去看蘭蘭可睡得安穩。」

「也好。」徐廷封只有同意。

目送傳香君的背影消失，徐廷封也只有歎氣。

他沒有追進去，隨即走進南偷的房間去。

南偷還沒有入睡，也正在與鍾大先生閒聊，看見徐廷封進來，立即道：「客氣說話你這個師父全都說光了，你最好就不要再多說。」

徐廷封一笑。「這一次若不是老前輩告訴我們碧玉令暗藏破解白骨魔功的秘訣，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又是這種說話。」南偷搖搖頭，道：「接下來你是不是要問清楚我到底是那一個？」

徐廷封正要說甚麼，南偷已接道：「白蓮教教主不老神仙本姓蓋名霸天，我叫蓋霸天，他是哥哥，我是弟弟。」

徐廷封震驚，鍾大先生却若無其事，顯然早已知道這個秘密。

，我心情不大好，不難又嚇着蘭蘭，還是到外面去。」

「蘭蘭交給我了。」傳香君一笑。

那利那，徐廷封心頭突然怦然震動，怔怔的望着傳香君，傳香君却若無其事，也沒有在意，抱着憶蘭走到床前面。

徐廷封突然驚覺，苦笑了一下，轉身走出去。

「在這裏睡覺會做惡夢的，我要回家去。」憶蘭還是念念不忘回家。

「蘭蘭，你不喜歡你爹爹了。」

憶蘭搖頭，傳香君再問：「這你說，你爹爹有煩惱，不快樂，你會不會幫助他解決？」

憶蘭沉吟着。「可是我又沒有多大氣力。」

「不用氣力的，只要你跟他說話做，讓他安心去做要做的事情，已經是在幫助他的了。」

「只是這樣？」憶蘭到底是一個頗爲懂事的小孩子，冷靜下來，也已發覺自己不對。

傳香君看見憶蘭這樣子一顆心亦放下來。

× × ×

徐廷封一直呆在院子裏面，好不容易等到傳香君出來，立即迎上前去。「憶蘭她——」

「已經睡着了。」

「又要你費心。」徐廷封歎息。「我的父女欠你太多了。」

「侯爺言重——」

「香君——」徐廷封脫口叫出來。



小子接問：「你可曾殺過人。」  
「沒有。」明珠看着小子。「戰場上一定要殺人？」

小子道：「不殺不成，不管對方是不是壞人。」

明珠點頭，她沒有忘記幫助江彬解圍的時候，南宮世家的人，都不得不大開殺戒，只有她，跟在老太君身後，狠不了下手。

「你總算明白了。」小子吁了一口氣，從腰間取出一個相連着鍊子的小飛蛇。「這是給你的。」

「什麼東西？」明珠接在手裏，有些奇怪。

「救命飛蛇，不難使用，護身救命，多少也有一些幫助。」小子態度很誠懇。

「你這樣關心我——」南宮明珠話說到一半，嬌靨已羞紅起來。

小子感觸隨即歎了一口氣道：「明天之後，又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夠看到你的了。」

南宮明珠沉吟着：「我會在紫竹院等你的。」

「只要我活着。一定會到紫竹院來找你。」

明珠領首，心頭突然一陣極其蒼涼的感覺，鼻子也隨即一酸，只差一點沒有掉下淚來。

南倫道歉的時候也當然收起笑臉，老太君聽着連聲言重，南宮博與謝素秋唐月娥梅傲霜鍾木蘭也是客客氣氣的，只有姜紅杏記恨在心，聽南倫說到：「我也是老

糊塗，居然懷疑到南宮世家的，實在該罰，立即接上口問道：「這你說，應該怎樣罰？」

蓮教的五燈使者亦不知所踪，事情是必有變。」

姜紅杏方自一怔，老太君又喝一聲：「還不跪下來？」龍頭杖接一頓。

「九千歲其實大可以放心，兩位教主白骨魔功天下無敵，怎會連一個江彬也對付不了？」

姜紅杏不由自主跪下來，老太君搖搖頭，接向南倫：「南宮世家家教不嚴，倒教你老人家見笑了。」龍頭杖再一頓，喝令姜紅杏：「還不叩頭陪罪？」

劉瑾搖頭：「沒有事是絕對的，為防萬一真的變，萬事還是小心為上。」

姜紅杏不敢違命，重重的叩了一個响頭，南倫阻止不及，只有避開，連隨盆開話題：「這是小事，大家也不要記在心上了，倒是明天一戰——」

「我有一種預感，總覺得事情很快便有結果。」劉瑾又歎息一聲。

「南宮世家定當悉力以赴。」老太君義正詞嚴的：「劉瑾禍國殃民，人人得而誅之。」

皇甫兄弟相顧一眼，皇甫忠懷疑的道：「九千歲真的認為江彬那方面……」

劉瑾也知道危機迫近，久候天地雙尊不見回來，白蓮教五燈使者一樣沒有消息，坐立不安，終於召來皇甫兄弟，還有北盜。

「你們立即挑選一批心腹手下，將這兒值錢的東西搬上我早已準備好的馬車內，一見形勢有變，立即護送我離開京城，再作打算。」

他吩咐北盜安排人手，小心看守豹房，不要讓他人進入，待北盜離開，才吩咐皇甫兄弟坐下。

皇甫兄弟相顧一眼，皇甫忠懷疑的道：「九千歲真的認為江彬那方面……」

皇甫兄弟到底追隨了劉瑾多年，一看劉瑾這個樣子便知道有困難解決不來，却不敢多問，劉瑾也不用他們問，一聲歎息：「我實在很擔心。」

皇甫忠連連追問道：「九千歲擔心什麼？」

「天地雙尊去了這麼久不見回來，白

皇帝今夜却是在豹房內顯得前所未有的輕鬆，侍候他的妃嬪固然奇怪，張永這個心腹太監也不例外。

不敵，又怎能夠抵擋得住徐廷封等人。徐廷封他們也因以為皇帝仍然在豹房內，解決了北盜一夥，進去才知道皇帝已經在劉瑾的威迫下換上平民衣服，被劉瑾帶走，不敢怠慢，立即分頭前往追尋。

劉瑾咬牙切齒的：「皇帝在我手裏，有什麼損傷你們承擔得了。」

陸丹小子是一組，也是他們二人先打聽到劉瑾上了馬車，往西而去。

陸丹咬牙切齒的要衝上，腳步舉起又放下，小子亦無計可施，嘴巴却不肯饒人。

他們一路上打聽，出城十里，只見拖車的兩匹健馬都已力竭倒地，馬車棄置在路旁，再追，到了河邊，終於看見皇甫兄弟保護劉瑾，晉持皇帝，正要登上一條小船。

「好，倒要看你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我們能夠找到來，其他的人也一样能夠，就是你，除了皇甫兄弟，還有什麼手下？」

若不是丟不下那幾箱子的珠寶，劉瑾這時候早已上了船，順流而下遠去。

陸丹不由接上口，「殷天虎常勝都已死在蕭三公子劍下，難道白蓮教的人這個時候還會到來救你？」

那幾箱珠寶非獨令皇甫兄弟往來奔走，浪費氣力，也令他們延誤了上船時間。

劉瑾試探着問道：「天地雙尊又怎樣了？」

小子也可謂機靈，先跳進水裏，將船底弄破了一個洞，斷了劉瑾的去路。

「他們敗在鍾大先生與安樂侯師徒劍下，只有逃命的份兒，連他們也不是對手，五燈使者更加不是，又怎敢再多管閒事。」

皇甫兄弟來不及阻止，到這個地步也只要拚命一戰，希望先將陸丹與小子擊殺，再尋生路。

劉瑾雖然心中有數，但知道事實才真的絕望，緊張之下，冷汗迸流。

陸丹看見劉瑾，也是怒火中燒，一心要衝殺過去，找到劉瑾算賬，自然奮力出擊，小子雖然沒有陸丹那股衝動，但天性刁鑽，尋隙抵瑕，也不是容易應付。

「我看你還是束手就擒的好。」小子目光一轉，「說不定皇上一下高興起來，將你的死罪免去。」

皇甫兄弟單打獨鬥，原就不是他們的對手，應付陸丹，雖然還不成問題，但多了一個刁鑽的小子，不時聲東擊西，難免手忙腳亂。

劉瑾不由得偷看皇帝一眼，皇帝面無表情，也彷彿沒有聽到。

小子陸丹將皇甫兄弟格殺當然也不容易，可是弄翻了皇甫忠之後，聯手再對付皇甫義，實在輕鬆。

「只是死罪可免，活罪難饒——」小

劉瑾看在眼內，面上不免露出了驚惶

「皇上駕幸豹房以來，以奴才記憶，好像從未這樣子開心。」張永到底忍不住試探。

「奴才不明白。」

「一切可能就在明天有一個清楚明白，到底會變成怎樣，雖然不能夠肯定，但能有一個清楚明白總是好的。」皇帝目光一遠：「我現在人在這裏，心可不是。」

「奴才看得出，只是皇上如何肯定就是在明天？」

「這些日子以來，劉瑾留在豹房監視我的人不足三十個，那是他信心十足，根本不將我放在心上，可是今夜突然多了十倍也不止，可見他在外面的行動並不順利，而且一定有了重大變化，不得不小心防範。」

「難道安樂侯已經採取行動？」

「絕無疑問。」

「皇上神機妙算。」

「又來這種說話了。」皇帝苦笑了一下：「明天以後我的命運會變成怎樣，我還未算得出來呢。」

「皇上聖明，一定會平安無事的。」張永跪拜地上。

「千萬不要衝動。」小子搖搖頭。「看你啊，滿頭冷汗，手腳顫動，連匕首也拿不穩的了。」說着他將手中短匕拋高又接下，動作是那輕捷。

「將刀丟下！」劉瑾喝令。

「快！」劉瑾雙手一緊，皇帝不免又是一陣辛苦，不由得一聲喘咳。

小子連忙將刀丟掉，丟得遠遠的，劉瑾冷笑：「算你知情識趣。」霍地轉向陸丹：「你的劍——」

「住口！」劉瑾斷喝。「若是你再廢話……」

陸丹看看小子，悶哼一聲，反手將劍遠遠的丟開去，劉瑾這才鬆過一口氣，移動拿匕首的手，舉袖擦掉額上的汗珠，在他的心目中，陸丹小子沒有兵器在手便沒有那麼危險。

「你這眼看見，連忙上前一把拉住。」

也正當此時，小子一枚飛鏢從袖中飛出，閃電般擊在劉瑾右腕上，「托」地骨碎聲响，劉瑾的右掌雖然沒有被擊斷，匕首再也把持不住，脫手飛開。

「你這樣將他打死，不是便宜了他？」

陸丹配合得恰到好處，一個箭步離弦，硬硬將劉瑾從皇帝身旁拖開，連隨一陣拳打腳踢。

他盛怒之下拳腳並沒有用上內力，但已經將劉瑾踢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死去活來。

「你這眼看見，連忙上前一把拉住。」

（未完·廿二）

也就在這個時候，寧王的親兵在蕭三公子與四季殺手的帶領下，從城中殺出，裏應外合，劉瑾的人腹背受敵，立時陣腳大亂。

寧王一直都表示站在劉瑾那邊，却在這個時候這樣子採取行動，對劉瑾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消息一直都有探子迅速報進，劉瑾也一直都沒有動，可是接到寧王出手助徐廷封方面的消息，還是不由得勃然大怒。

「好——」他咬牙切齒。「事情到這個地步，我唯有用這最後一招！」

劉瑾隨即帶着皇甫兄弟直闖豹房，看見劉瑾這樣子闖進來，皇帝心中有數，雖然更高興，表面上却若無其事，不露形跡。

劉瑾將一件平民衣服拋到皇帝身上，喝一聲：「換上這衣服。」

皇帝怔住，下意識將衣服拋下。「為什麼我要穿這種衣服。」

「因為是我要你穿。」

「大胆——」皇帝脫口一聲。

劉瑾揮手，道：「皇甫兄弟，替皇上更衣！」

皇甫兄弟應聲上前，在他們二人的手下，皇帝不換上衣服也不成。

劉瑾也不再逗留，帶着皇甫兄弟晉持皇帝從秘道離開。

他們進來時候北盜知道，離開的時候却沒有跟北盜說，北盜也只以為他們仍然住在豹房內，到徐廷封等人殺進來仍然負隅頑抗，他雖然一身本領，但連南倫也

負隅頑抗，他雖然一身本領，但連南倫也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朱盈盈的長劍、飛刀配合得有條不紊，果然發揮了極佳的效果，銀月飛霜既是寶刀，將劍陣的七絕劍迂迴斷語之後，四奇揮手，劍陣後退一丈多遠，仍然佈守四方，似等候令諭，蕭寒月看機不可失，抱住盈盈柳腰，天馬行空一連三個起落，脫離劍陣，回到湖邊，見白玉仙，閑雲大師等人仍在等候，連忙上船開走，在湖中商議劍陣作用，和四奇的劍法類似劍帝，得出結論，可能劍帝被劫持傳授劍招，被迫傳藝，頗令人懷疑……

## 細說因由寧可信

## 商談出擊莫遲疑

常九道：「劍帝是一代武學宗主，雖然現為階下之囚，但亦有他的氣度，他如堅拒傳授劍法，二先生對他亦是無可奈何的。」

白玉仙突然接口說道：「還有一點，明的，就是傳授中州四奇劍法，二先生自然亦可偷窺；暗學，中州四奇的資質並不很高，但二先生却是一個絕對聰明的人，他學到的，只怕要超過中州四奇很多了。」

蕭寒月道：「白姑娘說的有理。」

白玉仙道：「賤妾在被誘入彀後，二先生曾替我引見了不少的江湖高人，就算沒有引見，也聽他提過那些人的姓名，用來炫耀，頗有天下英雄，都入吾掌握之自豪，但却一直沒有提過中州四奇。」

常九道：「這是一股秘密的力量，非不得已，他們絕對不肯亮出來。」

蕭寒月道：「白姑娘，過去，是不是從未

聽聞過大先生的事？」

白玉仙點點頭，道：「沒有，只聽過二先生的令諭，但却從未聞過大先生的事跡。」

閑雲奇道：「奇怪的是，怎會憑空多了一個大先生出來？」

常九道：「也許真的是有一位大先生，那才是主腦人物，只是非得到危難之處，他不會露面罷了。」

蕭寒月心中突然一動，忖道：大先生，會不會是文雀口中的那位主人呢？他們駐在金陵城中……

難道這所謂的大先生，並非是出身江湖的人物，不是江湖人，他會是什麼身份，能在金陵城中，建立起一股龐大的勢力……？想到此處，頓覺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想下去。

只聽閑雲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看來

，事情愈來愈複雜了，劍帝如也被他們囚禁，天下還有什麼人能和他们談話？」

場中立刻鴉雀無聲。

良久之後，蕭寒月才歎一口氣，道：「如果他老人家真被利用，也是出於被迫。」

墨非子道：「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找出劍帝現在何處？」

閑雲大師長眉聳動，欲言又止。

原來，他突然想到了，就山中秘谷所見，任何人都可以改換容貌，劍帝為何不能？以劍帝的修養、定力，或許會留有後手，但蕭寒月却未必能分辨得清楚，只要劍帝的假形出現，也許就可能使蕭寒月棄劍就縛，但目下對抗二先生的重點、重力，似已集中在蕭寒月的身上了……

老和尚也不敢再想下去。

想下去實在太可怕了，不禁黯然一歎，道：「豈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乎？」

常九看了閑雲大師一眼，沒有多問。

原來，常九也有了閑雲大師同樣的想法，所以，他能聽出閑雲大師話中之意。

聽懂了，但却不能說出來。

但見蕭寒月抬頭望天，口中緩緩說道：「如若找到他老人家，必可指點我們一個應對之法。」

白玉仙一拉常九，低聲說道：「常兄，我仔細的問過了小郡主，就所得而言，蕭寒月和朱姑娘的配合，應有大半勝算。」

常九道：「白姑娘的意思是……」

白玉仙接道：「想辦法先把中州四奇這一股力量給擊潰。」

常九道：「噢！」

白玉仙接着說道：「就賤妾所見，中州四奇率領的劍手，很可能是二先生手下最強的一股力量，他們動作靈活，比起鐵甲人更為可怕

了。」

常九苦笑一下，道：「目下敵人掌握了主動，如何選擇搏殺的對象，恐怕非我們所能夠掌握的……」

白玉仙接道：「常兄，咱們不但實力單薄，而且要務繁多，下一步，應該如何呢？」

常九沉吟了一陣，低聲道：「應該先到那座密谷中去，不過，咱們恐怕已無法掌握主動了。」

蕭寒月突然轉望着閑雲大師、墨非子，道：「兩位前輩，可認識家師？」

閑雲大師道：「老衲見過兩次，不過，和蕭少俠形容的不同。」

蕭寒月道：「大師的意思是……」

閑雲大師接着說道：「老衲所見，令師是一位面貌清瘦的中年，黑髯飄胸，一派仙風道骨。」

蕭寒月道：「此事有多久了？」

閑雲大師道：「施主今年幾歲了？」

蕭寒月道：「二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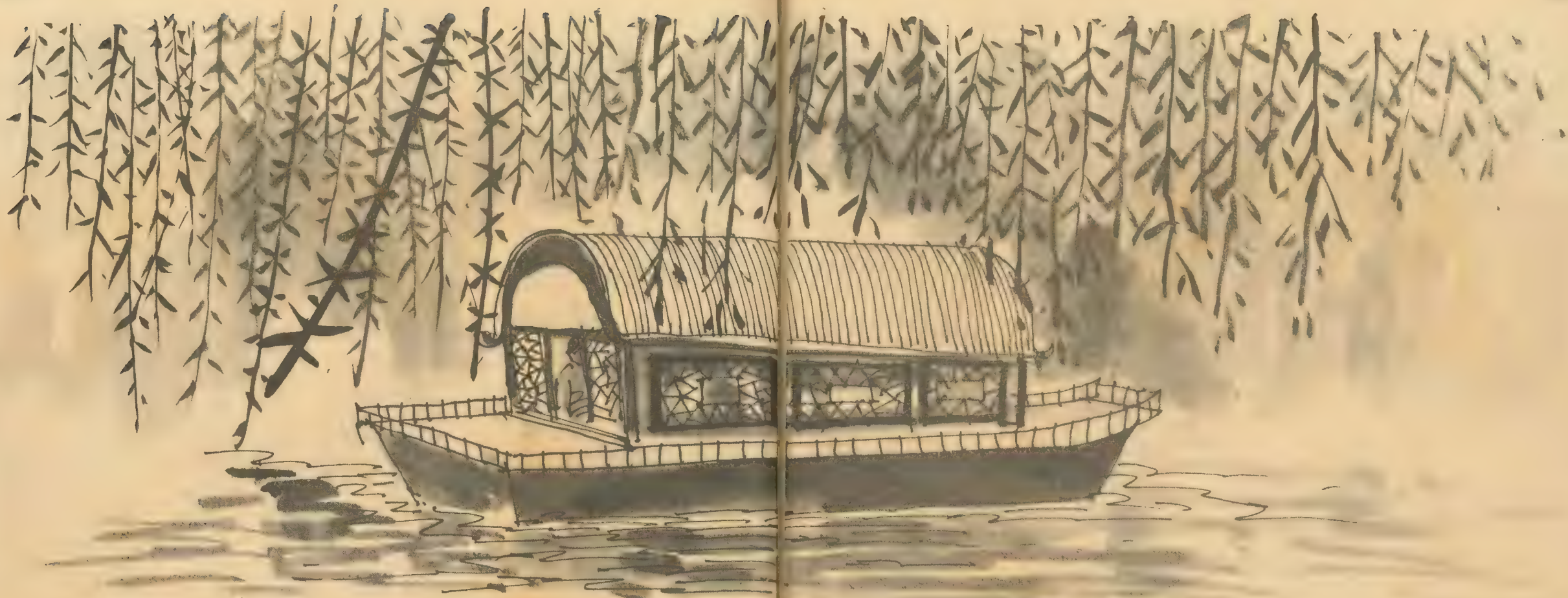
閑雲大師道：「那時施主還未出生了，大約在三十年前吧！不過，就老衲所知，那時劍帝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那現在就是……」

墨非子道：「劍帝化身千百，常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出現江湖……」

蕭寒月苦笑一下，接道：「果真如此，那多病殘廢的老人，只是家師化身之一，晚輩就是當面遇上家師，也是認不出來了。」

「大概是如此了……」墨非子說：「除非令師想和你見面，否則，對面相逢亦難識。」

蕭寒月嘆息一聲，道：「那場大雨之後，晚輩遍尋家師不着，心中一直在暗暗自責，晚進應該跟着風雨去探望他老人家才是，怎的待風雨過後才去看他，莫非是他老人家生氣，故意不再和晚輩相見？」





「不會……」常九斬釘截鐵的說道：「如果你是一個人，在那麼大的風雨中，忘記了看望他老人家，也許他真的會生氣，但還有一位母親，在那狂風暴雨之中，她更需要照顧，百行孝為先，令師是何等人物，怎麼會如此的小氣……」

白玉仙道：「常兄說的對，令師已是神仙一流的人物，絕不會為此小生生氣……」

蕭寒月道：「那麼他老人家為什麼突然間不留片言隻字，飄然而去，至少，也該留一點蛛絲馬跡，晚輩以後也好追尋他老人家的踪跡。」

白玉仙道：「蕭兄請再仔細想一想？」

蕭寒月道：「想什麼？」

白玉仙道：「令師失蹤之後，是否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蕭寒月吃了一驚，道：「白姑娘，妳是說家師是被擄走的？」

墨非子道：「這個不大可能吧！以劍帝的成就，天下有什麼人能够使他俯首聽命，制服他？」

白玉仙道：「道兄，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平常時候，以劍帝的成就，相信是很難對他下手，以他精深的內功，應該已到了十丈內能



辨落葉的至高境界，那晚風雨交作，是……」

蕭寒月道：「還有雷聲閃電……」

「這就是了……」白玉仙道：「雷電聲，風雨聲，會不會影响到劍帝的耳目呢？」

閑雲大師道：「迅雷疾風，大雨如注，任何高明的人，耳目也會受到影響，難防有人接近……」

常九道：「也可利用雷聲、風雨聲的掩護，暗施算計，估計時間也很配合，劍帝先傳授了蕭兄弟，然後再被擄去。」

墨非子道：「閑雲大師，道：『大和尚，你說說看，什麼樣的武功，才能制服劍帝，使他甘心就縛。』」

閑雲大師道：「這個……」

「大師是有道高僧，自然不會知道江湖上的鬼蜮伎倆，叫人防不勝防……」白玉仙道：「連小妹都至少能舉出三種以上的辦法來制服劍帝。」

墨非子肅然道：「姑娘請說，貧道洗耳恭聽。」

白玉仙道：「江湖上最難惹，最神秘的白羽令門，目下已經完全在二先生的控制之下。」

蕭寒月道：「白羽令門的可怕，似乎是傳



言，言過其實了。」

白玉仙道：「不！你們見到的是文天魁，古上月雖然也是白羽令門中的高手，還不是最厲害的人物，何況，我們相見之時，都已經得到了二先生的令諭，非不得已，不許傷到官府中人，對你蕭大俠，似是更為垂愛，要捉活的蕭寒月，所以，他們也沒有全力施展。」

常九道：「白羽令門是江湖上最神秘的，也最可怕的一個門派，老實說，白羽令門的威名和難纏，就是少林、武當兩大門派，聽到了也是頭疼的很，不敢稍存輕敵之心。」

白玉仙道：「所以，二先生就利用他們和少林、武當談判去了……」

「談判……」閑雲大師流露出無限的關心，道：「姑娘知道的有多少……」

「不多……」白玉仙道：「我只是聽到一些消息，但可以保證，這消息絕對正確，白羽令門中，除了留下兩個高手，和三五從人之外，真正的力量，在他們的令主領導之下，北上中原和少林、武當談判去了……」

閑雲大師低了一聲佛號，道：「姑娘可知道談判的結果麼？」

白玉仙道：「不太清楚，至目前為止，白羽令門中人還是未回來。」



心中却在暗暗付道：看閑雲大師如此關心少林，難道這位老和尚也是少林寺出身不成？只聽閑雲大師歎道：「少林寺不答應助紂為虐的條件，只怕難免有一場血雨腥風的大戰了。」

常九道：「白姑娘，這件事有多久了？」

白玉仙道：「白姑娘，這件事有多久了？」

常九道：「這是武林中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如若兩方有一場血戰，不要一個月就會哄傳江湖了……」

閑雲大師道：「這麼說來，少林寺還沒有什麼變化了。」

「大師！」常九道：「在下只能說，少林寺如和白羽令門有一場血戰，不論雙方的勝負如何？一個月的時間，一定會傳遍江湖，如若有了其他的變化，那就很難說了。」

閑雲大師道：「常施主，你所謂其他的變化，是指什麼？」

常九道：「第一，譬如說，血戰發生不久，還沒有人傳揚江湖，第二，少林寺和白羽令門有了某種協議，免去了這場惡戰。」

閑雲大師合掌當胸，又喧了一聲佛號。

常九輕輕咳了一聲，道：「在下斗胆提出一得之愚，不知是否可行，還請諸位公決。」

蕭寒月道：「常兄江湖閱歷無人能及，言必中的，有什麼高見，還是早說出來吧？」

常九道：「在下覺着目下最為緊要的事，是先查出劍帝的下落，是否已經落入了二先生的手中？」

此言正中蕭寒月的下懷，他却不便作主，望着閑雲大師，道：「大師的看法呢？」

閑雲大師道：「常施主所言，正是當急之務，老衲亦有同感。」

常九道：「大師既有同感，咱們應該有所

蕭寒月道：「這個！這個……」

常九道：「這個我去安排，張風也算武林中人，不論他以什麼身份參與都屬應該。」

蕭寒月道：「這件事最好不要驚動到官府中人……」

常九微微一笑，接道：「我會和譚老前輩及張風商量。」

蕭寒月低聲道：「陰陽拳如能有三五把集中一處施用，應該有很大的威力。」

常九點點頭，道：「我知道。」

白玉仙道：「唐兄、向前輩，都受傷不輕，應該好好休息幾天。」

唐明、向中天前聲說道：「這個請放心，我們還可以支持得住。」

蕭寒月道：「不！兩位請和常兄同回金陵，養息幾日，再和常兄一起接應我們……」

暫時擺開對劍帝的掛念，蕭寒月靈台恢復了清明，當下說出了一番計劃。

他胸有成竹，雖是紙上談兵，但卻聽得場中人，個個心服口服。

常九連連應是，目光中是讚賞之色。

閑雲大師、墨非子、白玉仙也聽得連連點頭。

常九、唐明、向中天離舟登岸，直向金陵城中行去，蕭寒月一行，却掉轉船頭，直入湖心。

聞百奇負責守望，蕭寒月等舟中坐息。

一切，都如蕭寒月所預料，他們的行動一直在對方的監視之中。

但回船却是重入湖心，却大大出了對方的意料之外，這就使得對方一時難測蕭寒月等人用心何在？

初更時分，蕭寒月等突然下水，借夜色掩護，悄然重回對岸，就湖岸草叢中，隱伏着身

（未完·五十六）



行動……」

目光一掠白玉仙、向中天、聞百奇，接道：「這件事要三位多用點心機了。」

白玉仙道：「常兄的意思是……」

聞百奇接道：「老朽明白常兄的意思，是要咱們提供一點救助劍帝的方法。」

常九道：「對！諸位和二先生共事很久，至少應該知道救人的方法？」

聞百奇望了向中天一眼，道：「向兄，可知道有關劍帝的消息？」

向中天搖搖頭，道：「沒有聽過……」

聞百奇苦笑一下，道：「常兄，千百年來，江湖上出過不少個英雄人物，希望能一統武林，但卻一直沒有一個人完成這個心願，而造成了江湖同道的火併，捲入的人數之眾，傷亡之多，比起黑、白兩道的義理爭執，又不知嚴重多少倍了，他們却有一個明顯的統合組織，森嚴的法例，冷酷的控制，以便力量集中，行動隱密，但卻從未有過類似二先生這般的組織……」

向中天接道：「我們只覺到二先生是一個胸懷萬有的高人，滿懷濟世的想法。跟了他數年之久的工夫，才覺悟到我們投入的，是一個黑道組合，最可悲的是，我們對這個組合，一

點也不瞭解，直到那些訓練有成的殺手，一批一批的出現，我們這才知道，這是個很龐大的組合。」

聞百奇道：「而且，新一代出現的殺手，完全不是武林中出身的人，他們來自民間的普通百姓之家，在一處十分隱密的所在受着嚴厲的訓練，他們一出現，就各具奇技，那才是二先生的真正實力、本錢，我們這一批原被他收聚的江湖人物，都不過是過渡時期利用的工具，想一償實實在可悲得很。」

常九望蕭寒月苦笑一下，道：「蕭兄弟，只怕很難找出線索了。」

蕭寒月道：「事已如此，只有盡人事聽天命了，在下去找中州四奇……」

朱盈盈道：「我也去！」

蕭寒月道：「好！妳的『銀月飛霜』是他們的剋星，咱們殺回去……」

白玉仙道：「這辦法不好。」

蕭寒月道：「照妳這樣說，那麼，姑娘有什麼高見呢？」

「我提出追查劍帝下落的辦法，但我覺得現在至少可以忍下去……」

白玉仙望着蕭寒月好一陣，緩緩的說道：「以蕭兄的才慧，應該是看得出來，中州



## 劍中劍 (八)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周友成帶領狄少青、單逢春到李青店，住在一家酒館的客店，內進的客房都是在後花園的長廊中，頗具亭台樓閣之勝，來到李青店，還找不到總武館的所在，眾人正在納悶，此時客店總掌櫃暗中叫侍女細細請周友成去，查詢狄、單的為人，周友成才知他是總教練霍天成，見狄、單沒有可疑，才接見他們，狄少青在末見霍天成之前，由侍女娟娟將「劍盟」暗中調查總武館的不法行動告知，狄少青才知劍盟已派人臥底在總館內，比自己還早，至於單逢春還不知道底細，估計不會是總館的人，而總館亦想撲滅劍盟的人，雙方展開暗鬥……

## 臥底瞞不着

## 龍王廟棲身

霍天來說罷，一把攔住了狄少青的臂膀，並肩往裏行去。  
室中果然擺好了一張圓枱，連酒菜都已放好。

霍天來拉着狄少青坐到上首，眾人因單逢春、周友成是新任教練，大家一致推讓，坐到狄少青下首，狄少青二人再三謙讓。

霍天來大笑道：「狄兄三位，不用客氣了，大家奔波了一夜，想必早已腹中飢餓，再謙讓下去，不是耽誤時間了麼，用過酒菜，大家就可以好好睡一覺了，何況狄兄三位又是新來，這是大家的意思，是自己人略，坐下來就是了。」

狄少青三人只得坐下，大家也依次入席，一名青衣使女給眾人斟滿了酒。

霍天來首先舉杯道：「來，兄弟先敬狄兄諸位一杯，大家昨晚辛苦了。」

說罷一飲而盡。

霍天來又舉杯道：「這一杯，兄弟是敬狄兄的，狄兄年事雖輕，武功出眾，少

年老成，總館方面對狄兄期望頗殷，能派到這裏來，今後對兄弟是一莫大臂助，兄弟先乾為敬。」

又舉杯一飲而盡。

狄少青道：「總座好說，屬下愧不敢當，應該屬下敬總座才是。」

他也乾了一杯。

接着霍天來又敬了單、周二二人，席間衣等人又依次敬了狄少青等三人，大家又互相敬酒。

這一席酒，名雖宵夜，實則天色已經大亮。

遇上喝酒的場合，就算不是江湖人，也一樣觥籌交錯，杯到酒乾，何況這一席上，坐的都是江湖人，自然更有一番豪邁本色。

這一席酒吃得盡歡而散，狄少青也不知什麼時候回到天風樓來的，反正他喝醉了，好像是有人扶他回來的，回到房中，連衣衫也沒脫，就躺下去了。

現在，他雖然清醒過來，但還是覺得

頭腦昏脹，翻身下床，連腳步都飄飄的，感到頭重腳輕，這是他從未有過的事，心頭不禁有些奇怪。

房間裏有了聲音，細細很快就推門而入，端來了一盆熱水，說道：「狄爺清洗一把臉。」

狄少青睜眼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一面走過去洗了一把熱水臉，稍稍感覺好了些。

細細回道：「現在快是酉時啦，狄爺已經整整睡了一天啦！」

她一直伺候着，等他洗完了臉，才道：「方才總掌櫃已經派人來過兩次，小婢因狄爺未醒來，不敢驚動，聽說好像有很重要的事，等着狄爺去商量呢！」

剛說到這裏，只聽樓下有人叫道：「細細。」

細細忙道：「是鮑爺來了，方才兩次，來的都是鮑爺。」

狄少青道：「好，我下去。」

細細跟在他身後下樓，走出客堂，只見鮑叔寒站在那裏，見到狄少青，趕緊抱拳道：「屬下鮑叔寒見過副座。」

狄少青道：「鮑兄方才已經來過兩次了，真是抱歉得很。」

鮑叔寒躬身道：「是總座要屬下來請副座的，他交代過屬下，如果副座沒有醒來，要屬下不可驚動。」

狄少青道：「總教練有什麼事嗎？」

鮑叔寒道：「總座沒有說，屬下就不好問了。」

狄少青道：「那好，我們走吧！」

鮑叔寒抬手道：「副座請。」

狄少青也不和他客氣，當先舉步走出天風樓，鮑叔寒只是垂手相隨而行。

不多一回，到了院落前面，鮑叔寒搶在狄少青前面，在階前說道：「副總教練來了。」

只聽到霍天來的聲音說道：「快請進來。」

狄少青舉步走入，鮑叔寒就沒有跟着進去。

狄少青跨進客室，周友成已經坐在那裏，只是臉上有一點笑容也沒有。

霍天來起身含笑說道：「狄兄睡到這時候才醒麼？」

狄少青道：「屬下大概是早晨酒喝多了，這時候頭還有點昏脹。」

霍天來微笑道：「也許是狄兄酒喝得太快了，哈哈，酒喝得快，就表示狄兄是個性子爽直的人。」

狄少青道：「總教練見召，不知有何指示？」

霍天來一臉滿是皺紋的臉上，綻出一絲深沉的笑容，徐徐說道：「兄弟正有一事，要向狄兄請教，狄兄請隨兄弟來。」

一面朝正襟危坐的周友成含笑說道：「周兄請在這裏稍坐。」

周友成連忙欠身道：「是，是，總座請。」

狄少青不知霍天來找自己有什麼事，但看周友成的神色，似乎甚是凝重，心頭覺得有些奇怪！

霍天來已經舉步往後行去，只好跟着他走去。

霍天來一路沒有說話，他領着狄少青走到一間密室前面，伸手推開木門，說道：「狄兄請進。」

狄少青依言走入，霍天來隨手帶上了門，還下了門才轉過身抬抬手道：「狄兄請坐。」

這間密室，四周本來有三扇窗戶，但却全部關着，室中除了一張小圓桌，圍着四把椅子，就別無他物。

霍天來已經拉開了一把椅子，坐了下來。

狄少青就在他對面拉開椅子坐下，問道：「總教練……」

霍天來沒待他說下去，含笑道：「這裏是本座的密室，本座有一件機密大事，要和狄兄商量……」

狄少青道：「總教練有什麼事，但請吩咐。」

霍天來目光一注，鄭重的道：「狄兄和單逢春的交情如何？」

「我們是在江南武館認識的。」

狄少青接道：「單兄到江南武館比屬下早了幾天。」

霍天來點點頭，又道：「你看此人如何？」

狄少青一怔，不知他這話什麼意思，只是說道：「屬下初次見到單兄之時，覺得他生性十分冷傲，對人也愛理不理，但相處久了，他為人倒是不壞。」

「哈哈！」霍天來笑了一聲，才道：「狄兄看到的只是他的外表而已！」

狄少青愕然道：「總教練……」

霍天來又道：「狄兄還知道他些什麼

嗎？」

狄少青道：「屬下說不出什麼來？」

霍天來道：「你真的很不知道單逢春什麼了？」

狄少青道：「屬下和他一路同行，日常也只談些普通事兒，屬下想不出有什麼來？」

霍天來含笑問道：「你有沒有感覺他行動可異之處？」

狄少青道：「屬下看不出來。」

霍天來臉上泛起詭笑，點了點頭。

狄少青問道：「總教練怎麼會問屬下這些話呢，莫非總教練覺得單兄有什麼不對麼？」

霍天來沒有回答，接着問道：「那麼狄兄在江湖上，可曾聽說過有一個叫做劍盟的組織？」

「劍盟？」

狄少青心頭一凜，但臉上絲毫不露，說道：「屬下從未聽人說過，不知這是什麼組織？」

霍天來嘿然道：「專和咱們作對的組織。」

狄少青望望霍天來，問道：「總教練可是認為單兄是劍盟的人嗎？」

「哈哈，狄兄完全說對了。」

霍天來大笑一聲，接着道：「而且他正是劍盟的人，是對方派來臥底的。」

狄少青嘿然道：「單兄會是劍盟的人？這……」

「千萬萬確。」

霍天來一陣嘿嘿乾笑道：「本座從不冤枉好人。」



狄少青問道：「總教練如何會知道的呢？」

霍天來道：「昨晚咱們前去搜山，就是為了得到極可靠的消息，有劍盟的人在伏牛山與熊耳山之間活動，但咱們昨晚搜山的結果，却是一無所獲……」

他不待狄少青開口，接着道：「昨晚一無所獲，本是本座意料中事……」

狄少青帶着問號的眼睛，望着他，並未開口。

霍天來已經繼續說道：「因為昨天午

前，有人在山間截獲了一頭信鴿。」

狄少青更不好開口，只是「哦」了一聲。

霍天來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紙捲，隨手遞了過去，說：「狄兄請看。」

狄少青只得接過，打開紙捲，只見上面寫着：「預定今晚兩路分抄在領、廟子一帶。」

字是用木炭寫的，雖然字寫得很潦草，但一看即知是女子筆迹！

狄少青暗暗一驚，抬目問道：「這是什麼人寫的呢？」

霍天來發出一聲冷傲沉笑，說道：「本座早就懷疑咱們之中有了內奸，後來證實昨晚的行動，果然洩漏了消息，賊人得到了信息，等咱們趕到時，他們早已退走了。」

「哈哈！」

霍天來笑得得意，因為狄少青問出

驚！這兩人，不用說，一個是娟娟，另一個是單逢春了。

娟娟雙手吊在鐵環上，長髮披散，一顆頭垂得低低的，看不清她的面貌，但一身衣服，已是破碎不堪，有幾處現出肌膚，血痕狼藉，萎頓如死，可見已經飽受酷刑。

使他大吃一驚的却是單逢春，他雙手也被鐵環高高吊起，似乎還被點了穴道，雙目緊閉，胸前衣衫已被撕開，露出雪白的肌膚。

不，最使人觸目驚心的，是他胸前衣衫撕開之處，露出一條深凹的乳溝，和兩堆像玉球渾圓的雙峰，掩映可見！

單逢春竟然是女人！

地室右首，放着一張案桌，和兩把木椅。霍天來跨進地室，就在椅子上坐下了下來，一面深沉的笑道：「狄兄，你想不到單逢春會是女子喬裝的吧？嘿，劍盟不敢和咱們正面為敵，却盡使些小丫頭來咱們這裏臥底，豈不可笑？」

話聲未落，突然身軀一顫，沉喝一聲：「狄少青，你……」

狄少青心頭暗暗憤怒，還沒聽出霍天來的口氣有甚不對，突聽一個尖細聲音說道：「總教練是要你把這兩個女娃兒放下來。」

狄少青回頭看去，却不見有人，只有霍天來大馬金刀坐在木椅上，臉有怒容，但一句話也沒說。

狄少青暗暗覺得奇怪，一時只當自己聽錯了，忍不住問道：「總教練要屬下怎麼做呢？」

這句話來，就證明他江湖經驗不夠老到了，接着說道：「這是何等重要之事，他放出去的信鴿，就不會只是一頭，通常這種消息，至少放出三頭信鴿，就算途中有一兩頭發生了事故，也會有一頭可以把消息帶到了。」

他話聲一落，又接着說道：「狄兄可曾看出這紙條上的字迹，像不像女子所書？」

狄少青聽得心頭不禁一緊，又注意看了字條一眼，說道：「屬下讀書不多，這倒看不出來。」

他從小只是青城山下的砍柴童子，自然不會認識太多字了。

霍天來嘿然道：「這字條上的字迹，極為稚嫩，自然是女子寫的了。」

狄少青鬆了口氣道：「這就和單兄無關了。」

他雖然故意裝出鬆了口氣，其實心頭可一點也不鬆，和單逢春無關，和娟娟就有關了！

「事情也許會使狄兄大出意外！」

霍天來神秘不笑道：「咱們這裏，一共只有十幾個使女，只要稍加推敲，任她狡猾，也無所遁形了。」

狄少青吃驚的道：「總教練已經有了眉目麼？」

「豈止眉目？」

霍天來陰森的道：「本座昨晚回來之後，不但把她找出來了，而且一問就把同黨也招出來了。」

這話狄少青聽得更吃驚，但他藝高胆大，總算沒露出形迹來，一面問道：「只聽霍東來的聲音道：『老夫要你把她們兩人放下來。』」

這話明明是霍天來說的，但他說話之時，連眼皮也沒動一下。

狄少青看得更覺奇怪，正待再問清楚！

只聽先前那尖細聲音又道：「我沒有說錯吧！小伙子，你還不快去把兩人放下來，更待何時？」

這回聽得清清楚楚，那就證明方才確實有人說話了，這說話的人呢？

狄少青心知有蹊蹺，一面問道：「閣下是什麼人？」

只聽霍天來的聲音道：「老夫自然是總教練了。」

接着又是尖細聲音說道：「小伙子，你現在相信了吧！」

狄少青仔細聽着尖細聲音說話，却始終辨聽不出話聲發自何處，他當然明白方才霍天來說話的聲音絕非霍天來，也就是尖細聲音模仿霍天來的聲音說的。

那麼霍天來呢？他自從跨入地室，坐到椅上之後，就一直沒有動過，莫非已經被人制住了？

這似乎不可能，自然雖沒見過霍天來的武功；但只要試想他能担任南北武館的總教練，一身功夫絕不會差到那裏去。

自己和他第一次見面之後，就感覺到霍天來身上好像有一股肅殺之氣，如果某一個人身上透着肅殺之氣，那麼此人一定練成了某種可怕的武功。

由這兩點證明，霍天來的武功，絕非尋常，那麼又有什麼人能神不知鬼不覺的

不知這內奸是什麼人？哦，還有同黨？」

霍天來徐徐說道：「派在天風樓的使女娟娟。」

狄少青故作一怔，失聲道：「會是娟娟姑娘？只不知她的同黨是誰呢？」

他口中雖在問，雙目也關切的注視着對方，擺在桌上的雙手，也暗暗凝聚功力，只要有任何動靜，立可出手。

「就是單逢春。」

霍天來面含愠怒，一手摸着鬍子，嘿然笑道：「若是和他無關，本座會問你有關姓單的情形麼？」

狄少青心中暗暗罵道：「好個老奸巨猾之人，你故意說得慢慢的，那是在看自己神色了。」

一面嘖嘖說道：「這真是出人意料之事，太出人意料了，單兄會是對方派來的奸細，只不知單兄是否承認了呢？」

「還沒有。」

霍天來面上飛過一絲厲色，為難的道：「本來人到了本座手裏，不怕他不招供，只是他是總館派來的人，沒有證據，不好嚴刑逼供……」

口氣一頓，接着道：「所以本座把狄兄請來，就是希望狄兄幫兄弟一個忙。」

狄少青道：「總教練要屬下做什麼，但請吩咐。」

霍天來乾笑，道：「本座想狄兄去勸勸他，勸之以利害，只要他說出同黨來，本座保證他無事。如果狄兄勸說無效，他還是執迷不悟的話，那就莫怪霍某辣手了。」

他說話之時，目中厲芒閃閃，表示他把他制住呢？

狄少青忍不住又回頭朝霍天來看去，他依然端坐如故，一直沒有動過，連他一張老臉上的怒容，也絲毫未變，這一情形，分明被人制住了穴道。

這真是詭異之至，狄少青縱然藝高人胆大，也不禁滿腹狐疑！

就在此時，只聽那尖細聲音又道：「小伙子，小老兒的話你不聽，總教練的話，你也不聽麼？」

狄少青道：「閣下究竟是何人，你怎麼不現出身來，讓狄某瞧瞧？」

那尖細聲音笑道：「你這小伙子也真奇怪，放着如花似玉的兩個小妞不瞧，要瞧我小老兒，小老兒乾乾癟癟的，好像柴梗一樣，有什麼好瞧的？」

他不待狄少青開口，又嘻嘻的笑道：「反正咱們這朋友今天是交定了，你一定要我小老兒出來，小老兒也只好出來了。」

直到此時，狄少青才聽清楚聲音起自霍天來身後，話聲甫落，果然從霍天來身後，閃出一個縮着頭聳着肩的禿頂瘦小老頭！

這人一張尖瘦臉，短眉小眼，酒糟鼻，嘴上留着幾莖黃蒼蒼的鬚鬚，生相猙獰而滑稽，年齡也很難看得出來，差不多五十來歲，也有些像六十出頭，就是七十五六，也差相彷彿，反正這小老頭很古怪！

從他閃出來的身法看去，就像一頭老鼠。

小老頭嚮着兩顆小眼珠，朝狄少青嘻嘻一笑道：「小伙子，你現在看清楚了吧。小老兒是不是又乾又癟，像一根柴梗？」

這總教練有生殺之權，不招供，就會下毒手，而且這話，也含有一種威脅的意味！

狄少青自然聽得出來，微哂道：「這是總教練交辦的事，屬下自當盡力而為，單逢春若是不肯招供，屬下也是沒有辦法之事，總教練還是另委他人的好。」

霍天來笑笑，道：「不論如何，狄兄和單逢春總是在江南武館相處過一段時日，本座是希望狄兄以朋友的立場，去勸勸他，如果本座要嚴刑逼供，早就動刑了。」

說到這裏，站起身道：「好了，咱們進去吧！」

他引着狄少青跨出密室，向右拐彎，走到甬道盡頭，隨手拉開一扇木門，那是一間狹小只容四五個人站立的斗室。

霍天來一直行到壁下，不知伸手在那裏摸了一下，迎面壁間，忽然緩緩裂開一道門戶，露出一道往下的石級。

霍天來當先舉步走下，狄少青跟在他身後，心頭思潮甚為紊亂！娟娟和單逢春出了事，自己應該怎麼辦？

救他們，自己混入武館來的心血，就付之東流；不救他們麼？他們是劍盟的人，自己豈能置身事外？

還有，霍天來舉下了娟娟和單逢春，却要自己勸單逢春招供，莫非他已懷疑到自己，故意以此相試？

沉思之際，已經跨下最後一級，這間地下石室，地方不大，燈火螢螢，只能看到左首壁下，被細綁着兩個人，雙手被牢牢扣在兩個鐵環上，幾乎連半分都掙動不得。

狄少青目光一注，不由得心頭猛然一

現在狄少青當然看清楚了，而且心頭也明白過來，他一直躲在椅子後面，難怪霍天來坐下去的時候就被他一下點住了背後穴道。

霍天來並不知道椅後有人，因為自己是跟在霍天來身後進來的，是以懷疑是自己出的手，他一身功力，果然十分驚人，雖被制住穴道，但還是喝出：「狄少青你四個字來。」

狄少青望望小老頭，問道：「總教練是老丈制住的麼？」

小老頭聳聳肩，笑道：「不讓他安穩穩坐着，咱們怎麼辦？」

狄少青道：「老丈要辦什麼事？」

小老頭兩顆小眼一瞪，說道：「小伙子，難道你不想救人？一個是你同黨，一個是你朋友，你忍得下心看他們受盡折磨？小老兒本來可以不管，但你小伙子可不管呀！」

狄少青被他說得一怔，問道：「這裏是他們的勢力範圍，能夠救得出去麼？」

小老頭咄了一聲道：「只要有小老頭插手，就是天牢裏，也一樣篤定泰山把人救出去。」

狄少青問道：「老丈究竟是什麼人呢？劍盟的人？」

「非也，非也。」

小老頭搖着頭，然後伸手指指娟娟，湊過頭來低聲道：「小老兒是小妞的娘的老子的堂兄弟，他娘的老子一向瞧不起小老兒，其實也可以說小老兒瞧不起他，幾十年來，小老兒從沒跟人說起過小老兒是她娘的老子的堂兄弟，今天還是第一次告

現在狄少青當然看清楚了，而且心頭也明白過來，他一直躲在椅子後面，難怪霍天來坐下去的時候就被他一下點住了背後穴道。

霍天來並不知道椅後有人，因為自己是跟在霍天來身後進來的，是以懷疑是自己出的手，他一身功力，果然十分驚人，雖被制住穴道，但還是喝出：「狄少青你四個字來。」

狄少青望望小老頭，問道：「總教練是老丈制住的麼？」

小老頭聳聳肩，笑道：「不讓他安穩穩坐着，咱們怎麼辦？」

狄少青道：「老丈要辦什麼事？」

小老頭兩顆小眼一瞪，說道：「小伙子，難道你不想救人？一個是你同黨，一個是你朋友，你忍得下心看他們受盡折磨？小老兒本來可以不管，但你小伙子可不管呀！」

狄少青被他說得一怔，問道：「這裏是他們的勢力範圍，能夠救得出去麼？」

小老頭咄了一聲道：「只要有小老頭插手，就是天牢裏，也一樣篤定泰山把人救出去。」

狄少青問道：「老丈究竟是什麼人呢？劍盟的人？」

「非也，非也。」

小老頭搖着頭，然後伸手指指娟娟，湊過頭來低聲道：「小老兒是小妞的娘的老子的堂兄弟，他娘的老子一向瞧不起小老兒，其實也可以說小老兒瞧不起他，幾十年來，小老兒從沒跟人說起過小老兒是她娘的老子的堂兄弟，今天還是第一次告

現在狄少青當然看清楚了，而且心頭也明白過來，他一直躲在椅子後面，難怪霍天來坐下去的時候就被他一下點住了背後穴道。

霍天來並不知道椅後有人，因為自己是跟在霍天來身後進來的，是以懷疑是自己出的手，他一身功力，果然十分驚人，雖被制住穴道，但還是喝出：「狄少青你四個字來。」

狄少青望望小老頭，問道：「總教練是老丈制住的麼？」

小老頭聳聳肩，笑道：「不讓他安穩穩坐着，咱們怎麼辦？」

狄少青道：「老丈要辦什麼事？」

小老頭兩顆小眼一瞪，說道：「小伙子，難道你不想救人？一個是你同黨，一個是你朋友，你忍得下心看他們受盡折磨？小老兒本來可以不管，但你小伙子可不管呀！」

狄少青被他說得一怔，問道：「這裏是他們的勢力範圍，能夠救得出去麼？」

小老頭咄了一聲道：「只要有小老頭插手，就是天牢裏，也一樣篤定泰山把人救出去。」

狄少青問道：「老丈究竟是什麼人呢？劍盟的人？」

「非也，非也。」

小老頭搖着頭，然後伸手指指娟娟，湊過頭來低聲道：「小老兒是小妞的娘的老子的堂兄弟，他娘的老子一向瞧不起小老兒，其實也可以說小老兒瞧不起他，幾十年來，小老兒從沒跟人說起過小老兒是她娘的老子的堂兄弟，今天還是第一次告

現在狄少青當然看清楚了，而且心頭也明白過來，他一直躲在椅子後面，難怪霍天來坐下去的時候就被他一下點住了背後穴道。

霍天來並不知道椅後有人，因為自己是跟在霍天來身後進來的，是以懷疑是自己出的手，他一身功力，果然十分驚人，雖被制住穴道，但還是喝出：「狄少青你四個字來。」



訴老弟，你說小老兒既是這小姐的娘的老子的堂兄弟，眼看這小姐落在姓霍的手裏，能不把她帶出來去麼？不過老弟你可別忘了，咱們把人救出去之後，等小姐兒醒過來，你就說和小老兒是朋友，小老兒完全是幫你的忙，千萬別說小老兒是她娘的老子的堂兄弟，說了，她也算不清，還是不說的好。」

狄少青看他說話拖泥帶水，嚕噓得可笑，一面問道：「老人家尊姓大名呢？」

小老頭聳聳肩，嘻嘻的笑道：「小老兒名號可多着呢，你要問那一個？譬如從前有一個東方朔，到瑤池王母娘娘那裏去偷了蟠桃，這一偷就出了名，小老兒上不了王母娘娘的瑤池，但也不能讓東方朔專美於前，這就一下趕上京城，找到了皇太后住的慈寧宮，喝了她一碗參湯，還把她最喜愛的翡翠鼻煙壺帶了出來，那時小老兒滿心歡喜，就自稱西方叔……」

他說得口沫橫飛，還怕狄少青不信，伸手從懷裏掏出了一陣，果然摸出一個翡翠色欲滴，雕刻精細的翡翠鼻煙壺來，攤在手掌，說道：「你看，小老兒可不是吹牛吧，這鼻煙壺就是當今皇帝老子的娘當年用的東西。」

狄少青點頭。

小老兒又道：「後來……咳，有一年冬天，天氣冷得要凍死人，又有人告訴小老兒，說天底下只有皇帝老子不怕冷，小老兒問他爲什麼，他說皇帝老子身體佩有一塊溫玉，天氣一冷，佩了溫玉，就會渾身暖洋洋，小老兒又動了心，第二次找上京城，找到皇帝老子的寢宮，在他身上摸

遍了，也摸不到一塊溫玉，但既然進去了，總不能空着手出來，就把皇帝老子身上一塊佩玉順手帶出來了，這件事給許多朋友知道了，從前有個展昭，皇帝老子封他爲御貓，小老兒摸過了皇帝老子的御體，應該稱小老兒爲御鼠，嘻嘻，小老兒原來屬老鼠的，叫御鼠倒也不錯。」

狄少青心中暗道：「原來他是個老偷兒！」

小老頭又道：「這都是小老兒中年時候的事兒，後來年紀老了，看人家成家立業，兒孫滿堂，小老兒依然孑然一身，連親人都沒有一個，就想到天下之大，惟有一樣東西最了不起……」

狄少青道：「老丈說的是什麼呢？」

「嘻嘻，自然是錢了。」

小老頭擠着小眼睛，笑出聲來，說道：「只要有錢，就算是最老，最醜，一樣有人侍候你，你可以一呼百諾，把你說的說話，奉若綸音，如果你沒有錢，連老婆兒子都不會理睬你，小老兒這一想，什麼西方叔，御鼠，却把它丟棄了，所以小老兒馬上改名叫做錢老大，老弟叫我錢老大就沒錯。」

狄少青笑道：「錢老大很喜歡說話，打開話匣子，好像把正經事都忘記了。」

「這叫做話逢知己千句少。」

錢老大聳聳肩叫道：「不要緊，反正我今天已經黑了，到天亮有的是時間。」他朝狄少青招招手，又道：「老弟，你先把長衫脫下來，這姓單的小姐，只是穴道受制，拍開穴道，就可以活動，她衣衫撕破了，如何出得去，還有這小姐一身

衣衫已經稀爛，小老兒也得跟總教練借一件長袍才行。」

說話之時，已經走到霍天來身邊，細聲道：「總教練，小老兒跟你打個商量，借你的長袍一用。」

口中說着，雙手動作極快，已把霍天來身上的一襲藍袍脫了下來。

狄少青也已把自己身上長衫脫下。

錢老大顯着脚尖走到媚娟身邊，伸出兩個手指，像剪刀般一樣，就把纏縛着媚娟身上的繩索夾斷。

狄少青看他在眼裏，心中暗道：「看來他一身功力，倒是甚爲可觀！」

錢老大一面用手剪着繩索，回頭催道：「老弟，你也快動手呀！」

狄少青點頭，也迅速走到單逢春身

前，手掌輕拂，就把她身上的繩索拂斷。錢老大回頭笑道：「老弟這一手，果然要得，哦，別忘了替她們穿上衣衫，再解穴道。」

他說話之時，也已把媚娟身上的繩索一齊夾斷，輕輕放下身子，取過霍天來的長袍，替她裹住了身，口中輕輕歎息一聲道：「這小姐傷得不輕，要是給她娘看到了，不知多疼心呢！」

狄少青也已放下單逢春的身子，給她穿上了長衫，然後輕輕拍了兩下，替她解開穴道。

單逢春穴道一解，雙目乍睜，口中「咦」了一聲，一躍而起，望着狄少青說道：「是狄兄救了小弟！」

錢老大道：「這裏不是說話之地，快些走吧！」

單逢春目光一注，看到霍天來，不禁怒從心起，切齒道：「該死的老賊！」

正待欺身過去揮拳劈出。

錢老大抱着媚娟，趕緊身子一橫，說道：「小姑娘不能殺他。」

這聲「小姑娘」聽得單逢春臉上驟然一紅，說道：「爲甚麼？」

錢老大聳聳肩道：「小老兒覺得留着他，比殺了他好！因爲殺了他，事情就鬧大了，南北總館，必然會派出大批高手，追緝二位，事情就麻煩，不殺他，總館就會責成他追緝二位，他手下幾個人，就容易對付得多。」

狄少青道：「單兄，錢老大說的有理，咱們先出去了再說。」

單逢春恨恨的哼了一聲，目光一注，發現自己的長衫，和一件從自己身上搜出來的零星東西，都放在一起，就在壁角右側，就過去一一收拾。

這一伸手入懷，才發現身上穿的竟是狄少青的長衫，裏面衣衫，業已全被撕開了，這不是說自己身子，都被狄少青看到了？他才把長衫脫給自己穿上的，一時又羞又急，又是感激，一張臉脹得通紅，當真羞得無地自容。

錢老大低聲催道：「咱們快些走吧！哦，二位跟着小老兒走，咱們不到萬不得已，儘量不要出手。」

話聲一落，當先朝石級上走去。

狄少青道：「單兄，快走了。」

單逢春故意落後一步，低頭的道：「狄兄，謝謝你。」

狄少青笑道：「咱們自己兄弟，何須

說謝。」

兩人匆匆拾級而上，跟着錢老大身後，出了地室。

錢老大對地形好像極熟，尤其在他手上還抱着一個人，脚下居然點塵不驚，出了後院，就是花園，他走在前面，躲躲閃閃，當真活像一頭老鼠。

狄少青、單逢春很快就發現花園中不少樹陰、暗隙，都有暗崗，但錢老大好像摸得清清楚楚，他走的地方，正好避開了這些暗崗。

不大工夫，便已縱身飛出牆外，錢老大展開腳程，一路奔行，越跑越快，狄少青、單逢春兩人提吸一下真氣，也只能和他保持着不落後而已，心中更是暗暗驚訝不止！

單逢春偏頭問道：「狄兄，這位錢老丈是甚麼人呢？」

狄少青說道：「我也是今晚才遇到他的。」

單逢春道：「他是救媚娟來的，那是劍盟的人了。」

狄少青道：「聽他口氣，好像不是劍盟的人。」

單逢春想到自己胸前衣衫被人撕開，心頭氣怒已極，憤憤的道：「該死的媚娟，她爲甚麼要說我是劍盟的人呢？不是她硬咬我一口，我怎會……怎會……」

狄少青道：「會是媚娟說的，單兄那是劍盟的人了。」

「我……不是。」

單逢春道：「我和她無冤無仇，她居然招上了我！你說氣不氣人？」

狄少青想到了一點，媚娟在霍天來嚴刑逼供之下，求死不得，除了招供，別無他法，但她不能供出自己來，只好胡亂說一個人了。

那一定是今天早晨之事，霍天來是個多疑的人，他在酒中暗下迷藥，把自己和單逢春都迷倒了，也都搜了身，結果發現單逢春是個女子，這一來，證明媚娟招供可信了。

他心中想着，但卻沒有說出來，只是點頭道：「就是媚娟招供出單兄，只怕霍天來也會懷疑到單兄頭上了。」

單逢春偏頭問道：「爲甚麼呢？」

狄少青道：「霍天來生性多疑，昨晚咱們回來之後，那頓宵夜，在酒菜之中暗使手脚，他一定搜過在下和單兄的身子，一旦發現單兄是姑娘，不用媚娟招供，也會懷疑單兄是媚娟的同黨，而且也許媚娟未招出單兄來，而是霍天來因單兄女扮男裝，不無可疑，才把單兄拏下的，故意說媚娟招供的，亦可不知。」

單逢春聽他說出她女扮男裝，又想到自己衣襟被人撕破，露出了玉體，不禁羞紅了臉，口中輕嘆一聲，說道：「不瞞狄兄說，我從小隨家師學藝，就穿慣了男裝了……」

接着又恨恨的道：「霍天來這老賊，我非殺了他不可……」

狄少青抬目看去，自己只顧和單逢春說話，錢老大已經走得遠遠，急忙說道：「錢老大走遠了，我們快追上去。」

兩人脚下加緊，一路提氣疾行，不多會，就趕上了錢老大。

錢老大回頭，笑道：「你們說完了麼？其實你們說你們的，小老兒也不會偷聽的。」

兩人被他說得不覺臉上一熱。狄少青問道：「錢老大，咱們要到那裏去呢？」

錢老大道：「這裏是霍天來的勢力範圍，只要咱們腳一停，他就會跟蹤追來，你們兩個空着手，還可對付，小老兒手裏抱着一個小姐，不是要了老命！咱們總得找個清靜所在，才能歇足。」

狄少青說道：「錢老大，媚娟傷得不輕……」

錢老大道：「不要緊，小老兒早就餵過她一顆傷藥，現在只是點了她的睡穴，等找到地頭，歇上一兩天，就可沒事了。」

單逢春道：「咱們這樣躲開他，躲到幾時去，霍天來要找來，我就教他有來無去。」

錢老大道：「我的姑奶奶，霍天來不是一個人，他背後有一個很強大的勢力，別說咱們區區三個人，只怕連江湖上幾個大門派都惹不起他們呢！」

單逢春道：「南北武館有這麼大的勢力？」

錢老大聳聳肩道：「小老兒雖然還不大清楚，但想來也差不多八九不離十，南北武館這幾塊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後面的人。」

狄少青心中一動，問道：「南北武館後面是甚麼人呢？」

錢老大聳聳肩道：「小老兒不是說過不大清楚麼？不過小老兒總會把他們摸出

來的。」

他雖然回過頭來，口中說着話，脚下依然毫不慢，一路疾奔，地勢越來越荒涼，山嶺起伏，已經進入山區。

單逢春發現這條路，看來極熟，好像就是自己四人來搜山所經之路，不覺叫道：「狄兄，這裏不是昨晚搜山來過的地方麼？」

狄少青道：「不錯，從這裏去，好像就是龍王廟了。」

「沒錯，沒錯！」

錢老大回過頭來，嘻嘻的笑道：「就是龍王廟，那裏地勢僻遠，難得有人去，廟裏住的是一個跛腳道士，和小老兒也算是酒肉朋友，嘻嘻，酒肉朋友。」

狄少青忽然發現這位錢老丈在回過頭來說話之時，別人往後回頭，頸子只能轉到一半，他這一回頭說話，整個頭臉都轉了過來，好像和你面對面說話一樣。

狄少青心中暗暗詫異，忙道：「這錢老大，真是一位異人！」

心中想着，但這些話可不好告訴單逢春。

單逢春當然也發現了，說道：「錢老大，你和我說話，把臉都轉過來了，這樣好像倒退一樣，還走得這麼快，不怕跌跤？」

錢老大聳聳肩笑道：「習慣就好了，小老兒已經習慣了，不信，你們看，小老兒閉上眼睛，也一樣跑路。」

說着，果然閉上眼睛，一路朝前奔行，他一顆頭依然面對着兩人，奔行的雖是高低不平的崎嶇山徑，他却毫不在乎，脚



下如飛，那份滑稽模樣，直看得兩人又好笑，又驚奇。

單逢春看得心中大樂，方才那股子氣憤，全忘記了，忍不住笑道：「錢老大，好啦，我們相信你了。」

錢老大才睜開眼來，笑嘻嘻的道：「小老兒別的本領沒有，這點本領可沒人比得上我了。」

狄少青道：「老丈突梯滑稽，真不愧是西方叔。」

錢老大得意的道：「你們和小老兒相處慣了，就會離不開小老兒，哦，到……到……」

他抱着娟娟轉身朝一處山坳間走去，兩人跟着他穿過一片疏林，果然看到一座黑黝黝的廟宇。

錢老大繞到廟宇左側，回頭道：「你們隨我進去。」

雙足一點，身子一弓，忽的朝圍牆上躍去，一下落到第二進的小天井中。

兩人跟着越過圍牆，飛身而下，錢老大已經舉步跨上石階，折入迴廊，走到一間房屋門首，推門而入，那是一間黝黑的臥房，對面有兩個床鋪，他把娟娟放到床上，才道：「這裏地方不大，你們就在床上坐吧！」

單逢春道：「這裏沒有廟祝？」

「有。」錢老大道：「小老兒不是說過麼，這裏住着一個跛了脚的酒肉道士，他大概喝醉了睡了，不是小老兒吹牛，今晚如果不是小老兒領着你們進來，什麼人也進不來呢！」

剛說到這裏，突聽遠處傳來一陣犬吠

之聲！

錢老大口中「噫」了一聲，奇道：「奇怪，怎麼會有犬吠的聲音？」

狄少青道：「大概是野狗了。」

「你們不知道。」錢老大忙搖着手道：「這裏是酒肉道士住的地方，別說狗了，附近連耗手都不會剩一隻。」

單逢春問道：「那是爲什麼？」

錢老大聳肩，笑道：「酒肉道士喝酒難道不要下酒的東西？」

單逢春道：「他連耗子也吃？」

錢老大口中嚙了一聲道：「山裏的耗子才肥呢！小老兒有一次給他帶來了兩罐好酒，他心裏一急，出去找了半天，才捉來了兩條蛇舅母……」

單逢春問道：「蛇舅母是什麼？」

錢老大聳肩道：「蛇舅母就是蜥蜴嘛。」

單逢春噁心的道：「這也能吃？」

錢老大道：「怎麼不能吃？烤了酒，入口鬆脆，倒蠻不錯……」

那遠處犬吠之聲，大概只叫了幾聲，就沒再聽到聲音。

錢老大抬頭笑道：「酒肉道士明天又可以飽餐一頓了。」

單逢春道：「老丈怎麼知道的呢？」

錢老大道：「那狗只叫了幾聲，就不叫了，送上門來的東西，酒肉道士還會不要？」

單逢春問道：「老大不是說他已睡了麼？」

錢老大道：「有好東西，他就是睡得

再熟，也不肯放過的了。」

狄少青忽然側耳細聽了一陣，瞿然道：「廟外好像有腳步聲！」

錢老大道：「你們別出去，小老兒去去就來。」說完，一溜煙往外奔去。

不多一會，只聽遠處又响起一陣犬吠之聲，好像在邊跑邊叫，漸漸遠去。

狄少青因房中只有兩張木床，一張躺着娟娟，只剩下了一張，是以不好意思坐下去，一直站着。

單逢春是女孩兒家，昨晚一晚未睡，又被繩索捆綁了一天，方才又趕了幾十里路，覺得有些困累，這就在床沿坐了下来，一面說道：「狄兄，你也坐下來歇息呀！」

狄少青如今已知她是姑娘家，怎好和她並肩坐下，只是點點頭道：「我還不累，站一會沒關係。」

單逢春看了他一眼，含笑道：「狄兄怎麼和我也客氣起來了，你大概是……避嫌吧，其實你早就把我當作兄弟，我也……把你當作大哥，還避什麼嫌呢？」

狄少青訕訕的道：「單兄。」

話聲未落，只覺一隻柔軟的手掌，伸過來握住了自己的手。

單逢春低聲道：「狄兄不用說了！這裏只有這張床可坐，你也跑了不少路，坐下來又有何妨？」

狄少青只覺一陣溫馨從他手上傳來，只得傍着她坐下，身上熱烘烘的，一面說道：「謝謝妳。」

一時握着她的手不放，單逢春也沒有縮回去，任由他握着。

兩人誰也沒有說話，也想不出該說些什麼才好！

這樣沉默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單逢春才輕輕抽回手去，說道：「狄兄不會怪我以前沒告訴你吧！」

狄少青道：「這怎麼會呢？也許單兄另有不得已的隱情，不願人知。」

單逢春口中嚙了一聲，說道：「狄兄日後自知。」

她不待狄少青開口，忽然低低的道：「其實我並不姓單。」

她既然女扮男裝，姓名自然也不會是真的了！這一點狄少青自可想得到，這點點頭道：「單兄不說，在下也可以想得到。」

單逢春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說道：「狄兄那就猜猜看，我姓什麼呢？」

狄少青道：「百家姓還不止一百，這個在下如何猜得到？」

單逢春笑了笑道：「很好猜，因為我這姓，寫起來和單字差不多，這樣你總可以猜得到吧！」

「寫起來和單字差不多，那是什麼字呢？」

狄少青手指寫着「單」字，但寫了半天，還是猜不出來，搖頭道：「單兄別打啞謎了，在下想不出來。」

單逢春低頭一笑，輕輕的說道：「華。」

「哦！」狄少青一拍手道：「對，對！不過那要寫行書才像！」

單逢春白了他一眼，說道：「如果寫正楷，單就是單，還會像華字麼？」

狄少青問道：「那麼，單兄妳的芳名呢？」

單逢春臉上一紅，幽幽的道：「我叫做春。」

狄少青點頭道：「華字和單字差不多，單兄單逢春三個字，等於只換了中間一個字了！當時真虧單兄想出來的。」

華惜春（單逢春）含笑道：「你呢，你這狄少青三字，是不是真姓名呢？」

「如假包換。」

狄少青道：「在下一點不假！確是真姓名，哦，以後在下該怎麼稱呼妳呢？單兄，還是叫華姑娘吧？」

華惜春低聲道：「我只告訴你一個人，你還是叫我單兄弟好了，因為以後我還要用單逢春這名字呢！」

「我只告訴你一個人，這句話聽得狄少青心頭不禁一蕩，欣然道：「好，好，單兄弟，在下從現在起，我就叫你單兄弟了。」

「你們又是兄弟，又是哥哥的，好像還說得蠻起勁！」

錢老大一閃了進來，用手撻着腰，說道：「這趟可真把小老兒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了！」

狄少青趕忙站起身道：「錢老丈快請坐下來歇息，你到那裏去了？」

「出去學狗叫呀！」

錢老大一屁股往床沿上坐了下來，才道：「你們當小老兒那裏去？小老兒這下一去，一來足足跑了一百二十里路。」

華惜春問道：「錢老丈，你做什麼去的呢？」

錢老大道：「你們方才不是聽到遠處狗叫的聲音麼，我老人家早就想到他們這一着了。」

華惜春問道：「錢老丈，你慢慢的說，說得清楚點嘛！」

錢老大長舒了口氣，說道：「咱們這樣一走，霍天來沒得交代，自然不肯甘休，但咱們已經走了，他到那裏去找？所以小老兒想到他一定會要獵犬領路，一路追蹤下來……」

華惜春問道：「他們追下來了？」

錢老大聳肩，嘻的笑道：「你們方才又是聽到了麼？」

狄少青道：「那好像還在樹林外面，離這裏很遠。」

「當然很遠。」

錢老大接道：「酒肉道士聽到的聲音，就像遇上了寶貝，還會讓他跑進樹林裏來？」

華惜春聽出興趣來了，問道：「老丈是說這裏的住持人把狗抓了，那不是有很多人追了下來麼？」

「嘻嘻！」錢老大笑得得意，幌幌腦袋，說道：「酒肉道士抓狗的本領！別說區區幾個三腳貓了，就是在千軍萬馬之中，他要抓你騎着的馬下酒，也不會讓你看到他的人。」

狄少青心中暗道：「聽錢老丈的口氣，好像住在這廟裏的道人，竟是一位風塵異人！」

華惜春又道：「但後來我們怎麼又聽到狗叫的聲音呢？」

錢老大摸摸鼻子，說道：「那幾個三

腳貓平空丟了狗，要不要找？他們這一找！就發現這裏有一座破廟，狄老弟耳朵很靈，他不是聽到廟外有腳步聲麼？那就是幾個三腳貓找來了，小老兒一想不對，若是讓他們找進來，總是麻煩，所以，嘻嘻，小老兒就出去把他們引了開去。」

華惜春笑了笑道：「原來後來哪一陣狗叫聲，是老丈學着狗叫，把他們引開的了。」

「沒錯，小老兒就這樣把他們引到六十里以外去了。」

錢老大縮着頭，偏頭朝他笑了笑，說道：「雞鳴狗盜，是小老兒最拿手的了！不吹牛，小老兒從小就學什麼的，像什麼，那時大家還叫小老兒天才兒童呢，沒想到幾十年一幌就過去了，現在成了天才老童，嗨，這老童兩字，可有出典，你們沒看到有些人從童年提督着考監子趕考，考了一輩子，還是老童生，不是和小老兒一樣麼？」

華惜春道：「老丈說話挺風趣的，一點也不老。」

「真的，小妞兒說小老兒不老，那就真的不老了。」

錢老大一下跳了起來，高興得嘻嘻笑道：「小老兒其實也不算老，今年，咳咳，今年……還小得很。」

華惜春若是別人叫她「小妞兒」，她早就跳了起來，但錢老大叫她小妞兒，她不但生氣，還覺得他很好玩。

這就問道：「錢老丈，你今年有多少歲了呢？」

「不多，不多，還小得很！」錢老大

聳着肩，說道：「小老兒有一個文皺皺的笑話，從前有一個很風流自命的人，到了五十歲，還跟小伙子一樣，臉孔刮得光光的，裝出風度翩翩的模樣，有一次在酒筵上遇上一位美嬌娘，就問他：『這位相公瀟灑俊逸，不知比奴家大上幾歲。』」

他學着女人的口氣，居然聲音又嬌又嫩，聽得狄少青，華惜春不覺都笑笑了起來。

錢老大接着說道：「那位老相公一聽，不禁心花怒放起來，一時詩興大發，隨口吟道：『佳人問我年多少，三十年前二十三。』」

華惜春笑道：「三十年前二十三，那不是五十三歲了麼？」

「是呀！」錢老大道：「小老兒可比他還要癡長幾歲，那句詩就得改上一個字：『四十年前二十三。』」

華惜春道：「老丈有六十三了？真的看不出來。」

「嘻嘻，看出來了那還得了。」

錢老大聳着肩接着道：「閻王老子不是要請小老兒喝酒去了麼？所以小老兒四十年前的舊帳，統通不算，現在正好二十三歲。」

說到這裏，兩顆小眼一掠二人，接着道：「唔，你們兩個，蠻對小老兒的胃口，你們說說看，有多大了，咱們如果差不多，就結了兄弟，你們說好不好？」

華惜春高興的道：「好啊，我今年二十。」

她看了狄少青一眼，忽然臉上一紅。

（未完·八）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

龍乘風 · 文圖  
可飛 · 圖

# 虬龍倚馬錄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水瑩兒被一班老而不的前輩簇擁住趕去飲高強，岳小玉却一點不糊塗，目的是爲郭玲魂大哥向練驚虹取到解藥，衆老亦一聲附和，來到飲血峯下，原來峯下有一鎮甸，熱鬧非常，飲血峯看來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險峻，在血花宮脚下，居然會有一座這樣的鬧市，一入市鎮，江東五傑的鮑正行便中了一支弩箭擡倒，雖未受傷，都提高警惕，原來是鎮長張三和退職的名捕勸他們不要闖上血花宮，引起爭執打鬥，應伏和逍遙雙刀三人受挫離去，岳小玉、許不醉等人聽勸告留下……

## 論武林恩怨

## 邪正難分清

許不醉道：「有人要殺他！」  
岳小玉怒道：「但郭大哥目前已身受重傷，甚至一直昏迷不醒。」

「把他剷除。」  
岳小玉眉頭一皺：「是誰要把郭大哥趕盡殺絕？」

許不醉道：「是神通教教主。」  
「神通教！」岳小玉悻悻然道：「又一天會清醒過來，所以就趁這個機會」

是這個他媽的王八神通教！」

許不醉道：「你也知道這一個江湖組合的事？」

岳小玉道：「所知不多，但總算見識過這些鬼鬼子孫的混帳手段。」

許不醉道：「這一夥江湖組合，絕非一般尋常幫會可以比擬，尤其是教主的武功，更是高得不可思議！」

岳小玉道：「這教主是何方神聖？」

許不醉道：「據說，是『提龍王府』中人。」

「提龍王府？這又是甚麼東西？」

「江湖上有不少勢力龐大的家族，例如慕容、南宮、公孫及容氏世家等等，而提龍王府，却是最神秘莫測的一個武林世家。」

「提龍王府中人，是否姓龍？」

「非也，」許不醉搖搖頭，道：「據我所知，在歷代提龍王府高手之中，沒有任何一人是姓龍的，在八十年前，提龍王府的主人，是『武聖金面王』萬烈！」

岳小玉道：「八十年前的王府主人，如今只怕早已化爲一堆枯骨。」

許不醉道：「那可不然。」

岳小玉一凜，道：「難道他仍然活着麼？」

許不醉搖頭道：「那又不是。」

岳小玉奇道：「既沒化爲枯骨，却又不是仍然活着，這豈不是十分矛盾嗎？」

許不醉道：「並不是每個人死後，屍體都會腐化起來的。」

岳小玉「噢」的一聲，道：「我明白了，萬烈死後，他的屍體一定用藥料塗抹了，既是江湖中人，又怎能畏懼江湖中的事？」

許不醉笑了笑道：「果然够胆色，但你现在距離高手這兩個字，還有十萬八千里。」

岳小玉道：「但我會苦練，一直達到成功目標的。」

許不醉搖頭道：「練武是一件永無止境的事情，你若有一天認爲自己真的成功了，說不定馬上就會遭遇到慘痛的失敗。」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許軒主教訓得對，小岳子會記住了。」

許不醉道：「太乙真人的師父叫天音子，武功如何，見過的人少之又少，但連萬烈那樣的高手也抵敵不住，自然是厲害之極了。」

岳小玉道：「神通教教主若是提龍王府中人，那又怎樣？」

許不醉道：「那當然是不妙之極！」

岳小玉道：「提龍王府中人，近年來經常在江湖上走動嗎？」

許不醉道：「明裏沒有，但是在暗中煽風撥火，移兵佈陣，却是一點也不出奇。」

岳小玉道：「若是神通教傾力要殺郭大哥，豈不是很麻煩了？」

許不醉道：「這個自不待言。」

岳小玉急道：「許軒主，這便如何是好？」

許不醉嘆道：「單憑我的力量，那是保不住大局的。」

岳小玉道：「還有我師父呢？」

過。」

許不醉淡然笑道：「你很聰明，但事實却又不是這樣，萬烈的屍體，是在北極寒苦之地，給厚厚的冰層封住了。」

岳小玉道：「萬烈死在北極嗎？」

許不醉點頭，道：「不錯，他死的時候，才只有四十五歲。」

岳小玉道：「他是怎樣死的？」

許不醉道：「他死於決戰中。」

岳小玉道：「能够擊敗萬烈的，自然也是江湖上的頂尖高手了？」

許不醉點頭，道：「你猜的不錯，他是一個出家人。」

岳小玉作出恍然大悟之狀，道：「原來是個和尚。」

許不醉道：「這出家人並不是和尚，而是道人。」

岳小玉「哦」一聲，道：「道教之中，也不乏頂尖兒的一流高手，好比太乙真人，他的武功就十分厲害。」

許不醉道：「使萬烈葬身於冰層的道人，就是太乙真人的師父！」

岳小玉吃了一驚，道：「如此說來，那一戰倒是驚人得很。」

許不醉道：「那一戰的結果，萬烈固然是當場氣絕斃命，而太乙真人的師父也活不到三天，就因傷重不治身亡。」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高手決戰，往往兩敗俱傷，真是兇險之至。」

許不醉道：「你將來若練成了絕世武功，也會有無數高手向你挑戰，你是不是害怕了？」

岳小玉哼一聲，道：「將軍不離陣中」

許不醉道：「你師父自然是個很了不起的老傢伙，可是，提龍王府和神通教，真是令人爲之頭痛萬分！」

岳小玉眉頭緊皺，道：「那個『張公子』，又是甚麼來頭？」

許不醉道：「他的來頭當然很大。」

岳小玉道：「到底有多大？」

許不醉道：「比起我的頭再加上你的屁股還大，總之，他的來頭真是很大很大，也就是了。」

岳小玉盯着他，疑惑地說：「原來連你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

許不醉苦笑了一下，道：「我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提。」

岳小玉道：「爲甚麼不想提？」

許不醉忽然生氣了，他怒聲道：「我說不想提就是不想提，他就像是一個瘡疤，你何必一定要把它從膏藥裏挖出來？」

岳小玉呆住，半晌才道：「很抱歉，小岳子實在不知他會令你這樣生氣的。」

許不醉默然片刻，聲音已變得很是傷感：「我一直都不想再遇見他們，甚至不想見他們的名字，可是，命運卻不斷地在作弄我，嘿，姓布的，你們真是許某的冤家啊！」

岳小玉心下駭然，忖道：「姓布的？難道那『張公子』也姓布？」

許不醉却没有再說下去了，他轉過身子，又搖搖晃晃地走了出去。

驀地，在黑暗中忽然閃起了兩道寒光，分從左右向許不醉腰間直射而至。

這兩道寒光從暗裏飛來，可說是極之突然，許不醉陡地叫了一聲：「來得好！」



「同時聽見鏗鏘兩聲，他已從懷裏抽出一柄短刀，在電光石火之間把這兩道寒光的來勢堵截住。」

那兩道寒光，也是刀光。

只見兩個黑衣蒙面人雙雙殺出，用一種極古怪的刀法，與許不醉緊緊纏鬥在一起。

岳小玉立時大聲呼叫：「不好啦，有刺客——」才叫到這裏，只覺腰間一麻，首先動彈不得，連聲音也叫不出來。

又有另一個蒙面人出現。

這蒙面人一身灰衣，頭戴鑲玉高冠，身手敏捷之極。

灰衣蒙面人很快就劫走了岳小玉，把他帶離了這間客棧。

許不醉驚怒交集，但卻給兩個黑衣蒙面人苦苦相纏，無法抽身趕上去。

岳小玉心中又是驚惶，又是慚愧，忖道：「老子雖然人在江湖，但卻完全沒有半點江湖人的本領，真是他媽的武林大飯袋！」

但給人擄劫的經驗，岳小玉却是豐富之極，所以雖然心中一陣驚惶，但很快却已平靜下來，心中只是尋思：「這斷若要宰殺老子，只怕早已得手，所以老子實在母須怕得嘴裏飛出大鳥來。」

這灰衣蒙面人挾着岳小玉疾馳了片刻，忽然有一陣勁風迎面撲來。

蒙面人立刻提氣躍高七八尺，而就在這一霎間，岳小玉已看見鐵髮、木眼二人雙雙衝至。

只聽見木眼沉聲喝叫道：「應伏，你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對張公子的貴賓不尊！」

應伏聞言，却是不禁哈哈一笑，道：「練老宮主，你誤會了，這黃毛小子並不是甚麼練無敵，叫岳小玉。」

練無敵冷冷一笑，道：「岳小玉就是練無敵，練無敵就是岳小玉！」

應伏一呆，道：「有這種事？」

練無敵說道：「老夫說得出口，這種事情，就算本來並不存在，也得要變成事實！」

岳小玉心中怔了一怔，暗忖道：「這豈不是硬嘴巴咬死小鴿子，一味蠻不講理嗎？」

應伏又呆住了。

只聽見練無敵的聲音又道：「你是否要賭一賭命？」

應伏道：「我不想賭。」

練無敵冷笑道：「既不想賭，就得馬上放了本宮主的乾兒子。」

應伏道：「我放了他，你還會放過我嗎？」

練無敵道：「老夫保證，只要乾兒子平安無恙，決不向你追究！」

應伏似是吸一口氣，道：「好，我相信你不會食言！」果然解了岳小玉的穴道，然後把他輕輕放下。

練無敵淡淡一笑，道：「很好，應大掌教，你可以離去了。」

應伏還是不敢回頭去看練無敵，身形一展，瞬即去如黃鶴消失得無影無踪。

岳小玉這才緩緩地站了起來，想看看練無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可是，他只能看見一條人影，在夜色之中遠遠飄去。

敬！」

岳小玉暗吃一驚，忖道：「原來擄劫小岳子的傢伙，就是那個白髮妖怪！」

應伏閃開了兩人的截擊，突然一掌接住岳小玉天靈要害，冷冷道：「我要見布狂風！」

「布狂風！」岳小玉心中又是大吃一驚：「果然是布狂風！那個甚麼張公子，一定就是布北斗的寶貝兒子布狂風！」

只聽得木眼冷冷一笑，接着沉默了良久才道：「既已知道公子真正來歷，你還敢如此狂妄，真是胆大包天！」

應伏道：「我是逼不得已，才會出此下策。」

木眼冷冷道：「你要怎樣？」

應伏道：「我已說過，想見一見布狂風！」

木眼道：「他已離開了本鎮。」

應伏道：「在半天之前，他還在這裏，怎會忽然就不見了人？」

木眼說道：「真正的理由，你無權過問。」

應伏冷冷道：「好，我不問，但這姓岳的小子，我要把他暫時帶回去。」

木眼道：「不行！絕對不行！」

應伏怪笑一聲，說道：「人已在我的手中，怎會不行？你若敢阻攔我的去路，嘿，嘿！」

木眼的脸色變了，鐵髮面上却是沒有半點表情。

顯然，這兩人都有所顧慮，不敢輕易把岳小玉的性命來作為賭注。

岳小玉心中不禁一怔，暗忖道：「老子這條性命，怎麼居然大受別人重視起來了？」

應伏乾笑兩聲，又道：「應伏告辭了，待布公子回來之後，我一定會跟他聯絡的。」

「走不得！」在應伏背後，突然响起了一個人陰冷的聲音。

這人的聲音，雖然並不响亮，但却有着一種懾人的力量，甚至使人為之不寒而慄。

應伏沒有回頭，身子却忽然猛烈地震。

他已算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了，即使是鐵髮和木眼，也未必可以勝得了他。

可是，當應伏聽見那人的聲音之際，背心部位竟然已給一件利器直抵着。

他從來也沒有過這種可怕的經歷。

他練了三十年武功，耳目聰敏，機靈利銳，就算在十丈之內有蚊子飛過，也絕對瞞不過他的眼睛和耳朵。

可是，現在居然有人能够在他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一上來就制住了他。

應伏的手發抖了，甚至連聲音也在發抖。

他說：「是，是……布公子嗎？」

背後那人冷冷笑道：「布公子不在本鎮。」

應伏道：「那麼，尊駕是甚麼人？」

那人乾笑兩聲，道：「老夫姓練，江湖中有人叫我『茹毛飲血鬼獨夫』，也有些叫老夫做『六親不認斷腸人』。」

「是……是練老宮主？」應伏的聲音倏地充滿了恐懼之意。

背後那人冷冷道：「好說！老夫就是練無敵！」

岳小玉愣住了，他也和應伏一樣，完全無法看見那人的面貌。

但岳小玉怎樣也想不到，來者竟然就是兇名遠播，聲威一時無倆的血花宮宮主練無敵！

練無敵是否那派第一高手，江湖上一直都有人爭論着。

但縱使他不能算是那派中的第一高手，武林中能與之相提並論的人，只怕還數不出五個來。

應伏怎樣也想不到，練無敵居然會在此時此地出現。

他也沒有懷疑，這人是不是練無敵。因為他相信，除了練無敵之外，江湖上已沒有甚麼人，能够一出手就制住了自己。

「練老宮主，你若殺應某，儘管動手好了。」應伏只能這樣說。

練無敵冷冷道：「殺你不難，快把老夫的乾兒子放了再說！」

應伏一慄：「誰是你的乾兒子？」

練無敵冷笑道：「老夫的乾兒子，就在你左脅之下，他叫練無敵！」

岳小玉愣住了，他當然不會忘記，自己已在百鳥林遇上強盜的時候，曾經亂吹法螺，說自己是練無敵的義子，名字就叫練無敵！

他做夢也想不到，練無敵一出現，居然會把這件事本不存在的東西，說了出來。

岳小玉呼一聲，倖倖然道：「就算我們要找玉山羊，也不應該把我扯進漩渦裏去。」

鐵髮說道：「應伏老謀深算，他顯然已知道，布公子對你很好，若然用你的性命來要脅布公子，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成效。」

許不醉說道：「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又怎能想得到，練無敵會突然殺將出來？」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小岳子也想不到，萬萬的想不到。」

木眼道：「你是練無敵的乾兒子，這就更出乎別人意料之外了。」

岳小玉苦笑道：「我已說過，根本就沒有這種事，你們若不相信，小岳子也是無話可說的。」

木眼道：「這件事暫且不要再提，現在時候不早了，你回房去休息罷。」

岳小玉嘆道：「只怕我很難睡得着覺了。」

許不醉道：「你若真的睡不着覺，可以陪我喝酒。」

鐵髮道：「小岳子有傷不能喝酒。」

許不醉道：「那麼他喝茶，我喝酒，也是一樣的。」

鐵髮道：「你最好去喝尿！」

許不醉一怔：「那是甚麼意思？」

鐵髮道：「喝酒使人糊塗，喝尿却可以使人更加清醒！」

許不醉笑了，他牽着岳小玉的手，道：「來，我教你下棋，大家一起喝清水好了。」

之中遠遠飄去。

岳小玉不禁呼一口氣，喃喃道：「真的是練老魔教了！」

木眼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不錯，剛才的確是練無敵來了。」

鐵髮目注着岳小玉，道：「你好大的面子，居然連練無敵也收為義子。」

岳小玉忙道：「沒這種事，沒有這種事！」

木眼道：「那麼，難道是練無敵在胡謔了！」

鐵髮道：「若然是胡言亂語，怎會連『練無敵』這三個字也用上了？」

岳小玉道：「正因為胡言亂語，所以無論甚麼說話，或者是甚麼名字，都不足以證明任何事情。」

木眼說道：「縱使是事實，那也不是壞事情，常言道：『樹大好遮蔭』。你有練無敵那樣的義父，將來又還有誰敢欺負你？」

岳小玉冷然道：「正邪不兩立，小岳子絕不會認他做義父！」

就在這時，許不醉已趕了上來。

「許軒主，那兩個刺客呢？」岳小玉連忙追問。

許不醉道：「吃不了兜着走，每人的臉上都掛了彩。」

岳小玉道：「這兩人都蒙住了臉孔，不知道是何等樣人物？」

許不醉道：「是皇甫虛、司馬實兩位使刀高手。」

岳小玉笑道：「許軒主的刀法也不錯嘛。」

許不醉道：「微天之伴，許某總算可

以險勝這一對難纏得要命的逍遙雙刀！」

岳小玉道：「這三個老江湖，為甚麼要向小岳子下手？」

許不醉說道：「真相如何，我並不清楚。」

岳小玉眉頭一皺：「這豈不是太奇怪了嗎？」

木眼雙眉一聚，道：「因為布公子不會讓你死，所以這三個鬼崽子就想抓住你，來威脅布公子，要他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岳小玉道：「這件事，是否只有布公子才做得來？」

木眼道：「這個自然。」

鐵髮却搖搖頭，道：「布公子雖然是武林一大奇人，但這件事，他也不一定可以成功的。」

木眼道：「但最少，布公子若肯插手，事情成功的可能就會大大地增加。」

岳小玉道：「到底是甚麼事？」

鐵髮道：「據說，玉山羊已在血花宮中！」

岳小玉吃了一驚：「甚麼？原來又是為了那一隻玉山羊？」

鐵髮道：「不錯，就是那一隻令到中原武林弄得天翻地覆的玉山羊！」

岳小玉道：「它真的在血花宮中。」

鐵髮道：「傳聞的確如此。」

岳小玉吸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了，應伏和逍遙雙刀，一直都在動玉山羊的腦筋！」

鐵髮道：「若不是為了它，應伏還在海南，逍遙雙刀也不會冒險來到這裏。」



兩人果然真的在燈下對奕，許不醉下子的速度很慢，但話却說了不少。

他說話又多又快，好像想在幾個時辰之內，把自己畢生所知道和所遭遇的事情全部說出來似的。

他說話很生動有趣，笑起來的時候居然還有些孩子氣。

像這樣的一個人，應該是個無憂無慮的人。

但他有情，最少對於武林公主，他一直還是念念不忘的。

而只要有情的人，就會有憂愁，有悲哀。

上天賜予人類快樂，却又同時給予人類無窮無盡的煩惱。

這就是人生。

有些人生活得很美滿，但却有更多的人事事皆不如意，這當然是不公平的。

上蒼不喜歡做太公平的事，所以世間上有最英俊的王子，也有畢生坎坷倒霉，經常要在貧苦和罪惡淵藪中掙扎的窮醜殘廢漢子。

許不醉本來活得不錯，人也不壞，但却壞在遇上了武林公主這個女孩子。

武林公主對他很好，這當然也不是甚麼壞事，甚至是好到不得了的好事。

但最後，布北斗却把他嫁給一個波斯富商！

這是一件既可悲復可笑的事，而許不醉除了苦笑之外，又還有甚麼辦法可想？這時候，他跟岳小玉下棋，居然覺得

是一件賞心樂事，而岳小玉也不覺得沉悶，絕對沒有半點想睡覺的感覺。

到了天快亮之際，許不醉忽然長嘆一聲，道：「布狂風決鬥的時刻快到了。」

岳小玉一楞，道：「布公子要跟誰決鬥？」

許不醉道：「布狂風約戰之人，是神通教的一位殺手。」

岳小玉道：「這殺手很厲害嗎？」

許不醉道：「他綽號『冷面鐵血王』，姓嚴名一初，大概五十歲左右，據說，八年前這人曾經在長白山暗殺太乙真人，但結果却失敗了。」

岳小玉「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個草包。」

許不醉道：「此言差矣，嚴一初暗殺太乙真人雖然失敗，但却已使太乙真人脖子受了創傷，據說，只要再差一點點，太乙真人就會死在嚴一初的劍下。」

岳小玉道：「這可不簡單了，太乙真人是絕世高手，一代大宗師，這嚴一初居然差點就可以把他幹掉，這份能耐實在不容小覷。」

許不醉道：「嚴一初刺殺真人失敗，他也捱了真人一記內家重掌，當時一般估計，這位『冷面鐵血王』大概命不久矣，誰知他居然能夠殺出一條生路，並未葬身於長白山內。」

岳小玉道：「布公子何以要跟嚴一初決戰？」

許不醉道：「布狂風要嚴一初脫離神通教，但嚴一初不肯。」

岳小玉一呆，道：「就是爲了這點小事？」

來向布公子議和的。」

「議和？」布狂風淡淡道：「那是甚麼用意？」

律一蝶道：「做教主主認為，與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況做教主與令尊布天王，一直毫無嫌隙……」

布狂風道：「我已死。」

律一蝶訝然道：「布公子，這不是真的罷？」

布狂風瞳孔收縮：「你認爲我會用這種事來開玩笑嗎？」

律一蝶默然半晌，才道：「那真是很不幸的事，須知令尊在江湖上德高望重，一直深受武林中人所擁戴。」

布狂風道：「謝謝律兄對先父的讚賞，但在下今天約見的並非尊駕，而是嚴一初。」

律一蝶道：「嚴先生不會來了。」

布狂風說道：「據在下所知，老嚴是個重言諾，決不肯隨便失信於人的老牌殺手。」

律一蝶道：「但很不幸，嚴先生已看破紅塵，出家爲僧去了。」

布狂風眉頭一皺，道：「他何以突然出家爲僧？」

律一蝶道：「也許，他已算出這一戰絕無取勝的把握。」

布狂風道：「所以他就借出家爲名，來逃避這一戰了？」

律一蝶道：「正是這樣。」

布狂風道：「你相信這種解釋嗎？」

律一蝶道：「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每個人都想活下去的，嚴一初自然也不

事，兩人就不惜展開生死決戰了？」

許不醉道：「當然還有別的原因。」

岳小玉道：「還有甚麼原因？」

許不醉道：「我不知道。」

岳小玉道：「你既不知道，又怎能肯定一定別有原因？」

許不醉笑了一笑，道：「因爲我是許不醉，所以我知道了。」

這答覆是很玄妙的，甚至是很驕傲的，但岳小玉却只是覺得很有趣。

這時候，他心裏想着的是：布狂風這一戰是否可以勝利？

陽光甫自林葉中透出，布狂風就開始練劍。

每天在這個時候練劍，是他近十年來從未間斷過的習慣，即使今天，情況也不例外。

嚴一初是個很出色的殺手，據木眼說：「我若和他比劍，三招之內就可以分出勝負。」

鐵髮一怔：「你真的有這個信心？」

木眼道：「當然有。」

鐵髮大不以為然：「你似乎是在狂妄了。」

「我半點也不狂妄，」木眼慢慢地說：「因爲我並不是對自己有信心，而是對嚴一初的劍有信心。」

鐵髮呆住，木眼接着說道：「我若和他比劍，能接得下他兩招，已算是走運得很。」

當時，布狂風並不在場，後來鐵髮把木眼的說話告訴他知道。

例外。」

布狂風却搖搖頭，道：「老嚴不是貪生怕死之輩，絕對不是！」

律一蝶道：「你很瞭解他？」

布狂風道：「他若貪生怕死，也不敢去刺太乙真人。」

律一蝶說道：「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人是會變的，而且往往越老就越怕死。」

布狂風道：「嚴一初並不老，他還是一隻很壯健，很勇猛的雄鷹。」

律一蝶道：「但他的心却已老了，再也承受不起沉重的打擊，而且在這幾個月以來，他一直在做夢。」

「做夢？甚麼夢？」

「噩夢，」律一蝶輕輕地嘆了口氣，「他經常在夢裏看見面目猙獰的野鬼冤魂，尤其是以前死在他劍下的江湖人物。」

布狂風道：「你是說，他快要瘋了？」

律一蝶道：「不是快要瘋了，而是已經瘋了。」

布狂風道：「他在那一間寺院落髮出家？」

律一蝶道：「寒星寺。」

布狂風一怔，道：「這寺院在甚麼地方？」

律一蝶道：「這是一座細小而簡陋的寺院，主持大師法號苦寒，而嚴一初現在的法號就是清寒。」

布狂風道：「我要見一見他。」

律一蝶道：「有這個必要嗎？」

布狂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只是又問：「寒星寺在甚麼地方？」

布狂風默然半晌，才道：「嚴一初的劍，並不比木眼快，但木眼若和他比劍，可能連一劍都抵擋不住。」

鐵髮愣住了。

這些話若是別人說的，他一定會嗤之以鼻，甚至或者會勃然大怒。

但布狂風却不同。

因爲布狂風的判斷，幾乎從來也沒有出過甚麼錯誤。

鐵髮認識了這位布公子已十五年了，在這十五年之內，布狂風只判斷錯誤過一件事。

那是在四年前的一個秋天，鐵髮和木眼在魯東要捉拿長刀馬賊頭子周黑鬚。周黑鬚也同樣要消滅這兩個神捕，於是，雙方展開了追逐戰。

有一晚，鐵髮忽然感到有點不妙，急用「地聽術」俯伏在地上靜心的傾聽，最後，他發現了馬蹄之聲，從東北方直傳而來。

當時，布狂風也來了，他對鐵髮說：「周黑鬚帶着二十三個手下來了。」

鐵髮怔住道：「你怎會知道這麼清楚的？」

布狂風道：「很簡單，因爲我已聽出，總共有二十四匹馬正向我們這個方向衝過來。」

當時，鐵髮和木眼都不相信，一個人的耳朵，竟然可以聽得這樣清楚準確。

結果，布狂風的判斷的確錯了，但却不是聽錯了馬匹的數目，而是周黑鬚總共帶了二十四個手下殺將過來。

原來馬兒總數的確是二十四匹，但其

律一蝶默然半晌，才道：「飲血峯西南三十里外，有一條淺水溪，寒星寺就在這條溪水的東邊。」

布狂風向律一蝶拱了拱手，道：「多謝賜告，再見。」語聲未落，人已有如狂風一般消失在密林之中。

律一蝶的面上，同時掠過了一絲古怪而神秘的微笑。

寒星寺果然細小簡陋，它看來甚至不像是間寺院，只像是一座殘破不堪的農舍。

布狂風在寺院門外，看見了一個小沙彌。

「這位小師父，請問清寒大師在寺裏嗎？」布狂風向小沙彌作了一個揖。

小沙彌用手指挖了挖鼻孔，看了布狂風大半天才說：「你是誰？」

「在下姓布。」

「姓布？布甚麼？」

「布狂風。」

「唔，這名字很不錯，」小沙彌伸了伸懶腰，淡淡說道：「清寒和尚睡着了，他不會見任何人。」

布狂風道：「但我不是尋常人。」

小沙彌皺了皺眉，道：「你不是微服出巡的當今聖上罷？」

布狂風笑道：「這當然不是的。」

小沙彌「唔」的一聲，點點頭道：「這還好一些，否則，小僧馬上就把你趕出去。」

布狂風道：「你不喜歡當今聖上？」

小沙彌道：「昏君無道，除了吃喝玩

中有一匹馬却是兩個人共騎。

所以，儘管那一次布狂風的判斷稍有缺點，但木眼和鐵髮還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一天早上，布狂風要和嚴一初決戰，他是否具有必勝的把握？

人在風中舞劍，劍在旭日之下發出燦爛的光芒。

鐵髮不在，木眼也不在，並不是他們不想跟隨在布狂風左右，而是布狂風不讓他們來。

劍舞罷，林外一人輕輕喝采：「果不愧是一代劍聖！」

喝采之人比布狂風還要年輕幾歲，所以，他絕不會是嚴一初。

布狂風看了這人一眼。

只見這人穿一襲細繡金線，看來悅目異常的青色長袍，在他的腰間，繫着一雙玉墜，而這一雙玉墜的形狀，乃是振翅欲飛，栩栩如生的蝴蝶。

只要是識貨之人，都看得出這對玉蝴蝶絕非凡品。

布狂風自然是很眼光的，他一眼就已看了出來。

他甚至可以用憑着這一雙玉蝴蝶，認出這人的來歷。

「你姓律？」

「不錯，律人蝶就是區區賤名。」

「你已知道我是誰？」

「布公子，狂風兄。」

「不敢。」

律人蝶道：「區區是奉了教主之命，



樂放屁之外，就只懂得濫殺無辜，自然是人人憎厭，恨之切骨的。」

布狂風道：「你這說話，不怕惹禍上身嗎？」

小沙彌道：「禍事若來了，就算把咀巴封掉也是擋不住的。」

布狂風道：「既然清寒睡着了，那麼在下想拜會拜會苦寒大師。」

小沙彌道：「苦寒大師圓寂了。」

布狂風一楞：「甚麼？是甚麼時候的事情？」

小沙彌道：「就在今天一早。」

布狂風苦笑，道：「現在還是一天之晨！」

小沙彌道：「但苦寒大師却在半個時辰之前圓寂了。」

布狂風道：「怎會這樣突然的？」

小沙彌道：「因為清寒和尚看見他就感到討厭，所以叫他不如早點去西方極樂世界會見如來佛祖。」

布狂風道：「就是爲了這緣故，苦寒大師就自萌短見了。」

小沙彌道：「那也不是自萌短見，而是病死了。」

布狂風一怔，道：「苦寒大師早就生了病？」

小沙彌道：「那也不是，他昨晚還吃得下三碗飯。」

布狂風道：「既然這樣，怎會忽然圓寂去了。」

小沙彌道：「因為清寒和尚討厭他，叫他快點生病，快點去死，所以他今天一早就害了大病，而且在半個時辰之內就圓寂去了。」

寂去了。」

布狂風呆了一呆，接着嘆道：「只怕那不是病，而是毒。」

小沙彌道：「是病也好，是毒也好，總之，苦寒大師已經圓寂，你是再也見不着他的了。」

布狂風道：「幸好我也不是想見他，我想見的人只有一個——嚴一初。」

小沙彌道：「嚴一初已死了，世間上再也沒有這個人。」

布狂風看着這個小沙彌，覺得這小沙彌相當怪異，便道：「嚴一初死了，清寒大師又怎樣？」

小沙彌苦笑，道：「他不配被稱爲大師，就算叫他一聲『和尚』，也已勉强得很。」

布狂風道：「那麼該叫他甚麼？」

小沙彌道：「禿頭！」

布狂風不由一笑，問道：「你又是如何？」

小沙彌道：「小禿頭！」

布狂風奇道：「爲甚麼要這樣辱罵清寒？還要這樣辱罵自己？」

小沙彌道：「因爲我們都不是甚麼好東西。」

布狂風道：「不是好東西，又是甚麼東西？」

小沙彌道：「既不是好東西，自然就是要不得的壞東西了。」

布狂風道：「小師父怎樣稱呼？」

小沙彌道：「小僧叫嫩納。」

「不錯，是幼嫩的嫩，老納的納。」

相上下，胡說八道的本領更是各有千秋，真是令人拍案叫絕的很。」

佛殿後面，是一座練武廳。

這寺院外表，看來簡陋得不像話，但在佛殿後面的練武廳，却是佈置得頗具氣派。

在兵器架上，居然有一根黃金棒和兩把鑲滿了珍珠的寶刀。

練武廳很寬闊，最少可以容納好幾百人。

但這時候，廳裏只有一個人，那是一個披着銀披風，頭髮直瀉到腰際，容貌美麗異常的紅袍女子。

布狂風的臉忽然一陣抽搐，喉嚨感到說不出的乾燥。

因爲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在這裏遇見這一個人！

「是你？」

「不錯，就是我！」

「嚴一初呢？」

「死了。」紅袍女子幽幽地嘆了口氣，她秀眉輕蹙，使她看來更添幾分說不出的美麗：「是小律動手的。」

布狂風吸一口氣，說道：「是你的主意？」

紅袍女子輕輕地點點頭：「不錯，這是我的意思。」

布狂風道：「我不相信。」

紅袍女子凝視着他道：「你不相信甚麼？」

布狂風道：「我不相信，憑律人蝶武功，可以殺得了老嚴！」

小沙彌抿嘴一笑，道：「一般老和尚都自稱『老納』，既有老納，也就自然有年青納和嫩納啦。」

布狂風笑道：「小師父真會說笑。」

小沙彌瞪着眼，很不滿意地說：「我說的都是真話，一丁點兒沒有騙人。」

布狂風一怔，小沙彌又道：「苦寒大師是我的師父，我拜他爲師的時候，他問我喜歡一個怎樣的法號，我聽見他經常自稱『老納』，於是就說道：『弟子就叫嫩納可也。』師父聽了眉頭大皺，其他師兄更是無不掩嘴失笑，但後來，師父却真的接受了我的建議，就以『嫩納』二字作爲弟子的法號。」

布狂風呆住，良久才道：「這真是妙人妙事。」

嫩納道：「我可不怎麼妙，最妙的還是師父，他忽然就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糊裏糊塗。」

布狂風道：「你師父圓寂了，你不感到悲傷嗎？」

嫩納道：「我爲甚麼要悲傷？人總是要兩腿一伸歸登極樂世界的，凡夫俗子固然難免，出家人也是一樣，該活的就活着，該圓寂的就圓寂去也，這種事是誰也勉強不來的。」

布狂風說道：「但你師父是給人害死的！」

嫩納道：「雖然如此，但那也只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布狂風奇道：「小師父何出此言？」

嫩納道：「我師父雖然是一個很不錯的老和尚，但在兩天之前犯了戒條。」

布狂風道：「若以一對一，律人蝶當然不是嚴一初的敵手，但嚴一初被殺的時候，圍着他的殺手總共有十二個。」

布狂風臉色一沉：「妳太過份了！」

紅袍女子眨動着濃密而細長的睫毛，道：「我做錯了甚麼事，你要這樣向我瞪眼。」

布狂風道：「老嚴對神通教一直忠心耿耿，他不應該得到這樣的收場。」

紅袍女子訝然道：「難道你認爲，嚴一初應該得到善終？」

布狂風說道：「嚴一初縱然絕非是正人君子，但也絕不該死在你們姓萬的人手上！」

紅袍女子嘆了口氣，道：「你對我們提龍王府的事，知道有多少？」

布狂風道：「我只知道，老嚴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你們萬家的事情。」

紅袍女子道：「可是，他却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布狂風道：「他犯了甚麼大錯？」

紅袍女子道：「他不該和你決戰！」

布狂風道：「但我却看不出，這場決戰會對你們姓萬的有何不利之處。」

紅袍女子道：「他最錯的一點，就是忽略了我這位萬大小姐！」

布狂風道：「我不懂。」

紅袍女子道：「他要殺你，但事前却完全沒有向我稟告。」

布狂風皺皺眉，道：「稟告！妳認爲嚴一初是甚麼人？」

紅袍女子道：「是本教的黑衣殺手，在我們神通教的殺手團裏，地位僅次於銀

布狂風道：「他犯了甚麼戒條？」

嫩納道：「他宰了一隻鴨，然後烤熟吃掉了。」

布狂風一怔：「是你親眼看見的？」

嫩納道：「我不但親眼看見，而且還分甘同味，也吃了一條鴨腿子。」

布狂風道：「滋味如何？」

嫩納道：「極佳！」

布狂風說道：「這似乎不算是甚麼壞事。」

嫩納道：「在凡夫俗子眼中看來，這當然是芝麻綠豆般的小事，但對我們出家人來說，咳嗽！咳嗽！那可真是很大的罪孽，佛祖爺爺一定會加以怪罪的。」

布狂風道：「難道你沒聽人說過：『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這兩句話嗎？」

嫩納說道：「怎會沒聽說過，所以我每次犯了葷戒，都會用這兩句話來安慰自己。」

布狂風道：「你師父呢？」

嫩納道：「他是個老糊塗，吃掉一隻鴨子之後，就再也不肯原諒自己，說自己快要上西天了。」

布狂風嘆道：「既然大師如此執着，又何苦去偷吃鴨子？」

嫩納道：「他是非吃不可的。」

布狂風一怔：「何以非吃不可？」

嫩納道：「因爲他若不吃一隻鴨子，清寒和尚就要敲碎我的腦袋。」

布狂風吸一口氣，道：「清寒真的瘋了！」

嫩納道：「清寒和尚本來就是個瘋子，披風殺手。」

布狂風道：「妳現在已經是銀披風殺手了？」

紅袍女子嫣然一笑道：「感到很意外嗎？」

布狂風搖搖頭：「就算妳現在已經是神通教教主，那也不能算是甚麼奇事。」

紅袍女子道：「除了我爹之外，誰都不配做教主。」

布狂風道：「我不想提及及令尊。」

紅袍女子說道：「你担心他會把你殺了？」

布狂風冷然道：「生死之事，在下從來沒有放在心上。」

紅袍女子道：「嚴一初也是這樣說，所以，他一直都是個很出色的殺人者。」

布狂風道：「但和妳這位銀披風殺手相比，却顯然有所不及了。」

紅袍女子說道：「他只是輸虧在形勢上。」

布狂風道：「妳能有這份自知之明，實在值得慶幸。」

紅袍女子俏麗的臉龐一陣發白，顫聲道：「姓布的，妳太過份了！」

布狂風冷冷道：「我只知道，本來要和我展開決戰的嚴一初死了，而且是給卑鄙的陰謀所殺害的！」

紅袍女子的聲音有點尖銳起來：「你以爲這一戰，你一定可以穩操勝券？」

布狂風閉上了嘴，紅袍女子接着道：「嚴一初已練成了一種可以剋制你的劍法，你若和他決戰，他最少有八分勝算！」

（未完·二十）

嫩納登時呆若木鷄，既不能動彈，也不能開口說話。

布狂風這才望了他一眼，道：「你有點像一個人，他叫岳小玉，你們的年紀不

寂去了。」

布狂風呆了一呆，接着嘆道：「只怕那不是病，而是毒。」

小沙彌道：「是病也好，是毒也好，總之，苦寒大師已經圓寂，你是再也見不着他的了。」

布狂風道：「幸好我也不是想見他，我想見的人只有一個——嚴一初。」

小沙彌道：「嚴一初已死了，世間上再也沒有這個人。」

布狂風看着這個小沙彌，覺得這小沙彌相當怪異，便道：「嚴一初死了，清寒大師又怎樣？」

小沙彌苦笑，道：「他不配被稱爲大師，就算叫他一聲『和尚』，也已勉強得很。」

布狂風道：「那麼該叫他甚麼？」

小沙彌道：「禿頭！」

布狂風不由一笑，問道：「你又是如何？」

小沙彌道：「小禿頭！」

布狂風奇道：「爲甚麼要這樣辱罵清寒？還要這樣辱罵自己？」

小沙彌道：「因爲我們都不是甚麼好東西。」

布狂風道：「不是好東西，又是甚麼東西？」

小沙彌道：「既不是好東西，自然就是要不得的壞東西了。」

布狂風道：「小師父怎樣稱呼？」

小沙彌道：「小僧叫嫩納。」

「不錯，是幼嫩的嫩，老納的納。」

相上下，胡說八道的本領更是各有千秋，真是令人拍案叫絕的很。」

佛殿後面，是一座練武廳。

這寺院外表，看來簡陋得不像話，但在佛殿後面的練武廳，却是佈置得頗具氣派。

在兵器架上，居然有一根黃金棒和兩把鑲滿了珍珠的寶刀。

練武廳很寬闊，最少可以容納好幾百人。

但這時候，廳裏只有一個人，那是一個披着銀披風，頭髮直瀉到腰際，容貌美麗異常的紅袍女子。

布狂風的臉忽然一陣抽搐，喉嚨感到說不出的乾燥。

因爲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在這裏遇見這一個人！

「是你？」

「不錯，就是我！」

「嚴一初呢？」

「死了。」紅袍女子幽幽地嘆了口氣，她秀眉輕蹙，使她看來更添幾分說不出的美麗：「是小律動手的。」

布狂風吸一口氣，說道：「是你的主意？」

紅袍女子輕輕地點點頭：「不錯，這是我的意思。」

布狂風道：「我不相信。」

紅袍女子凝視着他道：「你不相信甚麼？」

布狂風道：「我不相信，憑律人蝶武功，可以殺得了老嚴！」

小沙彌抿嘴一笑，道：「一般老和尚都自稱『老納』，既有老納，也就自然有年青納和嫩納啦。」

布狂風笑道：「小師父真會說笑。」

小沙彌瞪着眼，很不滿意地說：「我說的都是真話，一丁點兒沒有騙人。」

布狂風一怔，小沙彌又道：「苦寒大師是我的師父，我拜他爲師的時候，他問我喜歡一個怎樣的法號，我聽見他經常自稱『老納』，於是就說道：『弟子就叫嫩納可也。』師父聽了眉頭大皺，其他師兄更是無不掩嘴失笑，但後來，師父却真的接受了我的建議，就以『嫩納』二字作爲弟子的法號。」

布狂風呆住，良久才道：「這真是妙人妙事。」

嫩納道：「我可不怎麼妙，最妙的還是師父，他忽然就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糊裏糊塗。」

布狂風道：「你師父圓寂了，你不感到悲傷嗎？」

嫩納道：「我爲甚麼要悲傷？人總是要兩腿一伸歸登極樂世界的，凡夫俗子固然難免，出家人也是一樣，該活的就活着，該圓寂的就圓寂去也，這種事是誰也勉強不來的。」

布狂風說道：「但你師父是給人害死的！」

嫩納道：「雖然如此，但那也只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布狂風奇道：「小師父何出此言？」

嫩納道：「我師父雖然是一個很不錯的老和尚，但在兩天之前犯了戒條。」

布狂風道：「若以一對一，律人蝶當然不是嚴一初的敵手，但嚴一初被殺的時候，圍着他的殺手總共有十二個。」

布狂風臉色一沉：「妳太過份了！」

紅袍女子眨動着濃密而細長的睫毛，道：「我做錯了甚麼事，你要這樣向我瞪眼。」

布狂風道：「老嚴對神通教一直忠心耿耿，他不應該得到這樣的收場。」

紅袍女子訝然道：「難道你認爲，嚴一初應該得到善終？」

布狂風說道：「嚴一初縱然絕非是正人君子，但也絕不該死在你們姓萬的人手上！」

紅袍女子嘆了口氣，道：「你對我們提龍王府的事，知道有多少？」

布狂風道：「我只知道，老嚴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你們萬家的事情。」

紅袍女子道：「可是，他却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布狂風道：「他犯了甚麼大錯？」

紅袍女子道：「他不該和你決戰！」

布狂風道：「但我却看不出，這場決戰會對你們姓萬的有何不利之處。」

紅袍女子道：「他最錯的一點，就是忽略了我這位萬大小姐！」

布狂風道：「我不懂。」

紅袍女子道：「他要殺你，但事前却完全沒有向我稟告。」

布狂風皺皺眉，道：「稟告！妳認爲嚴一初是甚麼人？」

紅袍女子道：「是本教的黑衣殺手，在我們神通教的殺手團裏，地位僅次於銀

布狂風道：「他犯了甚麼戒條？」

嫩納道：「他宰了一隻鴨，然後烤熟吃掉了。」

布狂風一怔：「是你親眼看見的？」

嫩納道：「我不但親眼看見，而且還分甘同味，也吃了一條鴨腿子。」

布狂風道：「滋味如何？」

嫩納道：「極佳！」

布狂風說道：「這似乎不算是甚麼壞事。」

嫩納道：「在凡夫俗子眼中看來，這當然是芝麻綠豆般的小事，但對我們出家人來說，咳嗽！咳嗽！那可真是很大的罪孽，佛祖爺爺一定會加以怪罪的。」

布狂風道：「難道你沒聽人說過：『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這兩句話嗎？」

嫩納說道：「怎會沒聽說過，所以我每次犯了葷戒，都會用這兩句話來安慰自己。」

布狂風道：「你師父呢？」

嫩納道：「他是個老糊塗，吃掉一隻鴨子之後，就再也不肯原諒自己，說自己快要上西天了。」

布狂風嘆道：「既然大師如此執着，又何苦去偷吃鴨子？」

嫩納道：「他是非吃不可的。」

布狂風一怔：「何以非吃不可？」

嫩納道：「因爲他若不吃一隻鴨子，清寒和尚就要敲碎我的腦袋。」

布狂風吸一口氣，道：「清寒真的瘋了！」

嫩納道：「清寒和尚本來就是個瘋子，披風殺手。」

布狂風道：「妳現在已經是銀披風殺手了？」

紅袍女子嫣然一笑道：「感到很意外嗎？」

布狂風搖搖頭：「就算妳現在已經是神通教教主，那也不能算是甚麼奇事。」

紅袍女子道：「除了我爹之外，誰都不配做教主。」

布狂風道：「我不想提及及令尊。」

紅袍女子說道：「你担心他會把你殺了？」

布狂風冷然道：「生死之事，在下從來沒有放在心上。」

紅袍女子道：「嚴一初也是這樣說，所以，他一直都是個很出色的殺人者。」

布狂風道：「但和妳這位銀披風殺手相比，却顯然有所不及了。」

紅袍女子說道：「他只是輸虧在形勢上。」

布狂風道：「妳能有這份自知之明，實在值得慶幸。」

紅袍女子俏麗的臉龐一陣發白，顫聲道：「姓布的，妳太過份了！」

布狂風冷冷道：「我只知道，本來要和我展開決戰的嚴一初死了，而且是給卑鄙的陰謀所殺害的！」

紅袍女子的聲音有點尖銳起來：「你以爲這一戰，你一定可以穩操勝券？」

布狂風閉上了嘴，紅袍女子接着道：「嚴一初已練成了一種可以剋制你的劍法，你若和他決戰，他最少有八分勝算！」

（未完·二十）





緊張恐怖神奇 俠情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女媧古琴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抱琴道長將史耀祖的獨生子帶回連雲山，改名太清，教授武藝，然後再打發他下山找尋養母汪氏，再找尋親生父母，太清先來到三星鎮在一座荒廢的城隍廟落腳，晚上又來了幾個無賴，商議到楊家寨敲詐一筆錢財，因楊家寨有一個叫楊長的大財主，原無賴，因勒索毒死拜把兄弟，把贖金吞沒致富，準備扮鬼詐騙楊長，他們來到楊家寨，先串通道士廣通找楊長，事在楊家寨裏鬧鬼，楊長作了虧心事，只好言聽計從的任由他們勒索五百兩銀子，太清爲了除害，跟蹤來至先將他們全部捉住，懲戒楊長得不義之財，要他修橋補路做善事……

## 小道士耍雷霆印

## 桃木劍弄日月符

太清離開楊家寨，骨頭好像輕了幾斤，恨不得找個平地打幾個筋斗！

下得了山，他想到：「咳，我該去那裏了？」想了一陣，不知去向，只得自己開解自己，「貧道濟世爲懷，那裏有鬼怪

妖魔，便去那裏！」

話雖如此，他又怎知何處有妖魔？太清便胡亂朝幾個方向前進。

這樣走了半天，有點累了，又見日頭頗猛，便向一座樹林走去，來到村外，忽

然聽見裏面傳來一陣陣叮叮噹噹的兵刃碰撞聲，他心中十分奇怪，忖道：「是誰在裏面打架？啊哈，貧道勉強扶弱的機會來了！」

想到此，他立即三步併作兩步，悄悄竄進樹林，匿在樹後偷看，只見林中一男一女，鬥得正兇，那男的使一柄大砍刀，年紀約在二十七八歲，刀法十分嫺熟，而且氣勢如虹，一柄刀使起來，呼呼作響，那女的身着一身白衣，使的是一口青鋼劍，可惜背向着自己，看不到她的年齡和相貌。

那女子十招之中，倒有八招是防守的招式，看樣子不是那男的對手，那男的五官端正，一張國字形的面龐十分威武，忽然將劍格住，道：「你只要向咱道歉，在下便放過你！」

那女子道：「呸，是你的錯，該由你道歉才對！」

男的惱怒地道：「你小小年紀便不講理，大了還得了，誰是你的師父？」

「你管不着！」

男的怒道：「在下雖然管不着你，但我這柄刀可管得了你！」說着又揮刀急攻起來，白衣女子接了十多招，已經嬌喘細細，男的道：「你真的不道歉？」

白衣少女又道：「你有種的便殺了我吧！」

「好，我就殺了你！」

太清再也忍不住，跳了出去，喝道：

「你一個大男人，欺侮一個小姑娘，算得什麼英雄！」

那男的住手退了一步，看了他一眼，

你？」

少女嘆道：「你未老先衰！」

太清一怔，問道：「貧道如何未老先衰？」

「若不，你爲何長嗟短嘆的！」

「誰對着你不頭痛？」

那青年道：「不錯，任何男人碰到她都會頭痛！」

少女臉色一紅，罵道：「臭道士，你幾時頭痛？」

「現在就痛！」

那青年看他們像是好朋友，不由皺一皺眉，道：「算啦，在下也不跟她計較！」

「言畢轉身而行。」

少女喂地叫了一聲，青年轉首怒道：

「你還有何不滿意？」

太清見少女臉上仍有不快之色，一面向她打眼色，一面陪笑道：「她想請教施主的大名！」

那青年昂然道：「在下乃『鐵刀門』的弟子顧一平！」

太清接道：「貧道乃連雲山抱琴道長的門人太清！」

少女道：「原來你是『鐵刀門』鐵老英雄的首徒！」

那青年問道：「你認識家師？」

少女道：「我曾聽見家師提及令師而已！」

顧一平問：「令師是哪位高人？」

少女道：「家師乃峨嵋派的『飛鳳』李湘湘！」

顧一平道：「聽聞令師是峨嵋派俗家弟子第一人，難怪姑娘年紀輕輕，武功便

道：「小道長有所不知了，剛才明明是她不對，她還罵人！」

太清大刺刺地道：「她如何不對，你說來聽聽，讓貧道評理！」

白衣少女說道：「你敢說，我便殺了你！」

那男的道：「在下光明正大何畏懼！道長，在下剛才在林內小解，那知這女子撞了進來，俺聽見聲音，忍不住轉過頭來，嘿，她就罵人，罵得好不難聽，你聽清楚，在下只轉過頭來身子可沒有轉動！」

太清料不到他們是因此而打起來的，抓抓頭皮，轉頭問道：「姑娘，你罵他什麼？」

那女子轉過頭來，剎那間，兩人却齊啊地叫了一聲：「是你！」原來那女子便是較早前與太清打了一架的紅衣少女。

太清暗叫倒霉，那男的道：「你們認識的，那倒好辦，小道長，你一定知道這個女子是不講理！」

太清忍不住點頭道：「是極是極，貧道與你英雄所見略同！」

那女子大怒，忽然舉劍向太清刺去，太清叫道：「你瘋了麼？」他連忙閃開，少女一口氣攻了七劍，把太清迫得手忙腳亂。

那男子忍不住抽刀將她的劍格住，道：「小道長，你讓開，讓在下教訓教訓她一頓！」

少女道：「你們兩個男人欺侮我一個女流，是英雄麼？」

太清長長一嘆：「無量壽佛，貧道能够不給你欺侮，已是上上大吉，誰敢欺侮

不錯！」

少女心中暗道：「何止不錯！」顧一平又問：「尚未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太清側着頭傾聽，少女道：「小妹姓葉，小名青青！」

顧一平抱拳道：「所謂不打不相識，女俠原來系出名門，今日之事就當沒發生過，在下尚有事務待辦，異日有機再向女俠討教！」他嘴上雖然說得客氣，實際心中芥蒂未消。

葉青青年輕識淺，聽不出來，也抱拳道：「你慢走，恕小妹不送了！」

顧一平向太清抱一抱拳，轉身大步出林，太清道：「葉施主，咱們也真有緣份，想不到幾日不見，又在這裏碰上了，嘿，你要去那裏？」

葉青青嬌嫩的雙頰微微一紅，道：「你這出家人說話怎地如此難聽，什麼叫緣份？」

太清笑嘻嘻地道：「咱們出家人最講究緣份兩字！」

葉青青不跟他瞎扯，反問：「你要去那裏？」

「貧道雲遊四海，到處爲家，勉強扶弱，普渡世人，萍踪不定！」

葉青青「嗤」的一聲笑了出來：「你有什么本領，敢這樣自吹自擂？」

「貧道懂得捉鬼驅魔，剛剛才在楊家寨，大顯神通捉了幾隻小鬼！」

葉青青見他一本正經，忍不住問道：「真的？鬼是什麼樣子的？」

「鬼的相貌可多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美有醜，還有……」



「算啦，你這種話只能騙騙鬼！」

太清急道：「你不相信？」

「除非你能捉幾隻給本姑娘看看！」

「這裏又沒有鬼，叫我去那裏捉？」

太清心頭一動，忽然說道：「對啦，我可以施展法術……」可是他話到一半便住口了。

葉青青忙道：「好啊，你快表演一下，你若真會法術，我便服你！」

太清抓抓頭皮，原來他學到的只是些小法術，却不能登大堂之雅，做得最乾淨俐落的，最得心應手的是「脫褲」，但又不能在葉青青的臉前表演，更不能拿她做試驗品，是以急得他抓頭搔腮的。葉青青小嘴一瞥，道：「我早就懷疑你在自吹自擂！」

太清一急之下，道：「貧道施展法術後，你絕不怪我？」

葉青青道：「怎會怪你？」

「也不罵我？」

「不罵你，也不打你！」

「好！」太清咬一咬牙，立即唸起「脫衣咒」，他一邊唸，一邊擔心，他實在無胆將手指向葉青青的身上，那幾百個字的咒語，眨眼即唸畢，他下意識地將手抬起，眼光一掠，見葉青青髮上繫着一條紅絲帶，心頭一動，將手向絲帶指去，喝聲：「脫！」只見那絲帶倏地自動解開，葉青青的秀髮，瀑布般湧了下來。

葉青青呆了一呆，幾難相信，太清笑嘻嘻地道：「你服了沒有？」

葉青青道：「這是姑娘的絲帶自個鬆脫了，與你何關？」

，見路旁有月酒寮，兼賣麵食的，便走了進去。「你要吃什麼？」

葉青青大刺刺地道：「叫他們拿最好的來！」

太清說道：「掌櫃，拿最好的東西給這位女施主，貧道要一碗鹵麵，一碟醬牛肉！」

店內的食客見一個小道士跟一個小姑娘走在一起，已經十分奇怪，又見他們旁若無人，道士不像道士，姑娘不像姑娘，都不時斜眼望過來。

太清道：「你不要跟貧道爭，這頓貧道請！」

「姑娘沒錢麼？要你請！」

「你爹是大財主，怎會沒錢吃飯？不過你既然請貧道去吃你爹的壽筵，這頓由貧道請也很應該！」

葉青青這才釋然，一忽，菜送上來，擺滿了一桌，太清道：「咱們才兩個不大不小的人，怎地送了這許多菜來？」

那店小二不慌不忙地道：「這全是本店最好的！」

葉青青道：「小道士不要吝嗇，都試一試吧！」兩人開始吃菜，葉青青忽然問道：「小道士，你家在那裏？」

太清冷淡地，說道：「連貧道也不知道！」

「你師父沒告訴你麼？」

太清將自己的身世簡述了一次，道：「師父叫貧道下山，便是爲了到三星鎮找一個姓汪的女人，因爲她可能知道貧道的身世，可惜那女人不知去了何處？」

葉青青不由對他生了同情之心，忙安

太清道：「難怪師父說，女人與小人最麻煩！」

葉青青不屑地道：「唯小人與女人難養也！哼，除非你再施展一次讓我看看，我才相信！」

「好，你將絲帶紮好，貧道再施展一次，讓你見識見識！」

「不許拿姑娘來開玩笑！」

太清抓抓頭皮，道：「待貧道想想！」

「他忽見地上有一隻蟋蟀在爬動，於是又唸起了咒語，喝了一聲：『退！』只見那隻蟋蟀忽然向後退行，太清又喝了聲停，蟋蟀依言停下，隨即鑽入草叢中，他得意洋洋地問：『你現在該相信了吧？』」

葉青青驚訝不已，心中甚是羨慕，却故意板起臉來，道：「你能不能捉鬼，姑娘還不知道，不過……算你有一點小小本事！」

太清道：「信不信由你！喂，你們峨嵋派離這裏不下千里之遙，你怎地跑到這裏來了？」

「我回家省親！」

「你一個姑娘走路，不怕遇上了歹徒麼？」

葉青青冷冷地道：「若有不長眼的小賊，犯在姑娘手中，就算他們倒楣！」

「貧道不相信，一定是你師父送你來的！」

葉青青粉臉發紅，太清估料自己沒有猜錯，便續道：「你師父呢？」

「師父說她有點事要辦，叫我在三星鎮等她，但我已等她三天啦，她老人家還不來，所以我四處找她！」葉青青道：「

慰他道：「不要緊，我家人多，我回去便求爹派人替你查一查，也許能找到你的養母！」

「貧道記得那女人十分兇狠，不時用簾條打我！你告訴爹，說要找一個以前住在三星鎮，姓汪的惡女人，這樣範圍便縮小很多了！」

葉青青笑得前俯後仰，店內的食客看不過眼的，都輕聲議論起來，太清心中也有氣：「貧道與女施主說話，與你們何關？」他想了下，道：「女施主還想不想看貧道的法術？」

葉青青喜道：「好極了！」

太清暗暗念動咒語，倏地轉身向隣座桌上的一隻碗一指，喝道：「退！」那隻碗無風自動，慢慢向後退，那幾個食客，看得目瞪口呆，忽然「砰」的一聲，碗兒退至桌緣，仍不停止，終於摔個粉碎！

葉青青拍掌道：「妙，再試一次！」

那幾個食客倏地站了起來，喝道：「臭道士，你找死？快賠！」

太清不慌不忙地道：「諸位施主相信，貧道還有更厲害的法術麼？」說着又念起咒語來，一個大漢忍不住擰前，碗口般大小的拳頭，直奔太清的肩胛，太清連忙離座閃開。

那大漢喝道：「往那裏跑！大爺打死你這不三不四的妖道！」

太清驚地轉過身來，手指向他腰一指，喝道：「斷！」只聞卜的一聲，那大漢的腰帶倏地自中而斷，褲子登時滑了下來，那大漢大吃一驚，連忙抓住褲子，轉身走到人叢中，葉青青又羞又覺好笑，忙道

姑娘想回三星鎮了！」

太清道：「這可不必，你師父知道你家在何處麼？」

「怎不知道？我四歲時，家師路經我家，求家父讓她將我帶上山，說明十年之後，將姑娘送回家中的！」

「原來你今年十四歲！」

葉青青說溜了嘴，粉臉泛紅，嘆道：「出家人沒一點正經，探聽姑娘家的年紀作甚！」

太清忙道：「無量壽佛，這是女施主自己說出來的，可與貧道無關！」他一頓又道：「令師既然知道府上的地址，她到三星鎮找不到你，自然會去你家找你，你何必再走回頭路？」

「不錯，說得有理，那我也可以回家了！」

太清見她要走，自己沒了伴兒，忙道：「喂，貧道問你一件事！」

「姑娘沒名給你什麼？有話快問！」

太清道：「十年前你師父爲何會到你家？」

「那天是家父五十壽辰，街上熱鬧得很，乳娘抱我站在門外看熱鬧，是以被家師看中！」

「那麼令尊的六十壽辰，不是將屆了麼？」

「三日之後便是！」

「那你還是趕快回去吧……嗯，六十大壽，一定也熱鬧得很，貧道最愛熱鬧，就去跟你們熱鬧一番吧！」

葉青青「嘿嘿」一笑，道：「小道士，你要跟着我，又何必轉彎抹角！好吧，

：「小道士，够啦够啦，不要再胡鬧！」

太清見店內的食客都不敢吭一聲，不由得意地道：「貧道剛在揚家捉了鬼，你們不相信的，大可以去問一聲！哼！竟敢動手動腳的，也不把『招子』放亮，小二算帳，他那碗菜值多少錢，也算在貧道帳上。」

店小二忙來算帳，態度恭謹得很，葉青青剛才嫌其傲慢，此刻又覺不忍，道：「你不用怕，咱們不是壞人！」

那店二唯唯諾諾，太清袋內有錢，拋了一塊碎銀給他，道：「剩下的，都賞給你。」兩人出店，都有點得意。

葉青青問道：「小道士，你還有什麼法術？」

太清道：「天機不可洩漏。」

「哼，臭美！」葉青青本來還想奚落他幾句，但一想到他有「脫人褲子」的法術，心頭一寒，想道：「可千萬別惹他發火，要是他將法術施展在我身上，姑娘我還有臉見人。」當下陪笑道：「小道士，可惜這裏沒馬買，要不然，你買一匹，咱們便可以早點到我家了，省得遭人指指點點！」

「怕什麼？萬事有貧道替你擋着。」

「小道士，可是咱們若不走快一點，今晚可趕不到了！」

「唏，貧道沒名給你什麼？不是叫小道士便是臭道士！」

兩小果然加快步伐，在日落之前來到葉家鎮，葉青青來到一藥材店，問掌櫃道：「請問葉蓮舟家在那裏？」

那掌櫃上下看了她幾眼，向前指一指

我就代爹請你吃壽筵！」

太清向她扮了個鬼臉，道：「賀禮我不會少你的！喂，你家在何處？」

「葉家鎮！我問過了，離這裏只有二十里路！」葉青青拉着馬跟着太清走路。

太清道：「只怕你認不得你爹！」

「我家是葉家鎮的首富，隨便找個人問一問也知道了，我才不擔心！喂，你師父的法術豈不是很厲害？」

「這還用說？他只教了我三天，貧道便有此成就，假如貧道再跟他學上兩年，哈，那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天下第一是誰？」

「當然是貧道的師父抱琴道長了！」

葉青青瞪了他一眼，道：「那我師父排第幾？」

太清看了她一眼，見她大眼睛閃閃也閃的，不忍氣地，軟聲道：「貧道排第三，令師排第二好不好？」

葉青青朝他皺皺鼻子，道：「不好，我師父排第一，你師父排第二，我排第三，小道士排第四！」

太清跳了起來，道：「那女人不是壓在男人的頭上去了？」

「男人有什麼了不起！道士不過——男不男，女不女的！」

「什麼男不男，女不女的？」太清不服氣地道：「貧道聽人說，道士也可以娶老婆的，不過我師父自己不要罷了！」

葉青青粉臉一紅，啞道：「你說到那裏去啦？出家人也敢說……」

「好好，算貧道輸了，好施主你走快一點吧，貧道肚子餓了！」兩人走了一程

：「你沿此路一直走去，見到一座大莊院，門口放着一對石獅子的便是了！」

葉青青謝了一聲，帶着太清走去，太清道：「喂，你爲何走得這樣慢！」

葉青青道：「我有点怕。」

太清一怔，問道：「你怕什麼？」

「我說不出來，只知未到之前，恨不得插翅飛來，但來了之後，又……」

太清抓抓頭道：「不奇怪，以前有什麼詩人寫過一句詩……」

葉青青笑道：「是近鄉情更怯，你真不學無術，你師父沒教你讀書麼？」

「有有，要不然貧道怎看得懂那些經文咒語！」太清向前一指，道：「那敢情就是你家！」

葉青青結結巴巴地說道：「好……好像是……」

「待貧道替你去問一問！」太清忽然生了一股義無反顧之情，大步走上前，葉青青拉着馬，怯生生地跟在他後面，那莊院雖有人進出，但臉上卻沒一絲辦喜事的樣子，太清暗暗嘀咕，不由踮起腳向內探望。

忽然門內走出一個健壯的漢子來，喝問：「小道士，你來作甚？」

太清學大人的樣子，抱拳道：「這位施主請了，請問此莊是否葉蓮舟府上？」

那漢子看來是一個護院的身份，上下打量了他一下，道：「不錯，閣下有何指教？」

太清喜道：「快向葉莊主稟報，說他女兒回家了……」他閃開一步，讓護院看到背後的葉青青。



那護院又看了葉青青幾眼，問道：「你真的是莊主的小千金？」

葉青青點頭，道：「我是青青，十年前爲家師抱上峨嵋山學藝！」

那護院仍有猶疑，太清道：「葉施主，貧道跟你進去！」

護院這才道：「兩位請進，」他在前引路，將葉青青與太清引至廳上，又道：「兩位請坐一下，春花，你過來一下！」

俄頃，帳後閃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丫頭，生得甚是清秀伶俐，護院道：「春花，快去通知老爺，說二小姐回來了！」

春花哦了一聲進內，太清拱手道：「尚未請教施主姓名。」

護院道：「在下姓周名成，乃夫人之同鄉，在莊內任職護院領班，小道長也是峨嵋派弟子。」

太清笑道：「佛道有別，貧道怎會是峨嵋派弟子？貧道太清，乃連雲山抱琴門下弟子。」

那周成也不知有沒有聽過，連忙拱手道：「久仰！」

太清也忙道：「貧道也久仰周施主之大名！」

葉青青「噗嗤」一笑，道：「你剛下山，又怎知道我護院的大名？」

太清有點尷尬地說道：「禮多人不怪嘛！」

周成忙問：「是極！小道長與敝莊主二小姐是朋友。」

「方外之交也！」

說着帳後已閃出一簇人來，爲首一個乃一雍容華貴的老婦，身裁略胖，白淨豐

「吾女有孝心，爲父老懷安慰！」

太清把這一切看在眼中，暗道：「莫非碍着我在這裏，所以他不敢言？」當下咳了一聲，道：「莊主，貧道肚子忽然有點不舒服，請問茅廁的地方在何處？咳嗽，失禮之至！」

葉揚宗道：「不用客氣，請道長跟我來！」他引太清穿過暗廊，到了第二進，那中間有個小庭院，院子中種着棵大槐樹，還有些花草，時已日落，天上只剩下一絲黯淡的紅光，樹上的歸鳥啾啾而叫。

葉家上下的人不少，因此在院子角落，設了一個尿缸，圍以竹席，葉揚宗道：「道長請。」

太清謝了一聲走了進去，也許勤洗的關係，茅廁的氣味並不濃烈，茅廁外面有盆清水，太清淨了淨手，又跟葉揚宗回去，忽然他心底無端端地一寒，忙道：「且慢！」

葉揚宗道：「何事？」

「貧道不想去打擾令尊令妹被調情，等施主可否帶貧道在貴宅走走！」

葉揚宗沉吟了一下，說道：「道長請跟我來！」他在小院走了一遍，再到第三進。

太清又問道：「葉施主，你們住在那裏？」

葉揚宗臉色有點古怪，道：「都在二進。」

「那麼後院住的是什麼人？」

「沒人住……」

「爲什麼不住人？」

葉揚宗臉上有爲難之色，乾咳一陣才

映，一望便知是富貴之家的大奶奶，後面還有幾個男女，還有一個身穿華服，長鬚半白的老人，那老人由兩個丫頭攙扶着。

葉青青神情甚是激動，霍地站了起來，那老婦人走到他身前，上下看了幾眼，忽然嗚咽叫道：「我兒，你真的是我的青青！」

葉青青伏在她肩膀上哭道：「娘……」

周氏喜極而泣：「青兒，你想煞你爹娘了……快，快去拜見你爹！」

葉青青走過去，向老人跪下，那老人雙眼濡濕，忙道：「我兒，不用多禮，請起來說話，你師父怎地沒來？」說着向太清看了一眼。

「師父奉送女兒回來，但在五十里外，忽稱有事，因此叫女兒到三星鎮等她，女兒等了兩三天，不見她來，又記掛着爹娘，所以先回家了！」

原來葉蓮舟生了兩男兩女，大子葉揚宗，次子葉揚祖，大女葉玉青，那揚宗揚祖，都已成家立室，玉青也已十八歲，早已訂了婚，只因玉青要等妹妹回家才于歸，所以將婚期延後了。」

當下葉青青與父母兄嫂姐姐都見過面，然後道：「爹，娘，這位太清小道長，陪女兒回家的，女兒斗胆代爹請他到咱家吃壽酒，爹你不會不高興吧！」

葉蓮舟堆一下笑容：「歡迎道長駕臨，只怕怠慢了道長，不好意思！」

太清見他笑得勉強，心中有點不快，暗忖道：「莫非他怪我沒帶賀禮來？」當下稽首道：「貧道太清，恭祝莊主壽比南山！」

道：「因爲寒舍房子多，用不着使用後院，所以後院就封閉了。」

「哦，那麼令尊六十大壽時，來賀者必多，屆時自然要打開後院了。」

「嗯，不用……家父六十大壽，因爲身子不適，所以不擬驚動親戚！」

太清年紀雖小，但眼睛很利，見他說話吞吞吐吐，因此更加動了疑念，道：「大公子可否帶貧道到後院走走？」

不料葉揚宗聽了這話之後，臉色竟然大變，連聲道：「不可不可！」

「那麼咱們只遠遠看一下。」

太清道：「貧道覺得貴宅有點不對，想去看一看，公子不會拒人千里吧？」

葉揚宗考慮了一下，毅然道：「好吧！說着踏上一條小石子路，不久便達到後院，那後院有一道矮垣橫着，月洞門鎖上。」

道長，這便是後院了，可惜在下沒有鑰匙……」

太清忙道：「不必！」時天色已暗，太清走至矮垣之前，倏地飛身而起，立在牆頭，忽然一陣風吹來，太清機伶地打了個冷噤，他定睛一望，只見後院還很乾淨整齊，看來封鎖並不久，裏面却似有一股陰森之氣，他心底一寒，連忙跳回原地上。

葉揚宗問道：「道長看到什麼？」

太清沉吟了一下，忽然大聲道：「天機不可洩漏！」

葉揚宗臉色又是一變，忙道：「那麼請道長用飯！」兩人直趨飯廳，桌上已擺滿了酒菜，正在等候他倆。

山！」

葉玉清見他一切學大人的模樣，忍不住笑了出來，葉蓮舟道：「道長請坐，你們都坐下吧，春花，奉茶。」

那兩個丫頭扶着葉蓮舟往太師椅坐下，周氏與葉青青在旁相陪，葉氏兄弟則坐在太清兩旁，葉蓮舟咳了一聲，道：「這次多謝道長護送小女回家，老朽與拙荆感激之至！」

「莊主客氣，出家人濟世爲懷，何況貧道與令愛乃方外之交乎！」太清側頭看了葉蓮舟幾眼，道：「莊主似抱恙，待貧道替你把握脈！」他不待葉蓮舟有所表示，便走了過去，去搭葉蓮舟的腕脈，葉蓮舟只好由得他，心中却忖道：「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

太清把了脈，又叫葉蓮舟吐出舌頭來，看了幾下，眉頭鎖起，輕聲道：「奇怪……」

葉青青忙問道：「我爹患的是什麼怪病？」

「不是怪病，不過十分奇怪，令貧道揣測不出耳！」

「你就說說吧！」

太清說道：「令尊脈搏虛而亂，舌垢帶微青，脾虛火盛，這分明是驚慮交集而引起之症，但令尊富甲一方，家內大小健全，還有什麼事好驚慮的？若是記惦着你的！」

葉青青瞪了他一眼，道：「那就是你診錯了症狀，你還是坐回去等吃飯吧！」

那知葉蓮舟道：「青兒，莫失禮，道

葉蓮舟怨道：「宗兒，你爲何去這般久！」

太清忙道：「莊主勿怪令郎，是貧道失令郎，帶我到院中走走！對不起，累諸位施主久候了！」

葉青青白了他一眼，說道：「主人家不請，客人倒要求起來，你師父沒教過你麼？」

太清笑嘻嘻地道：「家師當然有教，只是貧道不肖而已！」

葉蓮舟道：「菜快凉了，請道長舉箸罷！」

葉揚祖替太清斟酒，太清舉杯道：「貧道先敬莊主一杯，祝莊主早占勿藥，無憂無驚！」

「多謝道長！」葉蓮舟一飲而盡，太清在山上喝慣了酒，酒量甚豪，也一口喝乾。葉蓮舟大喜，道：「想不到道長年紀輕輕，酒量却豪，來，老朽回敬三杯！」

「一杯就好，三杯可不行！」

葉蓮舟道：「道長一杯下肚，臉不變色，心不跳，就是十杯也喝得！」

太清道：「貧道確有十杯之量，但莊主却不能急飲，蓋驚慮之人，酒一入肚，最易發作，對身體有損！」

葉蓮舟咳了一聲，苦笑道：「患了這病也實在苦！那就敬道長一杯吧！」兩人飲後，衆人便開始動箸。

葉青青道：「爹，你不是說女兒回來之後，你便不再驚憂了麼？」

葉蓮舟連咳幾聲：「青兒，菜凉了快吃！」

太清說道：「你爹不是因爲你而驚憂

長診得一絲都沒錯！」

太清大喜，忍不住悄悄向葉青青扮了一個鬼臉，然後問：「請問莊主，因何事驚憂？」

葉蓮舟乾咳兩聲，道：「慢慢再說，道長請坐，晚飯即將上席。」

「莊主不說也罷，待貧道開個藥方與你，你叫人去草藥店買齊藥物，今晚貧道親自替你煎熬，三服之後，保證症狀減輕，不過……」

葉青青急問：「不過什麼？」

「不過此症不同別的，這藥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難道你沒有治本之方？」

「非也，要治本也簡單，便是莊主要寬懷靜養，不可多思慮方可。」

葉蓮舟嘆了一口氣，道：「多謝道長，不過道長也不用勞心，老朽早看過大夫，他們開了方，老朽服了都無效……咳，咳，道長所言乃至理……」

葉青青問：「爹你因何事驚憂？」

葉蓮舟咳了兩聲，道：「吾女回家，爹還驚憂什麼？」

葉青青問周氏道：「娘，真的是如此呀？」

周氏擠出一絲笑意，道：「你爹還會騙你不成？」

葉蓮舟道：「揚祖，你去看看，飯煮好了沒有，青兒，爹不知道你要回來，沒有預備什麼好菜，剛才只叫灶房宰了一隻雞，你不會怪爹吧！」

葉青青道：「女兒回來正要跟爹娘團聚，可不是爲了吃的！」

的！」

葉青青小嘴一瞥，道：「難道你知道我爹的心事？」

太清哈哈笑道：「山人自有妙算，怎會不知？」

葉蓮舟連連向太清打眼色，太清低頭吃菜，嘴上却道：「莊主你這樣瞞令愛，終不是辦法，豈能解決問題！」

葉青青道：「小道士，你快說！」

太清望向葉蓮舟，葉蓮舟道：「道長難道真的知道？宗兒你是不是告訴他？」

葉揚宗忙道：「孩兒沒有。」

太清道：「莊主莫怪令郎，這是貧道自個瞧出來的！如貧道沒有看走眼的話，貴宅一定是鬧鬼！莊主正是因此而患病的，也因此連六十大壽也不敢驚動親友！」

葉蓮舟與夫人臉色均是一變，他乾咳一陣，道：「道長是如何看出來的？」

太清道：「剛才貧道到後院，便發現有股陰森的鬼氣，又見後院封閉，還不清楚嗎？」

葉青青忙問：「爹，這小道士是否胡說八道？」

葉蓮舟搖搖頭，葉青青大驚，急道：「這是幾時的事？」

周氏道：「大概是半個月前發生的，唉，也不知是犯了什麼的孽，竟然會惹來這種東西！」

葉青青又問道：「爹沒有請人來捉鬼麼？」

「怎麼沒有？」葉蓮舟苦笑一聲：「找了兩撥道士來捉鬼，誰知驅不了鬼，連道士們也幾乎丟了生命！」



太清道：「原則上邪不能勝正，鬼不能勝道，照莊主所言，實無其理，大概莊主找來的道士都是低能之輩！」

「老朽何嘗不想請些法術高強的道士，奈何這種人去那裏找？何況那對鬼還聲明，假如咱們再找來驅捉他們，便要教本莊上下家無寧寧。」

太清心頭一跳，反口問道：「一共有兩隻鬼？」

「一男一女，據說是一對夫妻……」

「平時他們只霸據後院？」

「是的，只是家內的雞犬，經常無故而死，也只有一个家丁被嚇死……」

「他們在家丁臉前出現？」

葉蓮舟道：「那家丁是替第一批道士捉鬼時被嚇死的……」

太清眉頭一皺，道：「他們為何要霸佔貴宅？」

葉蓮舟看了夫人兒媳幾眼，乾咳不已，葉揚祖忙道：「小道長，菜涼了，吃了再說。」

眾人又再舉箸，葉青青忽道：「太清，你說的話都是真的？」

太清一怔，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貧道幾時騙過施主？」

「你在楊家寨捉鬼的事也是真的？」

太清心頭一沉，道：「也是真的？」

「到楊家寨闖的鬼一共有幾隻？」

「四隻。」

「都讓你驅掉了？」

「拘住了。」

葉青青大喜，說道：「爹，你聽見沒有？」

葉蓮舟還有點不信，葉青青將太清施法術的事，說了一遍，葉蓮舟越聽越高興，太清却越聽越驚，暗暗叫苦不絕，葉蓮舟忽然推席而起，向太清拜下，太清大驚，急忙道：「這個使不得，這個使不得！」

「可是他手足無措之際，忘了去扶葉蓮舟，葉蓮舟順利地跪倒，還叩了一個响頭。」

周氏也道：「老身也向道長跪拜，請道長慈悲，救救咱們一家大小。」

太清「臉無人色」，急道：「你們快起來，否則貧道便要走啦。」

葉蓮舟與夫人長身，道：「道長你是答應啦？」

「我……貧道只怕……」

葉青青道：「你天不怕地不怕，怕什麼？喂，朋友有難，難道你能坐視不理？啊，對啦，爹，他要找一位姓汪的惡女人，這女人是住在三星鎮的，爹您……」

葉蓮舟道：「爹等下就派人去打聽，道長請放心！」

葉青青道：「太清，你還有什麼條件呢？」

太清結結巴巴地道：「我……貧道……沒有條件……只是我怕……」

葉青青笑道：「你連鬼也怕，還敢捉鬼？」

「貧道不是怕鬼，……貧道怕……」

「怕被他們吃掉？」

葉蓮舟道：「道長慈悲，千萬辛苦一下，老朽願意長遠供奉你。」

葉青青道：「對，你還是早點施法吧，拘了鬼魂，好辦壽筵。」

「只要道長能拘得了鬼，老朽立即大擺筵席，廣宴親友，而且開倉派米。」

「聽見沒有，出家人濟世為懷，你該為貧苦人家着想一下！」葉青青道：「太清，你需要什麼，要開列清單，今晚就施法！」

「不，不，今晚來不及！」太清一雙手掌左右亂搖。

葉蓮舟道：「明晚也不遲，道長請舉箸，等下老朽再與你商量。」

太清心中忖道：「大不了一死而已，怕什麼？」當下道：「好吧，明晚貧道便替你拘鬼。」

葉家上下大喜，葉氏兄弟舉杯邀請，太清仰頭一飲而盡，但醇酒入肚，却似苦水一般。

葉青青飯後便被周氏及大姐拉去敘家常，葉蓮舟與葉揚宗則領太清到書房，春花送上香茗，便悄悄退下。

太清心頭怦怦亂跳，呷了一口茶，道：「這茶真香。」

葉揚宗道：「此乃碧螺春，珍貴得很，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

葉蓮舟咳了一聲，道：「道長，咱們還是言歸正傳吧！」

太清眉頭一皺，「好吧，請莊主說一說上兩次捉鬼的情形。」

「詳細情形咱們也不知道，因為咱們父子都沒到現場。」葉揚宗說道：「那些道士，因為大敗虧輸，所以事後也含糊其詞。」

「那兩隻鬼為何會到貴莊後院，按說請稍坐一下，小女未婚夫及未來家翁來了，老朽得去迎接！」

「莊主但去不妨，貧道在貴宅看看：……」

「恩，不知令愛青青可在否？貧道有幾件事要跟她商量！」

「小女跟拙荆，一早便去進香，下午才能回來，老朽叫春花陪你吧！」

太清忙道：「不必，貧道不慣跟女子說話！」

葉氏父子出去後，太清獨自一個十分無聊，心中忖道：「這葉家的親翁，必也是一位大富之人，不知那姑爺長得什麼模樣，我何不去前廳看看？」主意打定，太清便信步走向大廳。他走到大廳外的大院，假裝看花草，却不時拿眼偷望大廳，只見葉蓮舟對面坐着一位肥胖的老漢，這老漢年紀看來比葉蓮舟還大，鬚髮幾已全白，額上的皺紋甚是深刻，他旁邊坐着一個青年，面貌一般，衣服華麗，舉止頗為斯文大方，估計是葉玉青的未婚夫婦，但其面貌與那老漢，却不大相像。

太清那裏知道廳上那位老漢便是他親生之父史耀祖！自經那場大水之後，史耀祖失去他唯一的兒子，與夫人雙雙大病一場，四處打探都沒孩子的消息，甚是痛心，一年之後，他夫人唐氏因憶子成病，不久便歿了！唐氏死後，史耀祖便將金氏扶正，奈何金氏雖然有心，四處求神拜佛，都無所出，二年後，史耀祖便將唐氏的一個侄兒收來繼任香燈，改名史承家，父子相稱。

史承家進了史家不久，金氏也死了，史耀祖與子相依為命，所幸史承家十分孝順，讀書學商，都十分勤奮，而史家雖經

這必有緣故。」

葉蓮舟思慮了好一陣，道：「據說他們……咳，他們說那院子是他們的……」

「說到此葉蓮舟一張圓臉早已變了顏色。」

「後院是他們的，這話怎說？」

「不是後院……是後院的土地……」

太清看了他一眼，恍然道：「那土地是被莊主霸佔來的？」

葉蓮舟雙手亂搖，「老朽不是那種人，道長千萬莫誤會。」

「那你倒給貧道說一說！」

「後院那塊地是葉某用錢買來的，當時早災，屋主逃荒，便把屋地賣與老朽，老朽在翌年便大興土木，建成後院。」

「那麼，兩隻鬼跟那原屋主是什麼關係？」

「老朽等無人知道，」葉蓮舟說道：「宗兒，快拿紙筆來，道長請列出應用之物。」

葉揚宗拿出筆紙，磨了墨，奉上毛筆，恭敬地道：「道長請寫。」

太清接過毛筆，似有千斤重般，他從未真正捉過鬼，有關拘魂捉鬼的事，只由師父口中得悉一二，當下他想了好一陣才下筆列了一張清單，葉蓮舟說道：「宗兒，你立即交給與福照辦，明日下午便要備齊。」

葉揚宗應了一聲，太清道：「其實莊主也無需驚慌，貴宅房舍眾多，就讓後院與他們住又有妨？」

「這怎行？所謂睡榻之旁不容鼻鼾，何況，何況是那種東西。」

「莊主家資萬貫，大可以搬家。」

一場大難，家底仍厚，不久也漸漸恢復舊日的家聲。

十年後的今日，史承家已經十八歲，史耀祖便為他找了葉家這位媳婦兒，雖然史承家並非親生，但史家再無別人，也屬門當戶對，這段姻緣一說即合。

廳上的人，輕聲細語，太清聽不到什麼，甚覺無聊，便返回客房睡覺，午飯也叫春花端到房中吃，葉蓮舟不想驚動親家，也樂得他不出來。

到下午，葉青青也不來看他，太清有點悶悶不樂，推開窗子，見小院子有幾隻雞正在啄食草叢中的小虫，他心頭一動，大聲叫道：「春花春花！」

葉蓮舟早暗中指派春花去服伺他，她在外面聽見呼喚，便推門進來，問道：「道長有事？」

「日落之後，叫灶房將家內的公雞全宰了，雞血得貯存起來，今夜貧道施法有用。」

春花問道：「道長還有什麼吩咐？」

「你們二小姐回來了沒有？」

「回來了，正陪大小姐跟未來姑爺奕棋！」

「哦，暫時沒事啦，你去吧！」

俄頃，葉揚宗將他今夜要用之物，用布袋裝着拿進來。「道長，一切均準備妥善了！」

「香案備了沒有？」

「有，道長是否要叫人抬進後院？」

「後院大門上的靈符不能撕。」

「這……這又怎抬得進去？」

「叫周成跟貧道抬進去！」太清懶懶

他脫了鞋躺身下去，將頭枕在兩手上，不斷地盤算着有什麼特別的辦法，他盡量回憶師父述及捉鬼的經過，希望他找到辦法，可是師父捉鬼都是用符咒鎮壓，自己雖然也學過幾道符咒，不過都不管用。

太清越想越驚，真想在半夜溜走，又怕那兩隻鬼知道消息，提早來找自己，是故竟睡不着覺，到四五更天才模模糊糊睡著。

到太清醒來時，陽光滿窗，桌上的蠟

「搬去何處？萬一他們追上去，那又如何，何況就算要建新房，也不是一年半載辦得了的事，現在如姐附背，豈等得這許久，總之請道長盡心盡力，事後老朽絕不會叫你白忙。」

太清嘆了一口氣，道：「那麼貧道替你盡力就是，萬一貧道力有未逮，尚請莊主原諒。」

葉蓮舟說道：「道長何必謙虛，楊家寨四隻鬼，都讓你輕易拘了，何況是兩隻，恩，時間不早了，老朽帶你到客房休息吧！」

太清跟他走出書房，很想找葉青青談一談，但又知男女有別，不敢開腔。葉蓮舟送他到廂房，推開房門，道：「裏面都收拾好了，道長請早安歇。」

「莊主晚安！」太清向葉蓮舟打了個稽首，然後進房，他摸出火燭子來，點亮之後，再引亮桌上的蠟燭，坐在床緣，想起明夜要捉鬼，他立即不自在起來，對自已昨天向葉青青吹噓捉鬼之事，深覺後悔，可是如今已騎上虎背，後悔也不能把鬼驅掉。」

他脫了鞋躺身下去，將頭枕在兩手上，不斷地盤算着有什麼特別的辦法，他盡量回憶師父述及捉鬼的經過，希望他找到辦法，可是師父捉鬼都是用符咒鎮壓，自己雖然也學過幾道符咒，不過都不管用。

太清越想越驚，真想在半夜溜走，又怕那兩隻鬼知道消息，提早來找自己，是故竟睡不着覺，到四五更天才模模糊糊睡著。

燭已不見，却多了一盆清水，太清匆匆盥洗完畢，便走出房，只見春花遠遠站着，見到太清便向他福了一福：「道長醒來啦？恩，請跟婢子去飯廳用膳。」

太清跟着春花到飯廳，只見葉蓮舟與葉揚祖坐在那裏，桌上蓋着紗罩，春花將紗罩揭開，葉揚祖道：「道長請用膳，咱們已經吃過！」

太清道：「莊主也吃吧！」

葉蓮舟今日的氣色看來甚佳，含笑說道：「老朽也用過，道長請，恩，道長今午喜歡吃什麼請指示一下，老朽好叫人去辦！」

太清忽然想起楊家寨的事來，忙道：「今夜貧道要施法，所以只能吃齋！」

「使得使得，春花，聽見沒有？快通知廚房，午晚都弄一席齋菜。」

太清吃過早膳，便坐着跟葉氏父子閑談，葉氏父子輪番問些太清學藝的事，太清又將師父兄吹噓了一番。「師父叫貧道下山歷練一番，今冬回山，則要教貧道一些更厲害的功夫！」

葉揚祖甚為羨慕：「像道長那樣，真是勝似神仙！」

太清道：「這樣的神仙有什麼好？還不是要吃飯拉矢？」

葉氏父子齊是一怔，太清又道：「莊主替貧道調查那姓汪的女人……」

葉揚祖道：「派去的人，還未回來？一兩日內，必有消息！」

說着一個家丁匆匆進來，道：「老爺，史親翁偕未來姑爺來了！」

葉蓮舟長身道：「快準備迎接，道長



地站了起來，道：「叫他到後院等我！」

× × ×  
 太清與周成將香案抬着，踉蹌搬進後院，將其放在後花園中，周成放下布袋，便急不及待地道：「道長，在下出去了！」

「怕死鬼！」太清哼了一聲，將三牲、香爐、燭台、果品、桃木劍、酒水、白米、古錢、雞血、一疊黃紙、一管毛筆，還有一碟硃砂，都放在香案上，如今日頭還未落，陽氣極盛，太清看了一下，不覺其可怕，便在後花園裏踉蹌起來，只見花草都有枯萎的現象，他搖頭暗呼可惜。

後院的房子都關着，還加了靈符，料是以前捉鬼道士的傑作，太清看了一回便出去了，他很想對葉青青說清楚，最低限度也要他們準備一下，萬一他抵擋不住惡鬼，也得提防他們到前面去作祟，可是偏偏葉青青不知是真的無空，還是有意躲避他，竟日不見芳踪，使太清惴惴不安，不時在房內亂踱步。

太陽終於隱在西山後，春花又將晚飯開到他房中，太清沒好氣地道：「貧道要見二小姐！」

春花道：「小婢替道長說去，她來不來可不關小婢的事！」

「你去你去，就說貧道有最緊要的事，要跟她商量！」太清說着便舉箸吃起來，那些齋菜做得十分精緻，奈何太清却吃不知其味。

不久，春花再回來，道：「二小姐沒有事明早再說！」

「明早？」太清苦笑一聲：「只怕來不及了！」

春花吃了一驚，忙問：「是什麼要緊的事？」

太清搖搖頭，示意她出去，忽又道：「你叫人準備蘭湯，還有貧道包袱裏的那件道袍，你替我用檀香薰一薰，今晚要用。」

春花去後，太清忽覺有點冷清，連忙將燈點亮，待春花來收拾碗筷時，太清問道：「春花，你今晚跟貧道去後院捉鬼，敢不敢？」

春花花容失色，連聲說道：「奴婢不敢……道長……你……莫拿這種事跟我開玩笑！」

太清有點得意：「原來她年紀雖比我小，胆子比我還小！」當下一挺胸，道：「你不用怕，貧道不會為難你，等下你早點睡吧！」

春花收了碗，過了一個時辰，便將道袍拿進來，說道：「道長，你看一看香不香？」

太清拿到鼻端嗅了一下，道：「香，香！」

春花怯生生地問道：「道長……你真的很捉鬼？」太清唔了一聲，春花又問：「你捉了鬼之後，將鬼放在那裏？」

「貧道將他們放在瓶子裏，給你玩要好不好？」

「婢子不要……道長，你，你不怕鬼麼？」

太清一挺胸，道：「貧道自小便與鬼玩在一堆，有什麼好怕的？」

「鬼不會吃人害人的麼？」

「那就要看是什麼鬼和對什麼人了，

遇到貧道，他們脾氣再大，也不敢發作！」

太清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春花，你自小便在葉家長大的？」

「婢女八歲才被賣進來……」

「你爹娘將你賣掉的？」

「是拐子……」春花低下頭，「婢子在門外被拐子拐走了……」

太清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喃喃地道：「想不到你竟跟我一樣！」

春花睜着一對濕潤的大眼睛，問道：「道長也是被拐子拐走的？」

太清點了點頭，道：「差不多，唔，你將蘭湯捧進來，貧道要沐浴更衣了！」

× × ×

二更將盡，三更將屆，太清換了那件經過檀香薰過的道袍，又換了一對新鞋，然後出房，長廊上沒有一個人，靜得像死了一般，太清心靈無端端地一寒，快步走過去。

到了小院，太清忽見村後有人影閃過，他大驚，脫口呼道：「誰？」

樹後露出一個高大的人來，正是周成：「道長，時候不早了，你請早點施法術吧！」

「莊主他們呢？」

「都在房內安歇了！」

「你在這裏作甚麼？要陪貧道去捉鬼麼？」

「不，不！」周成一顆頭搖得像賣貨郎的搖鈴般，「在下是來看一下……」

「哼，你怕貧道會臨陣退縮？」太清冷笑一聲，大步挺胸自他身旁走過，直赴後院，他輕吸一口氣，雙腳一頓，飛越圍牆。

牆。

一進圍牆，太清便感覺到那股陰森之氣，他一對眼睛向四周瞥了一下，立即向後花園跑去，邊跑邊喃喃：「怎地今晚的情況跟下午，好像有點不同？」

到後花園，香案上一切仍擺得好好地，太清抬頭一望，天上月亮亮得像圓盤，照得大地一片光亮，太清暗道：「這是個好天氣！」他立即摸出刀子，用力敲打着，好不容易才將香燭照亮。

太清抽出桃木劍，口中唸唸有詞，他面對圍牆，背靠房舍，揮動着桃木劍，忽然一陣陰風吹過，燭光搖幌，大地忽然一暗，太清心中奇怪，抬頭一望，天上不知何時吹來一片烏雲，將月亮遮住！

太清口中喃喃，急急唸咒，忽然抓起一把白米，往地上一拋，喝道：「何方野鬼，有貧道在此，還不趕快離開！」

他不說猶自可，話音一落，天地更暗，陰風一陣緊似一陣，圍牆上忽然升起幾點綠幽幽的鬼火，太清大驚，桃木劍一指，喝道：「孤魂野鬼，速速退！」

那些鬼火不退反進，向香案飛了過來，任太清如何大叫，都沒效，眨眼間，自圍牆外飛進來的火越來越多，在太清香案上空飛舞，好像要將太清吞沒。

太清含了一口酒，向上一噴，喝道：「退！」

話音剛落，鬼火倏地一落，在太清眼前搖幌，陰風吹來，令人毛骨悚然，太清驚極而叫：「野鬼，你有種的便出來吧！」說着又唸起咒語來，然後大喝一聲：「疾，還不給我現身！」

（未完·三）

##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 無情國



## 難解秘密

## 逃離險境

（續完）

「你能出去？這種路？」

「我能够出去，」司馬洛點點頭道：「我只是担心你，你一個人就可能出不去了！」

莉莎考慮一下，搖搖頭：「我還是留在這裏吧！」

「留在這裏幹什麼？」司馬洛問：「這裏還有什麼你要的？」

「也許我可以收拾一下殘局，」莉莎說：「也許我還可以把秘密研究出來。」

「你真的那麼想長生不老？」

「我知道你不想活得太久，你告訴過我的，但我却不是這樣。我要活下去，我要活很久，活很久很久！」

「好吧！」司馬洛說：「你留在這裏活下去吧，再見！」

「再見，司馬洛！」莉莎伸手來握住司馬洛的手，「我會很想念你的！」

司馬洛和她一握，便轉身走了。

當他到了走廊的時候，瑪嘉烈姐已在等着他。瑪嘉烈姐諷刺地微笑着看着他：「是不是，司馬洛，我有沒有說錯？」

司馬洛沒有甚麼表情。他說：「我要走了，在外面的世界裏，你有甚麼事情需要我替你做的嗎？」

瑪嘉烈姐的眼睛忽然變得失神了。她搖搖頭：「沒有！我相信，從今以後，我與外間的世界是絕緣了。我和他們沒有甚

麼關係了！」

「那麼，再見吧，」司馬洛說：「我希望你長命千歲。」

「謝謝你！」瑪嘉烈姐點點頭。

「我得拿走你們一匹馬了，」司馬洛說：「很抱歉！」

「沒要緊，」瑪嘉烈姐頹喪地說：「你要甚麼就拿走了！現在甚麼都沒有關係了！」

「謝謝你！」司馬洛點點頭，便催着那匹馬，動程離開這座山洞。他不需要帶走甚麼食物，因為他身上有槍，而這山區之內有的是鳥獸。他相信一面走，一面行獵裹腹，已經可以讓他安全地到達外間世界的了。

× × ×  
 莉莎在一個高高的山洞口望下來，看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吐高見

去，正是一個好機會，取了一塊大石，沿崖邊滑下去，司馬洛被石打中肩膊，失手跌落去，幸好沒有跌到崖底，只跌落在十尺左右的地方，昏暈過去並沒有受傷，醒來時還見吐高站在上邊，把石頭掉下來，以為將司馬洛打死，但還不放心，自己爬落崖下看看，司馬洛乘其不備，將吐高打下崖底，司馬洛怕他不死，跟着落去看看，證實他已死了，從他的身上搜出一具哨子，然後回到谷口，從飛機殘骸內找回一支手槍，進入谷內找到莉莎，準備離去，從談話中才知道莉莎和吐高合謀要將他殺害……

着司馬洛離開，臉上有一種很古怪的表情，似乎是痛苦，也似乎是快樂，沒有人知道她的心裏在想着甚麼。

後來，司馬洛走了許久之後，她才轉身，慢慢地走向她的房間，在鏡子的前面，她又慢慢地把身上那件衣服脫下來，她那青春而晶瑩的肉體就呈露在鏡子的面前，好像本身能發出亮光似的。

「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半呻半吟地說：「我有美麗，有青春，我要保持我的美麗，保持我的青春，保持——保持——」她覺得心裏像有一團火，那團火燒着她，使她有一種十分奇異的感覺。她知道這是吐高給她的某種藥的影響了。吐高臨出走之前給她吃了另一種藥，不過他是聲明過的，他聲明過這些藥對她是含有一種特別的影響的。不過，她就是想不到，



這藥的影響力是這麼強，影响到她神智有點不清不楚的，連言語都含混起來了，在司馬洛的面前，她也亂說話。

而且，她現在需要一個男人。

而且，她現在有一種很狂野的想法。

「我要殺死司馬洛！」她低聲地說。

身後門外有一個人動了一動，莉莎向鏡中閃了一眼，一個人驚鴻一瞥地從門口的外面縮開了，但是莉莎已經知道他是誰。

「李安納！」她柔聲地說，當門外的人沒有應她時，她又把聲音再提高了一點：「李安納！」

一個高大的男人踏進來了。和吐高一般高大，但是比吐高英俊一點，不算是一個英俊的人，不過比吐高好看得多了，起碼，他顯得比吐高斯文，他就是和吐高一起陪瑪嘉烈姐出去的那個男人的其中一個。

「過來吧，李安納！」鄭莉莎說。

李安納踏前了兩步，鄭莉莎並沒有轉身，仍然是由背對着他。但沒有分別的，通過鏡子，李安納一樣可以看到她的正面的。

「李安納，你剛才是在偷看我！」鄭莉莎說：「我知道的，你一直都在偷看我的！」

李安納的臉通紅起來了，他的手在發抖，他全身的血脈都在奔馳着，他不斷地咽着唾沫，按捺了不知多少年的慾火，現在給挑了起來。

「你今年幾歲？」鄭莉莎問。

「一百一十五！」

她的心有一種奇妙的癢。忽然之間，她記起了吐高在高潮時的狂熱的噴射，那積了二百年的熱情，那感覺是美妙的，難以形容的。司馬洛並沒有給她這種感覺。

李安納呢？李安納會不會給她這種感覺？

「抱我到床上去吧，李安納。」莉莎說。

「不——我不能——」

「不要緊，」莉莎微笑着：「你想要我的話，你可以就要了我！」

「我不能——」李安納喃喃着：「這對於我們的壽命是不太好的！」

莉莎微笑：「現在還有關係嗎？你不知道，吐高已經死了，因此，你們都要老死的！早一些死與遲一些死實在沒有甚麼關係，你們反正都要老死的！」

李安納用手背抹汗。莉莎微笑着說：「你自己想一想，你想要我，你就過來好了！」

她退到床邊，在床上坐了下來，兩腿微微地張開着。

李安納的喉嚨裏發出哽咽的聲音，這個女人對於他的誘惑性，實在太大了！接着，李安納就撲到了莉莎的身上，他連衣服都沒有脫，就作起了那撞擊的動作來了。莉莎吃吃笑着推開他。「你怎麼了，李安納，你是從來沒有跟女人做過愛，抑或是因為隔了那麼久，你已經忘記了？」

「噢，對不起！」李安納離開了她。「來吧，」莉莎露着一個狡猾的微笑：「讓我替你脫下來吧！」

後來，在兩個小時之後，他們一起躺在

在床上，李安納疲倦欲死的攤開四肢。

莉莎說：「李安納，你不想繼續吐高的地位？」

李安納勉強地睜開了眼皮，詫異地看着莉莎。「你——說甚麼？」

「繼承吐高的地位，」莉莎說：「吐高已經死了，羅定也已經死了，這裏是需要一個人領導的！」

李安納的眼睛閃動着。「你——能够這樣做嗎？」

「你們這裏似乎沒有甚麼人是具有領導才能的，莉莎說：「但是我有，配合了我的手腕，你可以做這裏的領導人。」

「可以這樣？」李安納的眼睛發着光彩。人是都有領袖慾的，儘管他活了一百幾十年，他也沒有悟到，這種慾念是毫無意義的。

莉莎微笑着點頭：「是可以的！現在，李安納，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殺死司馬洛，現在人人都知道，是司馬洛殺死了吐高的，如果你殺死了司馬洛，那麼大家都會擁護你的！」

「殺死司馬洛？」李安納緊緊地皺着眉頭，「怎能呢？他有槍！」

「我也有槍！」莉莎說。

「甚麼？」

「我也有槍！」莉莎再說一次，「加上槍的威力，你就一定可以成為領導人物了！」

「我——我可以這樣！」李安納的眼睛發着光彩。

莉莎微笑，拉拉李安納：「來吧，李安納，第一步，我們去找出那把槍來！」

他們又是到了那飛機的殘骸。原來，莉莎在上機的時候也帶來了一把手槍的，她也是把手槍收了起來，以免碍着她的身體動作，而且，她的槍還是收藏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就是那座椅的座墊下面。

這把槍在飛機撞了之後，仍然是好好地留在那裏，在破曉的微光之下，莉莎把它找了出來，站在飛機的頂上，她勝利地把槍舉了一舉，反映着第一縷陽光。

「現在，我們可以起程去找司馬洛了！」莉莎說。

「這——槍裏有多少顆子彈呢？」李安納問。

「六顆，」莉莎說：「並不多，但殺人也用不着太多子彈的，一枚子彈，就已經可以置人於死了！而且，雖然我們子彈不多，但是總比司馬洛多一點！」

李安納呆地看着莉莎手中的那一把槍。

莉莎擺擺頭：「現在，李安納，召集你那五位好朋友，我們起程吧！」

李安納露着一個兇殘的微笑，把兩隻手指伸進咀巴裏面，吹響起來。

五騎人馬分別從那些岩石後面出來。

這五個是李安納的「死黨」，顯然，當李安納的領導地位奠定了之後，這五個人就會輔助他，成為他的大臣了。

他們七騎人馬緩緩地馳向谷口，準備登上谷頂。

不時，李安納會深情地望一眼莉莎，而莉莎則對他作了一個嫵媚的、鼓勵的微笑。

司馬洛已經比他們先走了差不多一夜，而他們不會比司馬洛走得快多少。第一次，司馬洛也許會不熟路，但是司馬洛已經來回各一次，起碼，在第一段路之內，司馬洛是駕輕就熟的了。他們要追上司馬洛，起碼要等經過了那座古怪的密林，在那邊，司馬洛要摸出路來，進度自然會慢得多了。

他們趕了一天路，在入黑之後，就在山上紮營。

七個人分兩處，李安納和莉莎在較高的地方，其餘五個人則在較低的地方。

這是李安納的提議。莉莎知道這個提議是甚麼意思的，不過她倒並沒有反對，她和李安納睡在一起。

當下面的人已經睡著了之後，李安納把一隻手放在莉莎的乳房上。莉莎說：「你不怕明天沒有氣力趕路嗎？」

「我們昨晚已經趕過，今天不是一樣有氣力趕路嗎？」李安納道。

「那麼來吧！」莉莎微笑。

李安納拉開了她的衣服，然後騰了去，在火光之中，他一時並沒有馬上動作，而只是坐在那裏，欣賞着她。那新鮮的刺激已經稍為過去了，他可以比較從容地欣賞她的美麗。不全是欣賞她的肉體，並且同樣地欣賞她的美麗了。

反而莉莎在他的身下開始表示不耐煩了，她慢慢地把盤骨動了起來，催促着他。她發覺她現在開始享受男人了，不論是那個男人，她不知道，這究竟是由於司馬洛的誘惑，抑或是由於那種藥的影響？

很可能是由於那種藥的影響，因為，她以前不是這樣的呀。

莉莎的盤骨的蠕動，發揮了難以抗拒的誘惑感。李安納再也無法安於靜靜的欣賞了，於是他動起來，他很雄壯地動着，那積蓄了一百年以上的銳氣，是不容易就這樣挫敗的，他瘋狂地，近乎野蠻地，把莉莎帶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峯，直至她大聲地呼叫起來。

下面的營地中那另外五個人很可能被吵醒了，但是李安納和莉莎都沒有理會，因為現在，正是他們金光流瀉的一刻。

司馬洛獨自生了一堆火，在火前坐着，喝着一杯熱茶，以調和一下塞在他的胃裏，就要引起他消化不良症的那些硬的乾糧。

他的眼睛看着那堆火，但是却心不在焉的，他仍然是在想着莉莎，他很想希望莉莎肯跟他一起來，因為實在在深心裏，他還是很喜歡莉莎的。莉莎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女人，聰明在女人身上是很難找到的一種質素，莉莎却有着比美男人的聰明，也許，還是過份聰明一點了。

他相信莉莎留在山中，是一定會失敗的，她一定會死在山中了。如果司馬洛不帶她出來，她多數是自己不懂得出來的。然而，司馬洛也是永不會再進那山中去探望她的了。

司馬洛聳聳肩苦笑。女人世界上多的是，他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比莉莎更能令他感到刺激的女人，以前他也遇到過了，以後應該也可以遇到。而且此外，還有安娜

，安娜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他回到去，還可以得到安娜。

司馬洛喝下了最後一口茶，就在地鋪好了被鋪，準備睡覺，就在他耳朵貼在地上的時候，他就聽到了那偷偷摸摸的腳步聲。

地下是傳音很靈的，黑暗中看不到的，貼耳在地上却可以聽到，他聽到有馬蹄移動的聲音，以及至少有五個人偷偷摸摸地步行的聲音。

那些人！他們是正在企圖包圍他！

甚麼人？吐高已經死了，甚麼人？

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坐起身來，若無其事地抓起一些沙泥撒在那堆野火上，把火弄熄了，就像，他是嫌那火光太刺眼了，那火熄了之後，周圍便完全黑暗下來了。

司馬洛再躺了下來，耳朵又貼在地面上，一隻手拿槍，另一隻手却伸出去，在地上找尋適合他投擲的石頭，槍中的子彈是不够用的，因為他已經數過，只剩下了兩顆子彈了。

司馬洛全身都緊張着，雖然外表看來，他似乎是很安全的，究竟是誰來了呢？這樣偷偷摸摸地來，總是來意不善的了。

那些偷偷摸摸的腳步聲是更近了。司馬洛聽着，在他的腳的那邊，有一個人接近得很快，那人而且走路不大小心，把一塊石頭踢脫，而使它滾下山去了。

接着司馬洛就坐了起來，看見一個黑影正向他疾衝過來，手上舉着的那件武器，乃是一把大刀，這件武器，是很明顯地顯出了此人的來意了。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 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司馬洛並沒有應用那把槍，那兩顆寶貴的子彈，他是要留在最危急，他的力量無法控制的關頭才加以應用的。

「停止！」司馬洛喝過。

但那人反而衝得更快，而且發出着使人的血液也快要凝結的呼喊。司馬洛一塊石頭擲出去，中了他的肩，這人發出一聲驚叫，打了一個轉，但是沒有倒下，他穩住了腳步，又再向司馬洛撲過去。司馬洛第二塊石子擊中了他的額。

這一塊石子使他頹然地仆倒下來了。

另外四個黑影忽然從四個不同的方向騰起。司馬洛以十分迅速的手勢拔出了手槍，放了一彈。

槍聲在山岩的反射之下，十分之刺耳，不幸中槍的那一個整個離開地面，打了一個轉，仆倒下來。

另外的三個忽然停住，呆一呆，然後轉身就逃。石頭還可以考慮，槍是他們絕對無法抗拒的武器！

司馬洛靜靜地，緊張地等待着，片刻之後，他聽見馬蹄聲遠去了，有三四匹馬，陸續馳去了。他舒了一口氣，走到那個中槍的人身邊去，開亮了電筒，看一看，那個人是已經死了。

司馬洛的槍射得很準確，射進了他的心臟。

看這人的打扮就知道他是來自無情國的，當然，不看他的打扮，也一樣可以知道這一點的。這裏根本就沒有別的人。

司馬洛再走到那第一個倒下的人，這人就是李安納。司馬洛不知道他就是李安納，亦不知道他可能成為無情國的最新承

繼人，在司馬洛的眼中，他只是另一個無情國的人而已。

這一個人並沒有受到怎樣嚴重的傷害，他只是被一塊石頭擊中而暈倒吧了。司馬洛在他身邊坐了下來，等着，他終於會醒來的，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就可以告訴司馬洛，他們是為什麼來襲擊他的了。

也許這是瑪嘉烈姐的主使？很可能是的！似乎，除了瑪嘉烈姐之外，就沒有別人了。當然，司馬洛的猜測是錯誤的，不過他自己並不知道。

他把那堆火再生了起來，把行囊中一些咖啡放進壺中，準備燒一壺咖啡。

就在他把咖啡放進了壺中的時候，身後就响起了槍聲！

一顆子彈擦破他的手臂上的衣服，擊中咖啡壺，使那隻壺碎一聲飛走了。

司馬洛也是整個人飛了起來，不過他却不是因為給子彈射中而飛走，他是雙腳在地上一彈，整個人便飛了起來。

不過他並不是中彈而飛，他只是認為，來了第一彈，一定還會再來第二彈，他還是及時跳開的好。

他落在一塊大石的後面，槍已經掏出來了，轉身，對着槍聲的來處。那邊，一個黑影兩手持槍，繼續放槍。「砰」一聲响，子彈既沒有射中司馬洛的身邊，亦未射中他剛才所在的地方，只是不知射到何處去了。

接着司馬洛的槍就响了，他只放了一彈，因為他只有一顆子彈，而這顆子彈沒有虛耗！

那個人的雙腳也離開了地面，仆倒下

來了，一面發出一聲尖叫，一聲女人的尖叫！

「莉莎！」司馬洛震驚地叫着。「莉莎！」他認識莉莎，所以他認得這把聲音的！

司馬洛好像一股旋風似的竄到那女人的身邊，開亮了電筒，向她的臉上照射着，沒有錯，果然是莉莎。

莉莎的左肺中了一槍，她雖然還活着，但是司馬洛知道，他是不能救她的了！沒有人能救她。

「莉莎！」司馬洛驚詫地說：「你！是你！為什麼？」

莉莎的眼睛慢慢地張開來，咀唇扭曲，成為一個苦笑。

「為什麼，莉莎？」司馬洛又問。

在他後面，那個暈倒了的李安納動了動，但司馬洛並沒有察覺。

「莉莎！」他輕撫着她的臉。

莉莎苦笑：「我要死了，是不是，司馬洛？我要死了！」

「對不起，」司馬洛柔聲地：「我不知道是你！」

「你應該這樣的，」莉莎說：「我對你開槍，你也應該對我開槍的！我真後悔！我真後悔！」

也許這一句話是真的了，一個人，難道臨死時還說假話嗎？

「我應該跟你走的，」莉莎嘆息着：「但我不能！我感到那麼羞恥！羞恥！我曾和吐高睡覺，我曾經受不住虛榮的誘惑！我那十全十美的形象不能保持了！」

「唉！你是個傻瓜！」司馬洛說：「

難道你不知道，我是不會洩漏你的秘密的嗎？」

「我不敢相信你，」莉莎搖頭。「我從來不相信人！你也許已經是最相信的一個了！但是我還是不大相信你！祇有把你殺死了，我才可以放心！」

司馬洛不知道怎麼回答，他祇是把莉莎的頭托起，攔在他的大腿上，輕輕撫在她的額上的汗珠。

後面，李安納的眼睛張開了，他雲了幾眼皮，再思索了好一陣，才記起發生了什麼，他看見莉莎躺在司馬洛的大腿上，發見莉莎正在說：「我真喜歡你，司馬洛，我真真喜歡你，在所有男人之中，你是我最喜歡的一個！」

「謝謝你，莉莎！」

李安納看見了那把大刀就在他前面的地上，他慢慢地伸出手去，把這把大刀的刀柄握住了。

「吻我！」莉莎嬌弱地說：「司馬洛，吻我最後一次！吻我最後一次！」

司馬洛彎下身來，輕吻她的眼皮。

李安納跳了起來，舉着那把大刀，就向司馬洛直撲過去，但是，衝到了半路，忽然「托」一聲，他的背上插進了一把短刀，就像那短刀的柄是從他的背脊裏長出來似的。他就呆在那裏了。

他發出一聲痛苦的嘶叫，拚盡最後一分氣力，忽然再度飛身而前，又向司馬洛撲下去。司馬洛轉身滾開，那把大刀刺下來，刺進了莉莎的身體。莉莎叫了聲：「呀……」

司馬洛呆地躺在五呎之外看着，李

安納死了，莉莎也已經死了。

他們好像兩座塑像，兩座充滿了痛苦表情的塑像。

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同時，他也深深地為莉莎感到難過，人是總有一死的，但是，在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個遙遠的，荒僻的地方，而且是這樣死法。

他也看着李安納背上插着的那把刀子，一把飛刀，這刀是從那裏來的？不是他擲出去的，那麼，一定是另有別人在這裏了，這把刀子，不會毫無目的地出現在李安納的背上的。

「誰在那裏？」司馬洛提高聲音叫着問。

沉默。

「誰在那裏？」司馬洛再問一次。

這一次有反應了，馬蹄聲，一匹馬從黑暗中出來，馬背上馱着一個女人。

「瑪嘉烈姐？」司馬洛問。

那個女人到了他的面前，下了馬，果然是瑪嘉烈姐。

「是你把這刀子丟過來的？」司馬洛又問。

瑪嘉烈姐又點點頭。「你沒事吧，司馬洛？」

「謝謝你救了我的命！」司馬洛說。

瑪嘉烈姐低頭看着那死去了的李安納和莉莎，搖搖頭：「他們都是傻瓜，我知道他們要來殺你，於是我暗中跟隨着。」

「那把刀子！」司馬洛說：「你也真會用刀！」

「這祇是運氣，」瑪嘉烈姐聳聳肩，「我祇是盲目地擲出去，就剛好刀尖刺中

吧了！不過，即使刀柄擲中，也一樣可以救你的，是不是？」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即使刀柄擲中了，使李安納窒一窒，他也有時間轉過去對付他的，不一定刀尖，瑪嘉烈姐就是用任何其他的物件，甚至用一塊石頭擲過來，也一樣有效，至於剛剛刀尖刺進了李安納的背，那是她的運氣，也是李安納的不幸。

「我很高興李安納死掉了，」瑪嘉烈姐說：「我們那裏面需要的不是一個統治而領導的領導者，我們需要的領導者，是要能够領導我們和衷心合作的！」

司馬洛點點頭。「和平和友誼，那才是最可愛的，有和平和友誼，即使時間活得短一些，又有什麼關係？」

瑪嘉烈姐凝視着司馬洛：「你年紀不大，司馬洛，但是，你却有着高超的智慧。」她遲疑了一下。「我是來求你做一件事的，我猜你會肯幫忙！」

「什麼事？」司馬洛問。

瑪嘉烈姐從懷中取出一隻小小玻璃瓶，那瓶中就是有那種藍色的藥粉，此外她又取出一隻那種小型香蕉一般的哨子。「我想託你替我把這個交給羅定！」

「羅定已經死了，」司馬洛詫異地說：「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嗎？」

「把這些放進羅定的墳墓裏，」瑪嘉烈姐說：「伴着他一起！那麼他在地下可以長生，如果他遇到危險，他也可以用這哨子驅除危險！把這些放進他的墳墓裏！請你！」她的態度是虔誠的，她幾乎像是正在祈禱。

「好吧！」司馬洛把這兩件東西接了過來，他會替她做到的。

她又取出一捲鈔票來。「替他築一座好的墳墓，最好的！」

對於這些鈔票，司馬洛却擺起手來。「用不着了，」他說：「吐高給了我不少鈔票，我還沒有機會用！就用在築墳墓上好了！不過，我們得先將這三個人埋起來！不能讓他們這樣曝屍荒野！」

瑪嘉烈姐點點頭。

那山上並沒有多少泥地，不能够掘一個洞把人埋葬的，所以他們只是找來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石子，堆上去，堆成了一隻饅頭。

弄好了之後，司馬洛替他們祈禱。他不是教徒，他們也很可能不是信什麼教的，不過他覺得這樣做對一點。

後來，司馬洛轉向瑪嘉烈姐：「你和羅定是愛人，是不是？」

瑪嘉烈姐沒有做聲。

「這是不值得羞恥的，」司馬洛說：「愛是人之常情，你也是一個人！」

「我——我們的感情和一般世俗人不同，」瑪嘉烈姐低着頭。「我們並沒有互相觸碰過！我們祇是互相喜歡，互相尊敬而已！」

司馬洛忽然微笑。「當然啦！兩個這麼老的人，難道還會有其他嗎？」

瑪嘉烈姐聳聳肩：「好了，司馬洛，我們起程吧！我領你出去！」

司馬洛沒有反對。有瑪嘉烈姐領導，路是必然會好走得多的。

他們沒有停留，連夜起程。司馬洛帶

走了莉莎的槍，那槍中是還有子彈的。天明的時候，他用槍射死了一隻山羊，瑪嘉烈姐幫助他把山羊皮剝了，又把可以食用的肉割了下來，在皮囊裏藏好，在這樣冷的天氣裏，肉不會腐的，他們現在根本就像在一座大冰箱裏！在冰箱裏的肉類是久久都不會腐化的，這一隻山羊的肉，相信可以支持到出了山區的。

現在，彼此之間沒有了什麼介蒂，瑪嘉烈姐變成很健談了。一路上，她都很多話說，她把從前山中的情形告訴司馬洛，告訴了很多，她告訴司馬洛，她的確是完全不知道那長生的秘密的，吐高雖然給每一個人服食那種長生之藥，但是他却很小心地保存着這秘密，從來不向任何人透露，因此，除了羅定之外，就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了，她認為，即使莉莎留下來研究，也是沒有用的。

她不會研究出什麼來，反而，她的權力慾只會使這個無情國裏的情形大為紊亂而已。

他們循着來時的路走，司馬洛在心裏是對瑪嘉烈姐頗為感激的，如果沒有她的領導，司馬洛會走得很慢，而且會走得很危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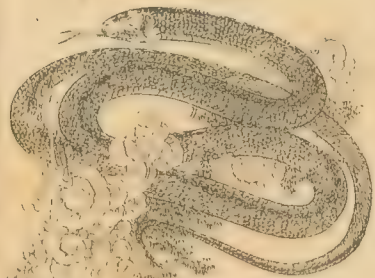
瑪嘉烈姐只送了他半程，當前路再也沒有什麼險阻的時候，她就和司馬洛道別了。她叫司馬洛以後別再企圖進來了，因為，當她回去時，她就會把那危崖部份的通路擊斷，那是進出無情國的唯一通路，除非再用飛機及降落傘，否則就無法走進去了。

她的人也不會再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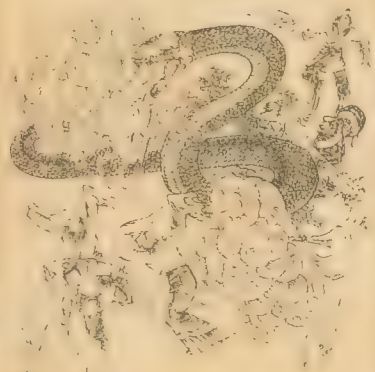


# 李寄斬蛇

于寶如·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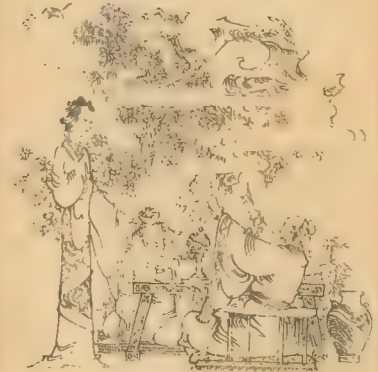
1 相傳東越國閩中郡的山谷裏，有一大蛇，長七八丈，粗十幾圍，造孽地方，黎民百姓深受其害，甚至連當地官吏也難幸免。



2 鄉人以牛羊祭祀大蛇，但仍不得安寧。



3 郡守等地方官吏竟將奴婢和罪犯人家的女兒，收養起來，每到八月初一，送至洞口，給蛇吞食，說這樣才能消災得福。年年如此，已有九個女孩喪生。



4 這一年，鄉人又為大蛇吞食女孩之事發愁。本郡將樂縣有個叫李誕的，生有六個女兒，最小的女兒李寄，却自願前往蛇窟，父母哪裏捨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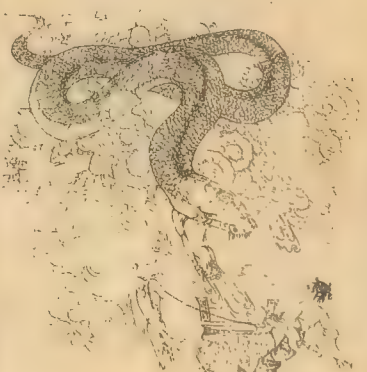
5 一天，李寄瞞着父母，偷偷來到官府，稟明自願前去蛇洞，請求給她一把利劍和一條獵狗。官府正是求之不得，即照其所求一一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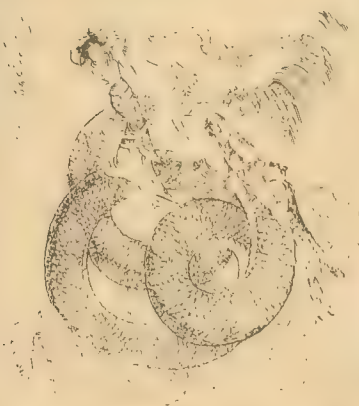
6 八月初一，李寄到了蛇洞，她先將幾石拌蜜的糯米團子放在洞口，然後，她一手牽狗，一手握劍，坐在祭蛇的廟裏等待。



7 不多時，只見如谷圍大小的一個蛇頭伸出洞外，那雙蛇眼如同大鏡子一般，凶光四射。它見到糯米團子，便立刻吞食起來。



8 突然，大蛇又發現了李寄，便猛地竄出洞穴，徑直朝她撲來。



9 李寄見狀，忙放出獵狗。獵狗撲上去緊緊咬住蛇頭不放。她趁機持劍猛砍，大蛇身受重傷，掙扎翻捲，最後終於伏地死去。



10 李寄進入洞口，取出九個女孩的屍骨，嘆道：「只因胆小軟弱，才葬身蛇腹，實是可憐，更是可悲！」說罷，慢慢地往家中走去。從此，閩中郡再無蛇災，李寄除惡的美談流傳至今。

她和司馬洛道了珍重，便回頭而去了。

司馬洛看着她的背影消失，才繼續前進。一天之後，有一架飛機在他的上空掠過，這使司馬洛十分詫異，因為那是一架相當新型的飛機，紅白雙色，雙引擎，似乎不是當地本來的，這飛機飛了好幾次，似乎是要看清楚司馬洛，後來它就遠去了。

大約二小時之後，有四騎人馬向他迎過來了，他們出現在地平線上，只是幾個小黑點。司馬洛雖然用不着看清楚也猜得到他們是誰，但還是有戒心的，他沒有向他們迎過去，只是勒轉馬頭，鑽進了樹林裏。

那四騎人馬來近的時候，卻變成只有三騎了，從望遠鏡中，司馬洛可以相當清楚地看見他們，他看見這三個人都是穿着制服的軍警，他奇怪，軍警來找他幹什麼？於是，他就只是在樹林裏躲着，一動也不動。

司馬洛對於樹林中的活動也是相當富於經驗的，所以他躲得很好，他不出去，那二個軍警就無法找到他，而這些軍警也找得並不努力，這個國家是熱帶國家，而這個熱帶國家裏的人做事，總是這樣懶洋洋的，毫不起勁的。

後來，他們在那樹林附近團團轉了差不多半個鐘頭，那架飛機也飛過兩次，還是找不到司馬洛時，那第四騎人馬也出現了。

這馬上的人不是一個軍警，而是一個稍為肥胖的人，一個禿頭的人，鼻子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他像一個長袖善舞的商人，一點也不像是屬於馬背上的軍警。

這個人就是——

司馬洛叫道：「老莫！」

他叫得很低聲，老莫當然是聽不到的，因此，老莫也並沒有停下來。老莫只是與那二個人會合，交頭接耳起來。司馬洛舒了一口氣，把馬一拍，便衝出樹林，直向老莫衝過去。

那四個人吃了一驚，接着老莫也叫了起來：「司馬洛！」

司馬洛在老莫的面前勒馬，差不多是和老莫同時跳下馬。

老莫撲過來，幾乎擁抱着他。「司馬洛！」他叫道：「你到那裏去了？我們找你好苦！」

司馬洛聳聳肩：「你也知道我一定不會有事的，老莫，我這個人，就是一向夠運氣！」

老莫放心得像要哭出來似的。「究竟發生了什麼？」

「走吧！這裏不是談話之所，」司馬洛說道：「我們回去再談吧！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長生的秘密已經失去了，永遠失去了！」

「噢，是這樣？」老莫表示失望了，接着他四面望望。「那個女人呢？你是和那個女記者一起進去的呀！」

司馬洛聳聳肩。「她已經死了！」

「死了？怎樣死的？」

「我們還是回去再說吧！」司馬洛聳聳肩，一面，他就開始動腦筋，為莉莎編織一個故事，要把她的死說得很英勇，很悲壯……

(全文完)



## 鬼魅江湖



## 撫署施密計

## 誅江湖敗類

高鴻只覺氣血逆散，全身經絡起了變化，緩緩萎縮，這滋味非人所能忍受，面露慘容，抬目望去，只見是凌雲天，不禁慘笑道：「老朽早該知道是你。」

凌雲天微笑道：「你醒得太遲了！方才你那五名得力助手易作骷髏幫手下全數畢命，就該懸崖勒馬，悔悟前非。」

高鴻苦笑：「但老朽未曾料到閣下就是骷髏幫中高手。」

凌雲天道：「高老師錯了，在下非骷髏幫幫主，那七位才是骷髏幫中高手。」

高鴻痛苦難禁，汗流遍體，咬牙道：「身敗名裂，死則死爾，別想在老朽口中掏出一句真言，武林中人亦不會置信老朽。」

名俠實盜，無可作見證。」

凌雲天冷笑道：「多臂如來陳冠球即可充作人證。」

高鴻冷笑道：「老朽俠名在外，負譽武林達三十年，黑白殊途，涇渭有別，將陳冠球與老朽拉在一處，恐無人能信。」

「那麻仲堯呢？」

「麻家堡雖威震甘肅，但也是黑道梟雄，麻仲堯不說還好，否則反蒙顛倒是非，合血噴人之譏。」

那蒙面人目中猛泛殺機，冷笑道：「看出一代名宿詞鋒犀利，巧言令色。」

凌雲天右手一擺，微笑道：「高老師你錯了，你那孽子子女便可確證，試問陳冠球如不懼他妻兒受害，怎可在洞中誘你說出真言，還有長白高人石去病與其他門派中卓著聲望之高士聽得真切，你還賴得了麼？」

高鴻面色本異樣難看，此刻更是面如死灰，道：「罪不及妻孥，閣下如此所爲豈是大丈夫英雄行徑。」

凌雲天笑道：「高老師這麼多年來所作所爲，無一不是欺世盜名，喪天害理之行，惡如山積，擢髮難數，難道又是大丈夫行徑？」

高鴻不禁啞然若喪，暗嘆一聲：「凌雲天轉身向七蒙面人抱了抱拳道：『這位高鴻交與七位，至於陳冠球在下尚須帶走！』回身掠入洞內，抓起多臂如來陳冠球穿穴，疾如流星奔去。」

旭日方升，天邊泛起流霞異彩，凝霜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

折回白鹿洞，希望找到獨龍叟，懸念他的安危，果然又見落魂谷主皇甫天彪進來搜索，似無所獲，頹然離去，凌雲天穿入洞裏，聽到獨龍叟向他招呼，凌雲天將骷髏幫主的解藥遞去，獨龍叟再將軒轅經後七章口述傳習，叮囑上體天心，勿戮無辜，然後悄然離去，凌雲天從九江口渡河，又遇上麻仲堯，聯袂而行，來到一處鎮集，見五福鏢局局主桂松奇親押金珠，遇到當地大俠高鴻和陳冠球串同假借骷髏幫之名劫鏢，凌雲天洞悉其奸，仗義解危，高鴻名俠實盜，想將罪行誘之於骷髏幫，殺人滅口，凌雲天直斥其非，使其無所遁形……

九渡，瀾漫着凜冽寒意。

五福鏢局一行已轆轤上道，老鏢頭親自護押一輛木板四面封死的板車，上下兩方木板鑿有圓孔透氣，不知內藏何物。

老鏢頭桂松奇心中感慨異常，他萬沒料到九宮環高鴻，武林名宿，威望夙隆，竟名俠實盜，如非九宮環高鴻一時疏忽失慎，多臂如來陳冠球家遭逆變，無法及時趕至，此一謎案將無法揭破，可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凌雲天與麻仲堯已先五福鏢局而行，揚鞭疾馳，豪興逸飛。

途中，麻仲堯忽駐馬笑道：「凌兄，在下有一事不明，骨梗在胸，非吐之而後快，不知可否見告？」

凌雲天勒韁回答道：「就小弟所知，無不竭誠奉告。」

麻仲堯略一沉吟道：「凌兄何以能查出九宮環高鴻真相？」

凌雲天道：「此事說來湊巧，在客棧中少堡主劍傷一匪，匪人武功已臻上乘，與少堡主不在伯仲之間，在下正在窺前觀戰，忽感冷風一縷由窻內射出，從在下身旁疾掠擦過，這匪人頓爲少堡主劍下受創，微聞語聲道我等去高鴻莊上查明。」

說着微微一笑道：「小弟當時並不知高鴻是何人物，直至途中相遇迎接桂老鏢頭之人，才恍然悟出其中必有蹊蹺。」

麻仲堯點點頭，只覺所說無懈可擊，暗道：「難道是我猜錯了麼？」又道：「以後又如何呢？在下感覺一切均有人暗中策劃，使九宮環自投羅網，高鴻乃老輩人物，其愚必不至此。」

凌雲天搖搖首道：「當局者迷，一着差錯，滿盤皆輸，在高鴻宅內，小弟即心疑本人並未外出，果不其然，在下縱身上屋，即見一條迅如流星的人影向內院掠去……」

麻仲堯劍眉微蹙道：「高鴻府中內外伏槍密佈，此人居然如入無人之境，寧非怪事。」他只覺凌雲天似說來有不盡不實之處。

凌雲天那有聽不出弦外之音，輕笑一聲道：「小弟也是如此想法，孰知來人武功曠絕，用虛空點穴將伏槍悉數制住，小弟不敢太過逼近那人身後，只見他飄然靠近窻前，我亦藏身遠處。」

「須臾，三條人影霄穿空而起，身法奇快絕倫，那屋內走出九宮環高鴻等人，爲我等格斃的蒙面匪徒即在其內。」

麻仲堯長吸了一口氣道：「在下詫異來人既身手高絕，何不將高鴻趁機一網成擒。」

凌雲天冷笑道：「高鴻禮待桂老鏢頭，兇謀未彰，如不擒住陳冠球，吐出逆謀，骷髏幫主手下武功雖高，也不願搭上黑鍋。」

麻仲堯大笑道：「有道理，可見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說着望了凌雲天肩頭「冰魄」劍一眼，說道：「凌兄兵刃似是干將莫邪之屬，神兵奇珍，不知可否與在下增一眼界否？」

凌雲天內心雖不情願，却奈於碍難啓齒推却，微微一笑道：「此劍……」

忽聞一冷聲傳來道：「與他交甚麼朋友，你道他是好相識麼？」

麻仲堯面色一變，厲喝道：「朋友，你說甚麼？速速現身出見，不然恕我麻仲堯出手狠辣。」

只聽那人冷笑道：「你是甚麼東西，敢在老夫面前混充字號。」

凌雲天聽出那語聲似爲活喪門賈慶，不禁暗暗納罕，只見麻仲堯猛萌殺機，循聲撲去。

五丈開外荻草叢中穿出一條人影，疾逾閃電掠去，麻仲堯趕向那人身後。

凌雲天突聞另一方向隨風傳來蒼老語聲道：「少年人，不知可否能移駕與老朽一談。」

只見丈外處一閃，現出一個面如古銅，身着紫衣老叟。

凌雲天抱拳笑道：「謹尊台命！」紫衣老叟轉身走去，身形似緩實速。

凌雲天隨着走去，前後相距不過三尺，瞬息，已離去里許。

那紫衣老叟察覺凌雲天身法奇奧迅速，竟能與自己並駕齊驅，不禁目中流露驚異之色，驀然回顧道：「少年人，你一身武功不同凡響，不知可願將真實姓名來歷見告。」

凌雲天道：「在下凌雲天。」

「師承來歷呢？」

凌雲天見紫衣老叟似咄咄逼人，內心微感不快，答道：「家師並非武林中人，嚴命不得吐露，恕難奉告。」

紫衣老叟面現不悅之色，道：「老朽嚴凌霄，三日前與當代武林名宿活喪門賈慶相遇，偶而談起凌少俠你……」

凌雲天沉聲道：「在下與老丈素未謀面，何況在下初涉江湖，又非驚天動地的人物，不值老丈掛齒。」

嚴凌霄冷笑道：「賈老兒稱你傲慢孤癖，喜交往旁門左道，行事亦正亦邪，令人難測，他心中所疑果然不錯。」

凌雲天怒叱道：「他疑心在下是甚麼人？」

嚴凌霄望了凌雲天一眼，道：「賈慶說你恐係骷髏幫主門下。」

凌雲天不禁怒上眉梢，道：「風聞武林自命正派人物，喜口舌損人，顛倒黑白，愛惡端惡心意，今日一見果然不錯。」

嚴凌霄大怒道：「你這人真正難以相處，如依老朽性起，倒要教訓你一頓，免得你目中無人。」

凌雲天冷笑，道：「你還不配教訓在下。」

「真的麼？」嚴凌霄面寒如水，右掌急出，一招「金風趕蟬」疾如電光石火向凌雲天右臂「曲池」穴扣去，左掌隨出一式「浮雲掩月」，迅快無比揮向凌雲天面門。

這兩招均是武林曠絕奇學，奇快難測，嚴凌霄欲一擊制服凌雲天，殺殺他的傲氣。

須知凌雲天外圍內剛，又因身世不明，自幼喜愛孤獨，不易輕信於人，除了鄧素雲一見投緣外，其餘均落落寡合，即使是金蘭之交神劍秀士樊丹、散花仙子梅若萍，因彼此認識不深，了無牽掛。

此刻，他見嚴凌霄恃武凌人，不禁怒火沸騰，倒踩子午步，右手疾揚，一招「天風驚濤」封開了「金風趕蟬」擒拿之勢，左掌三指如刃，一招「摘星換斗」劃了出去，逼開嚴凌霄拂向面門掌勢，指吐暗勁，點向對方脈門要穴。

出手奇奧異常，乃「軒轅經」內兩招絕學，嚴凌霄只覺指勁如刃，如不撒手，只怕左臂定要廢在凌雲天指下，不禁暗暗駭震，倏地身形急飄出三步。

凌雲天胸中一股沸騰怒火難消，如影隨形跟蹤而到，雙掌展開一路快攻，眨眼間攻出九招，無一不是奇絕難解之學，掌勢猶若長江大河一般，滔滔不絕。

嚴凌霄失去先機，幾無還手之力，一霎那間，被迫連連倒退。

倏地，凌雲天停手不攻，冷冷說道：「彼此無怨無仇，在下也不願樹敵結怨，承讓了。」言還未畢，一躍而起，飛落在兩丈開外，微一沾實，立時穿空又起，去



勢如電，眨眼瞬息無踪。

嚴凌霄氣得面色鐵青，怒視凌雲天去向，半晌做聲不得，只覺有生以來，從未有過今日之辱。

突然，遠處傳來一聲長嘯，嚴凌霄循着嘯聲疾掠而去，只見一株古槐之下立着活喪門賈慶，身形落實，目蘊怒光道：「這凌雲小輩果然可疑。」

賈慶愕然道：「嚴兄居然探出他真實來歷麼？」他目睹嚴凌霄面色異樣難看，暗道：「莫非他們動手不成，凌雲天武功再高，也未必勝得了嚴凌霄。」心中暗暗的納悶。

嚴凌霄冷笑一聲，道：「嚴某也不瞞你。」繼而將與凌雲天相見經過詳細說出後，接道：「你誘開麻仲堯這小輩，為何耗時這麼久？」

活喪門賈慶不禁一怔，暗道：「他真是姓凌麼？性情孤傲怎與我胸中所疑之人一般。」不禁垂首沉吟良久，狐疑不解。嚴凌霄見賈慶不答，若有所思，怒道：「賈老兄，你這是怎麼了？」

賈慶抬面浮起一絲懊喪笑容道：「如非賈某在麻仲堯口中探出一項隱秘，稍費時刻，那有如此失誤，嚴兄見多識廣，武林中各門各派奇學無不瞭若指掌，必然察出凌雲天武功來歷。」

嚴凌霄鼻中冷哼一聲道：「嚴某不願臉上貼金，凌雲天武功怪異奇詭，神奧不測，生平僅見。」

賈慶聞言大感駭異，目露驚容道：「這樣來說，賈某倒真要撤下江湖之事，非找到凌雲天不可了。」

嚴凌霄道：「嚴某也有此意，咱們同行。」

賈慶望了嚴凌霄一眼，笑道：「嚴兄如真有與賈某同行之意，但許應允賈某一事，不然，咱們橋歸橋，路歸路，各不相涉。」

嚴凌霄詫道：「要我應允何事？」

賈慶道：「見了凌雲天，可不准先行出手，一切聽賈某之命行事。」

嚴凌霄哼了一聲，道：「這次依你就是。」

兩人認明凌雲天去向，疾奔而去。荒草叢中突冒起一條飛鳥似地人影，去如淡烟，轉瞬已杳。

凌雲天一路疾奔，不覺奔至江濱，江流浩蕩，波光帆影，胸襟不由為之開朗不少，佇立片刻，又展開輕功身法奔去。

斬州城垣已隱隱在望，凌雲天忽聞熟稔語聲傳來道：「凌少俠請留步！」

語聲方入耳，已分辨出那是葉勝語聲，不禁答道：「是葉老師麼？」

葉勝人影疾閃而至，道：「少俠無須去東門城垣了。」

凌雲天渾然摸不着頭腦，詫道：「這是爲了甚麼？」

葉勝深深望了凌雲天一眼，道：「少俠知嚴凌霄是甚麼人？」

凌雲天愕然，知葉勝已目睹自己與嚴凌霄動手情形，便問是何原故。

原來嚴凌霄乃武林卓著聲名難惹難纏的怪傑，人稱煞手神判，黑白兩道人物均有交往，一經結怨，以凌雲天武功雖說不懼，却與日後行事大有干碍。

五福鏢局老鏢頭桂松奇押護一輛板車，車內即是多臂如來陳冠球，受凌雲天之託送交海棠姑娘，但麻家堡與秦中九怪係一丘之貉，而陳冠球亦受秦中九怪指使，麻仲堯意欲從海棠手中劫出陳冠球。

凌雲天不料情勢有如此複雜，道：「麻家堡亦與秦中九怪勾結麼？」

葉勝冷笑道：「麻仲堯方才與少俠借劍觀賞，若非活喪門賈慶誘開麻仲堯，少俠恐將爲麻仲堯所制。」

凌雲天不禁嚇出一身冷汗，道：「若此更不能袖手不顧，目睹陳冠球從海棠姑娘手中劫去無動於衷？」

葉勝搖首道：「無妨，嚴凌霄與賈慶黃雀在後，海棠姑娘定然無恙。」說着微微一頓，道：「嚴凌霄賈慶既決意查明少俠身世來歷，不能不防，何況他倆心疑少俠係骷髏幫中人，若傳入幫主耳中，於鄧姑娘有性命之憂。」

凌雲天面色微變，說道：「依葉兄之見？」

葉勝微笑道：「葉某才智不及少俠萬一，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鄧姑娘現在夏口，何妨問計於鄧姑娘。」

凌雲天笑道：「就依葉兄。」

正說之間，忽聞來路傳來一片奔馬蹄聲，煙塵蔽空，葉勝右手疾如電光石火伸出，拉住凌雲天躍落在道旁草叢中。

只見麻仲堯率着十三騎風馳電掣奔向斬州城門，但接近城垣，紛紛落騎，一匪徒將馬匹趕向隱處藏起，其餘諸人電閃風飄四散掠去。

葉勝低聲道：「大概五福鏢局一行即爲你，見着令尊，就說老朽從你手中搶去就是。」

麻仲堯心中雖怒火沸騰，却強抑着泛出一絲尷尬笑容，道：「晚輩不敢。」

賈慶大喝道：「那你們還不離去速回甘涼則甚！」

麻仲堯咳了一聲道：「晚輩這就回去，但願青山不改，後會有期。」

賈慶大笑道：「你如記仇，這也由你，見着令尊就說老朽致候。」

麻仲堯心中怨毒已極，答道：「晚輩記下了，兩位前輩珍重。」右手一揮，率衆紛紛掠向城垣，疾如流星飛矢而去。

嚴凌霄冷笑道：「依得嚴某性情，至少在這小輩身上留一點記號，那有這多唇舌。」

這時，海棠蓮步珊珊走過來，檢視一福。

賈慶忙斜身一閃，說道：「姑娘，老朽兩人最難講話，既不願平白受人點滴之惠，也不無故施恩於人，此次老朽兩人仍冲着陳冠球而來，須將陳冠球帶走。」

嚴凌霄接道：「姑娘定需陳冠球雪仇洗恨，原無不可，但需姑娘與你心上人前往老朽終南山住處一行。」

海棠面色緋紅過耳，螭首一低，含羞答道：「老前輩休要取笑，晚輩那有什麼心上人。」

賈慶大笑道：「凌雲天不是麼？」說時與嚴凌霄挾着陳冠球躍下城垣，疾如飄風而去。

海棠芳心幽怨無比，付道：「落花有心，流水無情，你乃武林成名人物，怎可將抵達，如葉某臆料不錯，那煞手神判嚴凌霄活喪門賈慶亦跟蹤而至。」

說時，葉勝忽伸手指一指，道：「少俠，你瞧。」

凌雲天循指望去，只見兩條人影疾逾流星在十餘丈外一閃而杳。

片刻之後，遠處塵頭冒起，人喊馬嘶，隱隱只見五福鏢局人騎車輦大隊而來。但見老鏢頭桂松奇親自推着板車遠離官道，右掌劈開板車，由車內挾出多臂如來陳冠球。

陳冠球軀體蜷縮如蝦，面色慘白如紙，兩眼緊閉，仍自昏迷不醒。

桂松奇挾着陳冠球身如離弦之弩，向城廂掠去，落在城下，全身一提，玄鶴冲天拔起，凌空一翻，落在城頭，目光望了一瞥，道：「趙老師何在？」

城廂下飛鳥般冒起三男一女，少女正是明眸皓齒的海棠，目睹來人並非凌雲天，却是五福鏢局老鏢頭桂松奇挾着老賊多臂如來陳冠球，不禁大感失望。

老鏢頭桂松奇堆下滿面笑容，抱拳說道：「老朽的受凌少俠之託將陳老賊交付四位，並有一親筆信函面交海棠姑娘。」說着由懷中取出一函。

海棠接過書件拆開，心頭只覺泛上一縷酸楚，但少女矜持，不形於顏色，慢慢將書收在懷內，嫣然一笑道：「多謝老鏢頭。」條地面色一罩濃霜，抓住陳冠球，照凌雲天信中所述解開陳冠球穴道。

只見陳冠球張嘴咳出一口濃血，睜目醒來，不禁駭然變色。

海棠怒叱道：「老賊你也有今日！」

有意奚落。一暗暗恨賈慶譏刺露骨。

趙士雄暗嘆一聲，向老鏢頭桂松奇問道：「老鏢頭必知凌少俠的行踪，可否見告。」

桂松奇搖首答道：「老朽也曾問過，少俠答稱身如萍寄，飄泊無定，但老朽付料，武林亂象已萌，嵩洛關中今後諒成是非之地，或可一見。」

趙士雄點點頭，轉面向海棠道：「我等不如去嵩洛關中一遊，姑娘走吧。」

城垣上人影四散無踪，城樓一角飄下凌雲天葉勝兩人。

葉勝道：「葉某所說如何？賈慶嚴凌霄本十拿九穩算準麻仲堯劫取陳冠球之際，少俠必然現身，怎料少俠爲葉某勸阻，迫不得已及時出手，若此刻少俠暗躍二人身後，必墜入賈慶二人術中。」

凌雲天冷笑，說道：「在下未必就懼他。」

葉勝忙道：「少俠身世不明，友仇難分，賈慶嚴凌霄雖說是正派中人，但癖性怪異，樹敵甚多，令尊令堂在世說不定與這兩人結有宿怨。」

凌雲天聞言愕然猛惕，暗嘆一聲，與葉勝身形杳入黃葉秋風中……

黃鶴樓矗立夏口江濱，危樓飛閣，崇閣畫棟，俯瞰江漢，極目千里，詩人墨客，吟詠不絕，寰宇記謂費文禪登仙，嘗駕黃鶴憩此，故名。

暮秋初冬，月掛西樓，江邊景物淒迷，黃鶴樓上遊客寥落。

凌雲天與葉勝兩人正在品茗對弈，沉

心刻走陳冠球，暗地銀牙一咬，揚手打出一蓬梅花針向陳冠球襲去。

却不知麻仲堯已蓄意戒備，料知姑

陳冠球面如死灰道：「老朽與姑娘往日無怨，近日無仇……」

海棠冷笑道：「老賊……」

話尚未了，忽聞朗笑聲傳來道：「姑娘請手下留情。」一條迅快人影由城樓上電鴻飛落，現出流星追魂麻仲堯。

桂松奇不禁一怔，抱拳笑道：「麻少堡主也來了。」

麻仲堯向海棠略一抱拳，道：「適才在下接獲家嚴飛書傳訊，多臂如來陳冠球身負數宗武林血案，牽涉至廣，意欲向姑娘求借此賊一用，待幾宗疑案水落石出後，必讓姑娘手刃此賊。」

海棠道：「恐難如少堡主之意。」言下拒人千里之外。

麻仲堯面色微變，道：「在下言出至誠，決無欺騙姑娘之理。」

海棠輕笑一聲道：「既然如此，看在武林道義份上，先廢去老賊一身武功，並斷其雙腿主經，交與少堡主就是了。」

麻仲堯面色一變，怒道：「姑娘，這不是故意與在下難堪麼？」輕輕擊掌一聲，十數條身形迅疾冒出，將海棠、趙士雄四人圍住，朗笑道：「姑娘既瞧不起在下，也用不着講什麼江湖道義了。」

麻家堡威震甘涼，隨着麻仲堯而來的，無一不是太陽穴高高隆起，目中精芒逼露，一望而知俱是內外雙修，武功高強的能手。

眼前情勢強弱立判，海棠知麻仲堯存心劫走陳冠球，暗地銀牙一咬，揚手打出一蓬梅花針向陳冠球襲去。

却不知麻仲堯已蓄意戒備，料知姑

陳冠球面如死灰道：「老朽與姑娘往日無怨，近日無仇……」

海棠冷笑道：「老賊……」

話尚未了，忽聞朗笑聲傳來道：「姑娘請手下留情。」一條迅快人影由城樓上電鴻飛落，現出流星追魂麻仲堯。

桂松奇不禁一怔，抱拳笑道：「麻少堡主也來了。」

麻仲堯向海棠略一抱拳，道：「適才在下接獲家嚴飛書傳訊，多臂如來陳冠球身負數宗武林血案，牽涉至廣，意欲向姑娘求借此賊一用，待幾宗疑案水落石出後，必讓姑娘手刃此賊。」

海棠道：「恐難如少堡主之意。」言下拒人千里之外。

麻仲堯面色微變，道：「在下言出至誠，決無欺騙姑娘之理。」

海棠輕笑一聲道：「既然如此，看在武林道義份上，先廢去老賊一身武功，並斷其雙腿主經，交與少堡主就是了。」

麻仲堯面色一變，怒道：「姑娘，這不是故意與在下難堪麼？」輕輕擊掌一聲，十數條身形迅疾冒出，將海棠、趙士雄四人圍住，朗笑道：「姑娘既瞧不起在下，也用不着講什麼江湖道義了。」

麻家堡威震甘涼，隨着麻仲堯而來的，無一不是太陽穴高高隆起，目中精芒逼露，一望而知俱是內外雙修，武功高強的能手。

眼前情勢強弱立判，海棠知麻仲堯存心劫走陳冠球，暗地銀牙一咬，揚手打出一蓬梅花針向陳冠球襲去。

却不知麻仲堯已蓄意戒備，料知姑

陳冠球面如死灰道：「老朽與姑娘往日無怨，近日無仇……」

海棠冷笑道：「老賊……」



思落子，香風一閃，見一個妙齡青衣女婢，疾掠入來，嫣然低笑道：「我家小姐有請。」

葉勝一推棋局，立起，若有深意微笑道：「少俠自去吧，葉某還有事，恕不奉陪。」言畢飄然下樓而去。

凌雲天玉面不禁一紅。

青衣女婢星眸一飄凌雲天，低聲嬌媚一笑，柔聲道：「婢子帶路。」

凌雲天道：「有勞姑娘了。」

穿過昭陵太子墓，路徑荒僻，景物幽森，約莫行五六里許，隱隱可見林木中一幢巨宅。

青衣女婢嫣然笑道：「我家姑娘就在此居住，鬱鬱寡歡，聞得公子音訊，愁眉盡舒。」

凌雲天說道：「諒鄧姑娘有什麼疑難之事不能解決。」

「這個婢子就不知道了。」那青衣女婢一面答話，一面伸指敲敲嚴局朱漆重門獸環。

內面起了一個宏亮語聲，道：「什麼人。」

青衣女婢連忙答道：「查爺，是我玉兒。」

沉重大門緩緩開啓，一個虬鬚虎目老者探身而出，喃喃埋怨，道：「三更半夜，女兒家出外胡走則甚。」一眼瞥見凌雲天，連忙改容肅然敬畏，躬身抱拳道：「原來是凌雲天少爺駕臨，查某不知，有失迎迓，當面恕罪。」

凌雲天道：「不敢，鄧姑娘在麼？」老者答道：「現在書室，少俠請！」

身形隱入幽暗中。

凌雲天隨着青衣女婢走在花間小徑上，一幢精緻小巧水閣，燈光外映，忽聽鄧素雲嬌脆語聲道：「天弟是你麼？」

閣內走出一身淡黃羅衣，清麗絕俗的鄧素雲凝眸含笑，似不勝深情。

凌雲天玉面微紅，欠身施禮道：「雲姐別來可好？」

青衣女婢抿嘴低笑道：「公子不知姑娘爲了你懣懣成疾麼？」

鄧素雲面露薄嗔，叱道：「胡說，還不退下。」引着凌雲天走入一間寬明几淨，佈設雅緻的書室，盈盈一笑道：「我已準備好你的住處，你看此處還稱意麼？」

凌雲天聽出鄧素雲弦外之音，似有留他久居之意，不禁一怔。

鄧素雲玉雪聰明，已然察知凌雲天心意，嬌媚笑道：「天弟，你請坐下，聽我慢慢細說，別後經過，我約莫盡知。」

青衣女婢送來美酒佳餚，兩人對坐娓娓傾談。

鄧素雲道：「試想你近日揭破了幾宗重大之事，雖說你謹慎持重，但黑道梟雄巨擘，若查出是你所爲，將恨入骨，非殺之而快，天弟大仇未明，已先受鋒鏑之危，智者不爲。」

凌雲天說道：「小弟臆料他們甚難查出是我所爲。」

鄧素雲長嘆一聲道：「那葛厚麟，其人心性陰險，城府深沉，我雖未親眼目睹，但猜出白鹿洞前南天一鷹公孫炎，飛花旗白雲谷等四人喪在他們少林門中一項奇絕武功之下，他原算準你與麻仲堯等人均

風聞前往，豈料事與願違。」

凌雲天目露驚容道：「雲姐爲何知道得這麼清楚？」

鄧素雲道：「我無意擒獲八阿哥一名護衛，嚴刑逼供下吐露隱秘，八阿哥對你，原欲器重延攬爲己用，怎奈葛厚麟嫉才，並覬覦『冰魄神劍』。」說着凝眸望了凌雲天肩後長劍一眼，嫣然笑道：「葛厚麟雖不值重視，但是熟手神判嚴凌霄，活喪門賈慶二人爲當代武林名宿，既有意爲敵，你只要行走江湖，他們自有辦法查出你的行踪，何況麻仲堯亦覬覦你的冰魄神劍……」

凌雲天笑道：「所以雲姐勸小弟暫蛰居宅內，不得再現蹤江湖。」

鄧素雲面上微露不悅之色，道：「我滯留於此已然相當很大干係，天弟若不聽愚姐之勸，決不勉強。」

凌雲天料不到鄧素雲動氣，忙道：「小弟決無不聽雲姐教誨之理。」

鄧素雲嫣然展齒，露出花朵般的笑容，說道：「好，你照我的話行事，不准違忤！」

突然，外廂傳來女婢語聲道：「撫署何老夫子求見老爺。」

鄧素雲玉掌一揮，炮去室內燈燭。

凌雲天不禁愕然，室外隨風傳來一陣蒼老呵呵大笑道：「何老夫子駕臨舍下，蓬華生輝……」只感一隻玉掌伸了過來，牽着左臂走入內室轉出側門，偕向一座大廳後廂而去。

大廳內燈燭輝煌，一個氣宇不凡，方面大耳，儼然官府老者陪着一青衣老者及

一翻翻過世佳公子笑語敘話。

凌雲天與鄧素雲藏在屏風後觀眼外望，鄧素雲附耳低聲道：「那堂上佳公子可神似天弟麼？」

說時玉靨呈現神秘笑容。

凌雲天正感如墮五里雲霧中，聞言呆得一呆，凝眸望去，暗道：「天下竟有如此相像之人。」只覺那公子雙眉稍濃外無一不神似自己，不禁大感駭異，更付不出鄧素雲用意。

鄧素雲低聲道：「他乃新任鄂撫公子盧玉堂，鄂撫係當世第一清官，我意欲天弟扮作盧公子……」繼附耳密語一陣。

凌雲天先是困惑不解，繼而皺眉，良久才吐出笑容。

廳上主賓三人把酒相酌，只聞儼然官「老者笑敘京中軼事，殷殷勸飲。

盧公子偶而答話，純正京音，詞屬典雅，溫文有禮。

約莫半個更次後，何老夫子推杯相謝，道：「張大人聖眷極隆，丁艱已滿，不久當有聖命到來起復原官，屆時自應趨府道賀，天色不早，不才要告辭了。」

張姓老者哈哈大笑道：「盧賢侄，我有一本『易經十三解』送與你。」手拉着盧玉堂轉入屏風後。

須臾，盧玉堂隨着走出，手中抱着一匣綉裝書本「易經十三解」。

不言而喻，片刻之間盧玉堂已換成了凌雲天。

廳外肅立着一雙神光炯炯，貌相獐悍，四旬開外肩頭帶着兵刃的黑衣中年人。張姓老者却未將何老夫子盧玉堂送出

廳外，只聽何老夫子高聲道：「速命外廂備馬。」

一雙黑衣人聞言疾掠而出，張姓老者送出大廳即轉身入內，何老夫人低聲道：「老朽心中憂慮公子露出破綻，但望公子謹慎小心，免貽性命之憂。」

盧玉堂微微一笑不言，飄然走去。

次日清晨，朝陽方升，撫署衙前忽奔來一騎一片墨黑異種龍駒，騎上人是一長臉，豆大癩疵七旬望外老叟，肩插一對沉重烏亮子午筆，目光攝人心神。

這老叟下得騎來，立時有一衙卒奔來牽去，他昂然跨入撫署，雙肩不搖，足不揚塵，身法輕靈無比。

盧玉堂與何老夫子正在簽押房內敘話，忽見老叟由窗外掠過，何老夫子低聲道：「此乃大內高手蒼鷹鐵筆鄧雷，久駐撫署，歷任本撫廿餘載，江湖中事無不瞭若指掌，可見本朝韜略仍不放心漢人，尤其江湖內實藏志士，大都義不服清，有匡復漢室之意，南七北六十三省無不派有大內高手監視武林動靜。」語聲略頓，又道：「公子速去內堂，窺聽鄧雷與大人說些什麼。」

盧玉堂點了點頭，急急走往內堂，閃入一間廂房，只聽鄧撫朗聲道：「當今春秋雖高，但身體健旺，衆阿哥陰謀奪嫡，似言之過早，最好你我不偏不倚。」

鄧雷答道：「制台已探出大人有與他作對之意，必先下手爲強，陷害大人，奉勸大人，何不佯作恭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查明與七阿哥勾結劣跡，再密摺參奏。」

身形隱入幽暗中。

凌雲天隨着青衣女婢走在花間小徑上，一幢精緻小巧水閣，燈光外映，忽聽鄧素雲嬌脆語聲道：「天弟是你麼？」

閣內走出一身淡黃羅衣，清麗絕俗的鄧素雲凝眸含笑，似不勝深情。

凌雲天玉面微紅，欠身施禮道：「雲姐別來可好？」

青衣女婢抿嘴低笑道：「公子不知姑娘爲了你懣懣成疾麼？」

鄧素雲面露薄嗔，叱道：「胡說，還不退下。」引着凌雲天走入一間寬明几淨，佈設雅緻的書室，盈盈一笑道：「我已準備好你的住處，你看此處還稱意麼？」

凌雲天聽出鄧素雲弦外之音，似有留他久居之意，不禁一怔。

鄧素雲玉雪聰明，已然察知凌雲天心意，嬌媚笑道：「天弟，你請坐下，聽我慢慢細說，別後經過，我約莫盡知。」

青衣女婢送來美酒佳餚，兩人對坐娓娓傾談。

鄧素雲道：「試想你近日揭破了幾宗重大之事，雖說你謹慎持重，但黑道梟雄巨擘，若查出是你所爲，將恨入骨，非殺之而快，天弟大仇未明，已先受鋒鏑之危，智者不爲。」

凌雲天說道：「小弟臆料他們甚難查出是我所爲。」

鄧素雲長嘆一聲道：「那葛厚麟，其人心性陰險，城府深沉，我雖未親眼目睹，但猜出白鹿洞前南天一鷹公孫炎，飛花旗白雲谷等四人喪在他們少林門中一項奇絕武功之下，他原算準你與麻仲堯等人均

風聞前往，豈料事與願違。」

凌雲天目露驚容道：「雲姐爲何知道得這麼清楚？」

鄧素雲道：「我無意擒獲八阿哥一名護衛，嚴刑逼供下吐露隱秘，八阿哥對你，原欲器重延攬爲己用，怎奈葛厚麟嫉才，並覬覦『冰魄神劍』。」說着凝眸望了凌雲天肩後長劍一眼，嫣然笑道：「葛厚麟雖不值重視，但是熟手神判嚴凌霄，活喪門賈慶二人爲當代武林名宿，既有意爲敵，你只要行走江湖，他們自有辦法查出你的行踪，何況麻仲堯亦覬覦你的冰魄神劍……」

凌雲天笑道：「所以雲姐勸小弟暫蛰居宅內，不得再現蹤江湖。」

鄧素雲面上微露不悅之色，道：「我滯留於此已然相當很大干係，天弟若不聽愚姐之勸，決不勉強。」

凌雲天料不到鄧素雲動氣，忙道：「小弟決無不聽雲姐教誨之理。」

鄧素雲嫣然展齒，露出花朵般的笑容，說道：「好，你照我的話行事，不准違忤！」

突然，外廂傳來女婢語聲道：「撫署何老夫子求見老爺。」

鄧素雲玉掌一揮，炮去室內燈燭。

凌雲天不禁愕然，室外隨風傳來一陣蒼老呵呵大笑道：「何老夫子駕臨舍下，蓬華生輝……」只感一隻玉掌伸了過來，牽着左臂走入內室轉出側門，偕向一座大廳後廂而去。

大廳內燈燭輝煌，一個氣宇不凡，方面大耳，儼然官府老者陪着一青衣老者及

制台轅門外亦是一般，到了第四日早，制台派出一名道員參謁鄧撫，語裏字間暗示孔淮失蹤與撫署不無關連，鄧撫應對得巧，推搪過去。

三日來盧玉堂已與蒼鷹鐵筆鄧雷相交投契異常，鄧雷對盧玉堂智慧絕倫，剖析事理精微，大爲欽佩，道：「公子他日功名必在令尊之上，若習武必爲一代宗師，領袖羣倫。」

盧玉堂笑道：「祿命天定，俗云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歷朝以來，甚多滿腹經綸，才高八斗飽學之士，却終身蹭蹬場屋，絲毫強求不得。一語聲略頓，又微笑道：「在下喜聞江湖軼事，大人可否賜告？」

鄧雷似與盧玉堂投契異常，拈杯微笑道：「江湖中事，雲詭波譎，委實險詐百出，稍一不慎，誤陷泥沼，則身敗名裂。一隨即敘出最近武林中幾宗大事。

盧玉堂略一沉吟，道：「看來這幾宗武林大事參與者都是武林中極卓威望的人物，謀定而後動，鬼神莫測，恐永無法揭破。」

鄧雷大笑道：「如要不知，除非己莫爲，並無千古沉冤不雪的武林公案。」

盧玉堂搖首道：「在下聞鄧護衛談起近百年來江湖中發生了幾宗慘案，被害者雞犬不留，連根斷絕，事後一無蛛絲馬跡可尋，乾淨俐落無比，永無水落石出之日，鄧大人方才言說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遭害，如非獨行靈官鄧宗琪及時救出范氏遺孤，武林中如今尚無法獲悉，究竟是否落魂谷主皇甫天彪所爲，尚不得而知，因鄧

宗琪始終不敢言，其中必牽涉至廣。」

鄧雷望了盧玉堂一眼，道：「公子知道得甚多，目前疑案雖不絕如縷，三星鏢局失鏢是否爲骷髏幫主所爲？飛天鷄子桑龍香失蹤影？獨龍叟身負重傷，將軒轅經攜往何方？白鹿洞前公孫炎四具屍體何人所殺，秦中九怪因何扮作骷髏幫主門下侵襲乾坤金刀梅祖望移禍江東？形意派名宿高鴻緣何與多臂如來陳冠球狼狽爲奸？其中原因錯綜複雜，費人思解，但剝絲抽繭，終有真相大白之日。」說着，鯨飲了一杯酒後，微笑道：「身爲內庭護衛，皇命不得介入江湖是非，但絕不可鬆懈江湖中事，是以我對詭譎江湖一動一靜均瞭如指掌。」說着略一沉吟，又道：「佛家有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蘭因絮果，必有來自，今日動亂江湖，種因也許在廿年前，鄧某只須獲知骷髏幫主真正來歷，當不難明白過半矣。」

盧玉堂詫道：「此話何解？恕在下愚昧，敢請賜告其詳。」

鄧雷長嘆一聲道：「武林情勢源遠流長，真不知從何說起，廿年前武林崛起九大高手，到如今碩果僅存者只獨龍叟、煞手神判嚴凌霄、活喪門賈慶及少林掌門師伯善果上人外，其餘五人不是慘遭橫禍，就是杳無音訊……」

其餘五大高手是誰？難道均不得好死麼？」

鄧雷黯然一笑道：「武林中人與刀劍掌拳爲伍，善終其身者能有幾人，其餘五大高手中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遭害即是鐵證，樹大招風，名高身危，可爲炯戒。」

入一間廂房，只聽鄧撫朗聲道：「當今春秋雖高，但身體健旺，衆阿哥陰謀奪嫡，似言之過早，最好你我不偏不倚。」

鄧雷答道：「制台已探出大人有與他作對之意，必先下手爲強，陷害大人，奉勸大人，何不佯作恭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查明與七阿哥勾結劣跡，再密摺參奏。」

身形隱入幽暗中。

凌雲天隨着青衣女婢走在花間小徑上，一幢精緻小巧水閣，燈光外映，忽聽鄧素雲嬌脆語聲道：「天弟是你麼？」

閣內走出一身淡黃羅衣，清麗絕俗的鄧素雲凝眸含笑，似不勝深情。

凌雲天玉面微紅，欠身施禮道：「雲姐別來可好？」

青衣女婢抿嘴低笑道：「公子不知姑娘爲了你懣懣成疾麼？」

鄧素雲面露薄嗔，叱道：「胡說，還不退下。」引着凌雲天走入一間寬明几淨，佈設雅緻的書室，盈盈一笑道：「我已準備好你的住處，你看此處還稱意麼？」

凌雲天聽出鄧素雲弦外之音，似有留他久居之意，不禁一怔。

鄧素雲玉雪聰明，已然察知凌雲天心意，嬌媚笑道：「天弟，你請坐下，聽我慢慢細說，別後經過，我約莫盡知。」

青衣女婢送來美酒佳餚，兩人對坐娓娓傾談。

鄧素雲道：「試想你近日揭破了幾宗重大之事，雖說你謹慎持重，但黑道梟雄巨擘，若查出是你所爲，將恨入骨，非殺之而快，天弟大仇未明，已先受鋒鏑之危，智者不爲。」

凌雲天說道：「小弟臆料他們甚難查出是我所爲。」

鄧素雲長嘆一聲道：「那葛厚麟，其人心性陰險，城府深沉，我雖未親眼目睹，但猜出白鹿洞前南天一鷹公孫炎，飛花旗白雲谷等四人喪在他們少林門中一項奇絕武功之下，他原算準你與麻仲堯等人均

風聞前往，豈料事與願違。」

凌雲天目露驚容道：「雲姐爲何知道得這麼清楚？」

鄧素雲道：「我無意擒獲八阿哥一名護衛，嚴刑逼供下吐露隱秘，八阿哥對你，原欲器重延攬爲己用，怎奈葛厚麟嫉才，並覬覦『冰魄神劍』。」說着凝眸望了凌雲天肩後長劍一眼，嫣然笑道：「葛厚麟雖不值重視，但是熟手神判嚴凌霄，活喪門賈慶二人爲當代武林名宿，既有意爲敵，你只要行走江湖，他們自有辦法查出你的行踪，何況麻仲堯亦覬覦你的冰魄神劍……」

凌雲天笑道：「所以雲姐勸小弟暫蛰居宅內，不得再現蹤江湖。」

鄧素雲面上微露不悅之色，道：「我滯留於此已然相當很大干係，天弟若不聽愚姐之勸，決不勉強。」

凌雲天料不到鄧素雲動氣，忙道：「小弟決無不聽雲姐教誨之理。」

鄧素雲嫣然展齒，露出花朵般的笑容，說道：「好，你照我的話行事，不准違忤！」

突然，外廂傳來女婢語聲道：「撫署何老夫子求見老爺。」

鄧素雲玉掌一揮，炮去室內燈燭。

凌雲天不禁愕然，室外隨風傳來一陣蒼老呵呵大笑道：「何老夫子駕臨舍下，蓬華生輝……」只感一隻玉掌伸了過來，牽着左臂走入內室轉出側門，偕向一座大廳後廂而去。

大廳內燈燭輝煌，一個氣宇不凡，方面大耳，儼然官府老者陪着一青衣老者及



盧玉堂見鄭雷有意未將其餘四大高手吐露，當然九大高手姓名來歷在武林中無不知之甚詳，但凌雲天須查出其生身父母是誰，是否與武林九大高手有關連，再旁證索引，自不難水落石出，如今苦無端倪可尋，雖費心機實無異於大海撈針，當下微笑了笑道：「自古誰人能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似岳武穆，文天祥亦不善其終，但名垂竹帛，留芳百世……」

鄭雷笑道：「武林中人怎可與忠臣孝子相提並論。」

盧玉堂正色道：「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別，行俠仗義，鋤奸除暴，爲人世長留正氣，雖死亦甘瞑目。」

鄭雷望了盧玉堂一眼，道：「說得極是，老朽聞閣下博學強識，未必不明武林九大高手是誰？」

盧玉堂只微微一笑，含著異常。

鄭雷嘆息一聲道：「公子似深知近數十年來武林無不與官庭爭奪嫡息息相關，聖上年逾古稀，衆阿哥都有一身精絕武功，網羅死士亦均係武林高手，互相傾軋，剷除異己，牽涉至廣，黑白兩道，各大門派幾乎全被捲入這場是非漩渦中，是以老朽心疑骷髏幫主必與爭儲有關。」

盧玉堂道：「這無異是骷髏幫主身後有操縱之人。」

「正是！」

「但不知是誰？鄭護衛諒必獲知內情。」

鄭雷苦笑了笑道：「倘老朽獲知內情，也不致終日如坐愁城中。」

盧玉堂詫道：「鄭護衛，有何憂心之

富，遇事沉穩，不禁自嘆弗如，在襟底撕開一條布幅，束裏右手，伸在鷹鼻蛇睛藍衣人懷內，取出一方金牌。

這時，鄭雷如受雷擊，不禁目瞪口呆，險如死灰。

那鷹鼻蛇睛藍衣人，泛出一絲寧笑道：「兄弟沈烈，官拜大內一品帶刀侍衛，此次首領特請皇上頒賜金牌提訊鄭護衛：……」

說着望了盧玉堂一眼，目中閃出怪異兇險神光，接道：「盧公子，你對宮廷大內秘密知道得太多了，金牌上附有異毒，無色無味，一碰人體，即由皮膚毛孔內滲，循血蔓延全身，發作時痛苦不堪，雖然鄭護衛避過此厄，但未必能違抗王命，令尊也負有一項大罪。」

鄭雷面如死灰，心中着實爲難，他本武林中人，大可遠走高飛，但未聞能有倖免逃走的，而且鄂撫亦受牽連。

只聞盧玉堂朗笑道：「一切由我担承，金牌王命尚難嚇得了我，鄭護衛，你用金剛指手法將金牌捏成一錠官寶，以本命三昧真火燒除異毒。」

鄭雷大驚道：「公子原來會武？」

盧玉堂搖首微笑道：「你錯了，在下雖不擅武功，但諳曉武學源流，人身穴道陰陽二氣注經輸脈之學，試問諸葛武侯有親身交鋒爭勝之說麼？」

鄭雷聞言由衷地敬佩如同天人，右掌展出金剛大力手法壓擠在掌心輸運三昧真火。

沈烈面色灰白，額角冒出冷汗，才知遇上狠辣的能手，苦笑道：「盧公子你意欲何爲？」

事？」

鄭雷長嘆一聲道：「別的不說，蝎爪孔准雖毀屍滅跡，但制台必心疑係老朽所爲……」說着，忽面色微變，揚手向窗外打去。

只見三縷黑線，疾若芒電飛出手外，但如泥牛入海，了無聲息。

須臾，外面傳來陰惻惻低笑道：「鄭雷，你這是親口吐露，血債血還，納命來吧！」

鄭雷沉聲道：「尊駕是誰？」

盧玉堂緩緩立起，冷冷說道：「官衙重地，怎容江湖匪人在此逞兇。」說着以目示意鄭雷稍慢出室，自向室外走去。

鄭雷不禁大驚，惟恐賊人逞兇，緊接着掠出。

只見三個面目森冷藍衣中年人並肩立在天井中，其中一個兩頰瘦削無肉，鷹鼻蛇睛藍衣人寧笑道：「盧公子休要用官衙二字吓唬人，我等均有制台令箭在身，奉命帶走鄭雷，請公子置身事外吧！」

盧玉堂面色一沉，道：「鄭雷身犯何罪？」

「孔准慘遭毒手，毀屍滅跡，殺人償命，怎能容他逍遙法外。」

盧玉堂道：「你等親眼目擊麼？哼！鄭雷身爲大內侍衛，不奉王命，恐動不了他。」

那藍衣人面色微微一變，道：「公子也許不知，我等三人亦是大內侍衛。」

盧玉堂右手一伸，道：「我不管三位是否大內侍衛，請拿出王命來，不然，你等就是一项死罪。」

盧玉堂冷笑道：「你心中明白，在下自有法把你等三人論成死罪，大內侍衛首領亦無法諉罪於鄭護衛。」

沈烈三人知必無倖，閉目無語。

盧玉堂道：「護鄭衛，你在午時酉刻點他們『藏血穴』，申初點『精促穴』，酉時三刻點『靈機穴』，時辰須準，不能誤失。」言畢身形飄然走出。

天色約莫午時，撫署外馳來一匹快馬奔至衙前，騎上人身着中軍服一躍而下。

撫署前正有捕頭孫富坤與捕快三人說話，孫富坤啊了一聲道：「周大人，來此有何公幹？」

那人是個面黃微鬚中年人，抱拳笑道：「孫捕頭，周某奉制軍之命請沈齊楊三位大內侍衛回轅有事詢商，三位侍衛辰初前來撫署謁見盧大人及鄭護衛，煩勞稟明。」

孫富微微一笑，道：「周大人來得不巧，因鄭侍衛有事昨晚去武當，三位大內侍衛聽說不在，便推稱改天造訪，勿勿離去了。」

那中軍愕然楞住，暗道：「三人似亦趕向武當而去，因此未回督轅。」忙抱拳笑道：「看來周某是徒勞跋涉一場了。」一躍而起落鞍鞭鞭疾如奔雷飛馳而去。

兩日後盛傳有三樣面人侵襲武當純陽觀，武功辛辣狠毒，連傷十餘人，但終因寡不敵衆，傷重致命，臨死之際說出來歷乃大內侍衛，侵入武當原因不明，想不到大內侍衛中竟有骷髏幫手下潛伏。

三藍衣人面色一變，目閃兇芒。

鄭雷恐三藍衣人惱羞成怒，逞兇傷了盧玉堂，忙道：「公子……」

盧玉堂用手一擺，面寒如冰怒道：「此地是撫署重地，那容他們橫行，鄭護衛不用你管。」雙掌一擊出聲，天井四周廊下房內人影紛紛閃出，均是撫署內武士，利劍金刀平指，震腕顫出一片寒芒，蓄勢待攻，其中五人手捧連珠飛弩。

鄭雷大感驚異，想不到盧玉堂不擅武功，居然沉穩若定，安排妥當，內心不禁暗暗稱奇。

盧玉堂冷笑道：「這屋面上及撫署四周伏樁如同天羅地網，不如束手就擒，還可饒你等不死。」說着身形已退了柱後。

那鷹鼻蛇睛藍衣人寧笑一聲道：「公子此舉無異將令尊錦繡前程活活斷送了。」語聲中突張臂猛向鄭雷撲去，身形逼出一片無形罡氣。

其餘兩藍衣人亦同時發難，十指利爪如鈎攫出，身隨掌出。

撫署武士大喝，寒芒電奔，紛紛出手，連珠飛弩錚錚飛射而出。

鄭雷冷笑道：「找死！」鐵筆飛出，閃出一片筆影，帶出倏人銳嘯。

鷹鼻蛇睛藍衣人道：「這倒未必！」撲勢未稍緩，兩臂一合，向鄭雷雙肩迫來，勢如千鈞。

突然，那藍衣人悶哼一聲，轟地身形沉落地面，兩足竟陷入石面寸許，面色慘白，牙齒顫擊。

其餘兩藍衣人突驚叫了一聲，如受蛇噬，驚得穿空奔起，尚未拔起丈許高下，

武林傳言本渲染附會，人人言殊，大內侍衛究係確是骷髏幫主門下，抑或似秦中九怪嫁禍江東之計，誰也無法斷言。

這一傳言，不脛而走，立時傳遍了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震驚武林，也震動了燕京宮廷。

武當山外偵騎四佈，欲探出真實詳情，查證傳言是否失實，但句句字字並無虛假，江湖中不乏才智之士，紛紛拜山，問訊過參加此場拚搏的弟子，所敘經歷無一不同，宮廷大內也有在武當臥底之人，非但目擊，而且與三藍人拚死截襲，足見並非子虛。

這天大千係彌補得天衣無縫，無疑是盧玉堂一手鋪排，只有湖廣總督心內明白，却如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口，在大廳內來回踱步，心內煩亂如焚。

廳外走入一身青衫，背部微駝的老叟，說道：「大人無須憂慮，鄭雷已回撫署，將干係全委之於鄭雷，學生包保大人無事。」

制台冷笑道：「鄭雷是好惹的麼？先是孔准，後是沈烈三人，只怕下次我也難保首領了。」

青衫老叟道：「天威不測，若不查明真情據實摺奏，大人恐有褫職免官之危，依學生之見……」

忽聞廳外高聲傳報道：「撫署鄭護衛衛求見。」

制台面色一變，冷笑道：「他的胆量委實不小，居然敢來見我。」

青衣老叟道：「大人須以禮相待，鄭雷此來必有所恃，且聽一聽他此來真意如何？」

制台面色略霽，說道：「有請鄭雷侍衛！」

須臾，只見鷹鼻蛇睛藍衣人跨入大廳，抱拳躬身道：「卑職參見大人。」

制台將鸞明笑道：「鄭侍衛，你我不相統屬，爲何行此大禮？請坐。」

鄭雷謝了一聲，與青衣老叟略事寒暄，就賓位側坐，面色恭謹道：「卑職奉命外出，今晨才返回撫署，途中已風聞沈烈侍衛三人在武當純陽觀喪命之事，內心震驚無比，不知其故，回至撫署，即知沈侍衛等已去撫署欲與卑職晤面，沈侍衛等此番出京所爲何事，諒大人已知，不知可否賜告。」

制台本欲說出沈侍衛真實來意，被青衣老叟暗中示意制止，詭笑說道：「大內宮廷之事，外藩不得預聞，恕本官不知內情。」

鄭雷心中暗笑。

青衣老叟道：「學生有幾句話，請問鄭大人，但不知當講不當講？」

鄭雷微笑道：「田老夫子有話請說，就鄭某所知無不奉告。」

田老夫子笑笑，道：「沈侍衛去撫署訪晤鄭護衛不遇，就此不回，更料不到竟喪命在武當純陽觀內，據聞鄭大人亦是趕赴武當，是以沈侍衛三人兼程趕去，學生不解鄭大人武當之行獨以身免有何說。」

鄭雷聞言暗暗心驚，暗道：「如我無備而來，定然無可解說。」淡淡一笑道：「那是孫捕頭誤聽鄭某之言，其實也不可明言鄭某行踪。」

（未完·七）



## 十君子傳奇故事

## 身份已大白 義弟變盟主

白羽·文

## · 前文提要 ·

前文書至從仇如海口中得知蕭大先生的公子叫蕭秋風，也正是「十君子」遺訓中尊其爲施令之人，但蕭秋風暫未出現，衆人推舉雷嘯天爲主，雷嘯天無法推辭，只得答應，隨後雷嘯天、仇如海前往蘇州，夜晚，兩人同到紅樓廢址，仇如海處處表現出對此樓極之熟悉，使雷嘯天對他生疑，來至一座枯井前，深不見底，仇如海首先跳下去探查，雷嘯天見仇如海久久未上來，疑心更甚，正要跳下，忽遭暗器所襲，知覺頓失，人如風箏往枯井中墮下，幸得仇如海即時相救，始幸免於難，枯井下，他們找到雷嘯天的遺骸，雷嘯天見狀，悲慟不已，而仇如海這才說出自己也正是蕭秋風……

仇如海猛地向前雷嘯天一跪，道：「大哥你當小弟是誰！」

雷嘯天道：「你是誰？」

仇如海悲聲道：「小弟就是那個罪魁禍首的『蕭秋風』！」

此言出口，雷嘯天大驚失色，道：「原來……原來二弟，不！是盟主……」

仇如海道：「什麼盟主，是個一身罪孽的禍首！」

雷嘯天才待開口，却突將話嚥了回去，仇如海看眼中，劍眉微微一挑，低沉的問道：「大哥想說什麼？」

雷嘯天道：「有句話，明知說出不當，但不能不說。」

仇如海道：「大哥說就是！」

雷嘯天道：「怎能證明二弟你就是『蕭秋風』？」

蕭秋風呢？」

仇如海道：「小弟自然有證明身份的東西，不過現在却拿不出來，因爲恩師遺訓之上，諭令小弟莫要隨身攜帶。」

雷嘯天道：「很好，二弟請說，何時能給愚兄一看？」

仇如海道：「離開此處之後，三日之內！」

雷嘯天道：「就這樣說了，目下咱們仍以兄弟相稱。」

仇如海道：「任何情形下，我們也是兄弟相稱的！」

雷嘯天搖頭道：「不可能！」

仇如海道：「爲什麼？」

雷嘯天道：「二弟若無證明之物，恕愚兄直言，恐難免割袍之舉，這並不是因爲……」

弟不配！」

雷嘯天道：「這是前入血盟而定！」

仇如海道：「就像剛才那個『滑』字一樣，後人應該自知是非。」

雷嘯天道：「不違遺訓即爲不孝，願盟主三思！」

仇如海一笑道：「不孝之人何德之有，自不配當這盟主！」

雷嘯天說不過仇如海，祇好歎息一聲道：「這事暫可不談，盟主能否示下先父來此『紅樓』之事？」

仇如海點點頭，遂將昔日深夜，雷嘯天帶傷傳書之事，詳細說出，雷嘯天垂淚久久，霍地說道：「盟主若矯情堅辭，請問，何以對先父？」

仇如海一楞，語爲之塞，雷嘯天緊問一句道：「請盟主示下。」

仇如海看出雷嘯天神色肅然，道：「若小弟仍舊堅持呢？」

雷嘯天一字字果斷的說道：「父仇未能報，父志未能繼，父命未能達，身爲人子，何顏再偷生於斯世，願自絕於此，永伴先父於地下。」

話聲中，右臂探處，將他那向不取用的長劍撤出，目射寒光，注於仇如海身上，靜待答覆！

仇如海深知雷嘯天性格，向不矯作，立刻穆然道：「大哥請先聽小弟一言！」

雷嘯天又肅然道：「請盟主先答嘯天的話！」

仇如海道：「大哥若能答應小弟一事，小弟則聽命吩咐。」

雷嘯天搖頭道：「此非嘯天吩咐，乃蕭大先生遺命，先父之遺志。」

仇如海道：「大哥當知小弟性格，莫迫使小弟相伴大哥於斯！」

雷嘯天道：「盟主所說的是什麼事呢？」

仇如海道：「一兄弟之盟在前，曾有天地爲證，小弟誓死不棄！」

雷嘯天道：「結盟之時，不知就是盟主，在嘯天來說，父命在結盟之前，況嘯天深信，伍伯父遺書必也說過……」

仇如海接口道：「大哥，目下不必爲此而辯論不休……」

雷嘯天正色道：「必須說個明白！」

仇如海道：「這樣可好，設若有朝一日，小弟身爲武林盟主，人前任憑大哥如何稱呼，人後，不得相違盟約！」

雷嘯天沉思利那，道：「好吧，一言爲定！」

仇如海一笑，道：「一言爲定！」

雷嘯天並未將長劍歸鞘，却面對乃父屍體沉思不語，仇如海低呼一聲，試探着問雷嘯天道：「大哥，叔父遺……」

雷嘯天道：「我要立刻找到木料，做成棺木！」

仇如海目光一掃四外，道：「容易，就地取材吧。」

雷嘯天點點頭，將各處走了一遍，搬過幾張木桌，兄弟二人動手，各以寶劍作爲利器，做成一棺！

當然形狀不太像口棺木，但比棺木要堅固得多，然後將屍體搬入，封死棺蓋，雙雙拜下！

雷嘯天以悲哀的聲調，果斷的字句，

爲二弟爲人錯了，而是事態迫人如此！若二弟取出證明之物，證實二弟乃『蕭秋風』本人，則愚兄死也不敢有違先父之訓諭，妄稱爲兄。」

仇如海道：「小弟還是不懂。」

雷嘯天道：「昔日『十君子』滴血共誓，尊『蕭秋風』爲武林盟主，先父曾因此下過嚴諭，愚兄何敢違抗！」

仇如海道：「大哥可是指着那『旗令』說的？」

雷嘯天道：「二弟能說出『旗令』二字，愚兄業已相信必是蕭盟主了，但爲大局着想，仍願一見此令！」

仇如海道：「若小弟不幸，將『旗令』丟失了，呢？」

雷嘯天正色道：「大先生夫婦之仇，蕭道：「孩兒誓復此仇，將仇人心肝供吊，那時移靈！」

仇如海默祝禱，他暗自發誓，必將這惡毒兇手親刃，而祀英靈，並將守孝以謝以慰。

接着雙雙起身，雷嘯天道：「如何出口？」

仇如海問道：「大哥可要看看來時入口？」

雷嘯天道：「好，這就去。」

仇如海帶路而前，當到達來時井中的鐵門時，雷嘯天大步向前，猛推鐵門，鐵門動也不動！

仇如海道：「當初設建這座地室，雖說已甚週到，但仍然未能防到有人填井，這道鐵門，首先就不該向外開！」

雷嘯天道：「以我們二人之力，莫非還打不開它？」

仇如海道：「打得開！」

雷嘯天道：「咱們立即動手！」

仇如海道：「非但可以打開這道鐵門，並且可以一塊將大石砸碎，搬進地室，然後就可以自由出入！」

雷嘯天說道：「那就應該立刻動手幹了。」

仇如海道：「小弟決不上這個當！」

雷嘯天道：「上當？上甚麼當？」

仇如海道：「現在計算時間，已是四更多了，要將鐵門打開，搬掉千百碎石，怕不已經到了五鼓！」

雷嘯天道：「這有甚麼關係？」

仇如海道：「對方明知填井之舉，並無大用，但仍然填它，是爲了甚麼？」

和先父等八位前輩慘死之恨，今生今世也沒有辦法雪復了，願二弟三思！」

仇如海長歎一聲道：「真是害人的『神芝血丹』！」

雷嘯天神色欣然道：「沒有錯了，就算沒有『旗令』，我嘯天已深信您就是蕭盟主！」

仇如海道：「爲什麼？」

雷嘯天道：「先父行前，曾有秘囑，留有一冊日誌，曾將五伯父之事，詳記其上，盟主說的都對，自非假冒。」

仇如海道：「大哥怎麼現在就盟主短盟主長起來了？」

雷嘯天道：「既知無誤，豈敢再行放肆！」

仇如海道：「大哥說過，一切要等看過『旗令』而定的！」

雷嘯天說道：「話故不錯，但……現在……」

仇如海接口道：「大哥若不答應，今後始終兄弟相稱，小弟就不作出去的打算了！」

雷嘯天道：「盟主必欲置嘯天於不孝嗎？」

仇如海誠懇的說道：「大哥，武林盟主，不是關上門說說就能當的！」

雷嘯天道：「當然，此事當年已有安排。」

仇如海道：「莫非當真要以『旗令』之上，十二門戶掌門人所留的信物，來號召各大門派，及武林中人？」

雷嘯天道：「盟主之意？」

仇如海道：「盟主乃有德者居之，小雷嘯天道：「爲了甚麼呀？」

仇如海道：「就爲了消耗你我兄弟大部份的實力！」

雷嘯天又問道：「這對他們有甚麼利益？」

仇如海道：「古井一縷，碎石搬走之後，對方以絕頂高手，埋伏於上，甚至以歹毒的『快活疔』暗算我們兄弟……」

雷嘯天恍然大悟，說道：「那就危險了！」

仇如海道：「因此小弟說，不上這個當！」

雷嘯天道：「對！可是我們總要出去呀？」

仇如海微然一笑，道：「當然要出去，非但要去，並且要出其不意的闖出去，說不定會由此而發現，那兇手的真正面目！」

雷嘯天道：「但路祇一條……」

仇如海道：「誰說只有一條？」

雷嘯天聞言大喜，正要詢問，仇如海已招手先行，直走到剛才雷嘯天臥臥的地方，停步不前！

雷嘯天忍不住問道：「另外那條路在何處？」

仇如海道：「小弟雖知另外必然有一條路，但不知路在何處！」

雷嘯天啊了一聲，急問道：「那怎麼辦？」

仇如海道：「找，我們現在開始來找它！」

雷嘯天問道：「毫無線索，那裏去找啊？」



仇如海道：「小弟已有縵索，門戶可能相距叔父臥地方不遠！」

雷嘯天濃眉皺起，道：「這怎麼可能呢？」

仇如海道說：「小弟昔日獨坐書房，雷叔父重傷之下，由窗外飛落，那時候雷叔父的傷勢已然無救，況追蹤之人已到，小弟斷定，雷叔父施展出『雷霆一擊』之後，絕對無法再由井中飛落而到此室，所以……」

雷嘯天接口道：「有道理，我們快來找！」

兩個人立即仰望室頂，仇如海道才已經發現端倪，故而輕易的就指出地方，對雷嘯天道：「大哥請看，左上方有處顏色與眾不同的地方！」

雷嘯天也正好發現，領首道：「大概不會錯了！」

話聲中，雷嘯天沖拔而起，室頂平光，無法存身，但見雷嘯天神功提起，五指抓處，已裂石而入，抓了個緊！

這是雷嘯天第一次施展家傳絕學，仇如海看在眼中，不由暗中點頭，雷家「雷霆神功」，果然不凡！

雷嘯天適時欣然說道：「果然是這門戶，不過鐵板尺厚，如何開啓呢？」

仇如海聞聲而上，他僅憑一隻左手，緊貼平滑石頂之上，即能懸身不墜，使雷嘯天欽佩不已！

仇如海細看那道門戶甚久，終於長歎一聲，道：「大哥，我們還是到下面商量吧！」

話聲中，雙雙縱落，仇如海道：「大

哥，這是門戶絕沒有錯，但想開啓却不容易！」

雷嘯天道：「嗯……看來祇好仍然由井……」

仇如海突然揮手道：「且慢，讓小弟想想。」

雷嘯天點點頭，不再開口，仇如海一個人沉思不已！

半晌，仇如海似有所得，道：「大哥，雷叔父自知傷重難救，又斷定此樓焚毀後，兇手必將仔細搜索，方始將自己沉入地室之內！」

「小弟居此十數年之久，非但不知道這地室秘門，連此處有這地室，還是看到恩師遺書方才知曉！」

「不過由雷叔父伏臥之處，使小弟想起這是不合情理的事，也許和室頂門戶有關，大哥認為對否？」

雷嘯天苦笑一聲，道：「我根本就沒聽明白話中的意思。」

仇如海道：「是怪小弟說得太清楚，小弟是說，雷叔父借門戶之便，沉落地室，按當時情形，已非常艱難了。」

雷嘯天道：「若以二弟所說，先父身受之傷來講，是極不容易了！」

仇如海道：「適才小弟發現，雷叔父上半身伏臥石樑之上，何也？」

雷嘯天道：「先父或許要坐起來。」

仇如海搖頭道：「雷叔父若想席地而坐，隨處可以，不必掙扎……」

雷嘯天道：「先父大概要坐在這長石樑！」

仇如海搖頭道：「雷叔父傷勢奇重，

又曾拚却最後一口真力，發出神功震傷追蹤兇手，早已無力支持身軀平衡……」

雷嘯天道：「這有甚麼關係？」

仇如海道：「關係太大，設若這是一把石椅，後有靠背，雷叔父掙扎欲坐，自是應該，但這却是條石樑，雷叔父坐不住的！」

雷嘯天點點頭道：「對，有道理。」

仇如海道：「因此，小弟認為雷叔父上半身伏臥樑上，絕非無因！」

雷嘯天道：「會有甚麼原因呢？」

仇如海道：「也許這石樑……」

雷嘯天也有所悟，道：「對，咱試推石樑看看！」

說着，兩人開始動手，前推不動，後移不能，仇如海突然將石樑向右方一拖，石樑卻隨手而滑向一旁！

適時，室頂那塊尺厚鐵板，也倏忽三面倒垂下來，現出一道門戶，由下望之無異天窻！雷嘯天和仇如海互望一眼，雷嘯天身形迅疾到了棺木之前，五指提力，在棺蓋上劃出：「霹靂震天」四個大字，然後對仇如海道：「熄火燭，我們走！」

仇如海擺擺手道：「且慢，小弟突有所疑！」

雷嘯天道：「甚麼事？」

仇如海道：「上面出口，此時是否已開？」

雷嘯天皺眉道：「應該是開了！」

仇如海道：「設若出口就在平地之上，暗中監視我們的對頭人，焉有不立刻發現的道理，這樣……」

雷嘯天接口道：「不能顧忌的這樣多

了！」

仇如海道：「再說，此處小弟也不準備使對方進入……」

雷嘯天再次接口道：「事難三全，走一步算一步！」

仇如海點一點頭，道：「大哥請提聚功力斷後，讓小弟開路！」

雷嘯天說聲好，雙雙揚掌熄滅巨燭，飛身而登上那天窻似的門戶，豈料身形竟無附依處，若非二人功力真高，必然立即滑落，就這樣，也幾乎把持不住，仇如海嘿了一聲，對雷嘯天道：「大哥，這通道怪哉，竟像條……」

他說不下去了，實在，這條通道好像一條四方的管子，滑不留手，而地位不大，僅有尺半見方，看來不像供人出入的門戶。

此時，二人是摸黑而行，甚麼也看不見，仇如海在前，試探着走了丈遠，悄聲對雷嘯天道：「大哥當心，這兒是個斜道，極滑！」

雷嘯天却接話道：「這是專供由上面傳遞笨重物品，而設置的『滑路』，這種設置，雷家堡也有，是先父手法！」

仇如海道：「雷叔父似是事前根本不知道有這座紅樓！」

雷嘯天道：「這不會錯，因為伍伯父行事一向謹慎，但伍伯父是先父的盟兄，先父所知者，伍伯父自也知曉！」

仇如海認為這可能性很大，說道：「大哥既是熟悉這種設置，舉一反三，能不能料斷一下，這『滑路』的出口是在何處呢？」

仇如海道：「大哥請候小弟通知，再出這『滑路』！」

仇如海猛地一帶鋼環，頭上頓時露出方方的門戶，他毫不遲疑，雙手一按，兩足微登，如出洞神龍直射於外！

雷嘯天道：「愚兄理會得！」

縱落之後，立即四顧，暗道一聲「慚愧」！原來這個入口，已遠隔塌毀的紅樓十丈，正在後門的外牆！

四顧無人注意，仇如海立即悄喚雷嘯天出來，然後彼此略以商量，分兩路悄搜而下，直到碰頭也未見敵踪。

天色已近微曦，打個招呼，雙雙飛身回轉蘇州分店！但對那暗襲之人，却始終不能去懷。

× × ×

夜又深，大地一片悄寂！

孤燈下，雷嘯天捧閱伍大俠的遺書。那面「黑石船」令旗，正攤在書桌之上。

雷嘯天一邊讀，一邊淚流滿腮，當前的仇如海二弟，果然是「黑石船」主，武林盟首的蕭秋風！

雷嘯天很快的閱讀了一遍，擦乾眼淚，雙手捧着伍大俠的遺書，和那面旗令，恭敬的對仇如海說道：「請盟主收回旗主和此書。」

仇如海將旗令捲放貼身處，書置衣囊中，道：「我們說好的，沒人的時候，仍是大哥和二弟的稱呼！」

雷嘯天無奈，說道：「愚兄一時忘記了。」

仇如海一笑，道：「大哥，今後行止

心！」

說着，仇如海將自己火把點燃，然後向上爬登而行，千層底的快靴，登在滑不留手的石路上，艱難至極。

不過仇如海這身功力，已入化境，每

登一步，石路滑壁上，就留上一個二寸深的足尖印，如梯道一般，走在後面的雷嘯天，却省了力！

雷嘯天道：「應該說是『入口』，按先父往昔設計，及雷家堡『滑路』的情形來說，入口至少有兩個！」

仇如海聰慧之極，聞言知意，道：「可是內外皆有入口地方？」

雷嘯天道：「正是！」

仇如海道：「我們最好能由外面入口出去！」

雷嘯天又說道：「愚兄要點個亮兒照明。」

仇如海道：「不慮火光外洩？」

雷嘯天道：「若是『滑路』設置，入口處另有開關的地方，非但火光不會外洩，水也透不進去！」

仇如海道：「那就好了。」

話聲中，雷嘯天已打着火摺子，他那支火把，在手中暗算的時候，已經落在井底，現在換了一支巨燭。

點亮巨燭，光輝不強，因為上面密不通風的原因，但是仍能看清楚附近丈遠地方，雷嘯天瞥目之後立刻說道：「二弟，沒錯了，往前走，走到別有岔道的地方停下來，告知愚兄能分出那一條通向僻靜之處！」

「好，小弟就開始登上，大哥，你小心！」

說着，仇如海將自己火把點燃，然後向上爬登而行，千層底的快靴，登在滑不留手的石路上，艱難至極。

不過仇如海這身功力，已入化境，每登一步，石路滑壁上，就留上一個二寸深的足尖印，如梯道一般，走在後面的雷嘯天，却省了力！

登上約有數丈，仇如海止步道：「大哥，前面竟有三條岔道！」

雷嘯天道：「二弟身子貼在左邊，舉起火把照亮，愚兄來看！」

仇如海高舉火把，道：「走了已有數丈，按說早該到了入口，怎地……」

雷嘯天道：「此處可能已在地下十丈，況『滑路』斜傾，說是走了數丈，也許祇有一兩丈而已！」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小弟忘記此事了，大哥可已看清了岔……」

雷嘯天道：「走左邊那條路！」

仇如海身形一提，登上左邊「滑路」，漸行漸平，最後竟然必須真的爬着走了，雷嘯天在後面說道：「快到了，二弟看見有物阻路的時候停下！」

仇如海答應一聲，爬行不息，片刻之後，道：「大哥，走不通了！」

雷嘯天道：「二弟可能退到愚兄的身後？」

仇如海暗自沉思剎那，說道：「恐怕辦不到，裏面祇有尺半見方，移不開身子的。」

其實，仇如海身懷奇技，內家「縮骨神功」，已至化境，尺半見方，仇如海能毫不費力的避到雷嘯天身後！

不過雷嘯天突然提出這個問題，使仇如海突悟原因，出口在望，誰在前面，誰將首遭敵人暗襲之險，仇如海怎肯叫雷嘯天涉險，故而推說沒有這種罕絕的功力，無法錯開身子前後交換！

雷嘯天信以為真，道：「二弟，可曾發現阻路之處石壁上，有個鋼環？」

仇如海早已發現此環，道：「小弟看到了。」

雷嘯天道：「拉動此環，入口處的鋼板，即自動滑向一旁，露出門戶，不過二弟先莫拉這鋼環，聽愚兄一言。」

仇如海道：「大哥請講。」

雷嘯天道：「二弟，事怕萬一，愚兄雖然認定這一條路的入口，或不致有強敵埋伏，但却不能多加小心！」

「二弟功力高過愚兄多多，祇是在敵暗我明之下，必需加倍謹慎，莫忘今後二弟身繫整個武林的安危！」

仇如海道：「小弟遵命。」

雷嘯天道：「現在先將火把熄滅。」

仇如海才待揚掌擊滅火把，雷嘯天已揚聲又道：「且慢！」

仇如海道：「大哥還有什麼吩咐？」

雷嘯天道：「這是經驗之一，人在這種密不通風的地方，火把滅後的濃烟，有時會令人窒息，因此要棄滅它才行！」

仇如海暗中欽服，經驗有時要比知識有用的多！

熄滅了火把和巨燭，仇如海道：「大哥，小弟要拉那鋼環了！」

雷嘯天道：「且慢，還有一事。」

仇如海道：「大哥請說。」

雷嘯天道：「計算時刻，恐已天明，此處向陽，你我在深暗之處，乍見日光雙目難睜，必須先有準備！」

仇如海道：「這一點小弟已然想到，此時還不到五更！」

雷嘯天說道：「如此甚好，二弟當心了！」



怎樣才對？」

雷嘯天道：「目下無能為力，祇好坐等諸賢弟到齊再說。」

仇如海道：「那要三個月後。」

雷嘯天道：「二弟之意呢？」

仇如海道說：「小弟想獨身去一個地方。」

雷嘯天道：「是怕愚兄不能自保？」

仇如海道一笑道：「大哥真會多心，小弟要去『紅柳莊』一行！」

雷嘯天皺眉道：「有此必要？」

仇如海道：「有，關係昔日有人暗算，和有人以歹毒的『快活丹』，打中大哥左臂之事，小弟要找出此人！」

雷嘯天一驚，道：「莫非二弟已知這人是誰？」

仇如海道：「暗算大哥的這人，不知是誰，但在紅柳莊中以『萬蜂蟬集』，企圖置小弟於死地的人，小弟却認得他！」

雷嘯天又是一驚，道：「這樣說來，是紅柳莊的人對二弟暗算了？」

仇如海道搖頭道：「難說，不過他們還不知道我認出……」

雷嘯天道：「他們？」

仇如海道：「一個主謀施令，一個從旁監視，另一個用那歹毒的暗器下手，一共三個，小弟見過兩個！」

雷嘯天道：「當時二弟怎麼不說？」

仇如海道：「是故意佈上的一着閒棋，現在却有了大用！」

雷嘯天道：「愚兄明天陪你前去！」

仇如海道：「大哥千萬不能離開。」

雷嘯天道：「這為什麼？」

仇如海道：「又是一着用處極大的閒棋！」

雷嘯天搖頭道：「愚兄是另有想法。」

仇如海道：「什麼想法？」

雷嘯天道：「在紅柳莊中，暗算二弟的人，恐怕早已不在那兒了，愚兄認為柳逸風父子，不是奸險之徒！」

仇如海道一笑道：「嗯，小弟也是這樣想。」

雷嘯天一楞，道：「那二弟還去紅柳莊作甚？」

仇如海道說：「那兩人若在，小弟將問出主謀之人，若已經不在，小弟可按所知的形貌，問明柳逸風，這兩個人是何來路。」

雷嘯天哦了一聲，道：「有道理，此去何時回來？」

仇如海道：「事畢即歸。」

雷嘯天聲調一低，道：「二弟，愚兄要去也另有原故。」

仇如海道：「什麼原故？」

雷嘯天道：「相約諸賢弟百日之期尚早，愚兄想趁此時機，和二弟先去一趟『雷家堡』，順便安排未來事宜。」

仇如海道沉思片刻，道：「小弟十日內一準回來，不致誤事吧？」

雷嘯天道：「不致於。」

仇如海道：「大哥，小弟突然想起小妹……」

雷嘯天一笑，接口道：「小弟不是突然想起，而是始終在想吧！」

仇如海道臉色微微一紅，道：「小妹與」

老人能到那裏？」

雷嘯天道：「這就難說了，不過二弟不必掛心，有老人……」

話尚未完，仇如海道突然擺手示止，繼之揚聲向外道：「外面是什麼人？」

一人適時答道：「屬下金成，有事稟陳。」

仇如海道劍眉一挑，尚未開口，外面的金成已接着道：「小爺已到，現在前廳相候！」

仇如海道和雷嘯天互望一眼，雷嘯天道：「請少爺移駕『水閣』。」

金成答應一聲而去，步履響動可聞。雷嘯天手指向外一點，低聲道：「二弟，他什麼時候來的？」

仇如海道：「剛到，這東西和聞文，一向詭詐！」

雷嘯天道：「這是別人的棋！」

仇如海道一笑道：「因此小弟故作不知。」

雷嘯天道：「看來老人並不真的放心我們。」

仇如海道：「不瞞大哥說，小弟對老人早已生疑！」

雷嘯天一笑道：「金陵過賢弟府上，二弟在問鐵鑪之時，愚兄已知二弟之意，但鐵鑪已說的非常清楚，老人似無……」

仇如海道突然問道：「大哥可知『十君子』有否共研過武技？」

雷嘯天道：「必然有的！」

仇如海道：「是大哥的想當然吧！」

雷嘯天笑道：「二弟若要愚兄拿出證據，愚兄無法辦到。」

仇如海道一笑，道：「咱們去接三弟吧，對金成和聞文，小心些就是。」

雷嘯天起座前行，道：「二弟突然問及這些，必非無因！」

仇如海道：「有時間再談這些的，目下大哥就悶上一會兒吧。」

雷嘯天一笑道：「愚兄早已習慣自己發悶了。」

談笑中，迎上了艾天齊，艾天齊身後跟着四個人，但非計氏兄弟，這四個人，雷嘯天從未見過。

天齊依然是神色冷漠，見到雷嘯天和仇如海之後，淡淡的問聲好，叫聲大哥二弟。

仇如海本是笑臉相迎，但當他雙目一掃艾天齊身後人時，却收起笑臉，變成威凌而嚴肅。

水閣上，擺下茶點，落座之後，雷嘯天首先道：「三弟由何處來？」

天齊道：「由『會稽』！」

雷嘯天道：「三弟可曾見到伯父和小妹？」

天齊看了仇如海一眼，道：「沒有，不過我却是為這個來的！」

雷嘯天問道：「伯父可是有什麼諭令呢？」

仇如海却一指天齊身後，站着的人道：「三弟，他們是誰？」

天齊道：「小弟的手下。」

仇如海道：「不是本店中人？」

天齊道：「當然是。」

仇如海冷冷地說道：「小兄想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出小店主的身份，跟小兄說話？」

天齊雙眉一揚，道：「是不是小弟有什麼錯事，使二哥和我為難！」

仇如海道沉聲道：「小兄永遠忘不了從前的教訓！」

天齊一楞，道：「小弟聽不懂！」

仇如海道：「話你聽不懂，說兩個人大概三弟就會懂了！」

天齊道：「小弟越法不明玄虛！」

仇如海道冷笑一聲，道：「這沒有什麼玄虛好弄的，一句話，小兄對三弟祈禱率的這些手下，都不甚放心！」

天齊震聲說道：「二哥你不能這麼說話！」

仇如海道：「小兄話沒過份！」

天齊道：「這些人，都是跟隨小弟多年……」

仇如海道：「井天和嚴重如何？」

這句話，問倒了艾天齊，他無言可答，事過不久，當初若非曉梅無心中發現陰謀，怕早已喪命蘇州！」

仇如海見艾天齊答不上話來，淡然一笑道：「小兄絕非杞人憂天！」

話鋒一頓，轉對劉光軍等四人道：「也許你們十分忠貞，但我不能不多存點心，你們能飛躍過水塘，功力不低，願你們能守本份！對主人忠心不二！」

劉光軍恭敬的答道：「屬下皆有誓言於先，敬請總監督放心。」

仇如海道：「那很好，你們都認識金成和聞文吧！」

劉光軍道：「屬下認識。」

仇如海道：「你們去找金成安置，我」

天齊道：「你們去接三弟吧」

雷嘯天道：「這就難說了，不過二弟不必掛心，有老人……」

話尚未完，仇如海道突然擺手示止，繼之揚聲向外道：「外面是什麼人？」

一人適時答道：「屬下金成，有事稟陳。」

仇如海道劍眉一挑，尚未開口，外面的金成已接着道：「小爺已到，現在前廳相候！」

仇如海道和雷嘯天互望一眼，雷嘯天道：「請少爺移駕『水閣』。」

金成答應一聲而去，步履響動可聞。雷嘯天手指向外一點，低聲道：「二弟，他什麼時候來的？」

仇如海道：「剛到，這東西和聞文，一向詭詐！」

雷嘯天道：「這是別人的棋！」

仇如海道一笑道：「因此小弟故作不知。」

雷嘯天道：「看來老人並不真的放心我們。」

仇如海道：「不瞞大哥說，小弟對老人早已生疑！」

雷嘯天一笑道：「金陵過賢弟府上，二弟在問鐵鑪之時，愚兄已知二弟之意，但鐵鑪已說的非常清楚，老人似無……」

仇如海道突然問道：「大哥可知『十君子』有否共研過武技？」

雷嘯天道：「必然有的！」

仇如海道：「是大哥的想當然吧！」

雷嘯天笑道：「二弟若要愚兄拿出證據，愚兄無法辦到。」

仇如海道：「小兄話沒過份！」

天齊道：「小兄絕非杞人憂天！」

話鋒一頓，轉對劉光軍等四人道：「也許你們十分忠貞，但我不能不多存點心，你們能飛躍過水塘，功力不低，願你們能守本份！對主人忠心不二！」

劉光軍恭敬的答道：「屬下皆有誓言於先，敬請總監督放心。」

仇如海道：「那很好，你們都認識金成和聞文吧！」

天齊道：「你們去接三弟吧」

雷嘯天道：「這就難說了，不過二弟不必掛心，有老人……」

話尚未完，仇如海道突然擺手示止，繼之揚聲向外道：「外面是什麼人？」

一人適時答道：「屬下金成，有事稟陳。」

仇如海道劍眉一挑，尚未開口，外面的金成已接着道：「小爺已到，現在前廳相候！」

仇如海道和雷嘯天互望一眼，雷嘯天道：「請少爺移駕『水閣』。」

金成答應一聲而去，步履響動可聞。雷嘯天手指向外一點，低聲道：「二弟，他什麼時候來的？」

天齊轉頭對四人道：「你們自己報名吧！」

四人一個個報出名字，是「田甫天」「帥忠」「汪鐵民」和「劉光軍」，並向仇如海及雷嘯天見禮。

仇如海一指劉光軍道：「你是那個門戶出身？」

劉光軍一楞，天齊已說道：「二哥，小弟這些手下，身世俱皆另有隱秘，為大局着想，二哥最好是不用問他們。」

仇如海冷冷的說道：「三弟這樣放心嗎？」

天齊道：「凡屬小弟手下，皆已經考驗。」

仇如海道：「這考驗是指的什麼？」

天齊對仇如海今日的神態，大出意外，接話道：「包括一切！」

仇如海道：「小兄不敢相信！」

天齊向來有我無人，若非說這些話的是仇如海，他早就怒火沖了天，就這樣也不由的帶氣道：「小弟沒有麻煩二哥去相信它！」

仇如海把臉一板，道：「三弟，你這是什麼話？又是什麼意思？」

雷嘯天冷眼旁觀，暗中奇怪，他深知仇如海的性格，若無重大原故，斷然不會如此對人，何況是天齊。

天齊沒想到，仇如海今朝這樣剛強，但他身為小店主，行事又向來由己，雖知可能開僵，却依然硬硬的說道：「小弟沒有什麼意思，祇是說，小弟還能分出是非！」

仇如海冷哼一聲，道：「三弟這是拿」

天齊道：「目下無能為力，祇好坐等諸賢弟到齊再說。」

仇如海道：「那要三個月後。」

雷嘯天道：「二弟之意呢？」

仇如海道說：「小弟想獨身去一個地方。」

雷嘯天道：「是怕愚兄不能自保？」

仇如海道一笑道：「大哥真會多心，小弟要去『紅柳莊』一行！」

雷嘯天皺眉道：「有此必要？」

仇如海道：「有，關係昔日有人暗算，和有人以歹毒的『快活丹』，打中大哥左臂之事，小弟要找出此人！」

雷嘯天一驚，道：「莫非二弟已知這人是誰？」

仇如海道：「暗算大哥的這人，不知是誰，但在紅柳莊中以『萬蜂蟬集』，企圖置小弟於死地的人，小弟却認得他！」

雷嘯天又是一驚，道：「這樣說來，是紅柳莊的人對二弟暗算了？」

仇如海道搖頭道：「難說，不過他們還不知道我認出……」

雷嘯天道：「他們？」

仇如海道：「一個主謀施令，一個從旁監視，另一個用那歹毒的暗器下手，一共三個，小弟見過兩個！」

雷嘯天道：「當時二弟怎麼不說？」

仇如海道：「是故意佈上的一着閒棋，現在却有了大用！」

雷嘯天道：「愚兄明天陪你前去！」

仇如海道：「大哥千萬不能離開。」

雷嘯天道：「這為什麼？」

仇如海道：「又是一着用處極大的閒棋！」



立刻道：「三弟既然沒辦法說清楚一切，好在伯父就到，那時伯父詳說一切，再定找尋的方策不遲。」

仇如海儘管焦急難安，但因不知內情，急死也沒有用，祇好將萬般懸掛和不安，暫置心頭。

時間已晚，遂安置妥當了天齊的臥處，與雷嘯天各回轉私室，仇如海無法成眠，一幕幕往事，閃過了腦海。

當他思及慘死父母的時候，激動已漸平復，想起恩師一去無踪，雷叔父重傷千里報信的種種，不由深深自罰。

既難成眠，何不散步些時，況且這蘇州分店，樓台亭閣不談，就祇說廊道花園假山，也能怡人性情。

想到這裏，仇如海用油燈，看來安閑但卻懷着無比沉重的心情，緩步折向右方，孤獨了！

即將穿過雕花石長廊的利那，突生警兆，心頭一凜，身形移閃，人也縱上了廊橋，和石廊橋上的那隻石獅，湊作一堆。

他身形剛剛藏起，如疾箭般射下三條黑影，正好落在雕花石長廊的中段，仇如海竟即認出，是文天齊的手下！

中間那人「帥忠」，左邊是「田甫天」，右邊是「汪鐵民」，單單少了那個「劉光軍」！

三人落地之後，帥忠向左右顧盼了利那，道：「怎麼樣？」

田甫天拱手回答，道：「屬下負責地區，沒有姑娘的影子！」

那汪鐵民繼之道：「屬下亦然，看來姑娘確實是沒來此處！」

天齊怒目而視，道：「除此之外，別無原因，小爺我冷眼旁觀，當仇爺看帥忠等人之時並沒有什麼，但看到你的時候，却神色陡變……」

劉光軍分辯道：「那件事……」

天齊沉聲道：「聽下去，少開口！」

劉光軍低聲應是，天齊接着又道：「也許不是當初那件事，但小爺我却不能不小心一步，當年仇爺是我們店中冤家，如今不同了，你懂？」

劉光軍眼睛連連變動，說道：「屬下懂！」

天齊嘿一笑，道：「你懂就好，光軍，小爺現在問你句話，如今仇爺，雷爺，已是自己人了，當年的事還能讓他們知道嗎？」

劉光軍道：「當然不應該再使他們兩位知道，屬下也為此而高興，高興昔日『紅柳莊』中，並未刺死仇爺。」

天齊却冷笑一聲，道：「話可以這麼說，但也可以反過來說！」

劉光軍一楞，道：「屬下糊塗，祈小爺明示。」

天齊道：「當初若能一舉成功，今日似乎也不必再為此事操心，而你呢，嘿，嘿，也就平安無事了！」

劉光軍一驚道：「莫非仇爺說了些什麼？」

帥忠道：「劉光軍呢？」

田甫天道：「少爺帶着他，正排搜地室三十六天罷！」

帥忠點了點頭，道：「時間差不多了，你們分立長廊兩端，迎接小爺！」

田甫天和汪鐵民恭應是，正待要走，帥忠又道：「且慢！」

田甫天聞聲轉身，道：「總護法有何吩咐？」

帥忠濃眉一皺，道：「田甫天，你的腦筋有毛病吧？」

田甫天全身一抖，道：「屬下一時大意……」

帥忠冷哼一聲，道：「這次算了！今後當心，我問你，聞文和金成怎樣？」

田甫天道：「他倆發誓說決沒看到姑娘來！」

帥忠又問道：「對仇、雷二人的看法呢？」

田甫天道：「金成說，姓雷的沒什麼了不起，姓仇的却功力智謀在在高超，並且看不出火候深到……」

帥忠道：「誰問這些，我是問有可疑之處！」

田甫天道：「他說看不出來，好像對老主人十分忠心似的。」

帥忠雲裏霧裏，道：「但願如此。」

說話完了之後，他卻接着冷吟兩聲！

田甫天躬身道：「還有吩咐？」

帥忠一揮手，道：「沒了，去守你的長廊吧！」

田甫天應一聲是，飛身到了長廊另外一端，立於正中，動也不動，仇如海暗中

難平安。

劉光軍道：「小爺是否要差派屬下他往，暫避仇爺！」

天齊道：「這沒有用的，你能永遠不見他嗎？」

劉光軍道：「這當然很難。」

劉光軍道：「不過屬下想來，當日暗算不成之事，並沒有人知道。」

一皺劍眉，心中冷吟一聲。

帥忠等田甫天去遠，方始對汪鐵民道：「你有什麼發現沒有？」

汪鐵民道：「昨夜初更，雷、仇二人突然離開分店，去向不明，直到今晨五鼓，方始返回分店。」

帥忠一笑道：「這是誰告訴你的？」

汪鐵民道：「金成。」

帥忠又是一笑，說道：「他沒告訴老田？」

汪鐵民道：「屬下就不知道了。」

帥忠點了點頭，說道：「很好，沒事啦。」

汪鐵民躬身而退，退到仇如海隱身不遠的一端。

仇如海此時暗中自忖：「奇怪，難道這是老人的意思，監視着我和大哥的行動？三弟突然來臨，莫非懷有其他……」

付念未已，艾天齊已與劉光軍雙雙來到。

他們是經由田甫天所守的一端來，汪鐵民立即重回長廊中段，於是幾個人集立在廊上。

帥忠首先說道：「小爺，看來姑娘確實是沒到此地！」

天齊道：「我知道了。」

帥忠又道：「金成，聞文兩個人，知道昨夜雷、仇二人離開過分店。」

天齊哼了一聲，道：「要他們多管閒事，他們還說了些什麼？」

帥忠想不到會碰一鼻子灰，道：「他們的沒說！」

天齊道：「很好，你們搜遍了？」

劉光軍道：「屬下聽示！」

天齊說道：「有句俗語說：『死無對證』！」

劉光軍仍然沒有想到奇變，道：「小爺是要屬下裝死，從此再不露面？」

天齊道：「既是從此再不露面，裝死何如真死？」

劉光軍神色陡變，道：「小爺，你……你……你……」

帥忠道：「屬下仔細搜過任何一個地方！」

天齊道：「沒有發現？」

帥忠道：「沒有，屬下認為姑娘確實是沒有到這兒。」

天齊雙眉一皺，道：「好，你們回去吧，早早休息！」

帥忠、田甫天、汪鐵民、劉光軍等齊聲應是。

天齊又道：「不准多言，你們回去就睡！」

眾人又應一聲是，躬身而退，走未數步，天齊又道：「光軍你回來！」

劉光軍立即返回，帥忠等三人，却快步而去，瞬眼光景，已沒了影子，天齊直待帥忠等人遠去之後，對方始對劉光軍道：「劉光軍。」

劉光軍躬身道：「屬下在。」

天齊冷冷地說道：「劉光軍，可知道仇爺為什麼疑心你？」

劉光軍道：「屬下想不出來。」

天齊道：「小爺我却知道！」

劉光軍似是一楞，說道：「請小指示。」

天齊道：「你當真想不明白？」

劉光軍道：「屬下愚蠢。」

天齊冷哼幾聲，道：「好，我就告訴你吧！」

劉光軍道：「屬下恭聆訓示。」

天齊冷冷地說道：「昔日你在『紅柳莊』，以『萬蜂蜚集』暗算仇爺，當時可能仇爺已認出了你，所以……」

劉光軍神色一變，道：「小爺，那件事……」

劉光軍道：「小爺，這事不會有人知道的……」

天齊沉聲道：「少囉嗦，是你自己了斷，還是我幫忙？」

劉光軍道：「當初還有帥忠和屬下一起，若是屬下被仇爺看到了面目，相信仇爺也看見了帥忠！」

天齊一笑道：「你放心，黃泉路上不會沒有伴的！」



#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新書  
介紹

血染霸王樓

每本港幣七元

兒男血鐵

每本港幣六元

決裂

每本港幣七元

雄七十騎鐵

著風乘龍

龍乘風著

環球出版社發行

話嗎？」

劉光軍猛一頓足，道：「也罷，劉某自己動手！」

天齊道：「這才是，你可放心，小爺我會厚厚葬你！」

劉光軍右手倏忽探入囊中，天齊適時右腕突揚，一道金光，直射入劉光軍的胸前，竟是一柄飛刀！

劉光軍厲吼出聲，身軀搖搖欲倒，右手掙扎着由囊中脫出，掌中赫然緊握那歹毒的暗器，「萬蜂蛭集」！

但他已無力舉手，咬着牙，蒼白的臉上抽動着，雙目血紅，逼視着天齊，斷斷續續的說道：「好……好……看……看爾父……子……是……是落……落個……落個甚麼下……場！」

「場」字吐出，人已支持不住，砰的一聲，摔臥長廊石上，腳還在不停的抖動，似是痛苦已極。

天齊靜聲笑着，大步近前，以右脚尖一挑劉光軍垂死的身軀，俯身去拿依然握在劉光軍手中的暗器。

那知垂死的劉光軍，突然喊道：「小狗，你和劉大爺作個伴吧！」

話聲中，卡簧聲響，百數點烏絲毒芒，化作一張毫無空隙的毒網，罩向天齊整個身軀！

天齊絲毫無防，逃避已難，看來必將慘死於劉光軍這「萬蜂蛭集」之下，仇如海不由十分焦急，他雖在天齊和劉光軍答對之下，瞭解了天齊的狠毒，但因為曉梅的關係，仇如海却不能不救！

那知仇如海却白担了心，當歹毒的「

萬蜂蛭集」籠罩之下，天齊一聲狂笑，雙袖猛揚，那「萬蜂蛭集」竟被一股奇特的罡風所逼，倏忽折轉，全部釘在了劉光軍的身上！

仇如海隱身暗處，心神一震，天齊所施展的功力，竟是「十君子」所傳的「天風神功」！

天齊此時已將那暗器拾起，放置囊中，然後提起劉光軍的屍體，飛般向他所居的地方而去。

仇如海明知天齊下一步要作些什麼，但他已決定不預備多管，等天齊去遠，仇如海悶悶返回居所。

現在，他知道了當初主謀刺殺自己的人是誰，天齊的話非常牽強，故然那時他可以說沒把自己當作仇人，但却並無深仇大恨，何至於一定要刺自己呢？再說……仇如海心中第一次混亂了，長吁一聲倒臥床上。

次日清晨，仇如海暗中注意，天齊身後，果然也沒有了帥忠，仇如海故作不知的問道：「三弟，伯父什麼時候到？」

天齊搖頭道：「家父不來了！」

仇如海一驚，道：「為什麼？」

天齊道：「小弟不瞞二哥和大哥說，小妹這次突然失踪，並非出了事，而是她賭氣自己離開了家父！」

雷嘯天哦了一聲，道：「那……那是為什麼呢？」

仇如海沒有開口，他已由天齊的話中，突然有所领悟，因此沉靜的自己在想着，想着今後的步驟。

天齊看了仇如海一眼，答覆雷嘯天道

：「大哥，二哥，為什麼小妹和家父賭氣，小弟因未當面，不知內情，但家父和小弟，却認為小妹是到了蘇州！」

「當然嘍，現在已經知道，小妹是沒有來此地，但在小妹不告而去之後，家父和小弟却不能不先想到此處。」

雷嘯天看了仇如海一眼，道：「想必昨夜三弟詳搜過此地了？」

天齊道：「小弟不得不搜，大哥和二哥請多原諒。」

仇如海此時才開口道：「小妹作了些什麼？」

天齊一楞道：「作了些什麼？沒……沒有呀！」

仇如海一笑道：「小妹一向孝順，並非為了重大事故，斷不至於和伯父賭氣，更不會遠離伯父不告而別！」

天齊道：「想來不會有什麼嚴重的事吧。」

仇如海冷冷地道：「三弟是知道不說，還是根本不知道呢？」

天齊道：「小弟說過，沒當面……」

仇如海道：「既未當面，怎知事不嚴重？」

天齊道：「父女偶因意見不合，是平常事嘛。」

仇如海道：「不錯，但要平常到伯父以金鷹傳信，三弟疾馳趕到，深夜窮搜這蘇州分店，可就不平常了！」

天齊心中一驚，道：「這只是家父不放心小妹……」

仇如海另有所指的說道：「看來伯父是極不放心！」

天齊心頭一凜，故作不解，道：「老父思女，人之常情，況家父……」

仇如海再次接口道：「三弟是想隱瞞些什麼？」

天齊又吃一驚，道：「小弟沒有什麼要隱瞞的呀！」

仇如海道：「若是普通意見不同，以小妹之孝，大不了不言而已，不致於一走，再說既使小妹動了小性，事態若不嚴重的話，小妹到蘇州，就隨她來蘇州好了，伯父三弟要是不放心，以金鷹傳個問信足夠，可是現在，哼！」

天齊對任何人都沒有這大耐性，如今不由勾起他那狂傲的性子，竟也冷哼兩聲，無情的問道：「現在怎樣？」

仇如海道：「現在伯父和三弟的辦法，叫小弟看來，不像是找尋懸掛於心的愛女，倒像是在搜捕……」

天齊道：「搜捕什麼？」

仇如海一字字，沉重無比的說道：「搜捕犯人！」

天齊忍受不了被人測知心意的難堪，沉聲道：「就算是這樣，又如何？」

仇如海瞥了天齊一眼，道：「按說你們是父子一家人，我仇如海管不着，也可不必問問，不過三弟在這分店中窮搜，我却想問問！」

雷嘯天始終沒有中間答話，此時更不多說了，但他業已由仇如海分析事態方面，知道奇變已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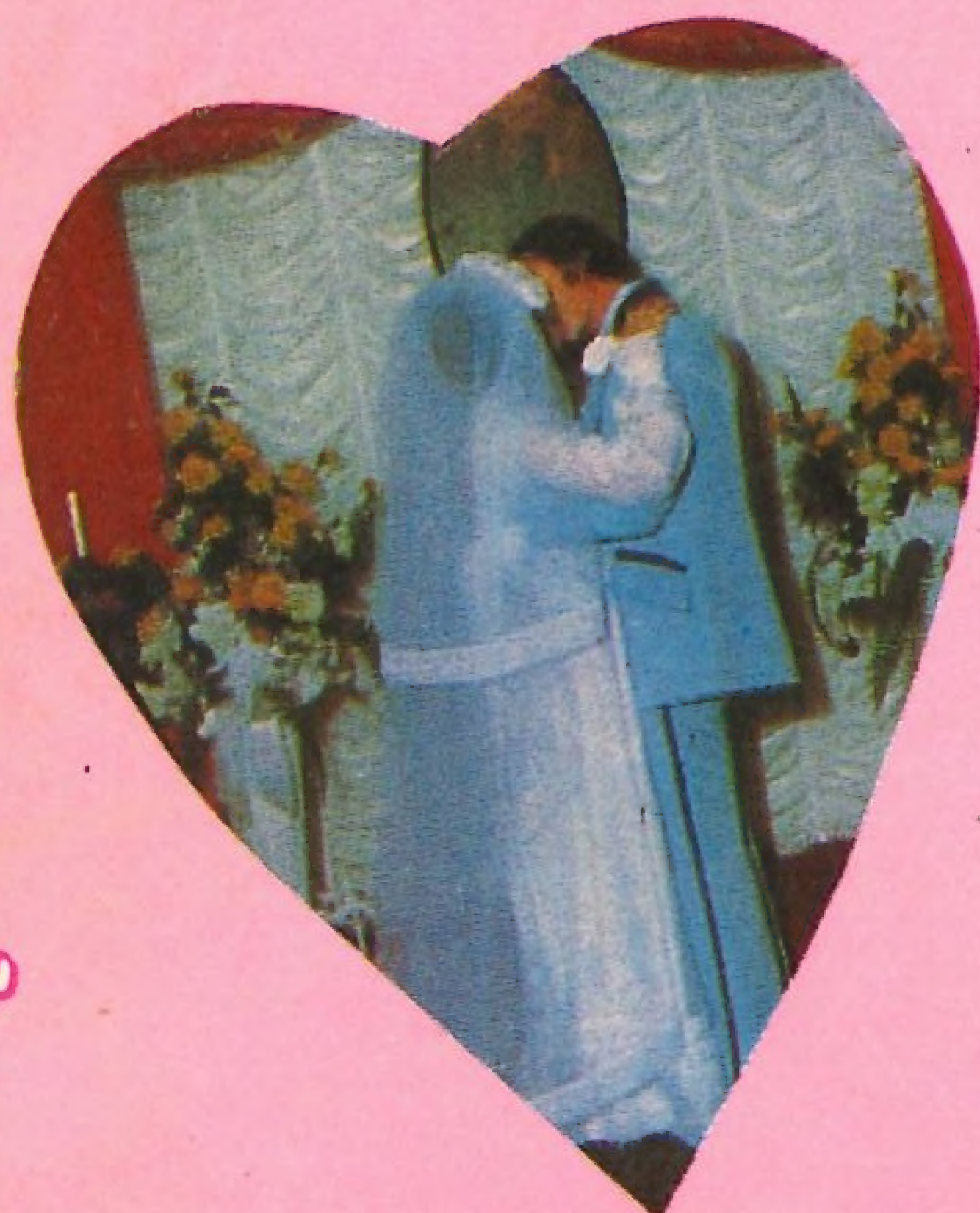
天齊既已很難下台，索興擺出少東的架子道：「莫非這蘇州分店，就不是艾家的產業？」

（未完·十八）



# 新系機構主辦・美麗宮酒樓夜總會贊助

## 藍皮書中國情人節晚會



藍皮書一九八四年中國情人節晚會，訂於八月四日（星期六）假美麗宮酒樓夜總會舉行。收最低消費，提供豐富節目，並即場抽出現金及多項名貴獎品。以目前消費而言，每對情侶上一流夜總會晚飯跳舞，起碼接近三百元，只供應冷飲的士高，亦收一百六十元；但本屆情人節晚會，每對只收二百二十元，遠超所值。

每一屆情人節晚會餐舞券，都掀起搶購熱潮，向隅者衆。爲了避免擠迫，由七月一日起，提前預售，請即填妥表格，向各贊助酒樓購買，幸勿執輸。（小童恕不招待）

### 名貴獎品

#### ①現金獎：

藍皮書送出頭獎現金二千元、二獎現金一千五百元、三獎現金一千元。

#### ②華筵美食：

- ①北園野味海鮮酒家野味海鮮珍品席，價值六千八百元
- ②東海酒家海霸王裙翅席五千六百八十元
- ③香滿樓海鮮酒家香滿翅皇席五千元
- ④鏞記酒家金牌燒鵝紅斑生翅席四千元
- ⑤佳寧娜精品席三千九百元
- ⑥潮州城螺盞潮州翅席三千六百元
- ⑦美麗宮酒樓夜總會全體乳豬鮑翅席三千五百元
- ⑧金島燕窩潮州酒樓（星光行）鮑翅燕窩席三千三百元
- ⑨歡樂小館全家歡樂宴二千零八十元
- ⑩佛笑樓歡樂家庭餐四份共值二千元
- ⑪國都酒樓海鮮乳鴿席一千八百元
- ⑫統一酒樓金牌翅席一千二百元

#### ③旅遊享受：

- ①新華旅行社送出雙人泰國巨獎逍遙遊五千二百六十元
- ②彩虹假期送出桂林、陽朔、廣州海陸空五天豪華遊價值一千八百九十元

#### ④實物獎：

- ①峨嵋藥廠送出碧玉珠、紫金丹83份，價值五千四百元
- ②仁記洋行送出拿破崙XO三瓶，價值一千一百八十五元
- ③（點金）調味品，人人有份
- ④歐化傢俬禮券一千元
- ⑤環球出版社名著小說及名廠打火機
- ⑥生力啤酒廠啤酒競飲，另送出精美獎品抽獎。



### 晚會餐券發售處：

- ①香港銅鑼灣謝菲道四四〇號洛克大廈北園野味海鮮酒家
- ②香港高士打道一四四號香滿樓海鮮酒家
- ③香港洛克道四四一號香滿樓
- ④香港威靈頓街三十二號鏞記酒家
- ⑤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七八號國都大酒樓
- ⑥香港洛克道四七七號歡樂小館
- ⑦香港高士打道一五一號佳寧中心一樓佳寧娜潮州菜
- ⑧九龍尖沙咀東部尖沙咀中心二樓北園野味海鮮酒家
- ⑨九龍何文田太平道三號香滿樓
- ⑩九龍尖沙咀東部帝苑酒店第二層地庫香滿樓
- ⑪九龍尖沙咀彌敦道一三〇號美麗宮酒樓夜總會
- ⑫九龍尖沙咀東部新嘉連威老道九八號東海商業中心東海酒家
- ⑬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星光行二樓東座金島燕窩潮州酒樓
- ⑭九龍尖沙咀東部加連威老道九八號東海商業中心一樓潮州城酒樓
- ⑮九龍尖沙咀東部好時中心三樓佛笑樓海鮮酒家

### 藍皮書中國情人節晚會 參加表格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尚有獎品陸續公佈）

最低消費  
最高享受  
精彩節目  
豐富獎品